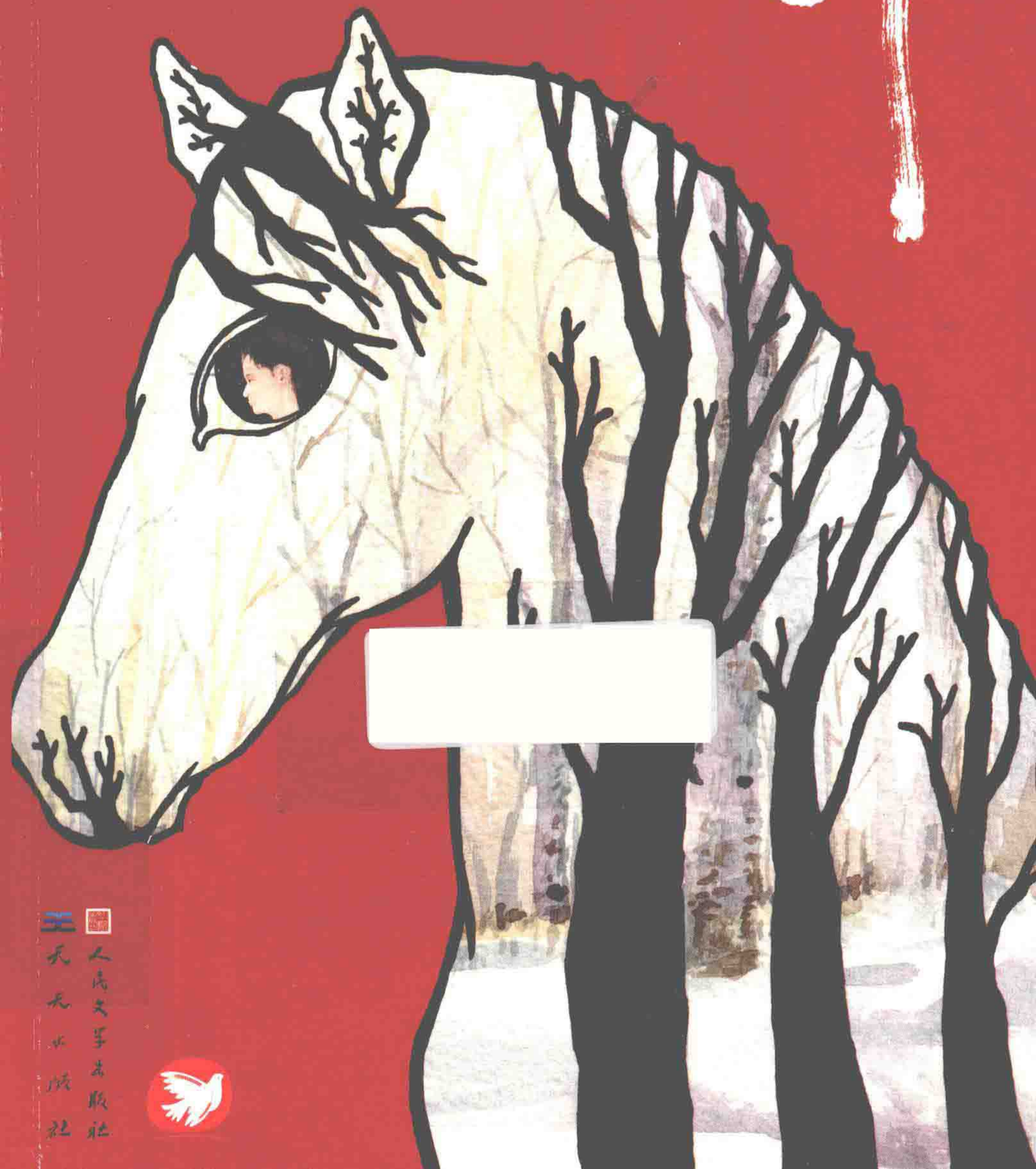


曹文轩

著

印迹



三
天
无
世
版
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冰印

曹文轩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火印 / 曹文轩著. — 北京 : 天天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016-0966-6

I. ①火… II. ①曹…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
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77343号

责任编辑: 张昀韬 王 苗 董 蕾 美术编辑: 李 钊
责任印制: 李书森 康远超

地址: 北京市东中街 42 号 邮编: 100027
市场部: 010-64169902 传真: 010-64169902
<http://www.tiantianpublishing.com>
E-mail: tiantiancbs@163.com

印刷: 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1 插页: 8
2015年5月北京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字数: 260千字 印数: 1-100,000册

ISBN 978-7-5016-0966-6 定价: 25.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调换。

序

曹文轩

一次随手重翻萧红的作品，在一篇叫《旷野的呼喊》的短篇小说中看到一段文字，说在一个风沙弥漫的天气里，主人公看到有几匹马向他这边朦朦胧胧地跑了过来，心想应是有客人骑马来这里，没有将缰绳系牢，让这几匹马跑了，于是呼唤马，好在马跑过来时一把将它们抓住。可是当马跑到跟前，他伸手去抓缰绳时，手却又立即缩回去了——他看到，马的身上烙有日本军营的圆形火印。看到这里，我心里颤动了一下，似乎感觉到有什么宝贵无比的东西被我一眼看到了。萧红只寥寥几句，似乎只是无意写到，而且后文再也没有提及此事——这个细节看上去与整个作品关系并不十分紧密。看完这篇短篇小说，我觉得我看到了一部长篇小说，而且是一部角度独特的长篇小说。首先在我脑海中出现的是一个孩子和一匹马的情景，其次出现的就是日本人征用马匹的场景（我曾经从一份材料中看到过这一历史事实）。随着思绪的飘动和延长，生活经验和知识体系中那些可以编入我故事经纬的素材和理念，如雪片般纷纷飘入我的“长篇”。它们是那么

的争先恐后，那么的及时，那么的恰到好处，那么的异彩纷呈，那么的令我欢欣鼓舞。我为一个人的大脑而感到惊奇：它在默默中居然记下了那么多看似毫不相关的“材料”，然后它们就如沉睡一般等待某天突然被唤醒，突然被调用，突然被点亮。我衷心感谢那个重读萧红的午后，她用不经意的几十个字，引爆了我处处用心的二十余万字。

每当我写完一部小说，交到出版社时，至少已有十个以上的人看过。我需要他们的阅读感受，需要他们也许苛刻的意见。我的信心、我作品的质量依仗着这些出版前的阅读。从事写作的妹妹，热爱写作的妹夫，曾是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硕士生、博士生的外甥女，还有那些兢兢业业具有专业眼光的编辑们，我的博士生们，是我选择的第一批读者。在我看来，一部书在正式问世之前，必须先有这样一个小小的读者群组成的陪审团对其加以审视。他们做出的判断，至关重要。事实上，这部小说接受了他们很多意见。根据这些意见修改后，我发现，原先许多灰暗之处，竟然变得熠熠生辉。在等待他们意见的那些日子里，我也许只有焦虑，就像等待迟迟不来的宣判。当他们诉说他们的阅读感受时，我会在意他们的措辞、语气、神态（如果是当面诉说的话），细心揣摩他们的真实感受和看法。我知道，这个也许为数不多的先行读者，代表了成千上万的读者。据我多年的写作经验，只要是这些先行读者喜欢的作品，就一定是日后成千上万的读者喜欢的作品，屡试不爽。我本质上是一个不自信的人。我很难在写完一部作品后就能由自己独自一人做出判断而无需参考他人意见。交人预读，是一个自然的选择，甚至连一些短篇，我也要在交付杂志、

出版社之前让一些人先读起来。

一个朋友看完《火印》后，说我写它就像我以前写水乡生活一样流畅、自如。我欣然接受了这样一个赞扬。我是一个在水边长大的人，我写河流、麦地、芦苇荡、帆船、小桥，自然得心应手。但《火印》写的是北方的草原。然而，正如这位朋友所说，我在写草原时，就像写水乡一样自信。原因是，这十几年时间里，我莫名其妙地爱上了张北一带的草原风景。我已记不清这些年我驾车去那一带有次数了。它是让我流连忘返的风景区，心上最认可的风景区。我和家人、朋友反复去那里领略春夏秋冬的风景。那一带的地名我能如数家珍：野狐岭、桦皮岭、飞狐峪、小三眼井、臭（读“秀”音）水盆、二十里脑包……我招待朋友的方式常常是驾车带他们去那里，在那里待两天或三天、四天。我发现了许多风景点。有一条风景线——是风景线而不是风景点，因为一条“天路”长达一百三十公里，竟然一路风景。当年我驾车行驶在这条路上时，那路新得好像沥青还在冒着淡淡的青烟，那中间的一条黄线，似乎是昨晚刚刚画上去的，走很远都见不到一辆车；而去年再去时，路上车辆已经络绎不绝，路边还有了烤羊肉串的。那一带，几乎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而那一带，正是当年日本军队占领的地方。我写作品很在意场景，没有场景，对我而言是难以想象的。有了场景，我才会动手。我写《火印》时，最有把握的就是场景：我仿佛看到了那个坐落在山脚下的村庄，我仿佛看到了孩子们赶着羊群从山那边过来了，我仿佛看到了那匹马是怎样从这座山跑向那座山，我仿佛看到了村民们在地里收获土豆和玉米……我心里一直很踏实，笔触没有任何一时的发虚。因

为，我对这片我的人物们生活的土地太熟悉了。我写沟壑、山梁、草坡、桦树林、群山中的村落、山顶上的一棵树、天空中一只鹰、一条从山顶蜿蜒而下犹如鞭痕的山路，我写这里的四季景色，就像写我老家的风物一般了然于心。看来，“旅行与文学”可以作为一个题目来做。

我对故事一向情有独钟。小说的前身是故事。小说离开故事，也许就不好看了。后来的“新小说派”烦故事，反故事，人前人后说了故事的种种不是，终于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新小说派”为了新而新，很人为，走到绝路并不稀奇。有些东西是反不得的，比如故事。故事乃小说之根底。就我个人的体会而言，人物有了一个大致形象、性格之后，要操心的就是故事。我总想编出令人拍案叫绝的故事。编故事时，你知道了什么叫“峰回路转”，什么叫“跌宕起伏”，什么叫“草蛇灰线”，什么叫“勺水兴波”，什么叫“别出心裁”，什么叫“匠心独运”……虽然没有达到那些境界，但你却可以体会那些境界。你会发现，编故事需要的智慧，其实是大智慧；故事不仅仅是故事，其实是世界的结构模式。你会发现一个好的故事，对人物的刻画是多么的重要。在以七零八落的细节刻画人物和以完美的故事刻画人物两者之间，我更倾向于后者。你会体会到亚里士多德的那句“一定长度的情节是美的”说得有多么好。有故事，有实实在在的故事，就不怕风吹雨打。你用任何语种翻译，也不能改变你小说的根本，因为故事是不会因用另外一种语言叙述而消失的，它还是它。经得起翻译的小说，一定是故事讲得好的小说。《火印》既写人，又讲故事。

《火印》归根到底是一部小说，而不是一份简单的反法西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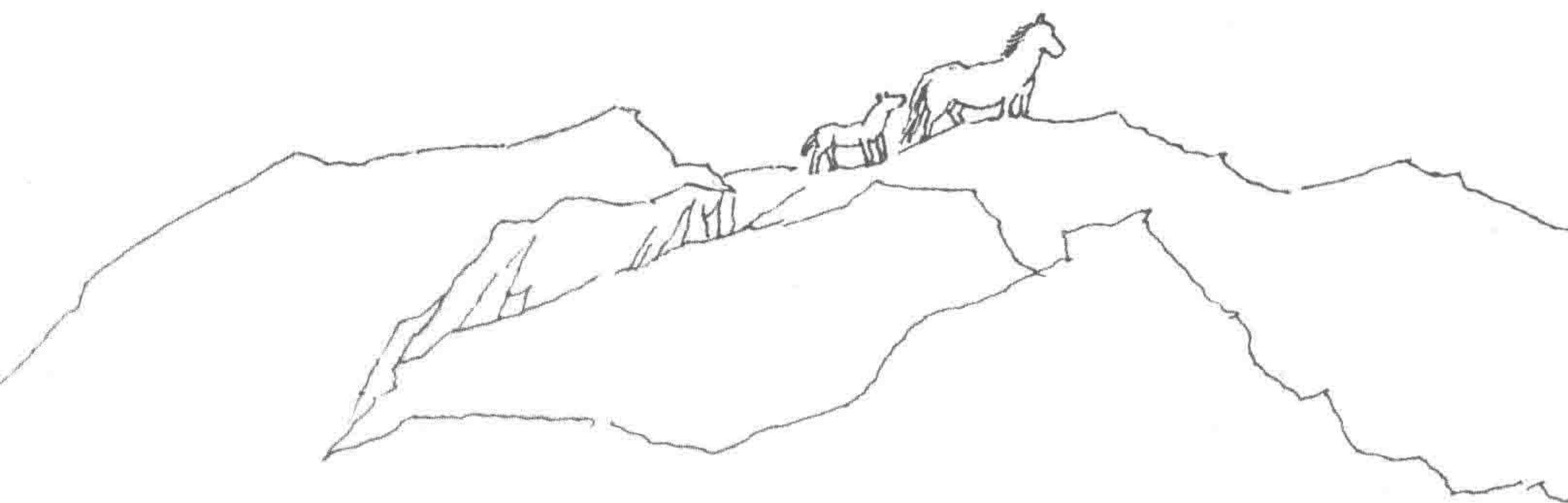
的材料。毫无疑问，它有对战争和那场战争的思考，但绝不仅仅就是这些。作为小说写作者，他考虑的肯定不能只有这么多，他的思考一定是多方面的，甚至多到没有一定的主题。准确地说，抗日战争是《火印》选择的一个题材。我还是一贯的想法：我经营的是一部艺术品。是否做到是另一回事，但我希望能够做到。从踏上文学的道路的那一天开始，我就是这样认为的：只有艺术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去到明天和远方。

对于那场战争的表述，我们已有很多作品，电影电视作品更是汗牛充栋。但脸谱化、漫画化、公式化、雷同化已几近笑谈。《火印》不想落进这些俗套。《火印》选择的路数是写战争，但更在意写战争中的人。雪儿是一匹马，但它在我心目中是一个人，是有着人格的马，有尊严，有智慧，有悲悯。即使作为动物，它也是这个世界上最高级的动物。我写它，只是在战争中写它。

谢谢人民文学出版社、天天出版社诸公。谢谢曹文轩儿童文学艺术中心的全体同仁。是你们的真诚打动了我，是你们的“紧逼”策略促成我的勤奋，使它能在短暂的时日“一气呵成”。

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它的出现也许是天意。因为我在构思这本书时并没有将它与这个日子联系起来。我很在意这个日子，但这部作品却不是刻意为这个日子而写的。所以这是天意。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二日于北京大学蓝旗营住宅



目 录

第一章	狼群	001
第二章	黑团团，墨团团	017
第三章	鬼子何时进村?	027
第四章	黑狗走了	033
第五章	后山	047
第六章	山顶上的一块石头	063
第七章	追踪	067
第八章	火印	079
第九章	子弹从耳边飞过	093
第十章	苦役	110
第十一章	归来	119
第十二章	燃烧的火把	128
第十三章	日子像浮云一样飘过	134
第十四章	小马驹	139
第十五章	与马驹同眠	146

第十六章	马场的末日	157
第十七章	野狐峪	163
第十八章	分离	169
第十九章	伏击	176
第二十章	深山	187
第二十一章	“嘶鸣！嘶鸣！嘶鸣！……”	196
第二十二章	悬崖勒马	202
第二十三章	枪口	211
第二十四章	虐马	214
第二十五章	炮击	227
第二十六章	野战医院	239
第二十七章	俘虏	246
第二十八章	废墟	256
第二十九章	跪乞	269
第三十章	围攻	281
第三十一章	重回后山	295
第三十二章	复仇（一）	305
第三十三章	复仇（二）	315
第三十四章	雪	335

第一章 狼群



太阳已经落山，从山峰背面喷射到天空的万道光芒，像无数支金箭齐发，在一天结束之前，上演着最后的辉煌。

坡娃赶着羊群，已开始回家。不时地，他会禁不住向西边看上一眼。他心里明白，此时大山的后面藏着一轮太阳——一轮很大很大、很红很红的太阳。他想象着那一刻太阳的样子，心中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向西跑去、跑去，登临顶峰，然后俯瞰太阳在峡谷中徐徐坠落……但他心里知道，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还未等到他跑到山脚下，太阳早就入土了。

金红色的光芒在不住地变短，亮度也在不断地减弱。坡娃环顾四周，看到的只是万顷寂静——草原已经开始悄然等候夜晚的降临。

坡娃挥起长鞭，随即空中爆发出一记清脆的“噼啪”声，它告诉羊们：走快点儿！

跑到一旁去玩耍的黑狗，立即收回心思，快速跑到羊群的后

面，熟练地配合着主人。它“汪汪”叫了两声，将几只散漫的羊赶回羊群。又沿着羊群的边缘催赶一阵之后，它跑到了羊群的前面，做出一副要率领羊群快点儿回家的样子。

一只只羊都吃得肚子圆滚滚的，走得有点儿费力。

不一会儿，黑狗就与羊群拉开了一段长长的距离。它回头看了看羊群，又“汪汪”叫了两声，但并没有往回跑，而是继续朝这座矮山的山头跑去——它要在那里等着羊群。

但坡娃很快看到，刚刚跑到山头的黑狗还未站定，不知为什么“汪汪”大叫了两声又扭头跑回来了，并且一副仓皇的样子。因为跑的速度太快，中途它差一点儿被地上纠结的草茎绊倒。

坡娃老远就听到了黑狗喉咙里发出的“呼哧呼哧”的声音。

“怎么啦？”坡娃疑惑地看着疾风般向他跑来的黑狗。

这时，西边的天空已是浓浓的红色，葡萄酒一般的红色。

黑狗跑到坡娃跟前，一个劲儿地叫唤，并不时地回头张望，被长长的毛几乎遮住了的双眼，充满了不安和恐惧。

“黑，黑，你胡叫什么？”坡娃连忙问它。

黑狗在坡娃的脚边焦躁地转着圈儿，不住地甩动尾巴。当它看到羊群还在无忧无虑地继续行进时，立即跑到它们的前头，冲着它们大声叫唤，一副竭力阻止羊群继续前进的姿态。

走在前面的羊停住了，但走在后面的羊还在走，不一会儿，它们便挤成了一团，全部停在了那儿。

“这是见鬼啦！”

坡娃抓着鞭子，快步向山头走去。

黑狗一见，又“呼哧呼哧”地跑过来阻止坡娃的脚步。

坡娃根本不理睬黑狗，一脚将它踢到一边，以更快的脚步向山顶走去。黑狗又几次跑过来阻拦，都被坡娃踢到了一边。离山头还剩下五十米左右时，坡娃索性跑了起来，并且越跑越快。还剩下二十米左右时，干脆开始冲刺了。

黑狗无奈，只好随着坡娃一起冲到山头。

呈现在坡娃眼前的情景，从此永远地印刻在了他的脑海里：

在六七十米以外的一块平坦草地上，一群狼正无声地包围着一匹小马驹！

那些狼对坡娃的突然出现，并没有显出过于吃惊的样子，甚至显得有点儿不在意，或蹲着，或站着，依然纹丝不动。那小马驹不知是因为被吓坏了，还是懵懂无知，竟也纹丝不动。没有一丝风，眼前的一切，看上去是静止的、凝固的。那些狼并没有显出平素令人胆寒的凶相，只是平静地看着小马驹，就仿佛在欣赏一道让它们着迷的风景。

黑狗不再大声叫唤，而是将身子紧紧地挨着坡娃。它一直在微微颤抖，喉咙里不住地小声呜咽。

坡娃也在颤抖，并且颤抖得越来越厉害。

颤抖中，他没忘了数一数狼：一共十一只——不，一共十二只，那第十二只狼并没有参与对小马驹的包围，而是在不远处的一棵大柳树下安闲地蹲着。那大柳树的树冠，犹如巨大的帐篷。那狼好像是一只置身于局外的狼。但坡娃一下子就看明白了：

它是头狼！

不知是在什么时候，羊们也来到了山头。它们很快看到了草原上的敌人，惊恐地围绕着坡娃，拼命向中心挤去。被挤到外围

的羊，显得尤为恐惧，不住地低着头，猛烈地撞击着羊群，企图一头扎到里面。但那已变得紧紧的一团，就像一块结实的石头，连一道缝隙也没留下。一次又一次的冲撞之后，那些身处外围的羊，只得放弃无谓的冲撞，而把颤颤的身子紧紧地贴着那颤颤的“一大团”。

一直在颤抖中的坡娃，感觉到了黑狗和羊们的颤抖。这一个个的颤抖聚拢起来，使坡娃觉得连脚下的矮山似乎也在颤抖。

坡娃见过狼，但没有见过狼群——也见过一次，但，当时那狼群游走在远处的山坡上，隐隐约约的一团团黑点，而且当时还有爸爸以及许多大人在他身边。

几乎没有一只狼在朝坡娃看——朝坡娃看的，只有那匹小马驹。

坡娃根本不认识这匹小马驹。他回忆了好一阵，也没有想起周边谁家有这样一匹小马驹。它也许属于一个过路的马队——那马队有这样一匹小马驹，因为淘气、贪玩，它从一直行进的马队中溜到一边去了，而马队的主人却没有能及时发现它。等它忽然想起马队时，马队已经走远，它便开始胡乱地寻找，结果走了一个与马队越来越远的方向，孤单地流落到了这里；或许是这群狡猾的狼发现了它，将它围追堵截到这里。

恐惧中，坡娃胡乱地推测着小马驹的由来。

西边天空的酒红色，好似在不住地被水稀释，渐渐淡去。

大柳树下，那只头狼慢条斯理地站了起来，随即，那几只蹲着的狼也都站了起来。看架势，它们马上就要做它们想做的事了。

坡娃看到，小马驹在不住地甩动尾巴，四蹄在地上不住地刨

着，干燥的泥土被刨到空中变成了灰，在沸沸扬扬地飘动。它心里惧怕着的是狼，但眼睛却始终在看坡娃。那是一双琥珀色的眼睛，尽管天色已经暗淡，却依然可以看到闪烁着的光芒。

黑狗完全感觉到了狼的心思，就在它们马上要采取凶残的行动时，突然冲主人叫了几声，随即向狼群冲去。但，它只冲出去二十多米便站住了。它颈上的毛全都竖立起来，眼珠凸出，身子矮在草丛里，喉咙里不住地发出“呜噜”声。原本只顾目不转睛地看着小马驹的狼，这时，全都转动了一下身体，面对着黑狗。黑狗正是在这一双双饥饿的、寒森森的目光下停止它的跑动的。

狼们显然是在警告黑狗：“滚开！这里的事与你毫不相干！”

黑狗没有后退，不住地向狼群发出威胁性的叫声。这使那些饥肠辘辘的狼感到很不开心。它们竟然暂时丢下了小马驹，以极其缓慢的脚步，试探性地向黑狗走来。

黑狗坚持着，甚至又向前冲出去五六米。不过，它又很快退回到原来的位置上。

坡娃已经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这些狼。他甚至看到其中一只狼的脸上有一个月牙形的伤疤。它们一只只都很瘦，瘦得皮包骨头，牙齿很白，白得让人感到身上发冷。按理说，这个季节的狼，不应当瘦成这副模样，但今年的夏季，是一个多年未见的旱季，春天那一片绿茵茵的草原，却并没有在这个夏季变得更加葱茏、更加茂盛，却不住地变得枯黄。而那个颜色本来是属于秋季草原的。流火般的炎热，导致水和食物严重匮乏，小动物们不住地死去，狼很难在草原上寻找到充饥的食物。草原成了饥饿的草原。狼们瘦弱不堪，疲惫不堪。此时，它们的目光变得越发凶恶起来了。

小马驹企图逃跑，站住大柳树下的头狼嗥叫了一声。这声音充满恫吓，并充满威严。小马驹又站住了，不住地跺着蹄子。

黑狗在狼群的步步逼迫下，只好不住地后撤。

随着狼的逼近，羊群开始骚动，大有马上就要炸窝、四下逃散之势。

“黑！”坡娃叫了一声，“回来！”

黑狗掉头跑回到坡娃的身边。

好似得到统一的口令一般，所有的狼几乎同时嗥叫起来。它们并不冲着坡娃和黑狗，而是冲着苍茫的晚空。声音之大，让坡娃耳膜发颤、生疼。他禁不住转过头去，向家所在的方向望去。因为近处已无绿草，这些天，他把羊群赶到了离家很远的地方。他根本看不到他的村庄，甚至看不到村庄的炊烟——此刻，村庄的上空应该是炊烟袅袅了。

不知是晚风吹来的缘故，还是因为内心的极度恐惧，坡娃用双手紧紧抱了一下自己的肩头，然后扭头向后看去。他很清楚，他完全可以重新选择一条回家的路线以避免狼群。看了看变得越来越凶、越来越难以克制的狼，坡娃打算带着黑狗和羊群往后退去，一直退到这座矮山的脚下，然后一路向东，翻过另一座矮山回家。

头狼又大声嗥叫起来。

天色的缘故，坡娃已不能清楚地看到头狼那边的情景，但他的眼前，却分明飘忽着被头狼的嗥叫震落下的无数柳叶。

坡娃往后退了一步，只轻轻一挥动鞭子，羊们便立即纷纷掉头往山下跑去。看上去，像白色的雪团在迅速地滚动。转眼间，

山头上就只剩下了坡娃和黑狗。坡娃没有看狼，而是看了一眼小马驹——那时，小马驹也正朝他望过来，两对目光在空中相遇了，一对目光里含着的是无边的哀怜和急切的求救，一对目光里含着的是深深的怜悯和无尽的歉疚。坡娃避开了小马驹的目光，低下头。他听到了羊们踏上另一条归家的路之后的走动声，没有再看小马驹一眼，转身向山下走去。他走得很慢，仿佛每走一步都要用一百年的光阴。

黑狗是最后撤离山头的。在撤离之前，它不忘一条狗的本分，冲着狼群气势汹汹地吼叫了一阵。

坡娃再一回头，什么也看不见了。

太阳已经彻底溶化到了泥土里，西边的天空已经转为淡淡的青灰色，远处的山峦笼上朦胧的暮气，天空下的景物，包括天空，都开始变得模糊起来。

小马驹长长的一声哀鸣，让坡娃的心猛然一颤，立即停止了前行的脚步。

那哀鸣是那么的单纯，那么的无望和悲切，天空犹如薄绸在晚风中颤抖。它真的是一匹小马驹，即使哀鸣时，声音里都带了少许小马驹所特有的稚气，让人心中满满都是怜爱。听到小马驹的哀鸣，坡娃无端地联想到一个三四岁的娃娃的哭泣——那个娃娃找不到妈妈了，在哭喊着。更奇怪的是，他无端地觉得这是一个小女娃的哭泣。

又一声哀鸣，而这一声哀鸣更是撕心裂肺。并且，坡娃觉得这一声哀鸣，既不是冲着天的，也不是冲着地的，而是冲着他坡娃——一个放羊的孩子的。

坡娃十二岁，但坡娃已经能不时地想到他是一个大人了。

在小马驹哀鸣的余音中，他几乎要哭了。他不颤抖了，他蹲下来对黑狗说：“黑呀，你带着羊群回家吧！”

黑狗用“呜噜”的声音表示它不愿意。

“听话！这个地方需要大人们，懂吗？”他用鞭杆敲了敲黑狗的脑袋，“要快！快！……”说完，他转过身去冲向山头。

坡娃看到的已是十一只狼的黑影和一只小马驹的黑影了。十一只狼的黑影，与一只小马驹的黑影是等距离的。在坡娃离开的这一时间里，狼的黑色包围圈已经明显缩小了。

第十二只狼的黑影——那只头狼的黑影，已经向这边缓缓移动而来。它比其他任何一只狼的黑影都显得大。不可思议的是，坡娃觉得这头狼的黑影，比其他十一只狼的黑影都要浓重得多，简直像一大团浓稠的墨。

小马驹的眼睛已不再发亮，因为它只是一匹夜幕下的马。而十二只狼的眼睛，此时却发出蓝幽幽的寒光。黑夜完全是狼的世界。它们显然看到了矗立在山头上的坡娃，正不住推进的包围又被迫停顿下来。

坡娃没有立即冲向狼群去解救小马驹。坡娃甚至想坐下来。他明白，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尽量拖延狼群扑杀小马驹的时间。他掉头看了一眼远处，隐隐约约地看到黑狗正率领羊群快速地奔跑在回家的路上。他知道一个孩子的力量十分有限。他要等到大人们——只有他们才能赶走或收拾掉这些可恶的家伙。

狼们一时失去了主意。它们无法判断矗立在山头上的这个孩子究竟有多大的能量与危险，连头狼都暂时停在了那儿。

坡娃更加挺直了身子，风中他的衣服在“唰唰”飘动。夜空下的坡娃，比阳光下的坡娃要高大许多。位于他下方的狼在仰望他时，也许就更觉得他高大了。

他觉得他的小腹有点儿胀痛，便解开裤带，立马一股尿液汹涌地喷射了出来。这是一泡憋了很久很久的尿，量很大，尿了好一阵仍然还很有力量。尿落在由尿积蓄而成的水洼里，发出“叮叮咚咚”的声音，犹如山泉作响。

这声音使十二只饥渴的狼，感到十分新鲜与困惑。

终于撒完尿，身体顿觉轻松多了。他系好裤带，居然冲着天空唱起来（准确一点儿说，是吼叫起来）：

太阳出西落在了东，
胡萝卜发芽长了一根葱。
天上无云下大雨，树梢不动刮大风。
滚油锅里鱼打滚，高山顶上把船撑。
东洋大海失了火，烧毁了龙王的水晶宫。
一只蚂蚁咬死驴，小麻雀嘴上叨了一只鹰。
阳光道上有人骑着大刀扛着马，
又来了个口袋驮驴一溜风。
半空中有只兔子咬死了狗，
院子里老鼠把猫拖进了黑窟窿。
一个小子下了蛋，蛋中长根骨头硬似钉。
小鸡吃了黄鼠狼，青蛙吃了条长蛇精。
老太太见了心发颤，胡子吓得直扑棱……

吼叫到后来，他闭起了双眼。吼叫完了，他“咯咯咯”地大笑起来。从前，他每次吼叫完这一段古怪的歌之后都会“咯咯咯”地大笑，有时会笑倒。但现在他却不敢笑倒。他一旦笑倒，狼就可能向他扑过来。

但他还是慢慢地坐了下来。是那种盘腿的坐，上身挺得直直的。他把鞭子横放在交叉的双腿上，目不转睛地盯着狼群，耳朵却听着远方。他希望能听到远处的路上传来“哧哧哧”的脚步声。当然现在是不可能有的。

风渐渐大了起来，带来远方草原的青草味和花香。在南边的一座山上，已经有一只夜鸟在叫。坡娃无法判断这只夜鸟是在树上叫，还是在草丛里、天空里飞着叫。干干净净的鸟鸣，衬托得夜晚的草原格外宁静。

头狼仰空长嗥了一声，随即那十一只狼像赴盛宴一般，开始摇摇摆摆地走向小马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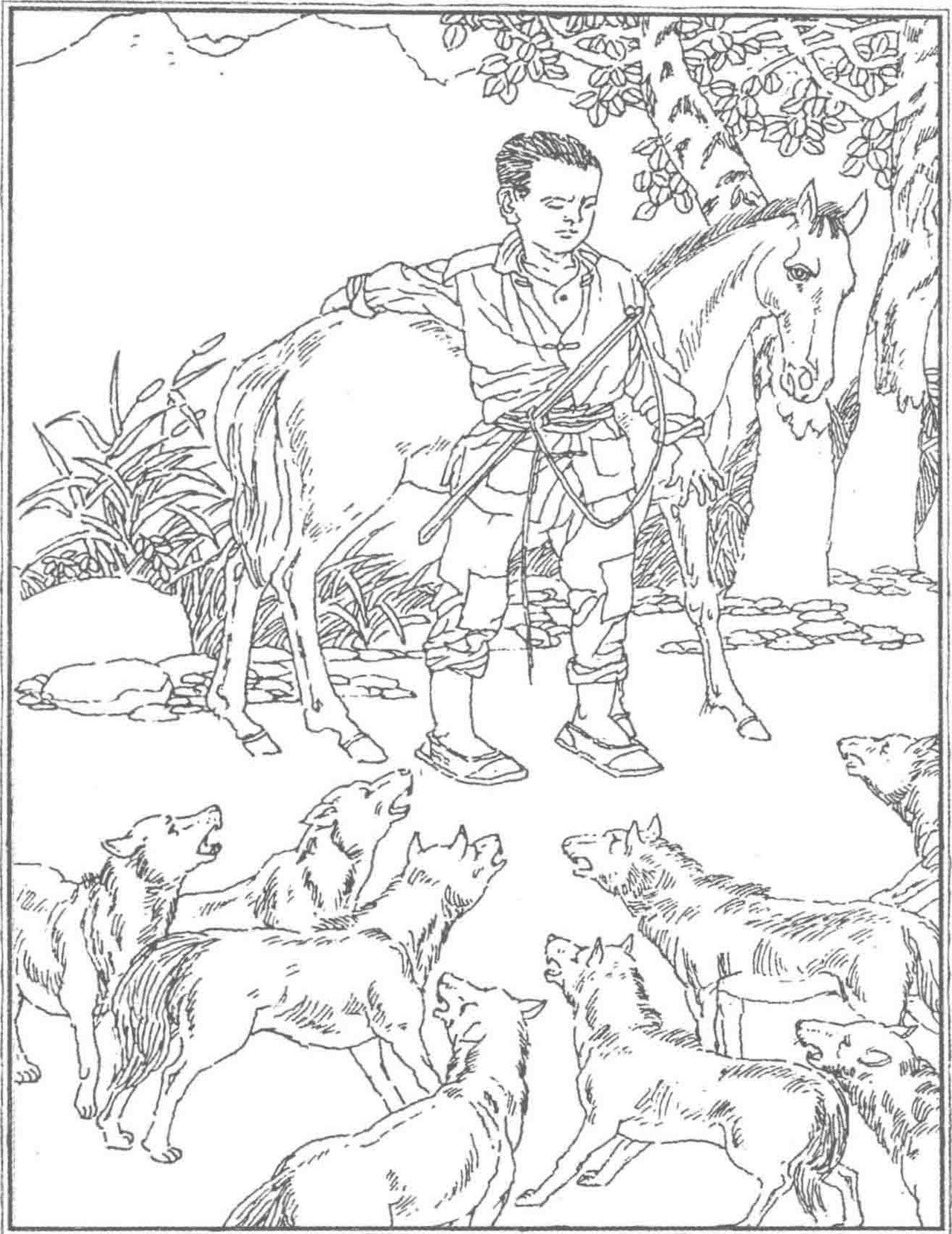
坡娃慢慢地站了起来。当他看到小马驹马上就要受到攻击时，将手中的鞭子高高地举起，突然猛地劈向天空，再猛地一抽回，立即，空中爆炸一般发出一声尖厉的脆响。

狼群一惊，四下逃散而去。

小马驹趁机跑向坡娃。

坡娃俯冲而下，双臂张开，迎向小马驹。

一忽儿，小马驹和坡娃居然站到了一起。当坡娃听到小马驹急促的鼻息声时，伸出手去在它的脑袋上拍了两下，说了一声：“别怕！”



不一会儿，狼群又掉过头来。它们迟疑了一阵，在头狼的嗥叫声中，朝坡娃和小马驹小步奔跑着、跳动着，不是以一条线的方式推进，依然是以包围圈的方式不断推进。

包围圈在不住地缩小。风将处于上风口的狼的气味传到了坡娃的鼻子里。这是一种其他动物身上所没有的气味，特别强烈，非常刺鼻，十分难闻，令人作呕。

坡娃又甩响了鞭子。这一回声音更响。但狼只是掉头跑了很短一段路便都停住了，并很快转过身来，再度缩小包围圈，态度十分坚定，一只只急不可待。

那只头狼停在那里，不时地冲着天空嗥叫，仿佛它的狼群不是在地上，而是在天空游荡一般。

坡娃又试着抽了两鞭子，但已没有什么效果了。狼只是稍作停顿，很快就又恢复了围攻。

月亮爬上了东边的山头，草原居然亮了起来。这使坡娃感到欢欣鼓舞，而狼们则显得不安起来。对于它们来说，黑暗是宝贵的，因为它们的双眼属于黑暗，而其他一些动物，譬如这匹小马驹，黑暗便意味着它成了睁眼瞎。月光使小马驹也兴奋了起来，它居然出人意料地向其中一只狼冲了过去，当然它很快掉头回到了坡娃的身边。

他和它紧紧地挨在一起。渐渐升高的月亮，像一张安静的面孔在默默地注视着这相依为命的一对。

狼的耐心正在一点一点地丧失。它们的喘息声变得越来越粗浊，目光越来越凶狠，蓝幽幽的，似乎变成了红通通的，像燃烧的煤球，甚至跳动着淡淡的蓝色的火焰。

一只最瘦小的狼终于按捺不住了，突然扑了过来——也不知道它是扑向坡娃还是扑向小马驹。坡娃迅捷地做出反应，一鞭子抽了过去，正抽中它的脸。也许是鞭梢恰巧打中了它的一只眼睛吧，它发出一声凄厉的叫声，并在地上翻滚了一阵后哼哼唧唧地跑开了。

其他的狼又有所收敛，原地不动了。而就在僵持不下时，那只头狼突然扑了过来。它的目标很清楚：不是小马驹，而是坡娃。因为在它看来，今天早该结束的这场捕杀，却因为这个男孩的半途出现而一次又一次地被延迟了。它十分恼火，极其恼火。

坡娃的身子机灵一闪，头狼扑了一个空，差点儿一头栽在地上。

坡娃躲过了头狼的一扑，但却立即吓出一身冷汗。怕头狼再次扑向他，他吼叫着，胡乱地抽着鞭子，“噼噼啪啪”声响成一串。

头狼与坡娃之间，现在隔着小马驹。它居然绕开小马驹，还是朝坡娃扑来。不知是在什么时候，坡娃的手里已经抓了一块石头。他把鞭子插进裤带，高高地举起石头。他不仅没有躲闪头狼，反而迎了上去。他是一个放羊的孩子，用石子击打那些不听话的羊，用石块击打奔跑的野兔或狐狸，早练就了他一番出色的击打功夫。在头狼离他还有两三百米远的地方，借着已经十分明亮的月光，他猛地将手中的石块掷了出去。他猜测石块可能击中了头狼的鼻子，因为头狼发出的嗥叫声告诉了他这一点：鼻音很重，声音很闷，是从一个显然塌陷了的鼻子里发出的声音。

不可一世的头狼居然丢人地扭头跑到一边，其他的狼又一次很不情愿地停了下来。

这一击几乎用尽了坡娃全身的力气，差一点儿要瘫软在地上了。他的身体开始摇晃。小马驹赶紧靠了过来，他颤抖着用手扶着小马驹的背以支撑自己，不让自己倒下，低着头大口大口地喘气。

接下来，狼群的进攻有点儿不管不顾了，毫无章法，极其混乱。而可怕的、难以招架的正是它们的混乱。这种混乱使坡娃和小马驹失去了判断，很快就受到了攻击。先是一只狼扑到小马驹的身上，而当坡娃双手倒握鞭杆猛地向那只狼的眼睛杵去，那狼惨叫一声跑开时，另一只狼却偷袭了坡娃。他本能地闪了一下，这只准备一口咬住坡娃右腿的狼，尖利的牙齿虽然只轻轻地伤到了他的皮肤，但却咬住了他的裤子。坡娃猛一挣脱，就听见“哧”的一声，裤子撕破了，他的右腿立即感觉到了一股凉意。

头狼返回了。这显然是一只老谋深算的狼。在它的带领下，狼轮番扑击，很快将坡娃与小马驹分开了。它们只想速战速决了结这场捕杀。它们要的是小马驹而不是这个男孩。

小马驹最危险的时刻终于到了。它再度被狼群铁桶一般包围了起来，包围圈小到狼们几乎肩并肩了。

小马驹只能绝望地嘶鸣着。

嘶鸣声在夜空下传向远方，撞到四周的山梁上发出回响，于是整个的草原都响起了它的嘶鸣声。空气在颤悠，月光在颤悠。

坡娃号叫着冲向狼群。他的号叫声居然与狼的嗥叫声如出一辙，甚至比狼的嗥叫声更为凄厉。他居然一下子冲开了狼群，再度与小马驹站到了一起。

远处，有无数的火把正在向这里急速移动。

黑狗的“汪汪”声已经清清楚楚。

坡娃抓着光秃秃的鞭杆——鞭子已经抽烂了，居然敢一下一下地朝狼冲过去。

小马驹的两只后蹄不停地蹬踢，其中一次居然踢中了一只狼的脑门。

终于，坡娃和小马驹都招架不住了。一只狼已经一口咬住了小马驹的右后腿。小马驹向前跑时一下跌倒了，随即又有几只狼向小马驹扑了过来。

黑狗突然闪电般冲入狼群，在咬住小马驹的那只狼的耳朵上狠狠咬了一口，那只狼口一松，小马驹又挣扎着站了起来。

黑狗吐掉了一角狼耳朵，发疯似的朝任何一只敢于反咬过来的狼反咬过去。

到了这一时刻，狼们已不分对象了，对人、对狗、对小马驹都咬，一时乱成一团。

突然，一声枪响，天空震碎了一般，满天的星星仿佛在纷纷坠落。

狼们一惊，立即丢下坡娃、黑狗和小马驹逃到了一边。但没有离去。

坡娃的腿钻心地疼痛。刚才一只狼将牙齿深深地扎进了他的肌肉里。他坐在地上呻吟着。他忽然想起他的口袋里装了一盒火柴，便抖抖索索地将它掏了出来，抽出一根划着丢在了干焦的草丛里，一团火很快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狼看到这团火，又往后撤了一段距离。

坡娃在地上爬着，不住地揪拔地上的干草。他要揪拔出一个

圆形的隔离带，以防火不可抑制地蔓延开去烧着整个草原。

村里的人赶到时，狗、小马驹与坡娃正依偎在一起，它们和他都在流血。

狼群转眼间不见了。

已经烧得很大的火已只剩下中间一团，火星与灰烬在风中飞舞，犹如金色与黑色的虫子……

第二章 黑团团，墨团团



爸爸背着坡娃、妈妈抱着黑狗要往家走时，坡娃掉过头去看着小马驹，对爸爸说：“我要带它回家。”

爸爸说：“那还用说吗？总不能把它扔在荒郊野外吧。”

隐隐约约地看见，小马驹的一条后腿一直在流血，血顺着腿流到蹄子上，又流到草丛里。但它还能勉强地走动。当人们开始往回走时，不用召唤，它就慢慢地跟了上来，跟在坡娃一家人的后面，仿佛他（它）们从前就是一家子。

坡娃不时地掉过头来看小马驹一眼……

从这一天开始，坡娃家的人在等待小马驹的主人寻过来。他们的心情颇为复杂。说不清是希望小马驹的主人早点儿找到这里，领走小马驹，还是希望小马驹的主人迟迟不要出现——甚至是永远也不要出现。惴惴不安地等待了两个月，始终没有人来认领这小马驹。坡娃家的人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自然，小马驹就属于他们了。

这天，有一个相马师偶然路过这个叫野狐峪的村庄，见了小马驹，顿时双目发亮。他绕着它左看右看，自言自语着：“这可是一匹良驹呀！”他蹲下身子，看了看它四只蹄子，还禁不住用衣袖将其中一只蹄子上的灰尘拭去，“白色的皮毛，竟是如此黑色的蹄子。”然后他站起身来，双臂倒背于身后，吟诗一般地感叹道，“雪——落——乌——蹄！瞧！那四蹄宛如四团浓墨，天下难寻呀！有道是：‘黑团团，墨团团，墨团团上漫天雪……’”知道坡娃是它的主人，相马师临走时拍了拍坡娃的脑袋，“孩子，记住，这是马中之马！你这么一个小山村娃娃竟能得这样一匹好马，看着只能是天意了。务必要好好待它，孩子！……”

之前，小马驹走过时，人们也就是觉得它漂亮，并没有特别仔细地打量过它。经相马师这么一说，再见到它时，人们就会用目光长久地去看它，就像看一幅画，看一道从千里之外赶来看的风景：

那白色的毛似乎笼着淡蓝的光，说是白色，尾巴和颈上的毛却又是另样的白，那白微微有点儿黄，很淡很淡的黄；说是白马，也不是完全的白，膝盖处、嘴巴以及颈上的毛梢，其表面却有一抹淡到似有似无的黑，仿佛雪地上有座低矮的茅屋，烟囱里升起的袅袅炊烟被风压了下来，从雪上飘过，随意留下了一抹烟影；体态极度轻盈优美，四腿与四蹄相连之处的四道弯弯弧线，立即使人联想到它在奔驰时腿脚将是多么的灵活自如；离蹄子一两寸左右，白毛蓬蓬松松，使人联想到它刚踏雪归来，那腿上还沾着松散晶莹的雪；通常身子为白色的马，四蹄自然也是白色的，而它的四蹄居然是黑色的——那相马师说的也不尽然，仔细看，那

四蹄其实是蓝色的，那种特别深特别深的蓝，蓝到发黑，闪着玉的光泽，又好似用蜡反复打过，质地又很像牛角；颈部开始，直到臀部，那一溜长毛微微卷曲，如小小的瀑布，均匀地分向两侧；马头形态十分优雅；眼距似乎稍微远了一点儿，但让人觉得它视野开阔，即便是头不转动也能看见四周万物；两耳尖尖竖着朝着前方，有阳光照闪过来时，它们仿佛是透明的，看得见细细的血管；还有那条长长的蓬松的尾巴，从后面看，几乎遮住了两腿之间的空白……

小马驹仿佛知道人们都喜欢欣赏它，常常立在那儿纹丝不动，任由人们细细看去。

它不知道自己处在动态时会格外迷人：突然蹿了出去，像离弦的箭；跑呀跑呀，越跑越快，像一股风；蹦跳着，自由旋转着，颈上的毛飞张开来，长尾甩动在空中，像在舞蹈。加上一些淘气、调皮的动作，便更加可爱动人了。

坡娃因拥有这样一匹小马驹而整天笑眯眯的，走路总直着脖子，挺着胸脯。

它是一匹小母马。相马师走后，坡娃想都没想给它起了一名字：雪儿。

爸爸妈妈都觉得这个名字好听。

妈妈说：“像一个女娃的名字。”

爸爸说：“正缺个闺女呢，说来就来了。”

一家人“雪儿”“雪儿”地叫着，只叫了几遍它就知道它有一个名字了，只要一听到“雪儿”，马上就会朝喊它的人张望；再叫上一两声，它马上就会“嗒嗒嗒”地跑过来。有时，爸爸或

妈妈叫它时，它正在玩耍，没有立即跑过去，坡娃就说它：“没听见吗？爸爸叫你呢！”或者说：“没听见吗？妈妈叫你呢！”雪儿听到了，就赶紧跑向爸爸或妈妈。爸爸妈妈有时不叫它“雪儿”——爸爸叫它“丫头”，妈妈叫它“闺女”。

野狐峪的大人小孩，也都“雪儿”“雪儿”地叫着，觉得很顺口，很恰当、很亲切，仿佛这名字是与它一起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人们总是见到坡娃与雪儿形影不离地待在一起。去放羊，去瓜灯、草灵家串门，去山顶，去河边，去任何地方，他（它）们不是一前一后地走着就是并排走着。坡娃很愿意带着雪儿出现在人们的眼前。有时，坡娃带着雪儿走动，并没有什么事情要去做，带着雪儿走，就是他唯一要做的事。坡娃喜欢听人们对雪儿的赞美，喜欢品味从心头升起的美滋滋的感觉。

野狐峪的孩子们也很喜欢雪儿。他们对坡娃允许他们与雪儿戏耍很感激。他们见了雪儿，总会去拔一把很嫩的青草，要么干脆从自家地里拔一颗青菜或一根萝卜放到雪儿的嘴边。雪儿是坡娃的，也是野狐峪全体孩子的。坡娃愿意。有时，他甚至答应瓜灯或草灵他们，独自将雪儿领到草坡或村前的麦场上去玩耍。那时，坡娃只是站在远远的地方看着。领走雪儿的孩子知道，此时，他要对雪儿倍加爱护，让坡娃一百个放心。

坡娃家在盖马厩时，坡娃向爸爸提出了一个要求：他的房间必须是与马厩相通的。爸爸同意了。

打开一道门，坡娃就能进入马厩。即使不打开这道门，坡娃也能随时看到雪儿，因为爸爸特地在墙上安装了一扇大窗。坡娃透过窗子就能看到雪儿，雪儿也能透过窗子看到坡娃。有时，坡

娃在窗下的床上睡觉，一觉醒来时会看到雪儿正在窗子那边看着他。他就会坐起来，打开窗子，拍拍雪儿的脑袋，雪儿就会伸出柔软的、温暖的、湿漉漉的舌头舔着坡娃的手背或脸蛋。

黑狗有点儿嫉妒，就蹲在地上向他（它）们“汪汪”叫两声。

坡娃与雪儿亲密无间地走动在人们的眼前。瓜灯见了，大声地问：“喂，雪儿是你老婆吗？”坡娃不生气，只是抓起一块石头做出要砸瓜灯的样子，瓜灯赶紧跑掉了。但瓜灯想和坡娃、雪儿待在一起，笑嘻嘻地说：“说是你妹还不成吗？说是你妹还不成吗？”一边说一边走到了坡娃和雪儿的身旁。

雪儿每天都很欢快。它喜欢这个坐落在山脚下的村庄。这是一个很大的村庄。这个村庄喧闹而又安宁。有人家放牧，有人家种地，有人家既放牧又种地。天不亮，村东村西就会有公鸡鸣唱，声音高亢而悠长，仿佛不仅要唤醒野狐峪，也要唤醒草原和整个世界。天一点一点亮起来，再过一会儿就会有有人在村巷里走动，羊圈打开了，牛栏打开了，马厩打开了，早晨一部动物的大合唱便开始了。期间，毛驴的声音最大，吼吼的，能把石头震醒过来。那时雪儿也会参加进来。它还是一匹小马驹，它的叫声还有点儿嫩。但雪儿会尽情地叫着。在动物们此起彼伏的叫声中，是孩子们此起彼伏的笑声。一夜过去，他们歇足了，又有了用不完的劲儿，在村巷里胡乱地奔跑着。

野狐峪并不富裕，但这里的每一户人家都过着自给自足的日子。他们穿着破旧的衣服，但每个人的脸色都很健康，并洋溢着满足的笑容。它让雪儿时时刻刻都能体会到，这里的人不分男女老少，一个个都很善良、厚道。它走过每一条村巷，从他们的眼

神里，从他们向它递过来胡萝卜的动作里，从他们“雪儿”“雪儿”的呼唤声中都能体会到。他们有山，有草地，有牛羊，有土豆和小米，有苹果、大枣和梨，有村前那条永远清水长流的小河，有飞着各种鸟的天空……他们心满意足了，心里也不再有什么恶的念头了。

雪儿流落到野狐峪，也许是它一生的幸运。

日后，它将会是一匹骏马，但面对野狐峪，它永远是柔和的，永远是一匹小马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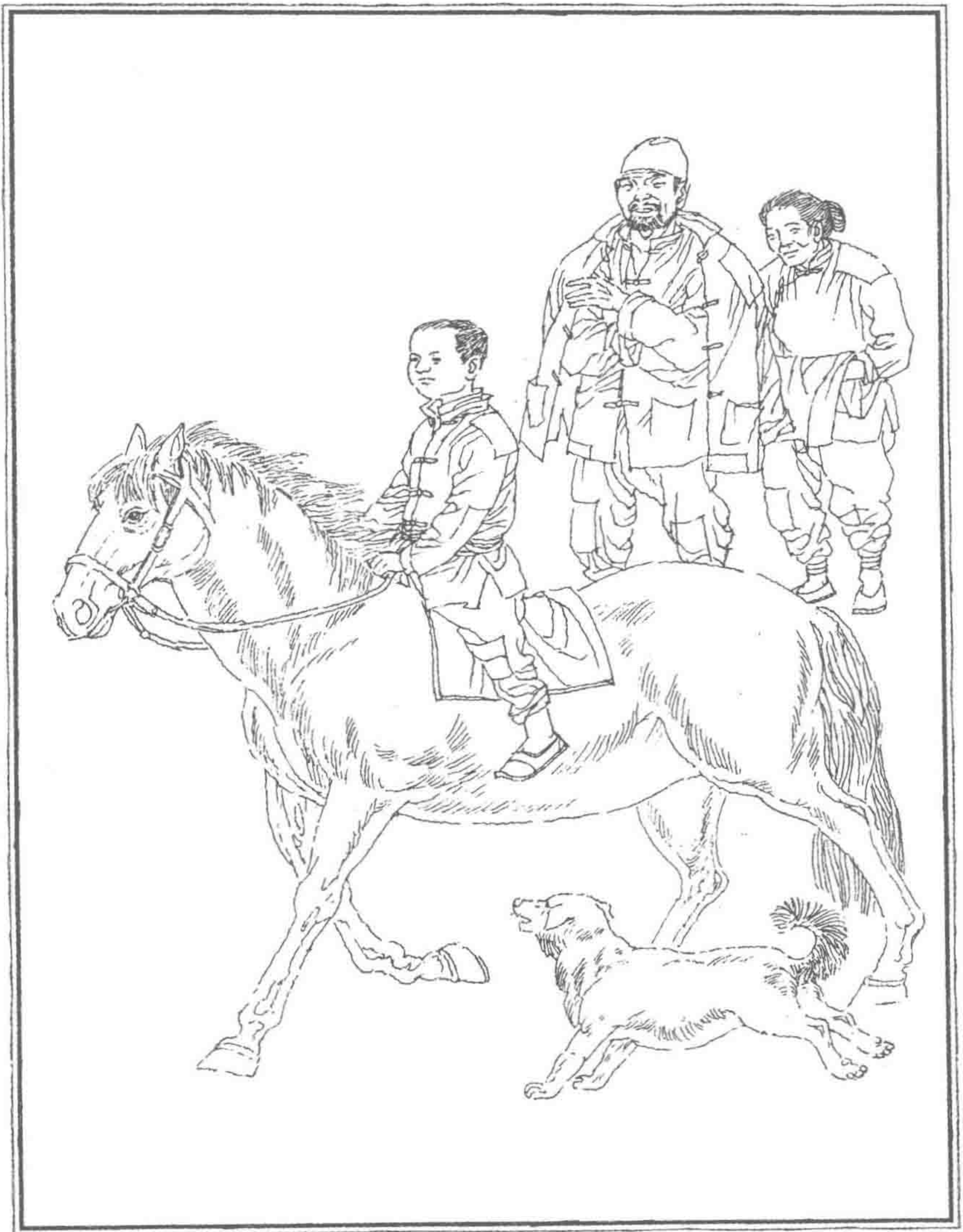
雪儿长得很快。

老天好像要补偿这片草原似的，干旱的夏季一过，三天两日下雨。虽然季节已过，枯草已不可能返青，但雨水为第二年春天准备了一片湿润的土地。冬天，又下了几场前所未有的大雪，大地积蓄了足够的水分。春风一到，雪还没有彻底化尽，小草就已开始拱翻泥土了。风越吹越暖，天空飞过的鸟儿越来越多，没有几天，枯黄的草原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绿色的草原。满眼的绿，浓浓的绿，羊们，牛们，马们，驴们，不用翻山越岭，出门就能吃到饱含绿汁的青草。它们很快就能吃饱肚子，一天里有大量的时间，它们可以侧卧在柔软的草坡上晒太阳，长个儿，长肉。

雪儿一天一个样，眼见着眼见着一匹小马驹变成了一匹年轻的骏马。

整个一年，风调雨顺。又是一年，还是风调雨顺。雪儿彻底告别了它的马驹时代，在野狐峪的天空下长成一匹名副其实的骏马。

又长高了好些的坡娃，已是一个有了自己骏马的男孩。



因为有了一匹可以骑着的马，坡娃家的羊群扩大了两倍。这个曾经贫穷的家正在一天一天地兴旺起来，红火起来。

坡娃直挺着背，骑着雪儿，一副威武自得的样子。爸爸为他准备了一套很不错的又很合适的鞍具。他第一次上马是在爸爸的帮助下完成的，但就在骑到马背上的那一刻，他就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骑手。是雪儿让他迅速成为骑手的。它没有一次为难过坡娃，更不用说使性子将他颠落在地。它好像早就等待这一天了：让自己成为坡娃的坐骑。

它心甘情愿。

四只乌亮的马蹄，叩击着村巷，叩击着草原，“嗒、嗒、嗒”，每一声都清脆悦耳。

坡娃喜欢骑在上面的所有感觉。雪儿慢走，他便会随着雪儿身体的摇摆而自然摇摆，那番摇摆好像能松动他的筋骨，惬意、自在。那时刻，他几乎想眯起双眼半睡半醒。雪儿快跑，其实才是最平稳的时候。那时，雪儿好看的脊背在天空下只是一条不停向前延伸的水平线，他只需要抓好缰绳，双腿夹紧马的两侧，将身子伏到马背上，听风在耳边“嗖嗖”而过，看草原像潮水一般向后闪过就行……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着，就像村前那条小河在平稳地流淌。

没有人会想到这宁静祥和、充满快乐的时光会有一天结束。

时间进入一九三九年秋天。

远处，几十里地外传来了“隆隆”的声音。野狐峪的人从未听到过这种声音，以为是雷声。但抬头看天空，明明一轮闪闪发

光的太阳，天空蓝得就像用柔纱擦拭过一般——这雷声也太蹊跷了。但不久他们就知道了：这是炮声。

消息很快变得具体而明确：日本军队正在攻打县城。

坡娃熟悉这座美丽的小城，因为他每年都要跟爸爸去这座小城卖羊、卖土豆和小米。

第一声炮声传来时，坡娃正侧卧在草地上昏昏欲睡，雪儿正在他身旁安闲地吃草。这一声响既惊着了坡娃，也惊着了雪儿，坡娃连忙站了起来，雪儿连忙抬起了头，都朝炮声响起的方向看去——那声音好像响在一道又一道山梁的背后。

傍晚，坡娃赶着羊群回到村里时，觉得一向平和、欢乐的村庄变得有点儿不安起来了。大人们神色凝重，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不知在谈论着什么。孩子们不是侧着耳朵在听大人们说话，就是呆呆地东张西望。往常，这个时分正是他们打闹得一塌糊涂、一片欢叫的时分。一切看上去，好像有什么严重的事情发生了，只是现在还没到达野狐峪罢了。

炮声时继时断，随着天色转暗，那声音越发的沉闷。

半夜里，坡娃醒来了，就听见爸爸在黑暗中对妈妈说：“刚才又开炮了。”

妈妈叹息了一声。

坡娃睡不着了，点了灯，一转脸看见了窗边的雪儿。

他打开了窗子。灯光下，他看到雪儿的眼睛里闪烁着明显的不安。他抚摸着它的额头：没事的，没事的……

第二天，炮声停了。

黄昏，坡娃骑着雪儿赶着羊群往村里走，当他爬上一座山头

往下看时，只见远处的大路上，一支长长的逃难队伍，正哩哩啦啦地向西仓皇行进，男女老少，拖家带口，几个小孩不知是饿了，哪儿不舒服还是吓着了，在不住地哭闹……

第三章 鬼子何时进村？



从这一天开始，逃难的人络绎不绝，他们不停地将消息带到已经惶惶不安的野狐峪。这些消息不时地从坡娃的耳边飘过：

那县城被日本人放火烧掉了一半，现在还在冒烟；一个十六口的人家，被日本人杀死十五口，只剩下一个三岁的小女娃；日本人放出五六条狼狗，活活咬死了一个不肯与他们答话的汉子，而那汉子其实不是不愿答话，只是因为他是哑巴；血水从街上流到护城河里，河水都染红了……

每当这些消息从坡娃的耳边飘过，他就会禁不住收紧身子，一阵发抖。他已不止一次做噩梦，惊醒过来时，浑身冷汗。与马厩相通的窗子，从此就再没有关上。爸爸说：“万一日本人进了村子，你就赶紧翻窗过去，骑着雪儿出后门往后山跑。”坡娃总是将窗子开着，倒不是为了逃跑方便，而是觉得孤单——这样的孤单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他不仅需要爸爸妈妈在他身边，还需要黑狗和雪儿在他身边。特别是雪儿，这高大威猛、奔跑起来风雷

滚动的动物，只要看到它，担忧和恐惧就会减轻许多。雪儿仿佛知道主人的心情，总是安静地守候在他的窗口。它身上那股浓烈的气味，在那些一想起那些消息就会惊恐就会发抖的夜晚，成了坡娃的催眠剂。

野狐峪的人们无时无刻不在猜测日本人进入野狐峪的日子。他们认定，日本人迟早是要来的。县城离野狐峪不过几十里地。日本人绝不会拿下一座县城就罢手，就会停止脚步。他们要得到无数的山峰、一片一片的草原、成百上千的城市与村庄。他们的国家太小了，因此朝思暮想着要吞并天下。野狐峪的人们，必须早做准备。粮食该藏起来的赶紧藏起来。已经养肥的牛羊能卖掉的就赶紧卖掉，实在卖不掉的，就赶紧吃掉——何必留给日本人呢？女孩们能送到深山亲戚家躲藏的就赶紧送走。一切值钱的东西，都必须统统运走或埋到地下。他们只想让日本人看到一座一钱不值的村庄。已经有不少人挖了地道，好在日本人进村行凶作恶时有个躲藏的地方或逃跑的通道。

野狐峪的孩子们不再远走。这里天大地大，无论男孩还是女孩都喜欢疯喜欢野，疯起来野起来，四面八方乱跑，有马骑的孩子则会跑得更远。一座一座的草山，有高有低，但都不太险峻，怎么跑，也没有多少危险。有危险的大山和峡谷，在白云深处。它们太远了，天边一般的远，隐隐约约，云里雾里沉浮。再疯再野也跑不到那儿。野狐峪孩子们的“远”，也就是翻过四座五座六座七座草山。他们根本不怕迷路——迷路了，就爬上一座高一些的山头，去俯视山间的炊烟——炊烟升起的地方一定是村庄，即使不是野狐峪也没有关系，因为那里的人一定会向这个孩子指

点回野狐峪的路线的，甚至还会牵来一匹马，送这个孩子回野狐峪。现在，这些孩子们都得到了大人的话：“就在家附近放羊！”“不准走远！”其实，不用大人们说，他们也不会走远的。他们害怕走远，他们就像一窝小猫，觉察到了外面的危险，便不敢离窝太远，只是在窝的周围玩耍着。

坡娃也一样。即使雪儿能很轻松地将他驮到远处，他也不想去了。他不能离野狐峪太远，野狐峪必须在他的视野里，一有动静时，他就能马上跑回野狐峪——野狐峪是他的“窝”，黑狗的“窝”，雪儿的“窝”。前天，他曾骑着雪儿跑过四五座山头，去了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他以前曾不止一次地去过，那里有一个总是飘着白雾的大湖。那白雾像飘着的白纱，很迷人。他喜欢坐在山头上，长时间地看雾浓雾淡，看湖大湖小，看风吹散雾气，那大湖亮闪闪、蓝茵茵地呈现在他的眼前。但这一回，他只是在马背上待了一小会儿，就赶紧掉转马头往野狐峪跑去，并且越跑越快，像后面有豺狼虎豹追来似的。直到雪儿驮着他跑到村前的小河边，他才肯让雪儿跑得慢一些。在河边洗菜的瓜灯见他一副惊慌的样子，问道：“坡娃，你怎么啦？后面有鬼追你吗？”他回头看看，朝瓜灯摇了摇头。然后，又朝后面看看。

野狐峪的孩子们——那些稍微懂事的孩子们，一个一个地整日都处在紧张里。不停地传来的消息，不时响起的枪炮声，大人们越来越凝重的脸色，都使他们感到紧张。而消除紧张的唯一办法，就是疯狂地玩耍。那些日子，野狐峪的孩子们从早到晚在村巷里，在村前的那片麦场上追逐、扭打，玩尽了他们知道的所有游戏，叫喊声、欢呼声，响彻野狐峪，直闹得尘埃四起、鸡飞狗跳。

那些猫和狗也都参加了进来，跳上跳下，东奔西突，一个劲儿地撒欢。只有雪儿安静地在河边吃草。孩子们一闹起来，总免不了磕磕碰碰，总免不了有失手的时候，因此，玩着玩着，就有孩子变恼，一时纠缠起来，拳打脚踢，甚至动嘴撕咬流出血来，于是常有孩子哭喊号叫。大人过来了，骂骂咧咧的，也不知是骂自家的孩子，还是骂别人家的孩子。

这天下午四点钟的光景，一个叫黄毛的男孩，突然从对面的山头上，朝野狐峪大声地喊叫起来：“鬼子来啦！——鬼子来啦！——”

在麦场上玩耍的孩子们闻声，吓得四下逃窜。几个岁数小一些的孩子先是愣着，见大哥哥大姐姐们全都跑掉了，就大声哭起来。大孩子们忽然觉得只顾自己跑掉有点儿不对头，就回过头去大声地喊：“快跑！快跑！……”那些愣住了的小孩子这才想起来跑。跑着跑着，有的摔倒在地，于是更哭得像被恶魔抓住了似的。

有一个叫麻鸭的小男孩摔倒了，竟然滚到了粪坑里。粪坑很深，他怎么也爬不上来。

终于知道黄毛只是为了吓唬人而发出的胡喊后，孩子们才又慢慢地从各个角落探头探脑地走了出来。直到这时，才有孩子发现跌落到粪坑里的麻鸭。

“麻鸭掉到粪坑里啦！”一个大孩子大声叫着。

麻鸭的爸爸跑过来，见儿子真的掉在粪坑里，用了好几种办法才把麻鸭拉上来。

当臭烘烘的麻鸭往河边走去时，孩子们捏起鼻子，赶紧闪到一边。

过了一会儿，麻鸭光着身子，一手提着洗干净的上衣，一手提着洗干净的裤子、鞋子走过来了。那样子十分滑稽。当很多人禁不住笑起来时，他爸爸恼火地紧走几步，一脚将麻鸭踹倒在地上：“我让你整天玩！”

麻鸭趴在有一层厚厚尘土的地上大哭起来。

坡娃的爸爸看见了，连忙冲过来，一把推开了麻鸭的爸爸：“你疯啦！”

麻鸭的爸爸说：“这群小畜生才疯了呢！成天就在这巴掌大一块地上闹腾，动不动鬼哭狼嚎，让人脑袋都快炸啦！”

“屁话！他们敢到远处去玩吗？”坡娃的爸爸说，“他们只能在家门口玩呀！”

麻鸭的爷爷走过来，拉起孙子一边往家走，一边对大伙儿说：“娃们是害怕呀！……”

麻鸭的奶奶见了灰头土脸的麻鸭，忽然哭了起来：“挨千刀的小鬼子，你要进咱村，就早点儿进吧！别一天一天耗着啦！让人受不了啦！……”

于是，许多人都开始骂小鬼子，用最难听的话骂。

这一天，坡娃在近处的草坡上放羊，偶然一低头，看了一眼远处的大路，连忙用手捂住了嘴巴：一大队日本兵，正从前面的路上经过。四五辆军车在前面开路，最前面的一辆车上插着他们的旗帜。当时阳光特别明亮，那面旗帜在风中飘动，十分耀眼。车斗里都是拿枪的日本兵。车开得很慢，因为车的后面还跟了一支长长的队伍。他们由东向西，十分整齐地行进着。

坡娃趴在了草丛里，黑狗趴在了他身边。坡娃摆摆手，雪儿

两条前腿向前跪倒在地。三双眼睛一直密切地注视着那条大路。

整个野狐峪的人，都在看着，或是藏在一棵大树的背后，或是躲在窗子的后面……

日军却没有进入野狐峪。他们只是不停顿地往西走，对看得清清楚楚的野狐峪竟视而不见。他们走了很长时间，终于消失在了山的那边……

第四章 黑狗走了



人们议论着：“野狐峪穷，怕是小鬼子看不上。”

后来，前面的那条大路，又走过几次日军。他们还是只顾往前走，没有一点儿要侵扰野狐峪的意思。

野狐峪的人心一直悬着，现在渐渐放下了：小鬼子大概不会进野狐峪了。野狐峪的孩子们赶着羊群、牛群，敢越走越远了。野狐峪的鸟们照常歌唱，公鸡照常打鸣，照常升起的炊烟，悠悠地飘向远处的山谷。

再见到日军的军车和士兵从大路上驶过、走过，野狐峪的人甚至不再惊讶，不再一直瞪大了眼提心吊胆地注视着，甚至敢站出来观望。

现在是八月，草原最好看的季节。春天的草原固然好看，但春天的草原只是单一的绿色，而此时的草原斑斓多彩。大部分的草已经黄了，但并不是那种水分完全干涸的枯黄，生命依然还在草茎与草叶里流动，是那种活生生的金黄。向阳的坡上，更有一

些草依然坚持绿着。这里的许多草地，不知为什么不长树，放眼都是一望无际的草地。偶尔在坡上或山顶长出一两棵树，便成了风景中的风景，把人的目光吸引过去，并让人在心里想：为什么独独长了这么一棵树呢？一连串起伏的山冈，像在天空下涌动、奔跑。翻过几座山头，也许就会见到成片的树林，而草地却不见了。有松树、柳树、枫树，更多的是白杨和桦树。在同样的季节里，它们却各自有着自己的生命节奏。树叶有绿的，有半黄半绿的，有淡黄的，有深黄的，还有橙色的。那些长在地上的枫树，叶子却是红的，远远地看，像是烧着一场大火。

并不都是草地与森林，其间还有一片一片大大小小的耕地，长着玉米、果树、南瓜、土豆与小米。正是收获土豆的季节。这里的土壤黑黑的，十分松散，不需工具，只需双手抓住土豆的茎，稍稍用力就能把土豆从土里拔出来。拔出来的那一刻总让人欣喜：只是一株而已，竟然在土里结了那么多的土豆，像一家子人在土里藏了许久，现在到了地面上。人欣喜，那土豆怕也欣喜吧？

野狐峪的人在这风景如画的季节里劳动着，仿佛近在眼前的战争只是与他们擦肩而过。相安无事的幻景，居然使那些孩子的胆子越来越大了。黄毛、瓜灯，还有草灵，居然敢在日本军队从大路上经过时，坐在离他们很近的山坡上观看。黄毛居然还站起来，冲着那支队伍撒了一泡尿，并且胡吼一段：

九个酒鬼喝九口，
喝罢九口酒，
又倒九杯酒。

九个酒鬼端起酒，
咕咚咕咚又九口。
九杯酒，酒九口，
喝罢了九个酒鬼醉了酒……

瓜灯打着拍子，草灵则歪着头看着闭着双眼的黄毛在笑。

远处的山坡上，正在放羊的坡娃听见了，站到山头上，解开衣服，露出胸膛，扯开喉咙：

天上看，满天星，
地上看，有个坑，
坑里看，有盘冰。
坑外长着一老松，
松上落着一只鹰，
松下坐着一老僧，
僧前放着一部经，
经前点着一盏灯，
墙上挂着一根钉，
钉上挂着一把弓。
说刮风，就刮风，
刮散了天上的星，
刮平了地上的坑，
刮化了坑里的冰，
刮倒了坑外的松，

刮飞了松上的鹰，
刮跑了松下的僧，
刮乱了僧前的经，
刮灭了经前的灯，
刮掉了墙上的钉，
刮翻了钉上的弓……

算是对黄毛的呼应，也算是对日本兵的挑衅。

但那些日本兵却像一具具木偶，默默地、快速地进行着。统一的步伐，踩得干焦的土路扬起一蓬蓬的灰尘。

不知为什么，黑狗与雪儿却始终显得惶惶不安。原先，黑狗会常常从坡娃的身边跑开去玩耍，有时需要坡娃大声呼唤和寻找，才能将它重新叫回身边。黑狗是只特别贪玩的狗，为此，坡娃让它吃了不少苦头。而这些日子，它却与坡娃寸步不离，总是围绕在坡娃的脚前脚后，也不知道是因为自己怕什么，还是因为担心它的主人会受到什么伤害。有时无端地，它会冲着天空或远处“汪汪”大叫，而那时的天空中没有一只飞鸟，远处也只是一片静悄悄的。夜里，它就卧在坡娃的床前。

雪儿这些日子变得异常敏感，一有风吹草动，两只竖起的耳朵就不停地转动，仿佛要捕捉到这世界上最微弱的声音。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它都一直站立着，再也没有见到过它侧卧在地上，仿佛随时要奔跑的样子。看着它是在吃草，但坡娃一眼就能看出它心不在焉。像黑狗一样，它也会莫名其妙地叫唤。它喜欢站在高处向前眺望，仿佛远处在酝酿着什么似的。一旦见不到坡娃和

黑狗，它就会不停地转动身体四处张望。那对琥珀色的眼睛，掩饰不住地流露着不安的心思。不停颤动的鼻翼和错动的嘴巴，有时会让坡娃产生错觉：雪儿在对她说话。夜里，任何时候，只要坡娃去看窗口，就一定能见到它的面孔。

坡娃对爸爸妈妈说：“爸，妈，我总觉得要发生什么事情。”

爸爸不吭声，伸出手来抚摸了几下他的脑袋。

妈妈说：“让他们来吧！看上什么东西就带走吧，就不要再折磨人了。”

又平静地过了一些日子，野狐峪的人收获完土豆等庄稼，开始收割漫山遍野的干草。没几天，就见草原上到处都是一捆一捆的干草。牛车、马车将这些干草不断拉回村里。这是冬天牲口的饲料。野狐峪的男女老少都在为冬季的到来准备着。

这天凌晨，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时辰到了，野狐峪的公鸡们却好像被什么情景吓住了，居然没有打鸣——村西的一只公鸡倒是打鸣了，但只打了一半，就把声音咽了回去。

先是一位早起的老人发现了村前的麦场上的日本兵。他再仔细一看，远远近近的要紧的位置上，都有持枪的日本兵。虽然不是一个挨着一个，但那些位置一被占，就等于野狐峪被包围了。老人仿佛早料到会有这么一天，他没有一丝一毫的慌张，敲开了一扇又一扇门，告知村民们：“鬼子来了！”

不一会儿工夫，野狐峪的几乎全部目光，都在看日本兵。等到日本兵渐渐逼近时，野狐峪的男女老少反而显得特别冷静。甚至被妈妈抱在怀里的小孩，也只是紧紧地搂着妈妈的脖子，瞪着大眼睛看着，没有一个惊哭。

在爸爸的催促下，坡娃打开了马厩的后门，连忙将雪儿牵了出去，本想骑着它逃往后山的，但已经来不及了：两个日本兵就在不远处的坡上站着，枪口正对着他所在的方向。他现在能做的，就是紧紧地抓着雪儿的缰绳。

麦场上的日军在整队，几声短促有力的口令之后，他们以跑步的形式向村巷口进发。

本是喧闹的早晨，却只有日本兵“哐哐哐”的脚步声。那一双双坚硬厚实的皮靴，叩击着野狐峪的土地，更践踏着野狐峪人的心灵。但野狐峪的人没有做出强烈的反应，只是无比冷峻。他们的脸上，甚至没有因强盗闯入他们的家园而生出的愤怒与仇恨。他们只是冷冷地、毫无表情地看着。他们一动也不动，甚至野狐峪的动物也一动也不动，马不动，牛不动，驴不动，猫不动，狗不动，站在桑树上的鸡也不动。这一刻，整个野狐峪变成了一块巨大的化石，而这化石里有村舍，有人，有动物，有各种微不足道的生命。

冷冷的。

目光里没有诅咒，没有谩骂，没有声讨，只含着一句话：“这里是我们的家，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冷冷的。

接下来，日本兵用寒光逼人的刺刀，将人们驱赶到村前。

这些日本兵脸上都带着倦容，他们穿着挺括的、做工讲究的军服，一个个都冷酷着脸。他们的面孔既和中国人一样，又不太一样。他们的眼睛大都是单眼皮，目光诡秘，仿佛是从深藏的暗处发出的光芒。每个士兵身上，都散发出严厉的军风，机敏、顽固、

训练有素，即便是驱赶人群，也都像是无数次地训练过的。这是一群精致的、残酷的、不达目的宁可死的强盗。

野狐峪的人见过强盗。大草原，万千群山，有的是强盗，甚至有将一村人屠杀得一个不剩的强盗，但他们没有见过这样的强盗。他们是外来的强盗，又一种强盗。

面对这群看上去如同一个人的强盗，野狐峪的人们一面感到困惑——“他们怎么可以大摇大摆地踏进别人的家门！”一面还是在心底抑制不住地感到恐惧。那些刺刀仿佛还没有擦尽血污，在早晨纯洁的阳光下反射着多芒的亮光。人们无声地聚集到了一起。

那个日本军官始终骑在一匹青灰马上。长筒皮靴仿佛刚刚打过蜡，马鞍、皮带扣、刀鞘、脚蹬，所有的金属配件都在闪耀着不同色泽的光芒。

一个穿着中式服装的翻译站在他的马旁。他还很年轻，戴着眼镜，看上去有点儿斯文。

日本军官讲话时，没有下马。

翻译开始翻译。他有点儿腼腆，但声音十分响亮：“诸位乡亲，河野长官说，很抱歉，一大早就来打扰你们。大家不要恐惧，这些刺刀不是用来杀人的，皇军从来不随便杀人，它们是用来维持秩序的。今天大日本皇军进入野狐峪，不是来抢掠的。你们的粮食只管留着，你们的牛羊只管留着，你们的布匹只管留着，你们的金银财宝只管留着，皇军只是因战争的需要，要征用——更确切地说借用一下你们的马匹，当然还包括骡子和毛驴。皇军大量的物资以及军事装备，都需要运输。而眼下，运力严重不足。皇军一天也不想拖延这场战争，只希望噩梦早点儿结束，让全体中

国人早点儿过上安宁的日子。皇军需要运力，强大的运力。有无数的大炮需要拉到前线，有成千上万吨的军需物资，需要拉到成百上千的军营去。皇军只是借用一段时间，皇军有成千上万匹的马已经装船，正从日本本土出发，此时正行进在大海上……大家都听明白了吧？不用我再多说了吧？现在，请大家回你们的马厩、驴栏，把里面的马、驴子牵到那片麦场上吧。你们看，已有专门运输牲口的军车停在那里了……”

人们向远处的大路看去，看到了五六辆军车。

那个叫河野的日本军官又在马上慷慨激昂、十分动情地说了一通。

翻译点了点头，又亮开嗓门：“皇军绝不会虐待你们的牲口，皇军会让它们每天享用上等的草料！这些草料是从日本北海道那一望无际的大草原运来的……请动手吧！”

但人们只是互相看看，稍微动了一下脚步，并没有动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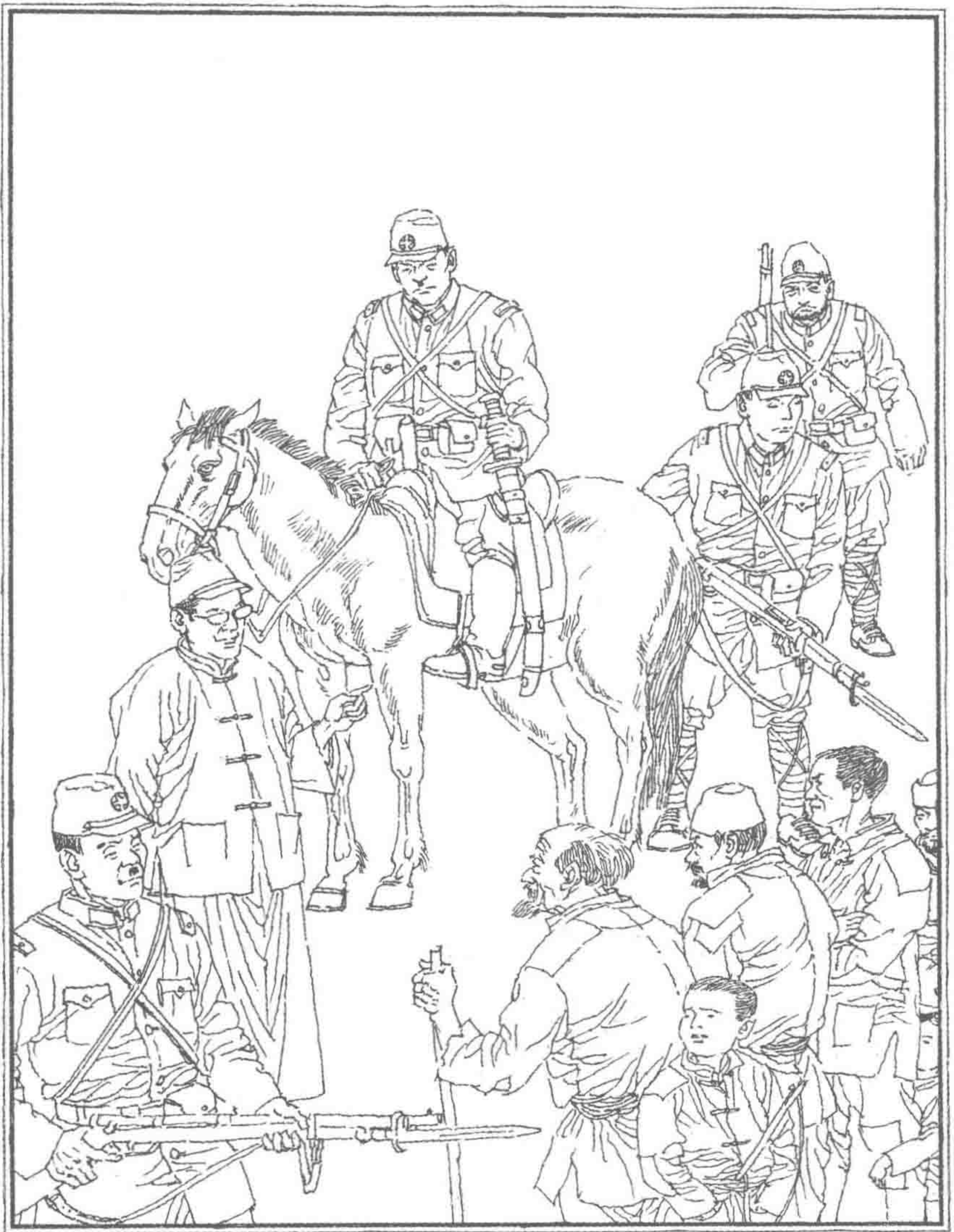
翻译说：“诸位乡亲，你们总不会让皇军空手而回吧？”

河野的脸渐渐阴沉下来，他右手握着缰绳，左手一下子捂住了刀鞘。他身下的马在不住地倒腾四蹄。

野狐峪的人明白，这些日本兵是必定要掳走他们的马匹的。不然就是刺刀，就是子弹，就是屠杀。对抗并没有意义。只要人还活着，就交出牲口吧，交出吧。

有人转过身去，不一会儿，许多人转过身去。

将近中午，村前的麦场上已经有了六七十匹马，三四十头骡子和毛驴。有人不肯牵出他们的牲口，结果不是挨了枪托，就是挨了刺刀。有人开始流血，野狐峪已经发出痛苦的呻吟声。老者



们只好劝说那些血气方刚的汉子：“人要紧还是牲口要紧？不懂留得青山在吗？他们抢得去马，抢不去草原。再养马，再养骡子和驴子就是了，有草原，就会有马，有骡子和驴，死脑子吗？……”

坡娃是在三把锋利的刺刀的威逼之下牵着雪儿走出来的。

河野偶然一瞥，看到了雪儿，仿佛被一阵斜刺里刮过来的凉风惊着了似的，不禁在马背上打了一个战。此后，他的目光一直紧紧地追随着雪儿。

坡娃再次停住了脚步，一个日本兵连忙用刺刀直抵他的颈部。

爸爸看见了，赶忙跑过去用手臂挡开了刺刀，站在了坡娃与日本兵之间。

“把雪儿交给他们。”爸爸说。

“不！”坡娃大声说，昂着脑袋，泪水一下注满了眼眶。

“听话！”爸爸要从坡娃的手中抓过缰绳，但坡娃却将缰绳死死地攥在手中。

三把刺刀始终威逼着坡娃。

人群闪开了，所有的人都在默默地看着坡娃父子俩和雪儿。

被人们拉住的妈妈哭着：“给他们，把雪儿给他们吧……”

瓜灯愤怒地瞪着眼睛，草灵早已眼泪汪汪。

坡娃攥着缰绳不肯撒手，却一步一步地牵着雪儿走向村前的麦场。

河野的目光，没有一刻离开过雪儿。等雪儿终于被牵到麦场之后，他一扯缰绳，用脚跟敲了敲马的腹部，让他的马走向麦场。四下里一片安静，天空下，只有河野那匹坐骑所发出的马蹄声。马走得很慢很慢。走到雪儿跟前时，河野让他的马绕着雪儿慢慢

地走了四五圈，把缰绳扔给一个日本兵，轻飘飘地从马上跳到地上，又绕着雪儿走了几圈。他脸上的阴沉已不见踪影，双眼微眯，放射出兴奋与喜悦的光芒。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就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将双臂交叉在胸前，从头到脚地打量着雪儿。他还走上前一步，朝坡娃很温和地笑笑，然后拍一拍坡娃的肩膀，动作温柔地将坡娃拨开一点儿，没有一丝要坡娃交出缰绳走到一边的意思。他只是让坡娃闪开一点儿，以便他能从各个角度仔细地端详雪儿。他似乎忘了一广场的马匹，眼中只剩下了这匹被坡娃牵着的母马。仿佛，今天兴师动众地率领这么多荷枪实弹的士兵来到此地，只是为这匹马而来的。

他绕着雪儿来回走动。这让坡娃感到困惑，并感到有点儿发晕。

突然地，他用右胳膊猛地用力夹住马头，随即用左手使劲一捏雪儿的下巴，雪儿的嘴巴一下张开了，他侧脸看了看雪儿的牙，再一松手，让雪儿重新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河野长叹了一口气，然后不知说了一句什么话。

翻译听到了：“一匹举世无双的马呀！”但他并没有翻译给野狐峪的人听。

河野重新回到了他的马背上。他对几个日本兵说：“将它带走！”说完这句话之后，他就再也没有看一眼雪儿。他让他的马驮着他离开了。

几个日本兵突然一起冲过来，将坡娃抱住，并迅速将他按倒在地。一把刺刀对准了他的喉咙。

妈妈大叫了一声：“娃——！”扑了过来，双腿跪在了坡娃

的身边。泪水哗哗流出的坡娃，朦朦胧胧地看着雪儿。刺刀尖已经碰到他的皮肤，在妈妈的哭喊声中，他轻轻地松掉了缰绳——十根手指，是一根一根地离开缰绳的。

一个日本兵立即抓过缰绳，将雪儿牵向麦场中央。

雪儿没有反抗，只是低着头。

就在日本兵驱赶着马匹走向军车时，就在爸爸妈妈瓜灯草灵死死抱住扯住坡娃不让他去追赶雪儿时，一直沉默着的黑狗，突然箭一般蹿了出去，还没等所有人反应过来，它高高跳起，张开大口，一下子死死咬住了那个牵着雪儿缰绳的日本兵的手，就听见那日本兵凄厉地喊了一声，松掉了雪儿的缰绳。

坡娃看到了，朝愣着的雪儿大声喊道：“跑！快跑！”

雪儿扭头看着坡娃。

坡娃跺着脚，大声吼道：“跑呀！跑呀！……”

雪儿仰头一声嘶鸣，在一片混乱之中，穿过马群，旋风一般迅捷，向后山跑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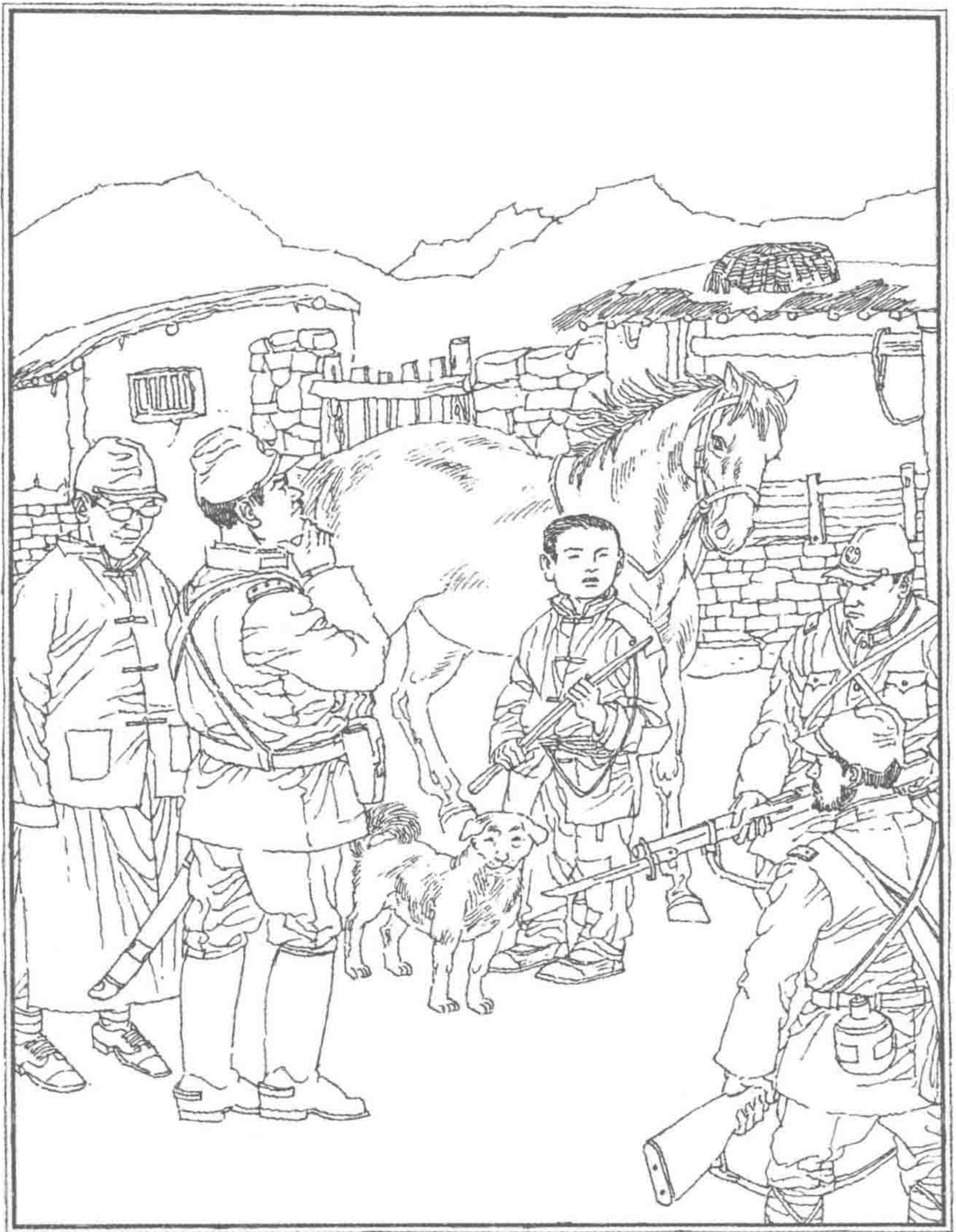
一个日本兵抬起枪口，开始瞄准奔跑的雪儿。

河野“嗖”地拔出的他的战刀，横在那个士兵的枪杆之下，猛一挑，将那个士兵的枪挑落在地上。

与此同时，一声枪响，黑狗叫了它一生中的最后一声，倒在了血泊里。

那个手被黑狗咬得鲜血淋漓的日本兵还端着枪。他的枪口飘散着淡淡的烟。

野狐峪的人肩并肩地走向了日本兵。在河野的指挥下，一些日本兵驱赶着马匹上车，一些日本兵端着枪，将手指扣在扳机上，



面对野狐峪的男女老少，向后慢慢地倒退着……

这伙日本兵，为了这些马匹，几乎与野狐峪的人周旋、纠缠了一整天。当他们将最后一匹马弄上军车时，已是傍晚。

草原上没有一丝风。

那天的夕阳显得特别大，是血红色的。

野狐峪的人们伤心地、精疲力尽地回到了家中。往日驴吼马叫的野狐峪，像被掏空了一般寂静……

第五章 后山



黑狗在院子里停放了一夜。第二天，太阳升起来时，坡娃抱着它去了一座山头。那座山是坡娃放羊最多的地方，自然也是黑狗待得最多的地方。那座山是黑狗的山。

爸爸跟在坡娃的身后，他的肩上扛着一把铁锹。

跟在爸爸身后的是瓜灯和草灵。他们也来送黑狗。因为，除了坡娃，黑狗最喜欢的两个孩子，就是他们。黑狗出入瓜灯家和草灵家，几乎与出入自己家一样。它甚至许多次在瓜灯家和草灵家过夜。

爸爸在山头挖了一个很大的坑。

但坡娃不肯立即将黑狗下葬，他还想与黑狗再待一会儿。他把洗尽血污的黑狗放在草地上。黑狗完全不像是一条已经失去生命的狗，只是像睡着了，样子很安详。坡娃不住地用手在它的身上抚摸着，或是把手指插到它厚实的皮毛里。阳光下，它的皮毛像黑缎子。瓜灯也过来，坐在它的身旁，用手捏捏它的耳朵或是

捏捏它柔软而潮湿的鼻子。草灵胆小，蹲着看它，却不敢用手去触摸它。

将近中午，坡娃才同意将黑狗下葬。

坡娃双手抱着黑狗跪在坑边，轻轻地将它放了进去。它的身体底下是瓜灯和草灵垫的一层厚厚的干草。爸爸抓着铁锹站在一边，三个孩子跪在坑边，不停地用手将泥土重新填回坑里。爸爸看到三个孩子满眼泪水，将头扭过去，用粗糙的大手在脸上抹了一把——他也流泪了。

这黑狗，从狗崽子到现在，已经十个年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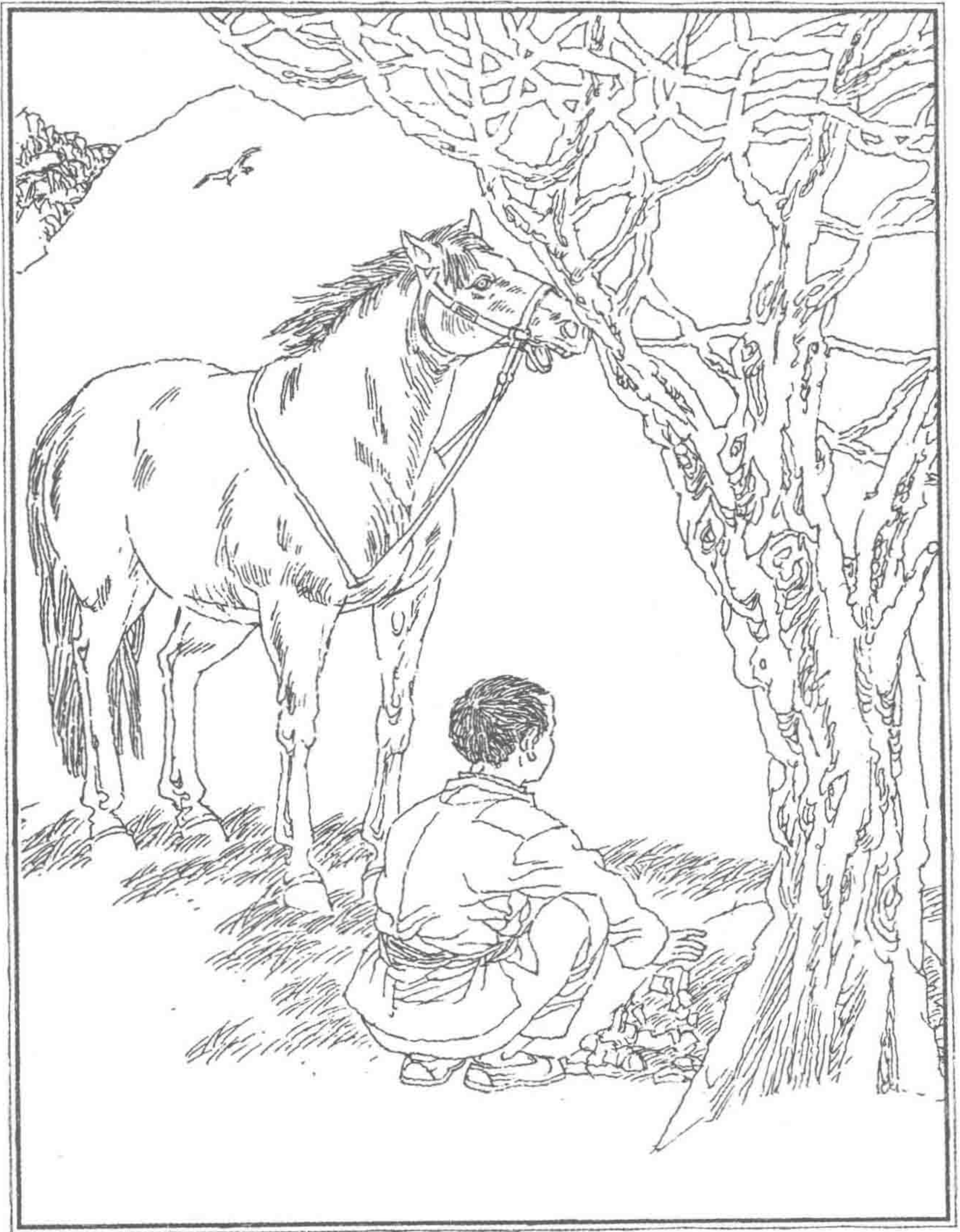
爸爸带着瓜灯和草灵先回去了。坡娃坚持要在山头多待一会儿，无论爸爸、瓜灯、草灵怎么劝说也没有用。

黑狗走了，让他伤心；雪儿跑了，让他担忧。坐在那里，他总是在心里问：现在，雪儿在什么地方呢？他知道它在后山，可后山那边太大了，他究竟到哪儿才能找到它呢？雪儿不会出事吧？它还会遇上狼群吗？想到它毕竟是一匹骏马，以它的速度足以将狼群甩在身后，他又放心了些。可是，如果有人用套马杆将它套住抓走了呢？黑狗走了，雪儿再也不能出事了。他在黑狗的墓上撒了一些干土，站起身来向后山望去。

这一望，让他的心“扑通扑通”地跳起来，让他一时忘了黑狗走了的悲哀：清澈的阳光下，雪儿正从另一座山头往下跑着……

转眼间，雪儿就跑到了坡娃的身边。它好像很久没有见到它的小主人似的，不住地用脑袋、用身子摩擦坡娃，并伸出长长的舌头舔坡娃的手背与脸。

坡娃指了指那堆新土，对雪儿说：“黑狗就葬在这儿。”



雪儿用鼻子不住地嗅着，绕着这堆新土转着圈儿。它好像闻到了黑狗的气味，居然要用嘴巴拱翻那些新泥。坡娃立即抓住了它的缰绳，告诉它：“黑狗已经死了！死了，你懂吗？它永远回不到我们的身边了，永远！……”

雪儿甩了甩尾巴，冲着深秋的天空长长地哀鸣了一声。

坡娃发现，雪儿的双眼竟也蒙了泪水——它不是一匹马吗？它只是一匹马呀！

坡娃拍了拍雪儿的脑袋：“你可要好好的，不能再离开我们了！”他骑上雪儿，往后山跑去。

后山有一片森林，那里有一座废弃的小木屋。

坡娃骑着雪儿来到了这座小木屋的门前，然后对她说：“你这些天不能回家，鬼子一定还会回来找你的。你就待在这里，我回家对爸爸妈妈讲，从今天开始，我要陪着你住在这里，直到他们忘记了你。千万不要走出这片林子。”他本想用缰绳将雪儿拴在一棵树上，但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他深知，雪儿是一匹通人性的马。他早就认为，它是能听懂他的话的。他曾经对爸爸妈妈说：“你们相信吗？总有一天，雪儿会开口说话的。”爸爸说：“尽胡说！”妈妈笑得前仰后合：“说胡话呢！”他又叮嘱了雪儿几句：“别叫唤，别走远，我去去就回来。”

坡娃赶回家，把后山的情况告诉了爸爸妈妈，然后提出，从今天晚上开始，他和雪儿就住在后山那片林子里。爸爸说，现在雪儿是不能让它回来的，必须过些日子，等日本人将它忘了，才能让它回来，但只坡娃一人陪着雪儿待在荒山老林里却是万万不行的。最后，爸爸决定也一同住到后山去。他让妈妈准备了铺盖卷、

炊具、粮食等，在太阳接近西边的山头时，他和坡娃背上这些东西向后山走去。

路上，遇到了瓜灯和草灵，他们用疑惑的眼光看着坡娃和他的爸爸。坡娃将他们叫到一边，小声地说：“从今天开始，我要和爸爸住到后山那片林子里。”他掉头看了一眼后山方向，“雪儿找到了，它不能回来。我和爸爸得陪着它。”

瓜灯问：“就是那回我们追一头小鹿到过的那片林子吗？”

“是，还有一座小木屋，你还记得吗？”坡娃问。

“记得。”瓜灯说。

“不要告诉别人。”坡娃说完，朝瓜灯和草灵摆摆手，连忙追赶爸爸去了。

坡娃和爸爸刚走到小木屋附近，雪儿就穿过树林跑了过来，一副十分激动的样子。

爸爸拍了拍雪儿的头：“丫头呀，这世道，有家不能回，难为你了。”说着，爸爸的眼睛潮湿了。

那小木屋年代久远，只是当晚不能到达目的地的过路人临时睡觉的地方，谁也没有将它当个家，已有许多地放破损了。爸爸早料到情况如此，带来了斧头等工具，放下背来的东西后，一边指挥坡娃清理木屋，一边去就地砍树修理那些破损的地方。太阳落尽、月上东山时，这座风雨飘摇的小木屋已差不多修理好了。已经很多天没有下雨，地上的落叶都是干的，坡娃用不知是谁落在那里的那个破筐，装了一筐又一筐枯叶，厚厚地铺在小木屋的地上，然后在上面放上草席，做成松软的床，坡娃一张，爸爸一张。

生火之前，他们将小木屋周围的草全都拔尽了，以防火星溅

落在草上酿成火灾。

不远处，有一汪林间湖泊，不大，但水十分清澈。当坡娃将一木盆清水倒在架起的铁锅里时，爸爸已经点燃收集来的枯枝败叶，火光立即把他们的脸照得红通通的。

雪儿好奇地看着，尾巴不停地甩动。不住扑来的热浪，早将它眼中的惊恐驱散干净。

父子二人不慌不忙地做饭、吃饭，反正他们有的是时间。等去水边将锅呀、碗呀洗干净，月亮已把湖水照成一片银色。林子深处，夜鸟已经开始啼叫，藏在树洞里的猫头鹰正准备飞入夜空，去林子里、去草原上觅食了。一些夜间才出来活动的小动物，已经在草丛中探出脑袋，亮着蓝幽幽的或是绿幽幽的目光，一有动静便赶紧跑开，碰得干草“沙沙”作响。山那边，传来狼的嗥叫，偶尔还会传来两声野鸡的叫声，那是它们睡梦中发出的叫声。

爸爸出门时，没有忘记给雪儿带上燕麦。现在，它正把脑袋伸进口袋里，用舌头卷着玉米往嘴里送着，慢慢地咀嚼着。或许是不饿，或许是觉得这个地方十分安全，它显得十分轻松和悠闲。

月亮好大。

爸爸和坡娃各自哼唱着自己的曲子。明明是两路不相干的曲子，父子两人却觉得他们是在哼唱同一首曲子。

唱着唱着，父子两人几乎是在同时停住了：不远处，传来了“沙沙”声，像是有脚步走在枯叶上。他们一愣，同时站了起来，向发出响声的地方看去，只见月光下，两个小小的人影，一前一后，蹦蹦跳跳地正往这边飘动过来。

谁？

“谁呀？”坡娃问道。

小小的人影只顾向这边飘动过来，不作答。

“谁？！”坡娃大声问。

随即，响起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的笑声。

“瓜灯和草灵！”坡娃对爸爸说。

转眼间，瓜灯和草灵就来到了坡娃父子面前。他们各自还背了一个小小的铺盖卷。

“就你们两个自己走过来的？家里人知道吗？”爸爸紧张地问道。

“我爸送我来的。”瓜灯回头看了看不远的山坡。

“我爸一起来的。”草灵回过头去，对不远处山坡上的两个人影大声说，“我们到坡娃这儿啦，你们回去吧！”

隐隐约约地听见草灵的爸爸说了一句：“这两个死孩子！”

爸爸冲着山坡：“回吧！”

接下来，三个孩子一起动手，又用枯叶铺了两张床。

月亮已经升到天的中央，光华似水，倾泻在草原上，倾泻在林子里，偶尔飘过的云朵，一时遮蔽了月亮，世界暂时黑暗下来，但不一会儿，又亮起来。山分明面暗面，坡也分明面暗面，暗面衬得明面像白天一样明亮。不远的山头上有棵树，成了一棵黑树。树冠上似有一只大鸟颤颤地立着，也是黑色的。猫头鹰飞过，地上滑过一道黑影，仿佛大风天刮过的云朵。草丛里有夜鸟在叫，东边叫，西边也叫。

雪儿已经卧在树下，半眯起眼睛，虽然有点儿困倦了，但依然在看着这三个快乐的孩子。

那些事，恐怖、悲伤，但一时间都烟消云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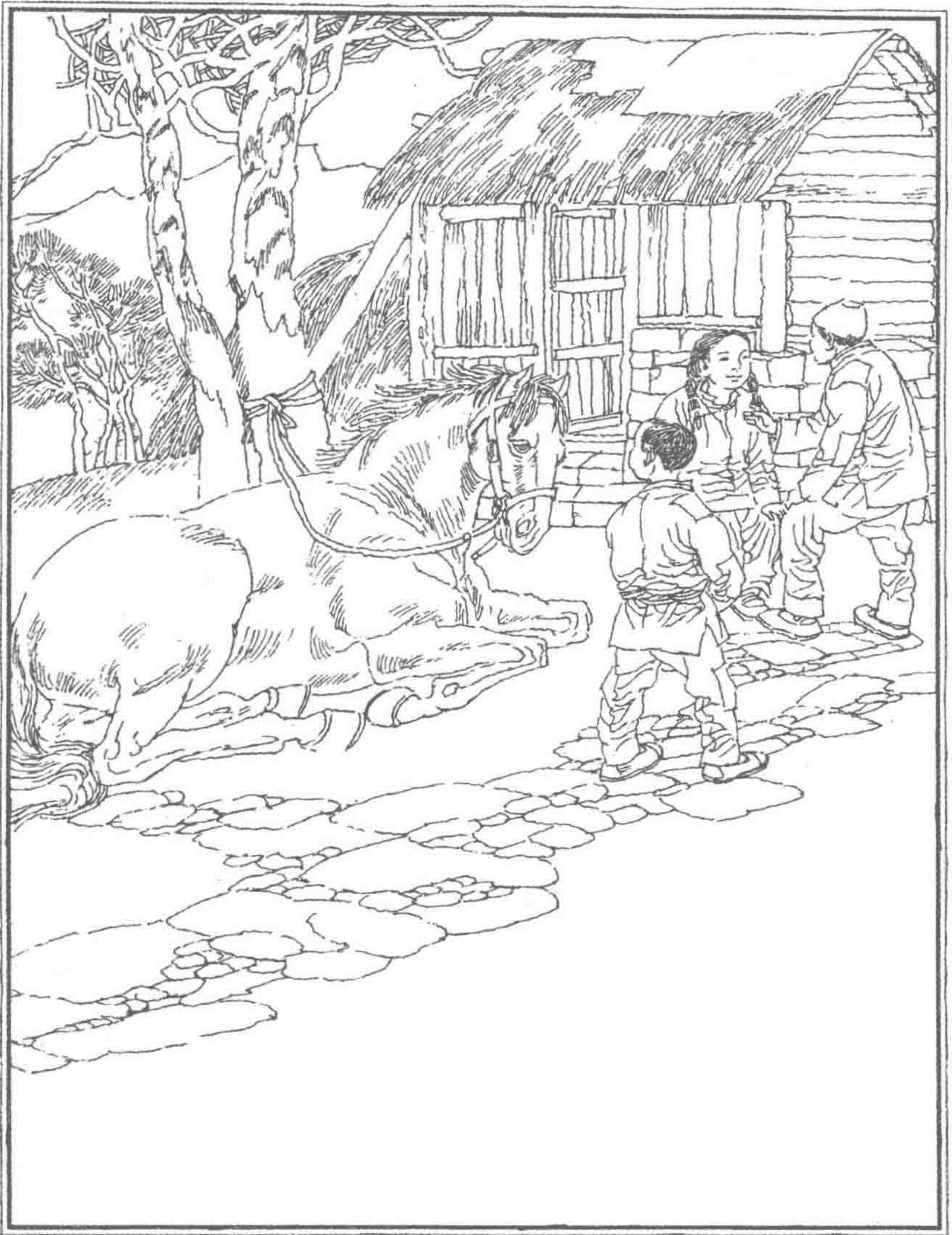
这片大草原上，几乎每一座城都已落入日军手中。坡娃的爸爸始终在想一个始终想不明白的问题：那个小小的国家，不过就那么一点儿人口，却为什么能把双脚踏在别人的土地上，并霸占了那么大那么大的地方，仿佛倒是他们人多，你一抬头，就能看见一个鬼子似的，这是怎么回事呢？多大点儿一块地呀！中国人一人抓一块石头，都能把他们一个个砸成肉泥，可是怎么满世界到处有鬼子呢？他们究竟是鬼子呢还是鬼呢？

但此时，雪儿和三个孩子头顶之上的天空，只属于他（它）们。鬼子不在了，马靴、军刀、钢盔、仁丹胡子，还有那膏药旗，都消失了。这个世界多好呀！天那么的蓝，风那么的轻，水那么的绿，人那么的好，土豆是那么的可口，牛羊是那么的肥壮，草丛中的狐狸皮毛是那么的漂亮，草木的清秀是那么的芬芳，清晨草叶上的露珠是那么的晶莹……

终于，孩子们要对眼前的一切说一声“明天见”了——困倦已将他们赶回到小木屋里，逼着他们躺到了柔软的床上……

几十里外的县城，河野却还没有入睡。

他歪在椅子上，惦记着那匹在野狐峪看到的马。他不知道已有一个中国小孩给它起了一个叫“雪儿”的名字。他只知道它是一匹马，一匹好马、良马、拥有高贵血统的马。他不明白这片草原上怎么会有这样一匹马。是哪方马队遗落在这草原上的？他出生在北海道。那是一个有着漫长冬季的地方，一切看上去，好像不是日本的土地。那里有世上一流的草原。而他家世代放牧，世代养马。他爱马，酷爱。当然也识马、懂马。见到好马，他就一



定会失眠，因为即使闭上眼睛，还是会看见那匹马——它的体态、步姿、神情……非同寻常的嘶鸣总是响在耳边，他甚至觉得自己的耳膜像竹笛上的薄膜在“噗噗”颤动。

从见到雪儿的那一刻起，想拥有它的念头就已经牢不可破、坚不可摧了。他要将它训练成战马，训练成他的坐骑。

一个月前，他得到征用马匹的命令。他带领他武器精良、意志坚定的士兵，从野狐峪等地掳掠了几百匹马以及骡子、毛驴，还有骆驼。之所以给他下达此项命令，是因为他的占领地拥有大片的草原，是产马、养马的地方。但他自己的部队却还暂时用着原先那些马匹。他没有给自己留下一匹这些天掳掠来的马匹，而把那些马、骡子、毛驴和骆驼全部按命令运送给其他的日本军队了。

他只想要一匹马——野狐峪的那匹马。

他的手指像演奏一种乐器，不住地有节奏地弹打椅子的扶手，一直弹打到午夜过后。

那时，小木屋里的三个孩子已在梦乡……

几天之后，一个牵着毛驴的货郎一边摇着拨浪鼓，一边吆喝着，慢悠悠地走进了野狐峪。他和他的毛驴走过一条一条村巷，拨浪鼓的声音在深深的村巷里回荡。他一副不着急的样子，仿佛要把驴背上驮着的那些商品在野狐峪全部卖掉，才打算离去。碰到有人在交谈时，他就会停下来，装作心不在焉地整理他的商品，却将耳朵侧向那些交谈的人。

野狐峪的人好像从前并没有见过这个货郎。

接下来，隔个一两天，这个货郎就会出现在野狐峪人的视野

里。他不再每一日都进野狐峪，而只是慢慢地走在前面的大路上，像是去别的地方卖货路过这里——这里是他的必经之路。他会显出一副走累了的样子，在路边或草坡上坐下来，甚至在草地上躺一会儿。有几个野狐峪的人疑惑地观察过他，但不久，也就不在意了。

那些天，后山成了坡娃、瓜灯、草灵的乐园。爸爸心里很清楚，雪儿不是十天半月就能回家的。可是家里的那群羊怎么办？索性，在后山又建了个羊圈，把羊也都赶到这里，放马放羊合在一起了。爸爸用了两天的时间，在林间的一块空地上建了个羊圈。坡娃白天黑夜都待在后山，爸爸要做的事就是奔走在后山与野狐峪之间，不停地将粮食呀什么的背到后山。

瓜灯和草灵一心想着和坡娃、雪儿待在一块儿，也把家中的羊赶到了后山，与坡娃家的羊合到了一起。他们与坡娃一起放羊、玩耍、学习骑马。瓜灯已经可以骑着雪儿跑过两三座山了，胆子不大的草灵也能骑着雪儿，绕湖泊跑上好几圈。

后山成了自由自在的世界。

这天，当爸爸背着一袋粮食走向后山时，扭头看了一眼，看到了那个货郎。那货郎好像也在看他。但，那货郎很快就赶他的路去了。爸爸爬坡时，心里一直疑惑地想着那个货郎。到了后山，还是抹不掉心头的疑惑。

这时，雪儿从湖泊那边慢慢地朝他走来了。他看着它，看着看着，眉开眼笑了。当坡娃他们离开羊群也跑回到木屋跟前时，爸爸说：“告诉你们吧，雪儿的肚子里可能有一匹小马驹了。”

三个孩子听罢，瞪大眼睛看着爸爸，好像没有听清楚爸爸刚

刚说了什么似的。

爸爸说：“雪儿怀上小马驹了。”

三个孩子扭头去看雪儿：还是那匹雪儿呀！

爸爸笑了：“你们当然看不出来，还没到看出来时候呢。可我就是知道雪儿有小马驹了。”

爸爸离开时，对坡娃说：“要当心。”

“知道了。我们不再骑着雪儿到处乱跑了。”

爸爸说：“我说的不是马。”

坡娃不明白爸爸的话。

爸爸也说不清楚，只是说：“反正要当心点儿。”

第二天，临近中午时，三个孩子在后面一座草山上放羊，坡娃和草灵趴在草地上，注视着草丛中的一只狐狸，瓜灯从一旁走过来说：“那边，有个货郎。”

坡娃和草灵站起来，顺着瓜灯指的方向往前看，就见远处的山坡上，一个货郎正牵着一头毛驴往前走。

那货郎像是知道这三个孩子正往他这边看，摇了几下拨浪鼓。

坡娃觉得很奇怪：这儿又没有村庄和人家，这个货郎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货郎一边摇着拨浪鼓，一边往山后边去了——到了山后边，那拨浪鼓还在摇，山谷里就剩下拨浪鼓的声音。

那只狐狸从草丛中抬起头来看了看，见三个孩子没有注意它，便潜到草丛里，又往前蹿了一截距离，然后几乎将肚皮贴在地面上，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向前行进着：它看到了一只正在草丛中寻找食物的老鼠。

又过了两天。这天，爸爸不在后山，瓜灯和草灵回家取衣服去了，只剩坡娃一个人在后面一座山上放羊。中午，阳光非常暖和，他躺在干草上，不一会儿居然睡着了。是雪儿的嘶鸣将他惊醒的。他一骨碌坐起来，只见一个人死死地抓着雪儿的缰绳，雪儿正拼命挣扎，并企图用它的后蹄踢他。但这人显然很有骑马的经验，他恰到好处地抓着缰绳，即使雪儿无法挣脱，也使它无法对他踢蹬。

不远处，站着一头毛驴。

那人，很像前天看到的货郎。

“松手！”坡娃愤怒地冲过去。

那人突然从腰里拔出手枪，在坡娃正在往前跑时，突然一低枪管，往草丛中打了一串子弹，“噗噗噗”溅起一团团泥花。

坡娃站住了。

那人一边吃力地控制着雪儿，一边用枪指着坡娃：“孩子，你往后看一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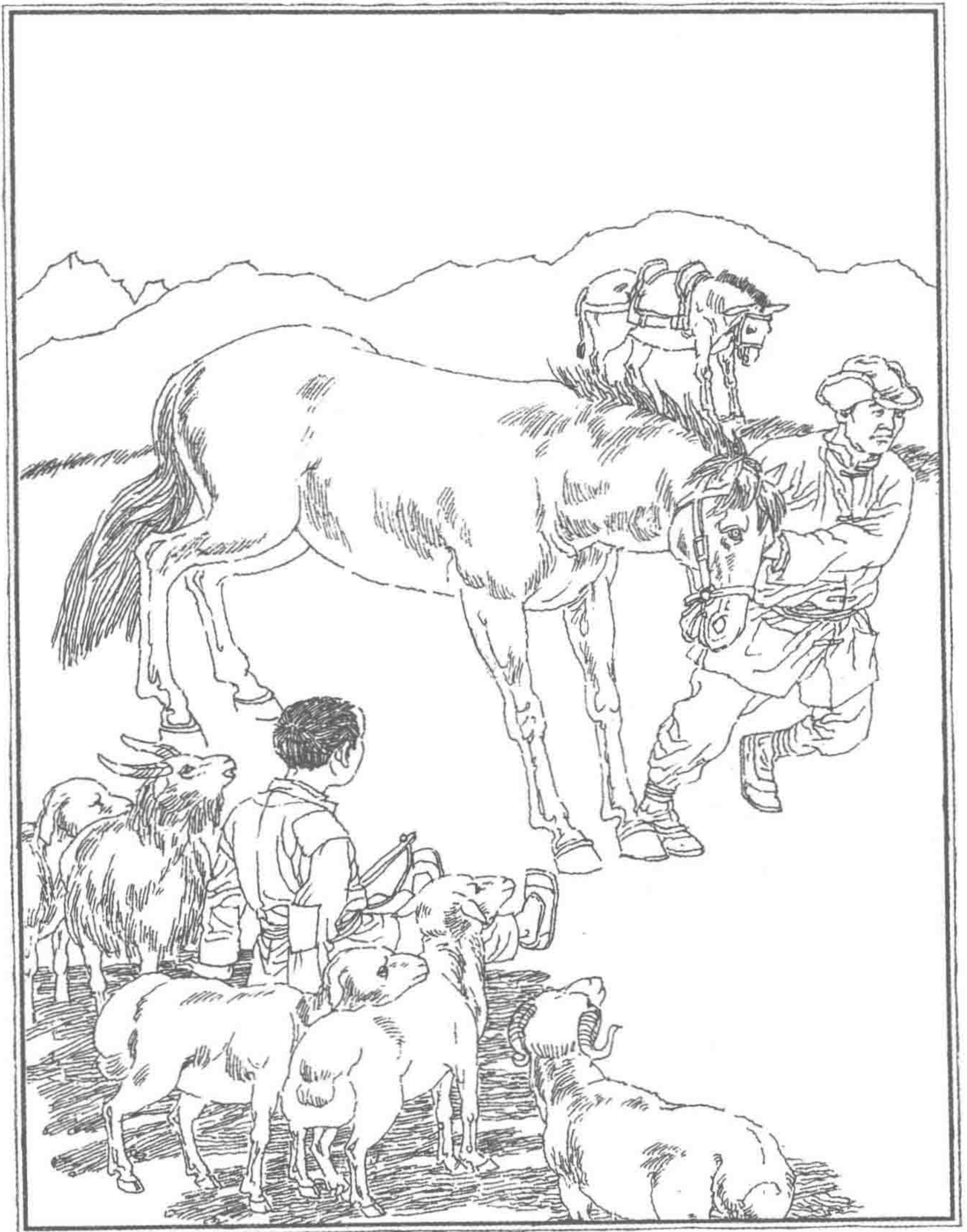
坡娃掉头往后一看，只见几十个鬼子的脑袋正露出来，随即，他看到了几十把明晃晃的刺刀。不一会儿，他们就整个儿出现在了坡娃面前。

坡娃无助地叫了一声：“爸爸——！”

只有山谷的回响。

他又叫了瓜灯和草灵，还是只有山谷的回响。

他不管不顾地冲向雪儿。这时一匹青灰马飞奔过来，转眼间就来到他的面前。那马上的人一勒缰绳，马立即停住，前蹄高悬在空中。“啾啾”声中，坡娃看到的是青灰马悬空的前蹄和它的



肚子。那前蹄在空中停顿了好一会儿，才慢慢落下。坡娃终于看到了马上的人：就是那天见到过的日本军官。

河野“嗖”地拔出军刀，一边让他的马绕着坡娃走动，一边侧着身体，用刀尖指着坡娃的鼻梁，嘴角上流露出的却是微笑。

坡娃浑身抖索：“雪儿是我的马，雪儿是我的马……”他发出的声音，仿佛是在自言自语。

为了顺利将雪儿牵走，河野让他的士兵将坡娃结结实实地捆绑了起来。

坡娃没有挣扎，继续在说：“雪儿是我的马，雪儿是我的马……”眼泪不住地流着。

雪儿一直在嘶鸣，在挣扎，它的嘴角几乎被死死拉紧的马嚼子撕裂了。

过了一会儿，坡娃的声音渐渐升高：“雪儿是我的马，雪儿是我的马……”到了后来，他大声吼叫起来：“雪——儿——是——我——的——马！……”

一个日本兵拉动了枪栓。

河野用坡娃听不懂的语言，朝那士兵大骂：“混蛋！收起你的枪！谁也不得伤害这个孩子，免得人家动不动说我们日本军人杀人不眨眼！”

接下来，坡娃用他小时候学的所有的最脏、最恶毒的话骂了起来。骂的时候，他的眼睛是死死闭着的。

日本兵听不懂，互相看着。

那个“货郎”“哈哈”大笑起来。

远处，一辆带车斗的军车早停在了那儿。车上有八个日本兵，

都神情警惕地端着刺刀。

这里，几乎所有的日本兵都拥向了雪儿，拉，拽，推，拖，加上拳打脚踢，终于将雪儿弄到了坡下。

坡娃的心像被人摘去一般，拼命想挣脱绳索，结果却只能趴在地上无法动弹，啃了满嘴干草。他挣扎着起来，无助地看着远去的雪儿。

雪儿突然爆发，在撞翻了四五个士兵之后，居然回过身来，向它的小主人嘶鸣。那嘶鸣，仿佛撕破了草原初冬的天空，一只正飞着的鹰，一时失去平衡，向远处的山谷急速坠落，眼见着就要撞到大地，才在最后一刻重又调整好它的飞翔。

坡娃用尽力量，使劲挣扎着，突然像一段木头，“骨碌骨碌”地直向山下滚去。因为草坡并不平坦，撞到隆起处，他的身体弹跳起来，落下后又继续滚动，并且越滚越快……他的脑袋撞到了一棵树上……

他是在瓜灯和草灵急切的呼唤声中醒来的。

那时，他额头上流出的鲜血，已被干燥的草原上的风吹干了。滴在草叶与草茎上的血风干后几乎是黑色。

他脸色苍白，躺在那儿一动不动，一言不发，只是呆呆地看着天空。

天空，那只鹰平展双翅，像一张轻飘飘的纸静止在气流里……

第六章 山顶上的一块石头



坡娃是被爸爸背回家的。

他不再说话，眼睛直愣愣的，不哭也不笑。在家睡了几天，他往山里走去，然后从这座山走向那座山。野狐峪的人常站在村头看着：他上山了，人影又渐渐不见了，过了一会儿，又见他爬上了另一座山头；以为他会在那山头上待一会儿，但没过一会儿，人影又消失了……他像一个幽灵，在野狐峪周围的群山里整日游荡。

有个老人说：“他的魂丢在山里了。”

瓜灯劝他：“你找什么呢？雪儿吗？雪儿不在这儿！”

他不回话。

“回家吧！”草灵拉着他胳膊。

他不回，轻轻推开了草灵的手。

无论怎么劝说，也都无法劝回他，瓜灯和草灵只好回家了。

又过了两天，他不再在山里到处转悠，而是每天太阳还没有

升起时，就爬到视野最开阔的一座山头，然后在那里坐下。就那么坐着，一动不动，直坐到天黑、远处的山谷里狼发出哀怨的嗥叫才回家。

坐着，不动，风吹不动，雨打不动，像一块石头，一块立在山头已千年的石头。

这天黄昏，这块石头倒了下去。

先是草灵看见的。草灵在村巷里一边跑一边大声喊：“坡娃倒下去了！坡娃倒下去了！……”

人们纷纷跑出家门，拥到村口往那山头看：坡娃真的倒下去了。

坡娃倒在了高高的枯草丛里，一动不动，像个死人。

爸爸赶到山头，抱起他时，他的双眼是闭着的，眼角挂着泪珠。爸爸十分吃惊：这孩子，身子怎么这样轻？

打那以后，坡娃卧床不起。他直条条地躺在那儿，不吃不喝，不言不语，妈妈哄他，劝他，央求他，他才勉强喝半碗米汤。他的眼睛白天黑夜地睁着，眼珠却定定地毫不转动。耳朵也许还在听，听风从烟囱里刮进灶膛发出的“呼呼”声，听猫在屋后林子里的叫声——那叫声很悠远，像一个被遗弃的孩子在野地里啼哭……

老人们对爸爸说：“赶紧带孩子去看看医生吧，别耽误了。”

爸爸听从了老人们的意见。马车还在，但马没有了。爸爸只好背着坡娃去看医生。好在，坡娃的身体已经薄得像片树叶，轻飘飘的。爸爸背着他，一点儿也不吃力。

爸爸将坡娃背到二十里外一个镇子。那个镇子上住着一个老

中医，是方圆十八里地无人不晓的名医。

老中医八十多岁，一头银发，虽然行动迟缓，说话有点儿气喘吁吁，但面色红润得像个婴儿。号脉，看舌苔，看眼睛，看手，看了手背看手心……爸爸想说些病情，却都被老中医摆摆手制止了。老中医不慌不忙地察看了半天，一句话不说，就开始开药方。开了药方，又亲自从药柜里抓药。那些一般大小的小抽屉，拉开，推上，这期间，只有那五花八门、奇奇怪怪的药倒在纸上的“沙沙”声。一包一包地包好，一共十副。收了钱，老中医还是不说话。爸爸显然焦虑地想知道坡娃究竟得了什么病，老中医这才说：“我是要说的。娃，他是心病。就喝我的汤药吧。几天后，他肯定是要呕吐的，见了呕吐出的东西不要怕。呕吐出来，娃的胸口就不淤塞了，心就打开了……”

十服药还没吃完，这天傍晚，坡娃突然歪倒在床边，紧接着“哇哇”呕吐起来。当时，夕阳正从西窗照进屋里，爸爸妈妈在外面听见动静，连忙冲进屋里，只见一地褐色的东西，仿佛是多日之前的血凝。

妈妈烧了一大桶水，爸爸将他抱进水桶，从头到脚将他洗得干干净净。

当晚，坡娃多少天来第一回向妈妈说：“妈，我想吃饭。”

妈妈顿时泪流满面：“我这就去做。”

几天后，坡娃对爸爸说：“我想到外面去。”

“好。”爸爸背着他，走出了门。

当时，正接近中午，虽然已是冬季，但中午的阳光依然明亮而又温暖。坡娃一时不能适应太阳的光芒，把眼睛眯缝了好一会

儿才慢慢睁开。

爸爸把他背到村前的麦场。

麦场边上有棵大树，大树下有一个大石磨。

爸爸将坡娃放在了磨盘上。

草灵跑到瓜灯家：“瓜灯，坡娃出来了！”

瓜灯像在黑暗里听说太阳出来了一般，立即跟着草灵往坡娃这边跑。

一切看上去，都已好起来了。

坡娃让爸爸先回去，他要和瓜灯、草灵在石磨这儿待一会儿。

没有一丝风，天空中也并没有一片云彩，就是一轮干干净净的太阳。相对于春天夏天的太阳，它似乎远了一些，但一样将坡娃的鼻尖上晒出了汗珠。他脸色依然苍白，但面颊上终于稍稍有了点儿红润。

坡娃与瓜灯和草灵在石磨上坐了很久。见太阳西去，又有轻风从村巷那头吹来时，坡娃才让爸爸背他回家。

回家的路上，坡娃对爸爸说：“爸，我想去找雪儿。”

“你到哪里去找呀？”

坡娃不吭声。过了一会儿，他又对爸爸说：“我想去找雪儿。”

“这不是胡说嘛！”爸爸耸了耸肩，将身体从自己背上滑落下来的坡娃往上颠了颠。

“总能找到。”

爸爸叹息了一声：“娃呀，忘了它吧……”

坡娃摇了摇头……

第七章 追踪



坡娃的身体一天好似一天，只半个月，就又成了从前那个结实实的坡娃了。坡娃很高兴。他时时刻刻都在希望自己一天天地强壮起来。他要上路了，他需要一副结实的身體。

又过了五六天，野狐峪看上去与往常并无两样，但这天快到中午时，爸爸发现坡娃不见了。同时失踪的还有瓜灯和草灵。对于三个孩子同时不见了踪影，野狐峪的人并不感到吃惊，三家大人更不感到吃惊。他们三个同一年出生，坡娃出生于那年的春季，瓜灯出生于那年的夏季，草灵出生于那年的秋季。野狐峪的人谁也说不清楚，当这三个孩子一点点长大时，为什么会好得像一个人？他们不分白天黑夜，总是在一起玩耍、嬉闹。三个人一起，在三户人家出出进进，经常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甚至经常轮流着同住在一个人家。三家大人也很乐意看见三个小东西结伴儿，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坡娃的爸爸见瓜灯来了，便说：“儿子来啦！”见了草灵，便说：“闺女来啦！”同样，瓜灯的爸爸、

草灵的父亲也都将另外两个孩子当自己的孩子看待。三位妈妈也一样，叫别人的儿子为儿子，叫别人的闺女为闺女。

几位老人靠在大树上谈天说地，见三个孩子总在一起，其中一位说：“这三个娃，打都打不散。”另一个说：“依我看，前世他们是一家子。”

他们三个现在在一起，这是肯定的，不必担忧。让大人们担忧的是：他们三个干什么去了？这兵荒马乱的年头，处处都是危险。坡娃的父亲说：“坡娃跟我说过他要去找马，莫非真的去了？”三家大人立即慌张起来，赶紧追去。他们推测，这三个孩子可能去县城了，因为日本兵驻扎在县城。

坡娃将要去找马的心思告诉瓜灯和草灵，已有一段日子了。坡娃说他一个人去找，但瓜灯和草灵坚持要一起去——坡娃一个人，也太孤单了。昨天晚上，三人约好了，今天一大早就离开野狐峪，先是坡娃来到瓜灯家屋后，学着猫叫了几声，瓜灯马上就溜出了家门，再一起到草灵家屋后，又学猫叫了几声，草灵马上就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那时，公鸡刚叫头一遍。

他们穿上最冷的冬天才穿的棉袄棉裤，走在路上，圆鼓鼓的，像三只塞满棉花的布袋子。

在大人们离县城还有八九里地时，他们三个已先一步到达了。那时，大概是下午三点钟的光景。

日本军队驻扎在县城，但并没有封城，城头虽有岗哨，但城里城外的人还在进进出出。今天是半个月一次的集市，一进城门，就见人群像蜂巢前的蜜蜂似的，三个孩子只好手拉着手往前走，中间是草灵。谁走丢了都可以，草灵却是不可以走丢的，因为草



灵小，并且是一个女孩儿。

四周很热闹，三个孩子一时竟忘了进城干什么来了，东张西望，走走停停。

走着看着，不觉之间，街上的人渐渐稀少起来。乡下来卖土豆、燕麦、玉米、蔬菜和瓜果的人不断地出城，而城里的人买了东西，也往家走了。再走上一阵，街上的人更加稀少起来。

这是一座草原上的小城，房屋东一片西一片，很松散。也有成片成片的房屋，看上去有千家万户。城里居然到处有空地。这些空地或荒着，或就是一块草地。时下是冬季，若在春天，一定会有人在这儿放羊。

三个人走在街上，很茫然。

想跟人打听，又不知道如何打听。问哪儿有马吗？街上不是不时地有人骑马走过吗？城里的交通工具就是马车：三匹马拉一个车厢，里面三三两两地坐着人，马的脖子上挂了铃铛，一路“叮叮当当”。问日本鬼子的养马场或马厩在哪儿？也太胆大了吧。就是知道，又有谁敢告诉他们。问人家：“你见过我们家的雪儿——我们家的马吗？”这不问得可笑吗？他们只能自己满世界寻找去。这未免有点儿盲目，可难道还有其他办法吗？

十几个日本兵背着长枪骑着马，“的笃的笃”地从街上呼啸而过。

他们立即闪到一边，马蹄激起的烟雾般的尘土，呛得他们连连咳嗽。

尘埃还没有落尽，他们就向马群跑去的方向追去。追了半天，那马群忽地转向，转眼间不见了，只留下滚滚灰尘。等他们追到

拐弯的地方，尘土早已落下，空气已变得一片清澈，那群马早已不见踪影。

但这拐弯的地方，却成了他们寻找雪儿的一个新的起点。

他们从这个起点出发，沿街找去。说是街，也不见街两边有一座挨一座的房子，倒是不断地看到空地和林子。以为就是草地和林子了，却又出来许多房子，还有各种各样的店铺。

这座城，他们都曾来过，但他们只去过闹市区，并未走过全城，现在这么一走，觉得它太陌生、太让他们心里没底了。

那时，他们的爸爸正在城里慌慌张张地走着，不停地向人打听：“请问，见过三个乡下的孩子吗？”眼见着天色渐晚，怕不时走过的一队一队的日本兵起疑心，惹上麻烦，他们只好先找了一家旅店住下了，等第二天再接着找。

三个大人在这城里一连找了三天，也没有寻着三个孩子的踪影，心里不免恐慌。那天晚上，他们进了一家小酒馆，喝了点儿酒，互相说些宽心的话：“没大事。”“能有什么大事？”“毕竟是三个孩子，就是落到小鬼子手上，也不会将他们怎么样！”“只是胆子也太大了，不跟大人说一声就跑掉了！”“这三个孩子不笨，不用太担心，冻是冻不死的，饿是饿不死的。”但一想到他们出门时没带一文钱，就又担忧焦虑起来。于是再喝酒，闷头喝，喝多了就骂三个孩子，心情就放松了些。

“死不掉的！”“死不掉的！”“才死不掉呢！”

又找了一天，还没找着，三个大人就先回野狐峪去了：说不定，娃们已经回家了呢！

没有钱，确实是一个问题。进城的当天晚上，坡娃他们就知

道了一个人身上如果没有钱是一件多么糟糕的事情。肚子饿了，并且很快饿得受不了了。随着夜晚的降临，风大了起来，虽然穿了那么多衣服，但依然感到寒冷，而寒冷使他们更加希望能吃上一顿饭。

吃上一顿饭？

有钱吗？

没有。

他们倒是在街边找了一个避风的地方。那是一个无人居住的草棚。大概是在暖和的季节里，有人做买卖搭建的，天一冷买卖撤了，但棚子还留着，留到来年天暖和时接着用。

一片黑暗，看不见街上任何风景，饥饿把他们整个注意力吸引了过去。他们甚至忘记了他们是出来寻马的，寻雪儿的。

坡娃最大，坡娃这会儿得有主意，他说：“你们两个就在这里待着，我去弄吃的。”

“你有什么办法？”瓜灯问。

“我有办法。”坡娃说完，低头走出了低矮的草棚。

其实他什么办法也没有。他紧缩着身子，在街上走着。店铺早就关门了，但还有一两家小饭馆开着，透出温暖而诱人的灯光。坡娃走过去。一队日本兵骑着马在街上慢慢行进着，坡娃吓得连忙闪进黑暗里。日本兵可能看到了他，但并没有理会，继续往前巡逻去了。坡娃等他们远去，快速跑向一家小饭馆。到了门口，他对自己说：你又没有钱，你来这儿干什么呢？

两个肮脏不堪的小乞丐被老板轰赶了出来。他们一边像猴子一样蹦跳着往门外跑，一边没有忘了把刚抓到手的饭菜往嘴里送。

那是客人吃剩下的饭菜，老板倒也不想要了，但嫌那两个小乞丐也太脏了。

坡娃沿着墙根走开了，但没走几步又走了回来，在小饭馆的门口蹲着。想想小草棚里的瓜灯和草灵还等着吃的，他硬着头皮走进了小饭馆。老板见了问：“想吃点儿什么？”坡娃摇了摇头。“又是一个要饭的。”老板说。坡娃立即将头低下了，几乎要低到裤裆里。老板没有撵他走，因为他不脏，并且，他的那副神态让老板马上生了怜悯之心。

“这孩子，你是从哪儿来的？”老板问。

“野狐峪。”

“来城里干什么？”老板没有问，“来城里要饭的？”

“找马。”

“找马？”

“找我家雪儿。雪儿是一匹马。”

两个客人结了账走了，桌子上有两个只咬了一口的包子，很大很大的包子。

坡娃的目光落在了那两个被咬了一口的包子上。

老板拿过来一张油乎乎的纸，将那两个还剩大半的包子包好，送到坡娃的手上。

坡娃快要哭了，连声说“谢谢”，然后转过身往门口走。出了门，他拼命往小草棚跑。但跑了四五十步停下了：不可以让草灵吃人家吃剩下的。他看了看手中的纸包，转身又往小饭馆走，一边走一边脱套在棉袄外面的褂子。进了小饭馆，他把褂子往老板手中一塞。就在老板疑惑地看着手中的褂子时，坡娃已从笼屉里抓了

一个还热乎乎的大包子，掉头就往门外跑……

第二天，他们捡了两只破碗，一边继续寻找雪儿一边要饭。既要饭，又要钱。要的饭，坡娃和瓜灯吃，要的钱，买饭给草灵吃。草灵是女孩，是他们的妹妹。

一天一天地找着，他们谁也不知道离雪儿还有多远。坡娃曾让瓜灯和草灵回家，无数次催促后，瓜灯和草灵都往回走了，但没有走出多远就又回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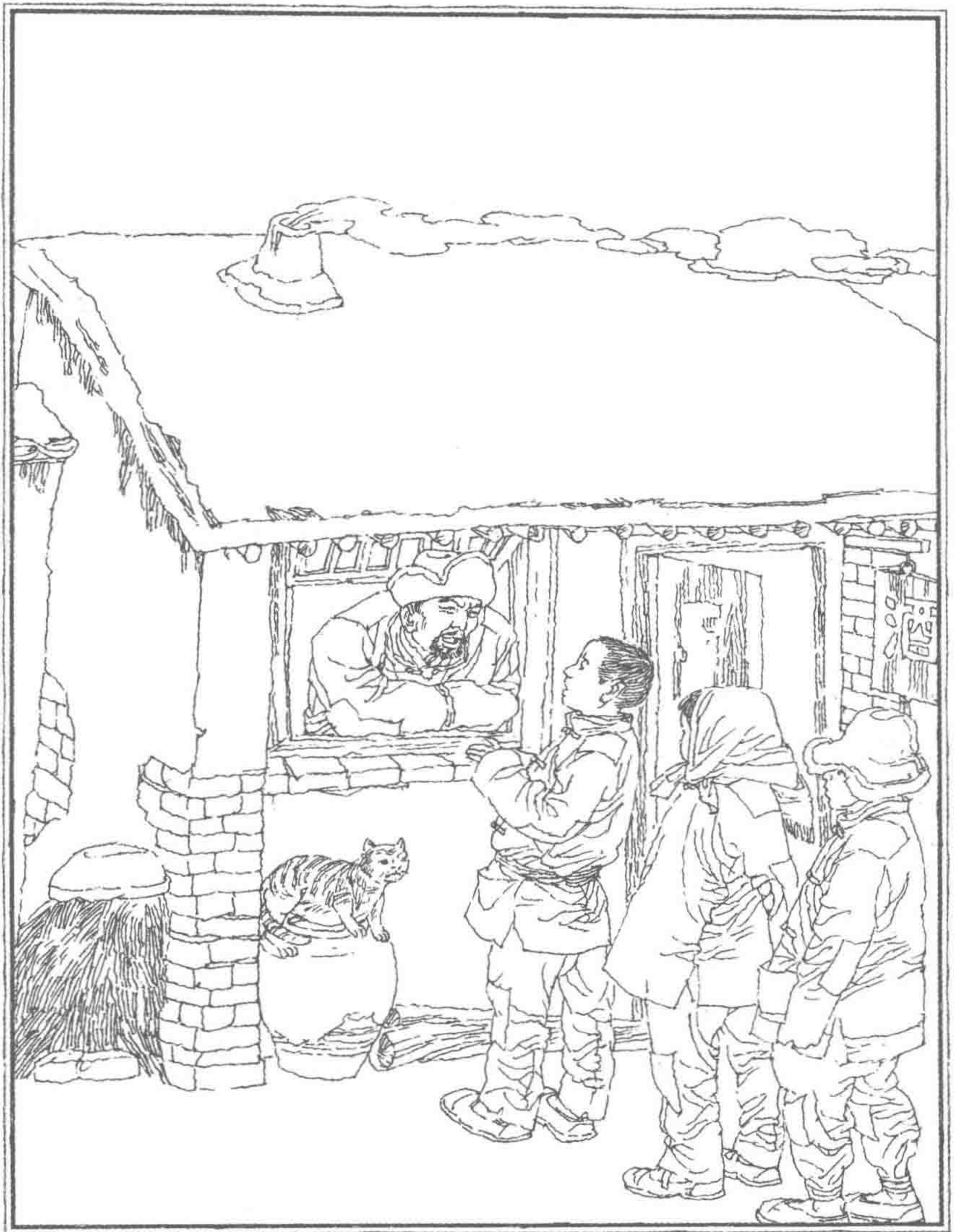
这天中午，他们走到了一个有点儿僻静的地方，但不时地看到有日本的军车开过来开过去。

路边的屋子，有一扇窗子打开了，一个叔叔探出头来：“那三个娃，别再往前走了，那边是日本人的军营，很大的一个军营。”他好奇地问，“你们三个跑到这儿干什么？”

坡娃说：“找我们家的马。”他也不管那个叔叔愿不愿听他说，一股脑儿地把事情的前前后后说了一遍。

那个叔叔都打算把窗子关上了，但看了一眼三个孩子透着心切的眼神，用手指了指西北方向，小声地说：“他们好像专门有个马场，就在那边，挨着军营，好像有一队日本兵专门伺候着那些马。”他提醒他们，“那可不是一个你们能去的地方。”说完，赶紧关上了窗子。

三个孩子向西北方向看了看，却往回走去，走几步又回头看一眼，心慌得很，草灵一个劲儿地挤挨着坡娃和瓜灯。都走出去很远了，才在路边坐下。他们谁也不说话，只有风扫着地上的落叶，发出“沙沙”声。那落叶到处乱跑，像是小老鼠那样的小动物，饿了，溜出来满大街找吃的。



下午的时间好像很长，他们东逛西逛，仿佛来这城里就是来逛街的。

一连三辆摩托车开过去了。一个日本兵开着摩托，一边的车斗里，坐了一个背枪的日本兵。行驶在前面的一辆车上竖了一面小小的旗帜，那上面有一轮太阳，坡娃看到了，无缘无故地想到了蛋黄，那种刚打开的蛋流出的蛋黄。

太阳开始下沉。

三个孩子最终还是掉过头去，在坡娃的带领下，沿着那条僻静的街，一忽儿慢一忽儿快地向那个叔叔指的方向走去。

他们很快看到了路边的灌木丛，很大很大的一片，一眼望不到边的样子，仿佛是老天爷特意为这三个孩子准备的。他们潜入灌木丛里。虽然是在冬季，灌木已落尽叶子，但稠密至极的枝条，一层一层，也还能遮挡他们的身影。

马场由四堵大墙围着，后墙开着大门与军营相连，自身又有大门通往外面。两扇高高的大铁门。门外并无岗哨，一伙伺候马的日本兵都在大门里待着，岗哨设在大门的后面。

快要看见大门时，草灵已经哆嗦得不行了。

坡娃抬头看了她一眼。

草灵趴在地上说：“我怕……”

被灌木刺划破了脸的瓜灯也说：“我也有点儿怕……”

坡娃说：“怕什么！别怕！……”

瓜灯说：“你也在怕！……”

“我不怕！”

草灵说：“你也在抖呢……”

坡娃赶紧把碰着灌木枝条的手收了回来，因为他的手的颤抖，那枝条也在颤抖。

三个孩子不再往前爬了，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三颗心的跳动撞击着大地，大地仿佛产生了巨大的回音：“咚！咚！咚！……”

坡娃说：“草灵，哼支曲吧。”

瓜灯碰了碰草灵的手说：“哼支吧。”

“鬼子会听见的。”

“听不见，离得远着呢。你小声地哼，就我们两个人听。”坡娃说。

草灵哼唱起来，很纯净的曲子，草原上的曲子。一副奶声奶气的嗓子。

三颗剧烈跳动的心渐渐放缓了节奏，身体周围的枝条还在动弹，但那是风吹的。

天开始下雪了，很细，像有大手在空中撒面粉。落进灌木丛里，再落到他们的身上、脸上、头发里。一会儿就化了，变成了水，他们的头发和脸，都变得湿漉漉的，像汗水。

当他们轻轻拨开灌木丛，透过七横八竖的枝条的空隙往前看去时，大墙、铁门呈现在了他们的眼前。

一个日本兵骑着一匹马，又牵着一匹马，一路狂奔到大铁门下。

不一会儿，大铁门像一张黑洞洞的大嘴张开了，吃进去那个日本兵和那两匹马后重又闭合上。就在大铁门打开的那一会儿工夫，他们依稀看到，那里面有许多匹马。

他们又潜伏下去。等天色又黑一些的时候，在坡娃的带领下，

他们小心翼翼地 toward 大铁门爬过去。爬着爬着，坡娃嗅了嗅鼻子，小声地说：“我闻到马粪的味道了。”

瓜灯嗅嗅鼻子：“我没有闻到。”

草灵也嗅嗅鼻子：“我也没有闻到。”

就在这时，那大门深处，突然传来马的嘶鸣声。

这一声嘶鸣，差一点儿使坡娃从灌木丛里一跃而起。

他没有跳起来，却将脑袋抵在已经潮湿的地上。过了一会儿，又响起一声马的嘶鸣。他抬起头来，眼睛盯着那两扇沉重的大门：“是……是雪儿……雪儿的声音……雪儿叫的……雪儿……”

“你能听出来？”瓜灯疑惑着。

坡娃点点头。

瓜灯和草灵相互看了一眼，将信将疑。

“雪儿知道我来了。”坡娃说。

“它又没看见你。”瓜灯说。

“它不用看到我，就知道我来了。”坡娃显得很平静。但不一会儿，激动到底还是像决堤的大水冲击着他的心，他的泪水不禁翻涌而出……

第八章 火印



怎样才能见到雪儿？当然，更重要的问题是：怎样才能夺回雪儿？

坡娃早注意到一棵大槐树。它离马场的高墙有两丈远，但有一根粗硕的树枝横着直伸向高墙，并越过了高墙。

天黑之后，他们离开灌木丛。坡娃和瓜灯照例做讨饭的乞丐去了。他们不再躲躲藏藏，也不再不好意思。他们大大方方地乞讨着，甚至觉得很快乐，仿佛他们天生就是一对小乞丐。吃饱了，喝足了，再用乞讨来的钱给草灵买了饭菜。

天黑透之后，坡娃说：“你们两个就在小草棚里等我，哪儿也不要去。”

“你要去哪儿？”瓜灯问。

“我先要看到雪儿，然后再想办法救它。”

“你怎么能看到雪儿呀？”瓜灯觉得这件事情几乎是不可能的。

坡娃说：“你们别管了，我有办法。”他反复叮嘱瓜灯要带好

草灵，千万不要乱走，直到瓜灯和草灵都乖乖地答应了，才独自一人走进黑暗里。

坡娃不害怕黑暗。在草原上长大的孩子，经常在野外露宿，早已习惯了黑暗。他害怕的是鬼子。在人们的传说中，鬼子是恶魔，是那种把婴儿挑在枪尖上大声笑着的恶魔。他害怕被鬼子发现。可是，进城来是干什么的呢？是寻找雪儿的呀！是要带回雪儿的呀！怕，也得去做呀！

一个漆黑漆黑的夜晚，世界像注满了浓稠的墨汁。

这样的黑，很让坡娃喜欢。他走向马场时，更多的是一番兴奋，恐惧被黑暗吞噬了大半。他穿过灌木丛，凭着白天的记忆，摸索到那棵大槐树下。他仰头看了看那棵大槐树，隐隐约约地看到那些落尽叶子的树枝，不睁大了眼睛看，几乎什么都看不见。

大墙那边，偶尔传来一声马的响鼻声。

坡娃似乎看见，那从鼻腔中喷出的气流，冲得地上的尘土和草屑四处飞扬。

他往手上吐了一口唾沫，搓了搓手，抱着树干，十分机敏地向上爬去。不一会儿，他的目光便能越过高墙看到里面的情景了：相隔十几步远，就有一根木柱，一共八根，每根木柱上面都挂了一盏马灯。马灯虽然亮着，但却无法照亮那么大一个马场，一切看上去都朦朦胧胧的。有一排屋子，只有一间亮着灯，灯光很暗。忙碌了一天的日本兵，大概都睡觉了。影影绰绰地，他看到了那些马。它们一匹匹地被矮墙隔开了。他看不清缰绳，但他猜出，这一根根的缰绳都分别拴在一根根木桩上或是柱子上。此刻，他最担心的是雪儿这会儿会情不自禁地叫起来。雪儿呀！别叫，别

叫，千万别叫！你一叫，就完了，我就回不去啦，你也回不去啦！但马场一片安静，只有不紧不慢的嚼草声。那排房子里，有一个日本兵在打呼噜，很响。

坡娃待在大槐树上，察看了很久，才用双手握住那根横向马厩的树枝，一寸一寸地移动过去，他的身子是垂挂在空中的。

双脚终于落在墙头上。他慢慢蹲下，用手扒着墙头，面向墙壁，先出左脚，再出右脚，蹬着高墙，一点一点地往下去，往下去……手一松，轻盈地滑落在了地上。别动，先蹲下喘口气，四下里看看，看清楚了再行动。他管控着自己，引导着自己。

他想快点儿找到雪儿，但他很快就失望了。他顺着那些马匹，一匹一匹地找过去，却没有发现雪儿。怀疑是因为天黑，没有看清楚，他又往回找了一遍，每经过一匹马，他的眼睛都几乎贴到了马的脸上。

哪里有雪儿？

白天，明明听到了雪儿的嘶鸣。他熟悉雪儿的嘶鸣。只有雪儿才有那样的嘶鸣。但现在，这传出雪儿嘶鸣的马场里就是没有雪儿。坡娃快要瘫软在地上了。他躲进黑暗，一屁股坐在大墙下。虽然是在冬季，但马厩里散发出的浓厚的臊味，却使空气变得热烘烘的。

还有，他又怎么走出这马厩呢？他在想着进入马厩寻找雪儿时，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该怎么脱离马厩。

四堵大墙，墙里倒还有树，但都远离大墙，没有一棵是可以帮助他翻越大墙的。

他像一只莽撞的幼年狐狸，偷鸡不成，却钻进了猎人的笼子，

找不到出口了。他在马场里转来转去，越来越焦躁不安。

外面，瓜灯和草灵还在等着他呢。

小草棚里，瓜灯和草灵一直在心慌慌地等着坡娃。四只耳朵，在黑暗里静静地听着声响。夜已很深，两人实在太困了就睡着了，但只睡了一小会儿，又突然一惊醒来了。

“我们去找他吧。”草灵说。

“到哪里去找他？到鬼子的马场里去吗？”瓜灯越想越害怕：坡娃是不是被鬼子发现抓起来了？他甚至想象到许多坡娃被抓的情景：他刚一落地，“咕咚”一声惊动了鬼子，当场被抓住了；他正找雪儿呢，被几个鬼子看见了，一下扑了过来，把他按在了地上；刚要解开雪儿的缰绳，一个小鬼子一把抓住了他的手……

两个人在小草棚里煎熬着。

马场里的坡娃更是备受煎熬。他转来转去，担惊受怕，越来越绝望，也越来越没有力气。后来，他索性瘫坐在大墙下什么也不想了，过了一会儿，竟然睡着了。醒来时，天已经发亮。那些马，夜里看时只是模糊的轮廓，现在看还是轮廓，但已是边缘清晰的轮廓了。他赶紧站了起来，身体紧紧地贴着高墙，仿佛看到有鬼子要过来抓他似的。还好，没有看见鬼子的身影。他仰头看了看伸进马厩的那根大槐树的树枝，觉得那树枝离他竟然是那么的遥远。

天又亮了一些。外面的树上，已经有鸟开始鸣叫了。

那个差不多响了一夜的鬼子的鼾声停止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坡娃发现，连接着那排房子，有一间单独的马厩。其他的马其实只是拴在敞棚下，与在露天里并无太大的

差别，而这一间单独的马厩，却是有墙、有门窗的，是一所房子，是一间特别的马厩，可挡风避雨。称“马房”也许更合适。而在这间马厩里享有特殊待遇的，正是他的雪儿。

因为那排房子离着还有一大段距离，坡娃又想着那里头住着日本兵，就没有过去。

也许雪儿早知道了坡娃身在围墙之中，但它却不能鸣叫，告诉坡娃自己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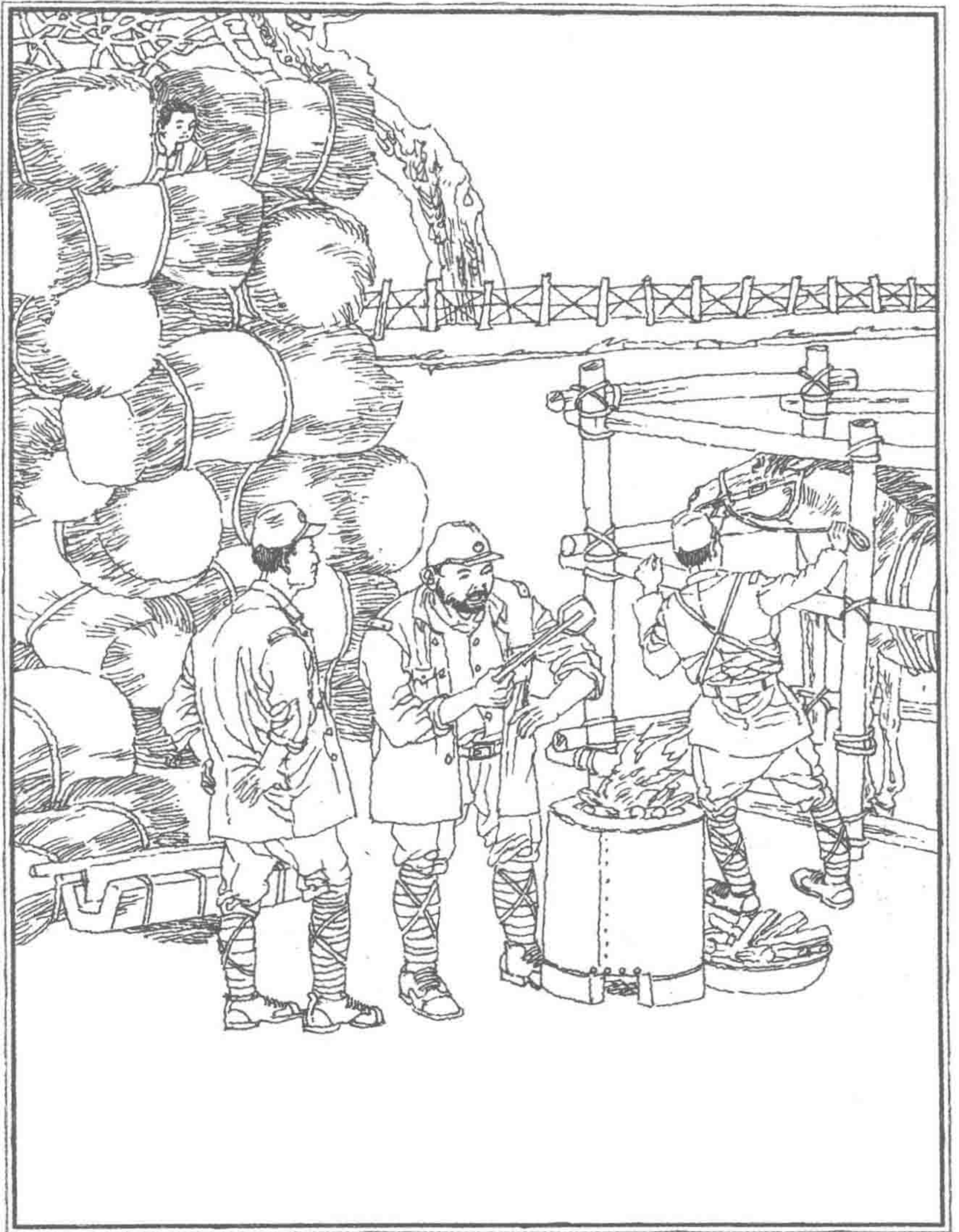
隔壁的日本军营吹响了起床的号声，绝望的坡娃恰好在这时找到了一个绝佳的藏身之处：墙角上，堆了一大堆草料。这些草料一大捆一大捆的，呈长方形，码成一个很高很高的草料堆，看上去简直像座小山。他迅速跑过去，然后爬到最高处。他迅速将这些草捆挤开，挤出一个空间，将自己藏了起来。

干草的气味，直钻他的鼻孔，比青草的气味干燥、浓烈，带着太阳和烧着了的的味道。它让坡娃想到了秋后的草原。折腾了一夜，他已经很累了，不一会儿，就深深地埋在暖和和的草垛里睡着了……

他居然在日本军营的马场里，在松软干净的干草堆里做了一连串的梦。有鹿和野兔路过梦境，有鹰、乌鸦、野鸭、大雁飞过梦境，还有奔跑的雪儿，直跑到飞了起来，在草原上空才会有的云朵间出没……

他是被马的嘶鸣声——更准确地说，是被马的哀鸣声惊醒的。那时，太阳当空，这座草原小城正沐浴在阳光里。

哀鸣没有停歇，仿佛那马走到了绝境，或是遇到了巨大的威胁，正处于挣扎之中。



他轻轻翻身爬了起来，透过两个草捆间的缝隙，看到了眼前正在发生的一切：

一匹马被赶进一个仅仅能容得下它的窄小的囚笼，那马身在其中，丝毫动弹不了。不远处，是一个火炉，即使阳光如此明亮，依然能看见像绸子一样在大风中飘动着的蓝色火焰。一个日本兵，手持一把大铁钳在火炉边站着，过一会儿，从火炉里夹出一块铁来看看，大概觉得那块铁还没烧到应有的火候，便又重新放回火炉，并使劲将它往火炉的深处理了埋，火星立即四溅。

作为草原上的孩子，坡娃一看马上就明白了：那些日本兵要在那匹马的身上烙上火印。

烙火印就是在马的身上做一个记号，以标明那匹马是谁家的马，在马群与马群混杂时主人能轻而易举地找出自家的马，免得引起混淆与纷争。还有，那马走失后，捡到的人可以根据马身上的火印通知它的主人，或是帮忙将其送回到主人身边。有了这记号，捡到马的人即使心生将其归为己有的心思，再三思量后也会放弃，因为，他抹不去那马身上的记号，总有一天会被别人发现的，而一经发现，他在这草原上也就无脸见人了。

坡娃许多次见过烙火印的情景。但因有专门烙火印的高手，因此，情形并不十分恐怖。那手持铁钳的人，从火炉中取出火印，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靠近那匹马，还没等那马反应过来，那火印就已经在它的大腿或肩部烙下了。那马一声长啸跑掉了，跑过一两座山冈，就会渐渐平静下来。

这些日本兵怎么如此冷酷又如此笨手笨脚呢？

坡娃看着感到很揪心，用手死死抓紧胸前的衣服。

手持铁钳的日本兵，再次用铁钳从火中取出火印，举在眼前看了看，然后往上面吐了一口唾沫，立刻发出“嗤”的一声，冒出一股青烟，然后他便向那匹马走过去。

那马仿佛知道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瞪大了恐惧的眼睛，并开始竭力挣扎，那囚笼猛烈摇晃，立即有五六个日本兵上去死死将囚笼稳住，那马就像被送进屠宰场一般嘶鸣着。

因马比人高，那手持火钳的日本兵身材又很矮小，还需要站到一段木头上。

在那个手持铁钳的日本兵将要给马烙上火印时，其他在场的日本兵一个个面无表情，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只有一个特别年轻的日本兵显得有点儿不忍与害怕，将目光躲开了。

终于，火印烙在了那匹马的肩部，鬃毛和肉立即烧焦了，冒起一股青烟，那马发出的已是万分痛苦的号叫。因为挣扎，那号叫，又像是一连串的叹息。

似乎完成了一项非常伟大的工作，那些日本兵笑了起来。

草堆里的坡娃一直瞪着眼看着这些日本兵，心疼过后便是堵满胸膛的愤怒：“真不要脸，把人家的马抢来烙上火印，就变成自己的了！”他简直想一下推翻草捆，从高高草垛上跳下来大骂一声：“不要脸——！”

那火印烙在马身上究竟留下了什么记号？是个什么图案，是个什么符号，还是日本部队的番号？坡娃想看到却看不到，即使看到了，也未必能明白是什么意思。他只知道那火印是日本军营的火印，只知道鬼子们光天化日之下将别人的东西窃为己有，是一群强盗！他很生气，但只能在草堆里生闷气，他竟然抓了把干

草，像马一样在嘴里狠狠地嚼起来。

囚笼打开了，他们放开了那匹马。那匹马疯了一般狂奔，并几次要撞击那两扇大铁门。

不一会儿，他们又把另一匹灰色的马赶进了囚笼。

也许不久前，他们刚刚又抢来一批马。现在，他们要在这一匹一匹刚掳掠来的马身上都烙上火印。

“不要脸！不要脸！”……坡娃诅咒着这些日本兵。他不想再看他们了。他把脸埋在干草里。这时，他想起了雪儿，一时心里担忧至极、难过至极：他们已在雪儿的身上烙下火印了吧？他从心里认定，他们已经这么干了，一定！他仿佛看到了当时雪儿恐惧、痛苦和屈辱的样子。雪儿的身上，不可以有那枚耻辱的印记！不可以！他想，如果他身边有火柴，他一定会把草垛点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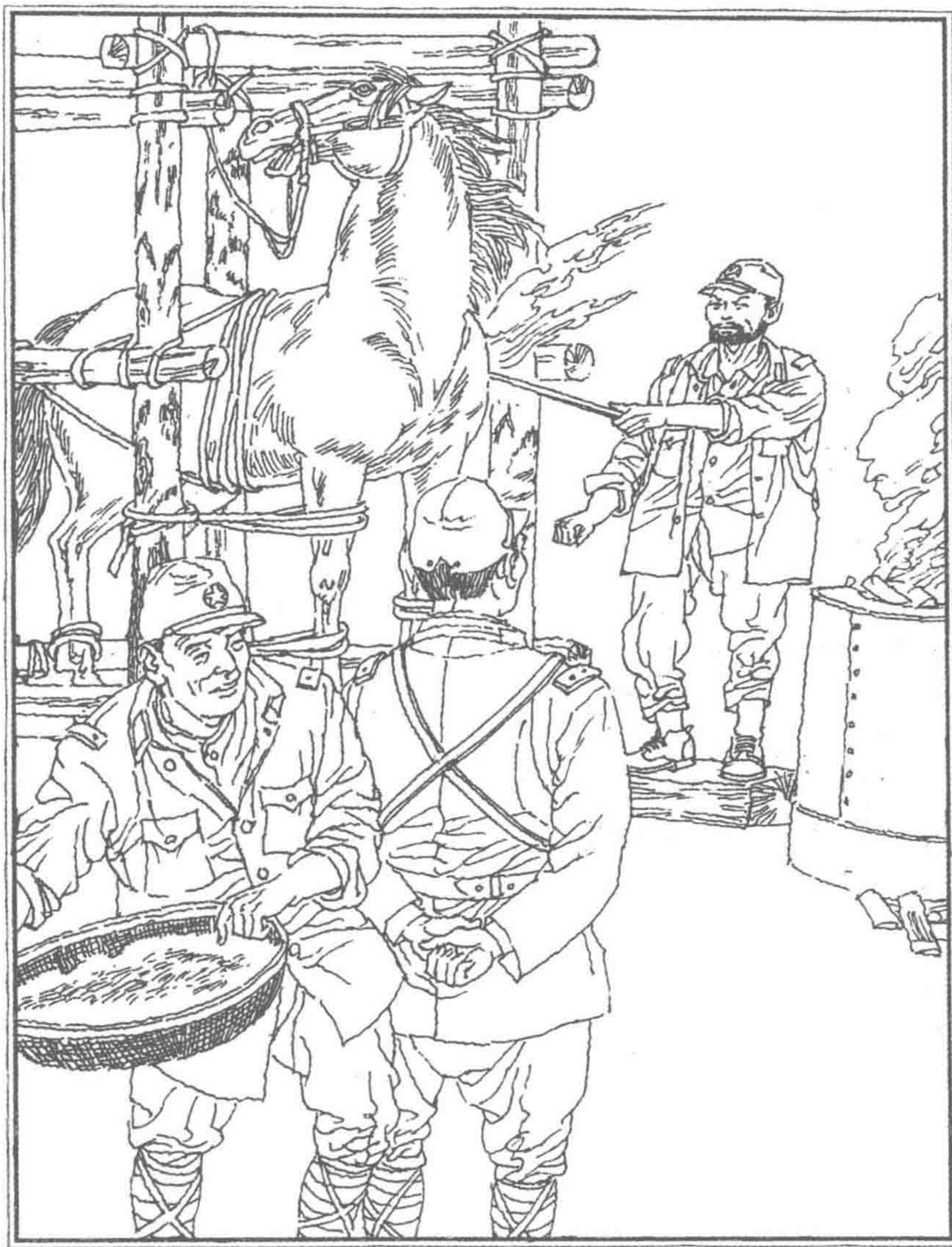
他看到至少有八匹马被一一地烙上了火印。

炉火正暗淡下去。

坡娃看到那个年轻的日本兵，目光渐渐地不再回避给马烙上火印的情景了。

那个日本兵年轻得几乎像个大孩子，瘦瘦的身材，眼睛很亮，军服穿在他身上，显得有点儿肥大。脸很白净，好像每天洗了无数回的脸。嘴唇红红的，像女孩的嘴唇，笑起来，有点儿腼腆。

坡娃现在还不知道，这个年轻的日本兵是专门为河野养马的。他叫稻叶次郎。这个名字，即使坡娃在一年多后，看到稻叶被游击队员击毙在草坡上时也不会知道。他只知道他是一个小鬼子。因为所有的日本鬼子，都被称为小鬼子，坡娃便在心里称他为小小鬼子。



不久，小小鬼子就引起了坡娃的注意：就在那些日本兵完成对马匹烙火印的工作个把钟头之后，小小鬼子打开了那间特殊的马厩，从里面牵出一匹马来。

坡娃一见，心都快跳出来了：那个小小鬼子牵着的正是雪儿！

雪儿几次抬头朝草垛看去。但它没有嘶鸣，甚至没有显出任何反常。

稻叶显然对雪儿很好。他轻轻地牵着缰绳，一边走，一边叽叽咕咕地对雪儿说些什么，不时地还用手拍拍雪儿的脑袋，或是在它身体的其他部位抚摸着。

雪儿浑身上下干干净净，不像其他的马满身伤痕和沾满粪便，它身上没有一星点儿被虐待、被照顾不周的痕迹，只是瘦了许多。

小小鬼子将雪儿牵到一个马槽前，从一只大口袋里“哗啦啦”倒出许多饲料。

坡娃发现，其他的马吃的都是干草，而雪儿吃的是一些上等的精饲料：豆子、燕麦和玉米。

可是雪儿又为什么这样瘦削呢？

也许，是因为它怀着一匹小马驹吧？也许是因为它日日夜夜思念野狐峪、野狐峪的草原，思念坡娃和野狐峪的男女老少吧？……

坡娃想不明白，只是感到心疼。

喂完雪儿，稻叶牵着雪儿走向铁门。

铁门打开后，稻叶居然牵着雪儿走了出去。

坡娃多么想看到小小鬼子牵着雪儿去了哪儿，但他此刻只能将身体埋在草堆里。他猜测，也许小小鬼子遛马去了。他希望此

时此刻瓜灯和草灵能在大铁门对面的灌木丛中潜伏着，能看到小小鬼子牵着马去了哪儿。

瓜灯和草灵当然不在灌木丛中。

坡娃与他们分手时，反复叮嘱过，他们绝不能离开小草棚，只能在那儿等他回来。他们在小草棚里待一会儿，又到小草棚外待一会儿，越来越担心坡娃。一惊一乍地熬了一夜，漫长的白天虽然天气一直晴朗，但并没有减轻他们小小心灵的沉重。随着太阳不断西斜，草灵哭了起来：“坡娃哥，被日本鬼子抓起来了……”

瓜灯心烦意乱：“别胡说！”

“就是被日本鬼子抓起来了，就是……”草灵的泪水“扑嗒扑嗒”地往下流。

“没有！就是没有！”瓜灯叫了起来，“你烦死人了！”他丢下草灵，一头冲出小草棚，一屁股坐在路边的大树下。

小草棚里，草灵不住地哭着：“坡娃哥被日本鬼子抓起来了……”

瓜灯捂上了耳朵。

不知过了多久，草灵眼睛里汪着泪水，从小草棚里走了出来，在距离瓜灯一步远的地方坐了下来。

“我们回家叫大人来救坡娃吧……”草灵哭着说。

“要回你回，我不回！我就在这里等着。”瓜灯说着，往旁边挪了挪屁股，离草灵更远了一些，“让你别跟着我们，你偏要跟着。哭！哭！就知道哭！你烦不烦人！”坐了一会儿，又往草灵身边挪了挪，又挪了挪。坡娃离开时，可是叮嘱过瓜灯的：你要照顾好草灵。

“坡娃会回来的。”瓜灯安慰草灵。

“会回来吗？”

“会的。”

“都一天一夜了，我害怕。”她用泪眼看了看瓜灯，朝他挪动过去，直到与瓜灯肩挨肩地坐着。

天黑之后，瓜灯用乞讨来的钱给草灵买来吃的，但草灵不肯吃。

“不是要的饭。”瓜灯说。

“那我也不吃。”

“外面冷了，到小草棚里去吧。”

“我就坐在这儿。”

瓜灯只好陪草灵坐在马路边上。

风有点儿大，把街道吹得干干净净，很少看见行人。墙根，一只流浪猫缩成一团，眯缝着眼睛看着他们。

草灵起身走过去，用树叶将铺在地上的砖擦干净，把饭菜倒在上面，并“喵呜喵呜”地呼唤着。

是只老猫，浑身的毛打了许多结。它矮着身子，一点一点地挨近那地上的食物。

瓜灯没有责怪草灵把吃的倒给那只猫，只是歪头看着……

那时的马场里，忙碌了一天的日本兵，在隔壁军营里响起号声后不久，都伸着懒腰，打着哈欠，钻进那一排平房睡觉去了。在草堆里憋了一整天的坡娃还在坚持着。他必须要做一个沉着冷静，并且十分智慧的男孩。雪儿还没有夺回，小草棚里，瓜灯和草灵还在等他——他们一定急死了，他是老大，他不能出半点儿

差错。白天，他靠着从干草上捋下的草种充饥，心里一直在盘算着怎么逃出马场去与瓜灯、草灵会合。他觉得他是一个很有主意、很有心机的男孩，为此，他颇为得意，躺在草捆垒起的城堡里，居然把右腿跷在左腿上哼唱起来——在心里。

他稍微睡了一会儿，看了看几盏昏黄的小马灯，打量了一下整个马场，感觉已夜深人静，便从草垛上轻轻跳到地上。接下来，他不停地搬动草捆，靠着墙垒起一座有“阶梯”的“草山”，然后爬到了最顶端。他回头看了看那个与平房连接在一起的特殊马厩，刚在心里说了一声“雪儿，我先走了……”，心头一热，泪水已夺眶而出。

这时，从那马厩里传来了雪儿低声的鸣叫。

坡娃抬起胳膊，用衣袖抹去眼泪，双手扒住高墙的墙头，轻轻一跃便翻上了墙头。他往下看了看，又往四周看了看，见四周只是一片黑暗，慢慢转过身去，再用手扒住墙头，一瞬间，便轻飘飘地落在了大墙外的地上。然后一头钻进灌木丛，潜行一阵之后，再钻出灌木丛，向那小草棚飞跑而去……

瓜灯和草灵见了坡娃，抱着他不管不顾地哭起来。坡娃在黑暗中笑着，但眼泪不住地从眼角滚落下来，落在瓜灯和草灵的头发起：“我看到雪儿了，看到雪儿了……”

第九章 子弹从耳边飞过



稻叶次郎几乎每天午后三点钟的光景，都要牵着雪儿走出大铁门，到外面溜达去。这是河野的指令：不可将雪儿整天关在马厩里，那会使它变成一匹废马，必须每天要牵出去遛一遛。

昨天，坡娃也正是在那个时间看到稻叶次郎牵着雪儿走出大铁门的。他带着瓜灯和草灵早早地潜伏在灌木丛里，向大铁门那儿观望着。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大铁门打开了，随即，稻叶牵着雪儿走了出来。

坡娃心头一阵激动，但他很快有点儿失望了。因为他看到有两个日本兵背着枪，在距离稻叶二十米远的后面，一步一步地紧跟着。昨天，他在草垛上看到了同样的情景，但当时他以为这两个日本兵走出铁门，与稻叶和雪儿并无关系。现在他才知道，原来这两个日本兵是守卫、保护稻叶和雪儿的。

稻叶似乎并不在意后面的两个日本兵，他只管牵着雪儿往北

走去。似乎此刻在这个世界里，只有他和雪儿。并且，看上去他没有一点儿危急感，就好像一个放马人走在平静的草原上。

再往北走，灌木丛没有了，随之是一片草地和一条小河。

坡娃他们只能埋伏在灌木丛中远远地看着。

稻叶牵着雪儿，忽快忽慢地或在草地上走着，或沿小河走着。有时，他会跳起来骑到雪儿背上。雪儿无动于衷，没有做出任何拒绝的动作。但他只骑一会儿，就会跳落在地上。他牵着雪儿，总在叽叽咕咕地说话，像在对一个熟人说话，对一个他喜欢的人说话。

那两个日本兵分开了，与稻叶和雪儿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身体绷得很紧，警惕地站着。

坡娃他们只能轻轻拨开稠密的灌木丛远远地看着，直到稻叶牵着雪儿，在两个日本兵的护卫下重新走回大铁门。他们没有看到任何夺回雪儿的机会，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到小草棚。

天将晚时，居然是坡娃提出：“我们回家吧。”

瓜灯与草灵一脸的疑惑。

“雪儿呢？”瓜灯问。

“不管它了。”坡娃说，“我们回家吧。”说着，拉了一下瓜灯和草灵，“走，我们回家吧。”

瓜灯和雪儿将信将疑地跟着坡娃。

三个人一声不吭地走着。

飞到城外的乌鸦正在飞回来，小城的上空到处飞着乌鸦，路边和树上，已经落了一些，正一面往地上喷射白色的粪便，一面聒噪着。

他们在离树远一点儿的地方走着。即便是这样，草灵还是不时地仰头看一看树顶，生怕乌鸦把粪便喷射到她头上。

隐隐约约地看到城门了。

坡娃的脚步渐渐慢了下来。过了一会儿，他站住了，对瓜灯和草灵说：“现在回家，也太晚了。你们敢走夜路吗？要穿过一大片荒地呢！谁都知道，那山沟的林子里有狼。要么，我们还是明天回去吧，一早就往回走。”

瓜灯和草灵没有主意地看着坡娃。

“你们肚子不饿吗？”坡娃问。

瓜灯摇了摇头。

草灵也摇了摇头。

“那还是回小草棚吧？”坡娃说着，掉头面向小草棚的方向，“救不了雪儿了。算了……”他的嗓子眼里好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走吧，还回那儿！吃饭，然后好好睡一大觉，明天一早就回家……”

瓜灯和草灵跟着他往小草棚方向走去。

与往常一样，坡娃和瓜灯去饭馆吃客人剩下的饭菜，然后用乞讨来的、已所剩无几的钱，给草灵买了饭菜。

夜里，坡娃翻来覆去睡不着，满脑袋想的都是雪儿。从狼嘴里救下它，到日本人抢走它，那么长的时间里，他与雪儿朝夕相处，已忘记了它是一匹马。他和它嬉闹，和它说话，把人的话说给它听，对它唱歌，和它溜达在开着燕麦花的田野间，和它疯跑在春天的大雨里，他摔到坡下伤了腿，然后一身泥巴，呻吟着骑在它的背上……

第二天早上，他对瓜灯和草灵说：“我想再等两天，就两天。再没机会，我们一定回家！从此以后，我绝不再想着雪儿了！你们还能再等两天吗？”

瓜灯点了点头：“能。”

草灵也点了点头：“能。”

坡娃长长地吐了一口气，笑了。

就在这一天，机会便来了。

还是差不多在那个时间里，大铁门打开了，稻叶牵着雪儿出来了。坡娃以为过一会儿，那两个日本兵就会跟出来。可是，今天并没有看到那两个日本兵。就在坡娃他们疑惑不解时，那大铁门居然已“吱吱呀呀”关上了。

稻叶照样将雪儿向北边牵去。

坡娃早想好了似的，对瓜灯和草灵说：“你们俩，马上离开这儿往城门外走，在那片树林里等我。要跑着过去，越快越好！”

“你呢？”瓜灯问。

“不要管我。”坡娃催促着，“快点儿去那儿！一定要在那儿等我！”

瓜灯和草灵弓着身子，在灌木丛中进行了一阵之后，照坡娃说的立即向城门跑去。

坡娃在灌木丛中向北爬行着，一直爬到离草地两三米远的地方才停下来。那时，稻叶已牵了雪儿到了草地中央。透过枝条间的空隙，坡娃看到稻叶正牵着雪儿悠闲而快乐在草地上遛着。坡娃听到稻叶在哼唱着歌儿，那声音是坡娃从未听到过的，野狐峪的人从不这样唱歌。那声音一会儿高，一会儿像失去风力的风筝

飘落下来，一会儿又好像得了风力，风筝又一个劲儿地飘向高处，直飘到云端。唱的什么，坡娃一句也听不懂，但那颤颤抖抖的曲调却让坡娃听出了许多：有快乐，还有绵长不尽的哀怨。“小小鬼子，唱得还挺好听的。”那种正在成长中的男孩特有的声音，使坡娃感到迷惑：小小鬼子才多大？坡娃几乎要把稻叶想象成与他一般大了。这么想着时，坡娃轻松了许多，也不再像恨小鬼子那样恨这小小鬼子了。看到稻叶那样贴近雪儿，很喜欢与雪儿相处的样子，坡娃几乎要走向他和他说话。如果可能的话与他交个朋友。但他是一个日本鬼子！坡娃听到太多、看到太多他们的恶劣、冷酷与凶残。他的记忆里，只有那一张张似乎永远没有笑容的冰冷而苍郁的面孔。

歌声时继时断，其间是稻叶与雪儿在说话。叽叽咕咕，叽叽咕咕。

“瓜灯和草灵不知跑到哪儿了？”坡娃推测着。

稻叶坐在草地上，但缰绳始终抓在手里。阳光下，竖着的刺刀闪着白光。

坡娃在灌木丛里爬行着，他想绕到稻叶的侧面，并且尽可能远地出现，免得惊着稻叶，使他突然拉动枪栓。

灌木丛与东北方向的一小片稀疏的林子连接着。

坡娃在林子边出现了。这是一个不至于让稻叶过分惊惧的距离。但稻叶还是一边警惕地看着坡娃，一边慢慢地站了起来。他没有从肩上取下枪来，也许是因为看到站在他面前的只是一个男孩。

“喵呜！喵呜！……”坡娃扮演的是一个找猫的孩子。他没

有向稻叶走去，倒是与稻叶越走越远。

雪儿早停止了走动。它没有嘶鸣。只是用目光看着多日不见的小主人。这匹懂事的马完全知道，此时此刻它该做些什么。仿佛，它和小主人的心是通着的，今天，他（它）们要配合得十分默契，完美地实现似乎策划已久的预谋。但它还是按捺住内心的激动，四只蹄子不时地踢着泥土。

坡娃没有去看雪儿与稻叶。他在专心致志地找他的猫：“喵呜！喵呜！……”

稻叶模仿坡娃的声音叫了一声：“喵呜！”

坡娃这才掉头看了一眼稻叶，心里说：你们日本人丢了猫，难道不是这样呼唤吗？

“喵呜！喵呜！……”坡娃朝稻叶这边找过来了。

稻叶有点儿紧张，用手抓紧了枪上的背带。

雪儿的双耳竖着，并随着坡娃的走动调整着方向。

“喵呜！喵呜！……”坡娃捡了根树枝，不时地拨一下草丛。

稻叶的手一直抓着枪上的背带，一副随时要把枪从身后甩到身前的样子。

坡娃离稻叶和雪儿越来越近。但在相隔三四十米的地方，他站住了，然后对稻叶说：“我在找猫，我家的猫走丢了。一只黑色的猫，很大，公猫。眼珠是黄的，黄黄的，很亮，特亮。你见到过吗？它常常跑到这儿来玩耍。草丛里有老鼠，它喜欢逮老鼠。我家的老鼠已经被它逮光了，它就跑到这儿逮来了。不逮老鼠，它就活不成似的。……喵呜！喵呜！……”他一边说，一边找过来，“我家这只猫已养了五年，是我那年从路边捡回来的，是一只没

有人要的猫，浑身长着癞疮。我妈就用花椒水给它洗澡，洗了十几天，嗨！好了……”他不停地向稻叶比画着，并用眼神、腔调，一起向稻叶描述着。

稻叶睁大眼睛，仿佛听懂了似的，不时地点一点头。

“你们家养猫吗？你们家没有养猫？猫好养，猫比狗好养。狗咬人，猫不咬人。猫只偷吃东西。我家也养过狗，一条黑狗……”坡娃想起了黑狗：黑狗倒在了血泊里、把黑狗埋了，埋在小山坡上、黑狗的坟上长满了草……他忘了找他的猫了，开始恨上了日本鬼子，他大声地骂着、诅咒着，那些脏话，恶毒的话，一串一串的。

稻叶不住地点着头。

坡娃觉得这小小鬼子很好笑，就笑了起来。笑了一阵，接着找他的猫：“喵呜！喵呜！……”

他甚至从稻叶的身边走了过去。他的身体微微发抖。他偷偷看了一眼雪儿——他没有看到它的眼睛，他只看到了它的腿，它的腿也在微微发抖。他还看到了它的肚子。它的肚子明显地大了。“肚子里，有宝宝了。”想到这一点，坡娃的眼睛又模糊了，“喵呜！喵呜！死猫，你去哪儿啦？你都出门三天了！……”心里想的，却是雪儿。他想它，它近在咫尺，但是，他还是想它。

他想了它很久，才终于想起，现在他要想的是怎么救出雪儿，带着雪儿回家，回野狐峪，回草原。

他坐了下来。一副找猫找累了的样子。他得赶紧想出一个主意来。突然冲上去把小小鬼子推倒，抢过他手中的缰绳吗？不行！他不一定打得过小小鬼子，再说，小小鬼子手中还有枪，带刺刀的枪。他不怕子弹，但怕刺刀。

稻叶也坐下了。他对坡娃已没有什么戒备。他好像从坡娃的比比画画中明白了坡娃是在找他的猫似的。他是面对坡娃坐着的。他想看看这个中国男孩。他从日本一个海边渔村来到中国已经一年多了，但他还没有聚精会神地好好地打量过任何中国孩子。没有机会，总是匆匆忙忙、紧紧张张。他在心里推测着坡娃的年龄：多大？十四？十五？十六？他认定坡娃肯定比他小。他有一个弟弟，今年十五岁，比坡娃矮，矮多了，他想到了他的弟弟。

坡娃也看着他：穿着军装的小小鬼子，看上去很精神，与他见到过的日本兵相比，他脸上没有杀气；他的眼睛比他最初看到的还要黑，还要亮；他的鼻梁高高的，嘴唇有点儿厚，更显得孩子气。他长得和中国孩子不一样，可是坡娃说不清到底哪儿不一样。

中国的天空，北方，冬季，有几朵悲惨的云无声地飘过，发白的太阳照着他们，照着他们的对视，他们的目光相遇了，就如同两只来自不同羊群的羊，停了停，便走开了，但不一会儿又走到了一起，但依旧陌生，一眼望不到边的陌生。

太阳在空中走着。

“瓜灯他们到底到哪儿了？”

瓜灯和草灵一直在奔跑。从灌木丛到城门外，路途是很远的。瓜灯跑一阵，就会停下来等一等草灵。

坡娃站了起来：“喵呜！喵呜！……”继续找他的猫。但这一回的方向是河边。他没有回头，好像已忘记了碰到稻叶这个小鬼子的事儿，这时的荒地上，就只有他一个人，而这个人在一心一意找他的猫，黑猫，公的。

过了一会儿，稻叶也站起身来，一边牵着雪儿，一边也“喵呜！喵呜！”地呼唤起来。

雪儿跟着他，四蹄踏着干焦焦的枯草，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仿佛响着一连串细小的鞭炮。

坡娃来到河边，正赶上一群野鸭落在水面上。野鸭的飞翔很笨拙，降落时，仿佛天空有一块一块的砖头往下扔。“扑通扑通”，激起一团团水花。他掉过头去，用手指着河面，向稻叶大声叫着：“野鸭！河里有一群野鸭！”说完，他展开双臂，模仿野鸭飞翔的样子，还模仿野鸭“嘎嘎”叫了几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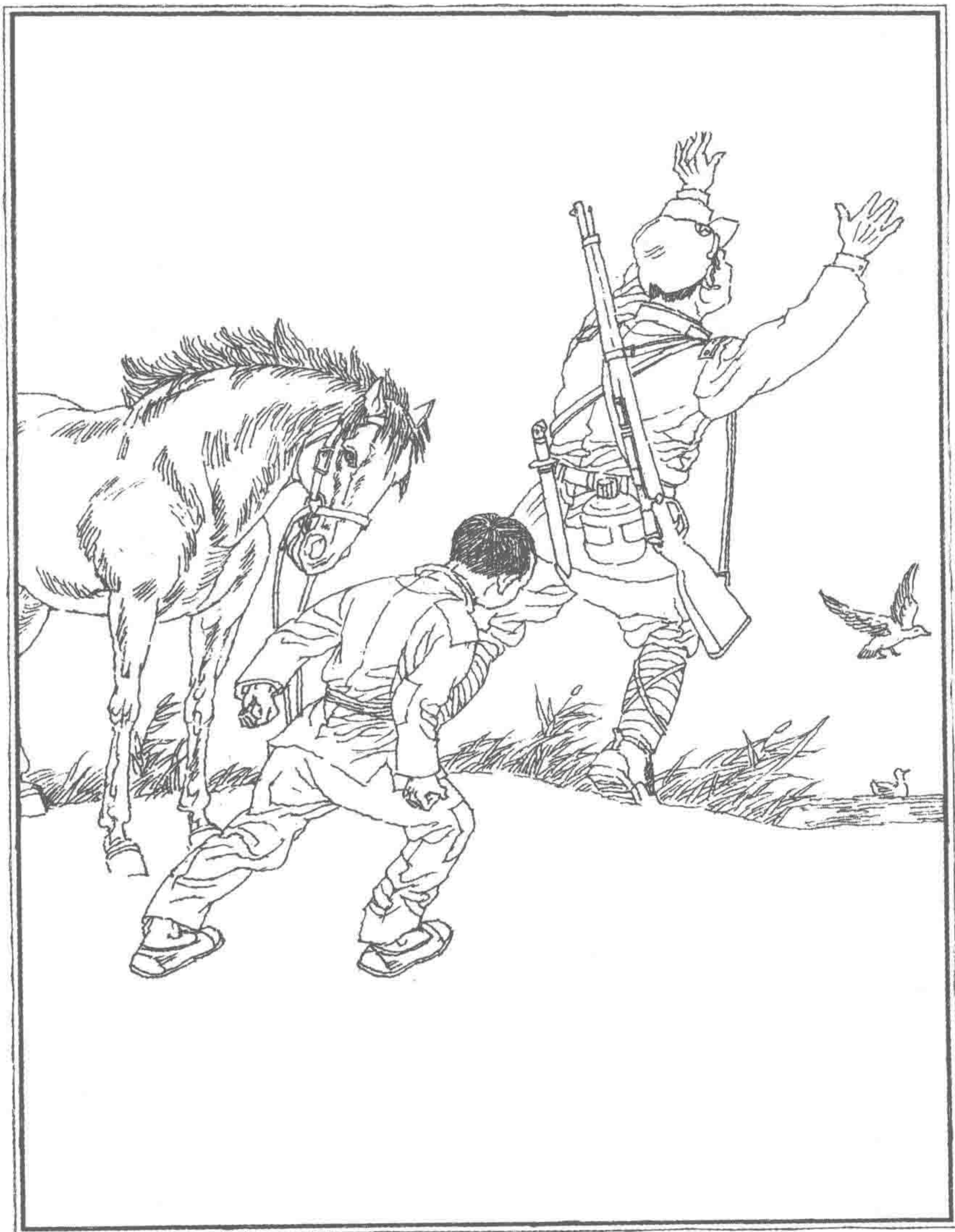
稻叶牵着雪儿，快速地走向河边。

坡娃已经打定主意：趁小小鬼子不注意时，对着他的腰，一头撞过去，把他撞进河里，他缰绳一松，我立即捡起来，跳上马背，一路跑向城门……他告诉自己：要特别用力，要像一头牛那样冲过去、冲过去……

稻叶牵着雪儿来到了岸边，用手指着河面，“哇啦哇啦”地叫着。游动在水面上的野鸭让他很兴奋。靠岸的地方，河水已结了薄冰，有几只野鸭正扑打着翅膀，要爬到冰上去，翅声很响。河水很清，野鸭们的游动，使水面起了细细的波纹。他出神地看着眼前河上的这番风景，但缰绳却始终抓在手中。

雪儿不住地甩动着尾巴，并不时地掉过头来看着坡娃。

坡娃一时找不到一个最好的位置，只能一边兴致勃勃地看那些野鸭，一边眼睛滴溜溜地转动着，寻找着最好的位置。他必须做到万无一失。他想象着稻叶飞出去的样子：小小鬼子张开双臂，简直像一只大鸟，但这只大鸟被剪掉了羽毛，“扑通”掉进了河里，



激起一人多高的水花；受了惊的野鸭，慌慌张张地飞到了天上；小小鬼子好半天才从水底冒出来，他的帽子被水冲掉了，露出来的是一颗湿漉漉的脑袋……想到这儿，坡娃不禁偷偷地笑了一下。

此时的稻叶，注意力似乎完全在那些游动的或扑打着翅膀的野鸭身上。它们很漂亮，尤其是那些公鸭，脖子上和翅膀上的羽毛闪着紫的或蓝的光芒，它们跷起蹼来挠脸时，可以看到那蹼的颜色，是金红色的，鲜艳动人。

坡娃轻轻转过身去，轻轻离开河边，轻轻走到稻叶的身后。他看着稻叶背着枪的后背，轻轻地向后退着。必须有足够的距离，才能获得强大的撞击力。

距离够了。

坡娃突然发动双腿，低下头去，照准稻叶的后背猛地冲撞过去……

稻叶果然像坡娃想象的那样，飞到了空中，与此同时，脱手的缰绳也飞到空中。

坡娃已顾不上观看稻叶落水的情景，跳到空中，伸出右手抓住了缰绳，在河面上传来“扑通”声时，他已跑到了雪儿的身边。

雪儿发出一声嘶鸣。

坡娃纵身一跃，骑到了雪儿背上。他没有忘记回头看一眼小小鬼子：他还在水中挥舞着双手，嘴里往外吐着水。

坡娃掉转马头，一抖缰绳，雪儿撒腿飞奔，身后留下一溜尘烟。稻叶爬上岸，端起了枪。

雪儿与坡娃在空气中不住地跳动，像飘动的烟。

一声枪响，击碎了冬日下午的宁静。

一颗子弹从坡娃的身边“嗖”地飞了过去。

他一扯缰绳，雪儿侧着身子，急速而轻盈地改变了前进的方向，斜着冲过一条两旁都长着大树的路。那路也不宽，因两边都是大树，向前远远看去，他们仿佛在一条长长的隧道里奔驰。

枪声不断。听上去不像是一支枪在响。

不一会儿，响起了警报声，那声音像漫天遍地涌起乌云，小城立即陷入一片惊慌。

远远的，响着一片马蹄声，还有摩托声。

坡娃不住地用抓在手中的一截缰绳抽打着雪儿：“快！快！……”他的眼前总是城门。雪儿一会儿跑在街上，一会儿斜穿过一个广场，跑进一条狭窄的胡同，一会儿又冲进一座菜市场，吓得买菜的卖菜的纷纷躲闪，有正在买卖中的鸡鸭飞了起来……

“嘚嘚嘚”的马蹄声，急促而有力地叩击着这座草原小城。

不知瓜灯和草灵这时已到了哪儿？

而此刻，瓜灯和草灵却在想着：坡娃到了哪儿？

想着他、惦记着他的还有他的爸爸、瓜灯的爸爸和草灵的爸爸。

三位爸爸回到野狐峪只待了一天，见三个孩子没有回到野狐峪，就又返回到城里继续寻找。这些天，他们三人早上分头出去，晚上在一家小旅馆碰面。几乎走遍大街小巷，却始终没能寻得三个孩子的踪影。这天，他们又找了半天之后，再度决定放弃，先回野狐峪休整一下。他们基本上已经认定，三个孩子并没有到这座城里来。他们甚至推翻了“他们是出来寻找雪儿”的结论。孩子嘛，鬼知道他们会被什么古怪的念头抓住，去做什么荒唐的事

呢！他们甚至想到了他们被拐卖、绑架，被日本人抓走，或是被狼群包围而遇害了——这几年，草原上的狼群变得越来越凶残了。但这些推测又被一一推翻了。他们决定改变寻找方向，去另外一些地方试试。中午，三人又在小酒馆喝了一顿闷酒，摇摇晃晃地走上街，往城门走去时，却发现了瓜灯和草灵。先是草灵的父亲看到了草灵。那时，草灵正坐在路边，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

“这……这不是我家草灵吗？”草灵的父亲禁不住浑身颤抖起来，“草灵！”

草灵先是一愣，等父亲又叫了一声“草灵”之后，才转过头去看。“爸爸！”她从地上跳了起来。

父亲跑上前来，一把将草灵搂到怀里。

这时，只见瓜灯手抓一块烧饼，从不远处的烧饼铺里走了过来。

“瓜灯！”瓜灯的父亲几步跑到瓜灯的面前，一把抱住了他。

那时的瓜灯和草灵看上去就是两个脏兮兮的小乞丐。

“坡娃呢？”大人们几乎同时问道。

瓜灯和草灵，他一句你一句地将事情向大人们说了一遍。

坡娃的父亲叹息道：“这孩子，胆子也太大了！人家有枪呀！子弹不长眼呀！”

五个人便一起扭过头去往与城门相反的方向看，希望能马上看到坡娃骑着雪儿跑过来。

就在这时，他们听到了枪声，随即又听到了警报声。开始，他们只想到城里出事了，却没想到这枪声、这警报声，皆是因为坡娃抢走了雪儿。

“既然坡娃让瓜灯和草灵到城外林子里去等，那就赶紧往那儿走吧。”坡娃的爸爸说。

就当五个人转身往城门口走时，却见城门正在关闭。转眼间，城头上的日本兵就多了起来，一个个都端着枪。大人们带着瓜灯和草灵赶紧闪到路边一家粥铺里，然后从窗里探出脑袋，向街上紧张而不安地张望着。

“雪儿！”瓜灯眼尖，看到远远地，雪儿正朝城门这儿飞驰而来。

坡娃几乎将身体完全伏在马背上，从远处看，看不到人。

不一会儿，瓜灯又叫了起来：“坡娃！坡娃骑在雪儿背上！”

见坡娃骑着雪儿，风一般卷过来，大家都要冲出粥铺，却被坡娃的爸爸伸开双臂坚决拦住了：“不行！”

枪声不断。子弹在空中尖啸着，路人都闪到了一边。来不及找地方躲避的，或双手抱头蹲着，或干脆趴在了地上。

坡娃看到城门关上了，一惊，差点儿从马背上跌落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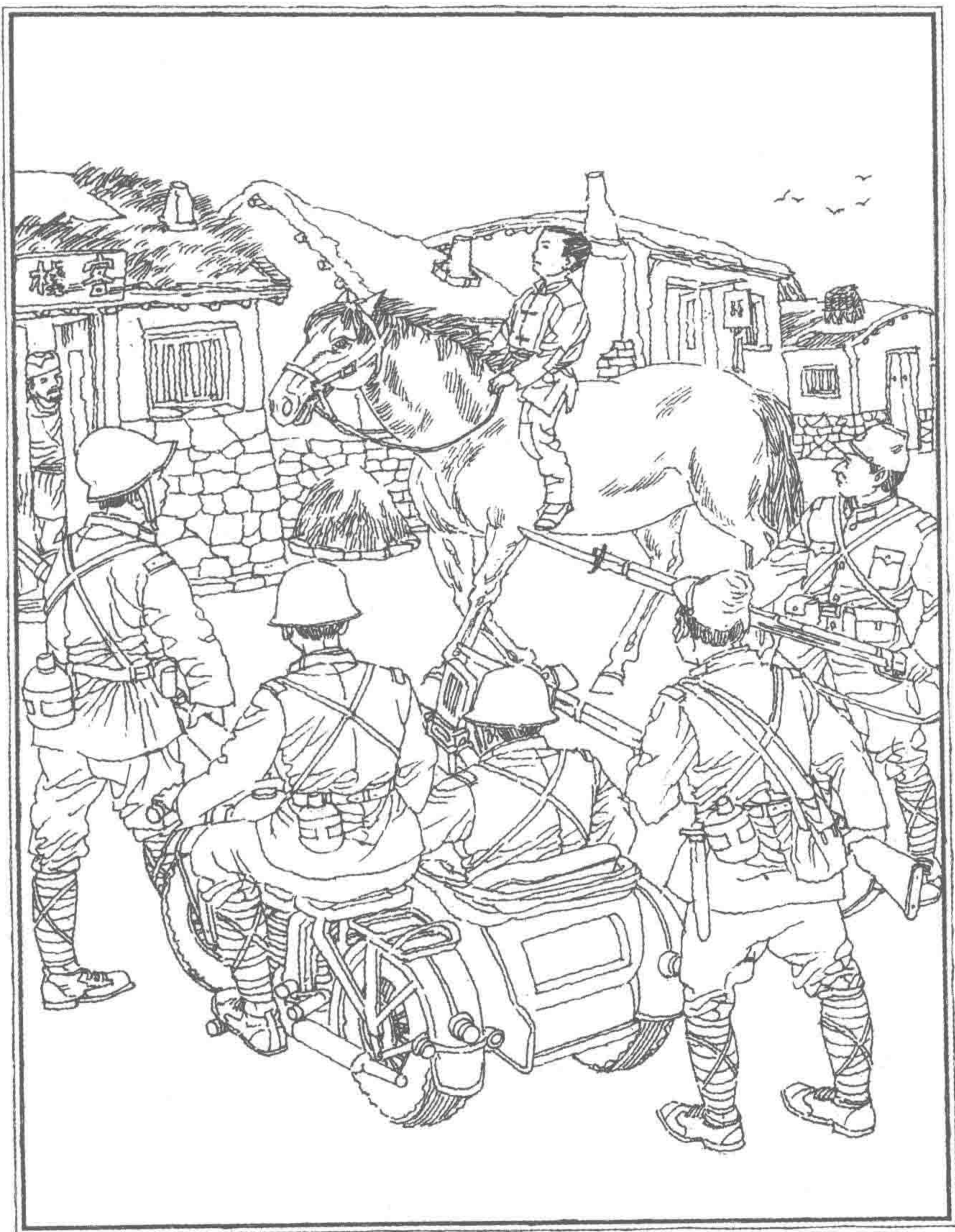
雪儿停在了那儿。

后面，十几匹马驮着十几个日本兵，正往这边迅速跑来，另有几辆摩托载着日本兵，也正向这边驶来。

坡娃掉转马头时，十几支枪口已经对准了他。

坡娃的爸爸死死抵住草灵父女和瓜灯父子，死活不让他们走出粥棚。

坡娃没有莽撞地策马奔逃。他坐在马背上，好像对四周的危险无动于衷。他抬头看着天空，那是一个太阳即将坠地的天空，觅食而归的飞鸟，正疲惫地扇动翅膀，去它们露宿的林子。看了



一阵，他好像很累了，将头低垂在胸前。

雪儿也显得很安静。

坡娃就这么低垂着头，忽然从雪儿的背上慢慢滑落下来，缰绳随之飘然而下。他一动不动地躺在了地上，脸朝天空。他的脸黑乎乎的。

雪儿不住地用鼻子嗅着他的脸、他的身子。

他醒来时，看到了五六支刺刀亮在离他很近的地方。他好像感到了它们散发出的寒气，身体微微缩了起来。

稻叶——小小鬼子牵着雪儿站在他身边。他背着枪，一身潮湿的衣服已经结了冰碴，仿佛只要击打一下，他整个人儿就会碎掉似的。他一个劲儿地哆嗦着，用疑惑不解的目光看着坡娃，仿佛在问坡娃：你不是找你的猫吗？

坡娃笑了，随即，心里不知道为什么难过起来。

鬼子过来，将坡娃绑得结结实实的，准备将他扔到一辆摩托的车斗里。

瓜灯冲出了粥铺，但被冲上去的坡娃的爸爸一把抓住。瓜灯企图挣脱，却被坡娃的爸爸抱了起来。他双脚离地，一时无法奔跑。草灵也要向坡娃跑去，坡娃的爸爸朝瓜灯的爸爸和草灵的爸爸轻声吼道：“拉住她！难道抓走一个，还嫌不够吗？”

瓜灯和草灵要大声喊叫，被大人用手捂住了他们的嘴巴。他们挣扎着，哭声被压抑在喉咙里，眼泪大滴大滴地滴在大人们粗糙的手上。

在鬼子将坡娃押往摩托时，坡娃的爸爸走出粥铺。

瓜灯的爸爸和草灵的爸爸跟了出来。

坡娃的爸爸回过头去：“带两个孩子回家，我求你们了。”

瓜灯的爸爸和草灵的爸爸没有回头。

“带两个孩子回家！”他提高了声音，“要我跪下来求你们吗？”

“那你……”瓜灯的爸爸望着坡娃的爸爸。

“我是他爸爸，我得去。我把我押在他们那儿！我去向他们求情，这是为了儿子，不丢人……带两个孩子回去吧，他们两个再出了事，还让人怎么活呀？……”说完，他大踏步走向坡娃。

鬼子用刺刀阻挡了他。

他用胳膊轻轻推开刺刀：“我是他的爸爸！”

翻译在场，把这话译给那些鬼子。

刺刀移开了。

坡娃叫了一声“爸”，扑到爸爸怀里。

爸爸一句话没说，只是不住地用手抚摸坡娃的脑袋……



第十章 苦役

坡娃的爸爸和坡娃被一同抓走了。

当日本兵将坡娃和爸爸分别吊在柱子上，准备凶狠地殴打他们时，河野刚刚去看了完好无损的雪儿。他大踏步走来，让士兵立即将坡娃父子俩都从柱子上放下来。他对士兵说：“那马毕竟是他们的。”

部下问：“您是说，将他们放了吗？”

“不。苦役！只一个月就可以了。”河野说完，转身走了。但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我说的，只是让这个孩子的父亲一人服苦役！”

部下问：“这孩子呢？放了他吗？”

“不！让他看着他父亲服苦役，看着！”河野走开时，皮靴有力地踏着地面，声音沉闷而坚实。

坡娃父子被押送到一处修筑炮楼的工地。

近来，日军正在这一带大肆修筑炮楼。中国军队正在组织与

调动之中，准备对抗日军，无数支游击队如雨后林间的蘑菇破土而出，出没于草原、山谷、村庄和城市之间。日本军队如同踏入一望无际的荆棘林，“风卷残云”“一往无前”则成了他们当初的愿望和空想。他们暂时只能守着已经占领的地方，即便如此，也十分艰难。“收复失地”“赶走强盗”的怒号，已响彻中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日本军队必须修筑炮楼，让一座座坚实的炮楼成为拔不掉的钉子，让凡要攻打他们的中国军队像飞蛾一般消失在由这些炮楼织成的火力网里。他们把成千上万的中国“犯人”押解到那些精心选择的地点，昼夜不停、风雨无阻地修筑炮楼。劳力不足，他们就会袭击村庄，抓走那些村民，或者随意在街上、路上抓人。一边烧杀、前进，一边抓紧修筑工事，这便是当时日军每天要做的事情。

几处制高点上，日本兵神情漠然地端着枪，监视着那些默默劳作的劳工，那永远端着的枪，仿佛随时都可能进行疾风暴雨般的扫射。

这座炮楼建在一座山坡上。修筑炮楼的石头来自远处的山。马车只能把这些石头运到这座山的山脚下，再由人背到山上。

天才蒙蒙亮，坡娃父子就被日本兵轰赶起来。爸爸的早饭就是一个窝头。劳工们在早晨凛冽的寒风中一边啃着窝头，一边走向工地。爸爸的身体不算虚弱，但也不算强壮，身材不算矮小，但也不算高大。头两天，背着石头从山脚往山坡上爬时，虽然十分吃力，但他还能勉强应付。但到了第三天，再背着石头往山坡上爬时，就感到十分艰难了，特别是碰上一块大石头，每走一步都得咬紧牙关，稍一松动就会跌倒，连人带石头滚下山坡。

日本兵拿着皮鞭,不时地吼叫,并将鞭子抽得“噼噼啪啪”响。那些背石头的活生生的人,在他们眼里只不过是一群牲口,牛马一样的牲口,甚至不如牛马。

坡娃的爸爸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这些日本兵对他们的肆意凌辱。

一双双脚,踏出一条条凹陷的小道,仿佛这座山的一道道深深的伤痕。

坡娃被关押在一座废弃的岗亭里,透过小小的窗口,他能清清楚楚地看到爸爸。坡娃不干活,吃的却是馒头。他很想与爸爸一起去背石头,或者是帮爸爸搬石头,但得到河野指令的日本兵,让他只能待在这囚笼一般的废旧的岗亭里。他能做的,就是看着爸爸低着头、躬着背,没完没了地背石头。爸爸行走的脚步越来越慢,每跨出一步,仿佛都要积蓄好一阵力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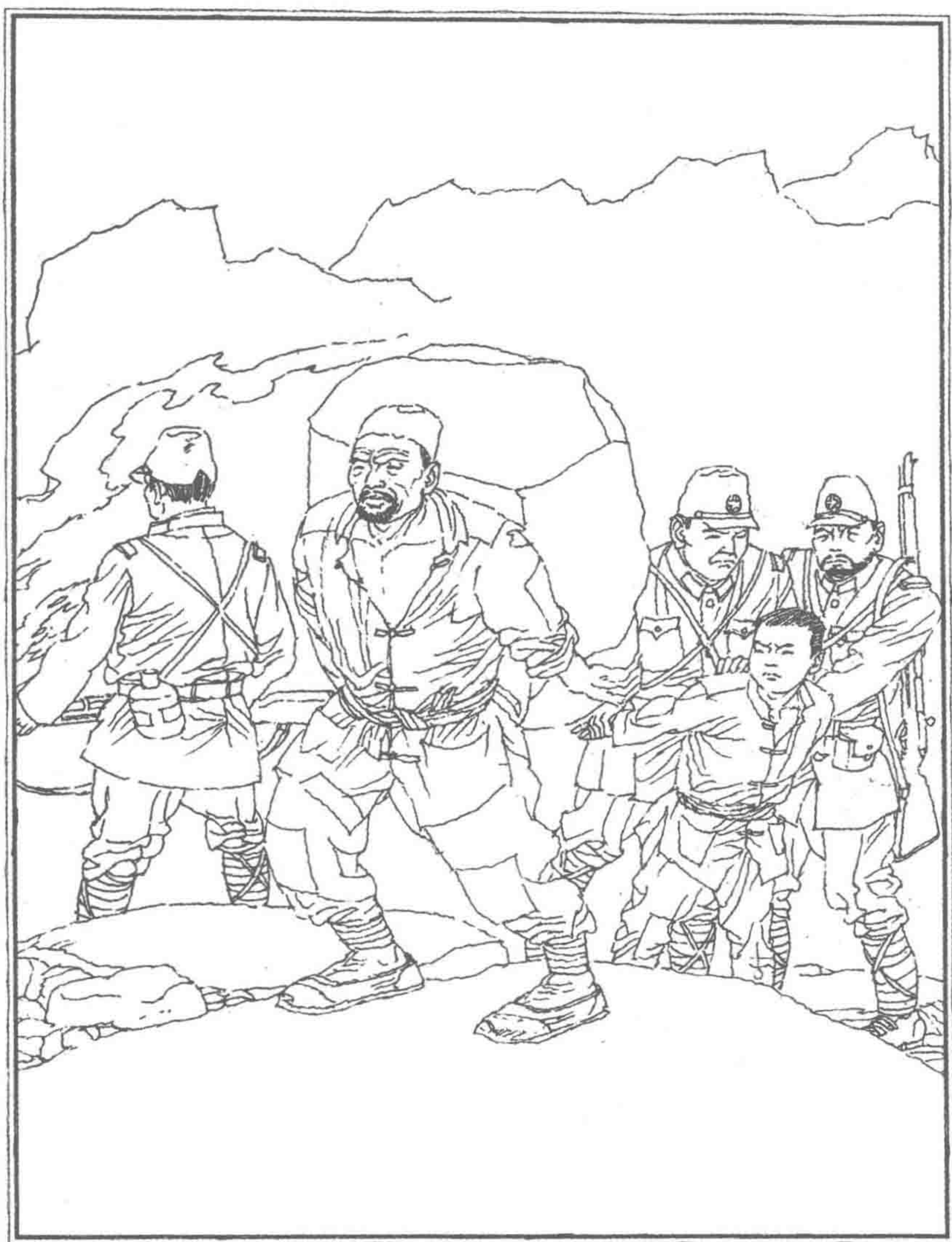
当坡娃看到日本兵毫不留情地将皮鞭抽打到爸爸的脸上时,他用双拳擂响了那个木头岗亭,并大声喊叫:“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没有一个日本兵理会他。

他只能将脸贴在窗口,泪汪汪地看着爸爸在山坡上一寸一寸地挪动。

一个瘦弱不堪的伯伯终于不堪重负跌倒了,石头和人一前一后地滚落下去。石头被隆起的土疙瘩拦住,摇晃了几下,停在了那儿,而那个伯伯重重地撞到了石头上,发出凄惨的叫声。他痛苦地挣扎了一会儿,躺在那儿再不动弹了。

有人放下石头要过去看一看,只见四五个日本兵立即端起刺刀,拦住了他们。



这天傍晚，爸爸终于跌倒了，但他很快转身又抱住了那块正要向下滚动的石头。

两个日本兵立即跑过来，用刺刀对着爸爸，让他自己将石头重新背起来继续前进。爸爸却怎么也做不到。于是，皮鞭落了下来。夕阳正照着爸爸，离他不远的坡娃看到，他的面颊上出现了一道道血痕，鲜血向他嘴角慢慢流去。坡娃叫了一声“爸爸”，随即使劲摇晃那座木头岗亭，只见它激烈地摇晃起来，突然倒塌了，顺着山坡滚落下去，快滚到山脚时，坡娃从木头岗亭里被震落了出来。滚动了几下，他双手死死抓着地面上纠结的草根，终于使自己停止了滚动。他爬起来拼命跑向爸爸。

从上面急速跑下来两个日本兵，他们同时揪住了坡娃，将他的双臂反扭到身后，并用手死死地勒住他的颈部，一个劲儿地向下压。

那两个日本兵仍然用刺刀逼着爸爸。

爸爸死死咬住嘴唇，拼出全身力气，终于将石头重新背了起来。但刚走一步，一口鲜血喷了出来。离他不远的一个日本兵，被喷了一脸的血。日本兵用手抹去脸上的血，突然用枪托猛地击打爸爸的胸口，爸爸摇晃了几下，石头从背上滑落在地，“骨碌碌”滚向山下，他则扑倒在地上。

“爸！爸！……”

坡娃大声喊叫，拼命挣扎，无奈被两个日本兵死死控制而动弹不得。

后来，爸爸被两个日本兵拖走了。

晚上，在低矮寒冷的工棚里，坡娃见到了爸爸。他是被那两

个日本兵拖回来的。

坡娃立即跪倒在爸爸的身旁，借着惨淡的月光，低头看着爸爸。

爸爸向他微笑着，并伸出手去摸了摸他的脑袋，让他在身边躺下。

父子俩都睡不着。

坡娃从爸爸身上闻到了血腥味。他知道，爸爸的后背因棉袄早被石头磨破，石块又把皮肉磨烂了，鲜血淋漓。

坡娃靠紧了爸爸。

黑暗中，父子俩小声地说着话。他们说到了妈妈、瓜灯、草灵，瓜灯的爸爸妈妈，草灵的爸爸妈妈，说到了村前的河流、冬天草原上的狼和狐狸、后山的那片桦树林……

父子俩都避开了关于雪儿的话题。

爸爸感觉到坡娃在流泪，拍拍他的胳膊说：“如果他们说话算数，再有十天，我们就能回家了。”

第二天，日本兵照样让爸爸去背石头。

那个木头岗亭用四根木桩牢牢地固定在了那儿，照样将坡娃关在里头。

仅仅二十多天的时间，爸爸就已变得皮包骨头。破烂的棉袄，在他身上显得松松垮垮。两只眼窝布满黑影，嘴唇总是焦干焦干的，裂了一道道口子。整个人好像一棵正在不断失去水分的树，开始落叶，开始枯萎。但爸爸只要见到坡娃，总是笑着，哪怕已经没有任何力气了，也要向儿子笑着。

冬天，整个世界一片荒凉，满眼枯黄，让人疑惑：春天怎么可能会再来呢？就是来了春风、春雨，这已经死去的世界也不能

苏醒复活了。

坡娃不忍再去看爸爸那副挣扎的样子。他常仰起面孔，透过那扇小窗去看天空。这年的天空，总是灰蒙蒙的，鸟儿像是在这里已无法活下去了，纷纷飞往别处，天空，空着，死了一般。这天中午，终于飞来了一只鸟，一只很大的鸟，白色。它飞得很低、很慢，衬着它身影的是那一座座荒山。没有鸣叫，这飞动的形象，吸引了坡娃，他的目光一直追随到它消失在山的背后。

他不再想雪儿了。甚至在那些夜晚都没有梦到雪儿。

他只是坐在那座木头岗亭里看着，但他的心却和爸爸一起在煎熬着。日子过得很慢，时间像一只跛脚的驴子，走得让人心急。一寸一寸地穿过时光，一寸一寸地煎熬着。

爸爸依然一顿只能吃到一个窝头，可坡娃总能每顿吃到一个很大的馒头。他想将馒头偷偷留给爸爸，但每一回都被日本兵搜去，然后当着爸爸的面，扔进厚厚的尘土里，再踏上一只脚。这一天，他居然得了一只苹果。坡娃的眼前立即浮现出爸爸焦干的嘴唇——坡娃甚至觉得爸爸的眼神都是焦干的。他将这只苹果藏在裤裆里。可是，当他悄悄将苹果塞到爸爸手里时，还是被日本兵发现了。那日本兵冲上来，一把夺了过去，笑嘻嘻地看了看那只苹果，然后手一松，让苹果掉在了地上。坡娃弯腰去捡，那日本兵却抢在他前面，用沉重的皮靴一下踩住它，然后使劲碾着，苹果被碾碎了，从他脚下飞溅出一片苹果汁。

坡娃要冲上去与那日本兵拼命，却被爸爸死死抱住了。爸爸在他耳边不住地说：“娃，我们很快就要回家了，我们很快就要回家了。”

一个月的苦役终于结束了。

当初，河野明确交代过那些日本兵：“一定要让那个孩子知道，那匹马，是的，曾经的确是他的，但它现在已经烙上了大日本皇军的烙印，已经属于皇军了，永远属于。别再惦记着了，再惦记着，必定让他的亲人备受苦痛。”

当日本兵宣布坡娃父子俩已结束苦役可以回家时，坡娃的爸爸已几乎无力行走。他像被困荒漠数十天的人，此时，一阵风都能将他吹倒。他是在坡娃的用力搀扶下，才得以一步一步离开的。

走走停停，再也走不动了。路过一户人家时，他们停了下来。坡娃讨了一碗水给爸爸。爸爸说他走不动了，靠着这户人家的墙根坐了下来。主人过来，问他们从哪儿来、要去哪儿，知道一切之后，劝他们今天别走了，歇一天再走。但爸爸思念着野狐峪——关键是，妈妈在那边担忧着他们父子俩的死活，不能耽搁在路上，得尽量早点儿回到家中。

坡娃看到了一辆破旧的板车，对主人说：“大爷，我把棉袄押在你这儿，借用一下你家板车，好把我爸早早拉回家，行吗？”

主人说：“孩子，你就用吧。本来，我是用它拉土豆到城里卖的，今年遇上干旱，哪里还有多余的可卖，家里还不够吃呢。现在用不着它，你就用吧，得空时给我送回来就行。”

坡娃还是脱下了棉袄。

主人一见，连忙阻拦：“这大冬天的，娃呀，你想冻死吗？”又把棉袄硬给坡娃穿上了。

坡娃父子再三谢了主人，上路了。

爸爸躺在板车上，坡娃慢慢拉着，与野狐峪的距离不停地缩

短着。

天空飘起小雪，不一会儿路就有点儿滑了。路很窄，坡娃必须小心翼翼地抓着车把，稳稳地往前行驶。遇到上坡，坡娃的身体向前倾斜，双脚必须用力地蹬，可因地滑，常常蹬不上劲儿，连连打滑，几次差一点儿跌倒在地。

爸爸要从车上下来自已行走，被坡娃拒绝了。

雪地里，坡娃拉着车，满头大汗。热气散发在空气里，变成了白色的雾气。

在拐弯处，由于路陡，也是由于坡娃气力不支把不住板车，板车一只轮子滑出路边，随即整个翻了，爸爸被掀翻在地上，滚到了沟里。好在沟不深。

坡娃跳进沟里，扶起爸爸。

爸爸笑了起来，坡娃也笑了起来。笑着笑着，父子俩都哭了起来。

坡娃扶爸爸坐下，让他倚靠着土坡，抹了一把眼泪说：“爸，我再不会去想雪儿了，不会了……”泪水把刚落在脸上的雪立即融化成水，雪水与泪水融合在一起，坡娃脸上湿透了。

傍晚，坡娃拉着板车，已经来到野狐峪村前的小河边，那时，雪已下得很大，满天仿佛飘着绒绒的鹅毛。

瓜灯家走丢了一只羊，他正在寻找，见到了坡娃和坡娃的爸爸，连忙转身，向大雪里的野狐峪大声喊叫：“坡娃和他爸爸回来啦！坡娃和他爸爸回来啦！……”只喊了几声，嗓子就哑了。

人们听到了，“呼啦呼啦”拥向村前。

人纷纷，雪也纷纷……

第十一章 归来



一个月的苦役，几乎摧毁了爸爸的身体。回家后，一连十多天，他只能躺在床上，直到过年前的半个月，才能在妈妈或坡娃的搀扶下勉强下地走一走。走也走不了多远，只能走出门坐在凳子上，靠着墙晒一晒太阳。

这些天，太阳倒还精神，天天明晃晃地照着野狐峪，照着草原与无边的大地。

爸爸的眼睛眯缝着，仿佛在回忆从前的时光。

路过的人，见他瘦成这副模样，心里有点儿难过，但都笑着说：“看上去，你身体好多啦！别着急，过了这个冬天，就一定会好起来，像从前一样。”

爸爸点点头。

走过去的人，走出十几步，叹息道：“命！娃怎么就认识这匹马呢？”

“注定了的。今朝不相遇，明朝也一定要相遇的。”

“那娃，打小就心重、情重。”

“娃一家子，都是这种人。”

“不曾想，这畜生也心重，情重，谁说它是一匹马呢？这世上许多人都不如它。”

“是命躲不过。”

众人都叹息。

坡娃仿佛一下长大了，觉得自己是个大人了。早上不再睡懒觉，也像大人一样，夜里睡着睡着，莫名地醒来了，仿佛有什么心思沉在心底里，在那一刻漂浮了起来。是什么心思？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羊圈该清一清了。”“明年，坡上那块地，还是种土豆吗？”“快过年了，该搀着爸爸去理发铺子理个发。”“过几天赶集，妈妈要去的话，我陪她一起去吧。”“过了年，屋后的果园就该施肥了，羊粪差不多也够了。”……许多事，从前都是爸爸想的，但现在轮到他想。

他很细心地照料着家里的那群羊，准时喂它们草料，准时带它们到村前河边饮水。每天，他都打扫庭院。他甚至帮妈妈去河边洗衣服。河水很冷，冻得他双手红通通的，像煮熟了的虾。晾衣服的时候，他像女孩一样细心：双手捏住衣领，“噗噗”地在空气中扇动，好让衣服充分展开，然后再晾到树枝或绳子上……

日子过得越来越窘迫了。坡娃记得，从前的日子虽然并不富裕，但一年到头总是无忧无虑的。粮食不多，但总够吃；衣服不多，但也没有冻着；钱有时没有，但没有的时候，爸爸妈妈也不忧愁，因为有羊，有地，有土豆、麦子、水果……总会有钱的。但现在，一天不如一天，羊卖不出去了，土豆卖不出去了，仿佛在一天早上，

所有人的手上都没有钱了，两手空空。

日子还在一天一天地坏下去。

坡娃得帮爸爸。

他不再想雪儿了。心里不再问：雪儿现在在哪儿呢？它好吗？

瓜灯和草灵总把自家的羊赶过来，三家的羊混在一块儿放。

瓜灯问坡娃：“想雪儿吗？”

坡娃说：“不想。”

草灵用眼睛问：“想雪儿吗？”

坡娃觉得鼻子有点儿酸。

草灵还在用眼睛问：“想雪儿吗？”

坡娃摇摇头。

问了几回，瓜灯和草灵就不再问了，并总是避免提起雪儿。

三个人在一起时，看上去高高兴兴的。

但夜深人静之时，坡娃依然会想起雪儿。他不想去想，但想雪儿的念头却不由他。那念头正如雪儿一般在他的心里奔跑、跳跃或悠闲地吃草。想马的念头，就像一匹不安分的马。他有点儿生自己的气，就猛一翻身趴在床上睡——人趴下了，但那个念头没趴下。没法，他只好索性去想雪儿，一幕一幕地都在眼前，活生生的：雪儿驮着他，游过后山的一条大河；冬天，连绵的山被雪覆盖，雪儿在雪里撒欢，留下一路好看的蹄印；雪儿会抬起前蹄好长一阵时间，凝神去看天上的一轮月亮……他想不去看那扇通往马厩的窗户，但最终还是看了，他甚至在窗户上看到了雪儿的脸，立即坐了起来。知道只是幻觉，又重重地躺了下来。一天夜里，他听到了雪儿的“咳咳”声，醒来后再也睡不着了。明天

一早，还要早起去放羊呢！他就数羊，数着数着，羊变成了马，变成了雪儿。

这天，他让妈妈给他做了一碗糰糊，用纸把那窗子糊上了。糊了一层又一层，一共糊了八层。

新年一天一天地挨近了。

妈妈收拾屋子时，推开了马厩。空空的马厩，还留着雪儿的气味。妈妈问爸爸：“把马厩打扫出来吧，看看能不能派上别的用场，要不，看到了，难过。”

爸爸点头同意。

妈妈打扫好了，爸爸却说：“还是空在那儿吧。”

妈妈让坡娃拿主意，坡娃却说：“我去帮草灵找她家的羊，她家有只羊走丢了……”转身走了。

妈妈叹了口气，轻轻地关上了马厩的门，然后将身子靠在门上，抹起眼泪来。

日子过得十分艰辛，但野狐峪的人绝不想就这么将将就就地过年。要好好地过年，不惜一切。野狐峪从未像现在这样更像一个村子。野狐峪变得像一户人家，一户人口众多的人家，男女老少都是一家子。从前，无灾无难的日子里，富人们一个个都十分吝啬，而如今兵荒马乱，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之时，他们倒大方起来，尤其是到了这过年的日子，把吃的、喝的，很大方地分送给那些一贫如洗的人家：野狐峪家家户户都要过个好年！

那是一九四一年的春节。

饭菜可以差一些，衣服可以穿旧的，但鞭炮一定要备得足足的。

大年三十，天还没有黑，孩子们就开始偷放鞭炮了。硝烟东一团西一团地升起来，飘荡在野狐峪的村头、深巷。受惊的狗，先是乱窜，但很快意识到这爆炸声伤不着它们，再听到鞭炮声，就像孩子一样兴奋得胡乱跳起来，甚至还故意穿越硝烟，从还在“噼里啪啦”地响着的鞭炮上跳跃过去。

坡娃家，坡娃正在爸爸的注视下贴对联，贴“福”字。每一扇门上都贴。见到马厩的门，坡娃停住了：还贴吗？往年，都是贴的。全野狐峪的人都知道，坡娃家是不把雪儿当牲口看的。看着门上的旧对联、旧“福”字的痕迹，坡娃回过头来看着爸爸。

爸爸用眼神示意：贴吧，就当它还在咱家。

坡娃细心地去除掉旧对联、旧“福”字的痕迹，将对联贴到门的两侧。贴时，爸爸不住地说：“再高一点儿，再高一点儿……往东偏一点儿，往东偏一点儿……”

大大的“福”字贴在马厩的门中央。

妈妈一个下午都在厨房忙年夜饭，现在，桌子上已七碗八碟地热气腾腾了。虽说没有贵重的菜，但，看上去满满一桌，很丰盛的样子。

头天，坡娃就给爸爸买了一壶酒。

坡娃给爸爸倒了一杯酒，一家三口就开始正式过年了。

吃着吃着，不知怎么的，又提到了雪儿。“也不知道雪儿这会儿在哪儿？”先是妈妈说了这句话，刚说完，眼泪就下来了。三个人刚才还吃得很高兴，这会儿筷子慢了下来，饭菜仿佛难以下咽似的，在嘴里反复咀嚼着，一个个心不在焉的样子。三个人几乎同时想起去年大年三十时的情景：这马厩的门是敞着的，这

是爸爸说的，雪儿是牲口，吃不了人的年夜饭，但门也开着，让它闻闻，也算是一起过年了。一家三口正吃着，雪儿从门里走了出来，站在坡娃的背后，歪着脑袋看着一桌饭菜。坡娃放下筷子，头扭过去，用胳膊紧紧抱住雪儿的脖子，和爸爸妈妈一起大笑起来：“它也想上桌跟我们一起吃饭呢。”村里有个人路过坡娃家窗下，看到了这个情景，路上遇到人就说：“坡娃家的马，与他们家的人在一起吃年夜饭。”听到的人听得莫名其妙。雪儿甩着尾巴，绕着饭桌，走了两圈，然后回马厩去了。那天晚上，三个人想起雪儿来就笑。

这顿年夜饭，一家三口只觉得吃得很冷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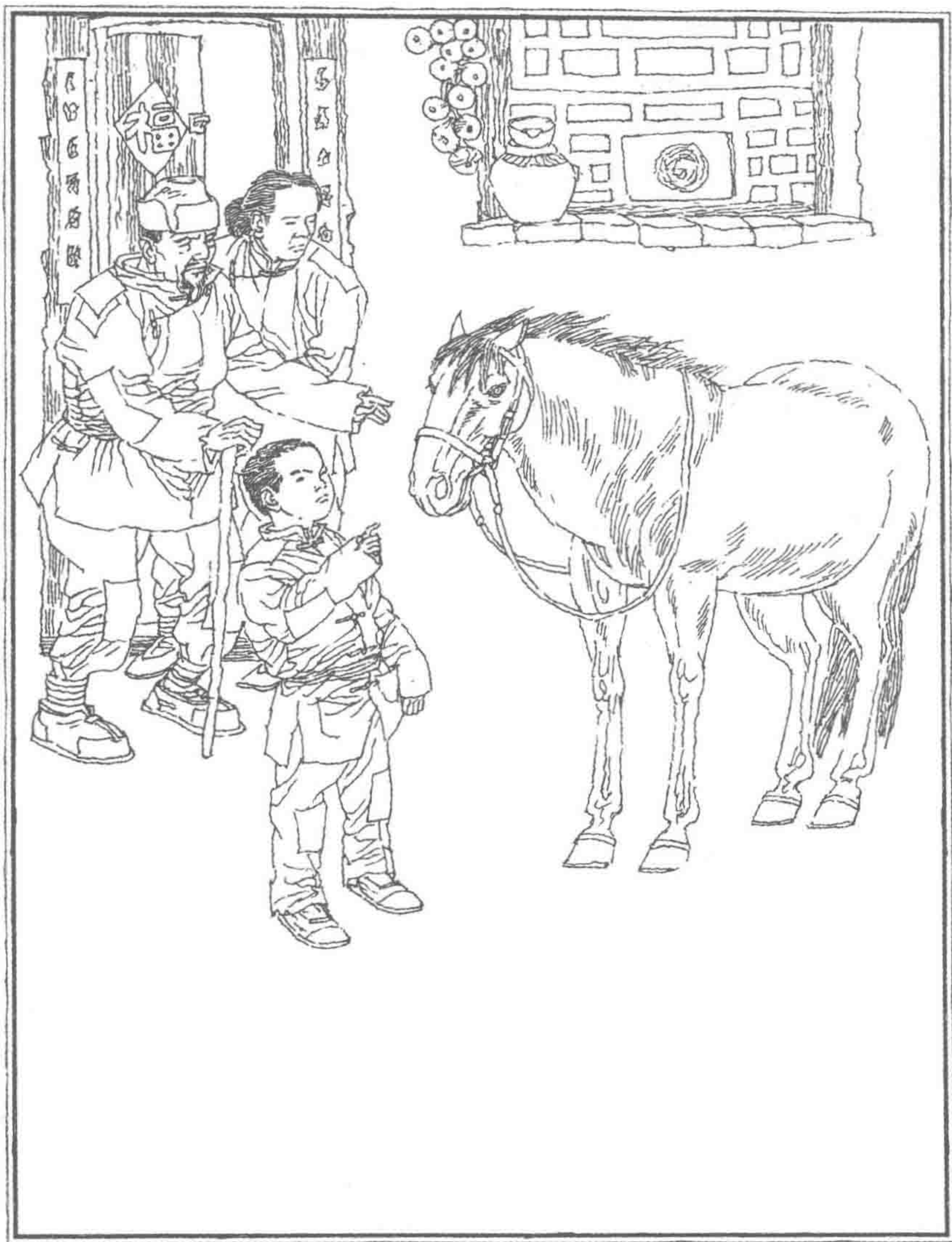
好在，外面的鞭炮一阵紧似一阵地响了。

那年的大年三十晚上，野狐峪的鞭炮响得十分热烈，稠密得犹如夏季草原上的暴雨。小孩子们在浓浓的硝烟里穿梭着，鼻孔里满是火药的味儿。他们欢叫着、蹦跳着，一直到深夜还不肯入睡。

地上，已是厚厚一层爆竹的纸屑。

坡娃与瓜灯、草灵他们在外面玩耍了很久，回到家时已经很晚了，躺下后，很快就睡着了。睡的时间不长，因为，大年初一的鞭炮声又响了。他一骨碌爬了起来。往年，大年初一的鞭炮都是爸爸早早起来放，而今年大年初一的鞭炮将由他来放了。他穿好衣服，点着一支粗香，拿了一大串鞭炮，打开了门。那时，天还在一片曙色之中，眼前的一切都还不能看得清清楚楚，但，他还是清清楚楚地看到了：

雪儿在门口站着！



香、鞭炮从坡娃的手中滑落在地上。

听到开门声的爸爸，正躺在床上等坡娃的鞭炮声，见迟迟未响，就喊了一声：“娃！”

没有回答。

“娃！”妈妈又叫了一声，还是没有回答。

爸爸妈妈觉得奇怪，连忙穿上衣服。在妈妈的搀扶下，爸爸来到了门口。他们也一下愣住了：雪儿！雪儿！……

雪儿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连尾巴都没有摇动。它的肚子明显地大了，但其他的部位看上去很清瘦。它的四只蹄子上满是尘埃。它脸上满是疲惫，但眼中却闪烁着抑制不住的兴奋。它没有像从前那样，一见到坡娃就走上前去用它的脑袋轻轻摩擦他的身子，伸出舌头去舔他的手背。它的样子看上去，好像与坡娃有点儿生疏。

坡娃站在那里没动，只是哭着。

爸爸拄着拐棍走上前去时，差一点儿摔倒，幸亏坡娃一步冲过去扶住了他。

妈妈也过去扶住了爸爸。

坡娃慢慢松开爸爸的胳膊，走上前去，对雪儿说：“你回来干吗？”他回头看了一眼随时都可能倒下的爸爸，“你走吧，走吧……”

雪儿低着头。

“你走吧！走吧！不要回来了！再也不要回来了！”坡娃抹了一把眼泪，“我不想你了，不想了，一点儿也不想了，你走吧……”

雪儿往后慢慢地退着。

爸爸突然挥起手中的拐棍，狠狠地打在坡娃的身上。接着，他向雪儿踉踉跄跄地跑过去，没跑几步，跌倒在地上。

雪儿“啾啾”地叫了几声，向爸爸跑了过来。

爸爸手一伸，抓住了地上的缰绳。

雪儿挣扎着要离开，但爸爸已将缰绳绕在了他的手腕上，绕了四五圈，死死地拉着它。

雪儿不再挣扎。

爸爸在妈妈和坡娃的帮助下，慢慢地站起来，他用手拍打着雪儿的脸说道：“丫头呀，你不该来到这个乱世呀！让你一个畜生为难啦！……”



第十二章 燃烧的火把

一刻也没有停留，爸爸让坡娃赶紧将雪儿藏到外婆家那边。

外婆家在桦皮镇，离这儿十几里地。瓜灯和草灵陪坡娃一起去了那儿。路上，瓜灯问坡娃：“鬼子会来野狐峪来找雪儿吗？”

坡娃说不好。正是因为担心日本人找到野狐峪，爸爸才决定让他把雪儿送到桦皮镇的。当然，日本人也不一定找来——但愿如此。

“是雪儿自己跑回来的，他们也不能拿我们怎么着。”坡娃说，“万一找来了，我们就说没有看见。”他收了收缰绳，“说不定，雪儿从此就再也不会落到鬼子手里了。”

草灵说：“总有一天，雪儿会回到野狐峪的。”

一路上，三个孩子说起雪儿以后的处境，总往好里说，说着说着还相信了，加上今天是新年，一路上都兴高采烈。

外婆家那边，也没有敢把雪儿直接养在家里，而是将它藏到了镇子后面的一个山洞里。是舅舅领着坡娃他们过去的。舅舅说，

放心吧，这山洞在偏僻处，没有人会走那儿去。舅舅还说，他晚上拿一套铺盖卷住到洞里陪雪儿，等过了这段日子，日本人不再惦记它了，再让坡娃将它领回野狐峪。

三个孩子回到野狐峪时是下午四点钟的光景。

爸爸说：“他们只要今天不找来，也就不会再找来了。”

爸爸说完这句话只一顿饭的工夫，河野带着一大队日本兵狂风一般直扑野狐峪。

河野是午后才得到报告，知道雪儿跑掉了。起初，负责马厩的日本兵没有想到雪儿会跑回家：它怎会认识回野狐峪的路呢？再说，路又那么远。他认为找上一会儿就能在附近什么地方找到，就将雪儿失踪的事向河野瞒下了。一直找到中午还未见雪儿的踪影，才不得不报告河野。河野大怒，抬起皮靴将负责照料雪儿的稻叶一脚踢翻在地，然后咆哮着，一番训斥。稻叶跪在地上，身子却挺得笔直，不住地点头：“哈依！哈依！……”

河野根本没有去推测雪儿的去向，像亲眼看到雪儿跑向野狐峪似的，当即率领五六十个日本兵，或骑马，或开着摩托和军车，打仗一般扑向野狐峪。他懂：这种马，只会去一个地方——它的家。而且不论路途多么遥远，也不能阻止它的脚步。

河野骑在马上，只说一句话：“将马交出来！”

可野狐峪的人异口同声地说，马不是在你们那儿吗？自从雪儿一去，他们压根儿就再也没有见过它了。

翻译将话译给河野。

河野冷笑了一声，转而看着坡娃和他的爸爸。他的坐骑在他身子下不住地扭动着，他的身子随之扭动，但眼睛却始终看着坡

娃父子俩，嘴角始终挂着微笑。

野狐峪的人谁也不说话。端着刺刀的日本兵，一个个都站在该站的位置上，凝固了一般保持着姿势。除了河野的坐骑在动，其余一切都不动。过了一会儿，连河野的坐骑也不动了，一切都仿佛停止了，只有太阳在一寸一寸地向山谷里坠去。

村西头，一只公鸡鸣叫起来。

河野冲着坡娃父子说了一通话，翻译听完，冲着坡娃父子说：“天晚了，皇军不想再这样等下去了，皇军已经不耐烦了。马在哪儿，你们心里都明白，骗不了皇军。”他指了指河野，“能骗得了他吗？知道他家是干什么的吗？养马，世世代代养马。北海道，知道北海道吗？大草原！特别大的大草原，良马万千。他懂马，懂什么是好马，懂马它心里在想什么。骗皇军，门儿也没有。别再拖延了。这样拖延下去，毫无意义。再不把那匹马交出来，知道什么后果吗？野狐峪将化为一片灰烬！今天是大年初一，是个喜庆的日子。中国年！一年从此开始了——就这么开始吗？……”他的声音很大，是说给全体野狐峪人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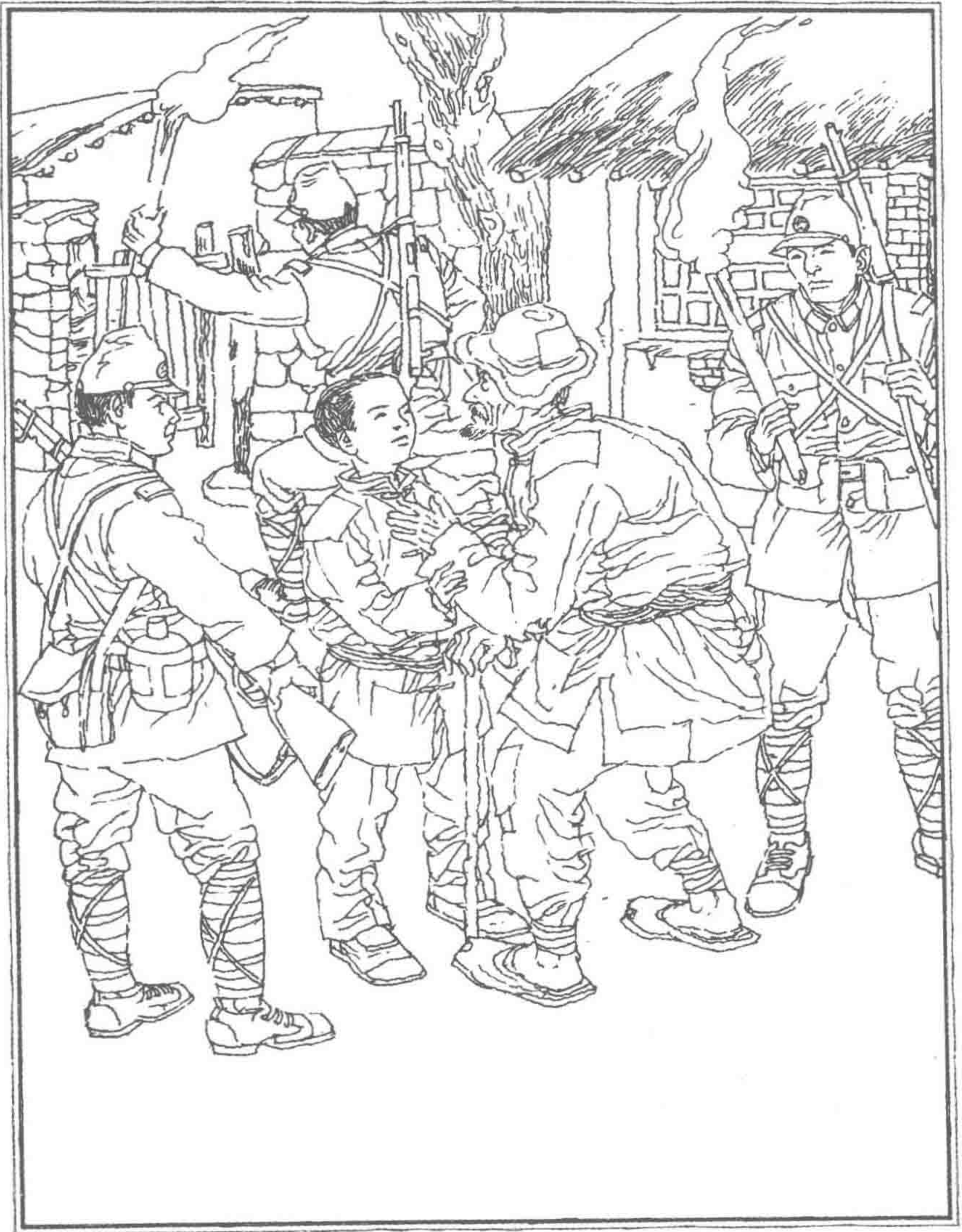
这时，两个日本兵各拎了一只沉重的汽油桶，从军车那边很艰难地走过来。后面又跟了两个鬼子，怀里抱了许多根火把。

野狐峪的人们都紧张起来，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最后都把目光转向坡娃一家三口人。

河野将手一挥，日本兵将数十支火把都浇上了汽油。

坡娃偶然一转头，看到了稻叶：他手里正握着一支湿淋淋的火把。他显然还认识坡娃。他也在看着坡娃，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

有不少野狐峪的人在看稻叶，因为，他看上去和那些日本兵



不太一样，至少年龄上要小得多。让他们觉得他还是一个日本兵的，就是他的身体也一样挺得笔直。

河野又一挥手，火把一支一支地点着了。风虽不大，但毕竟有风。火在风中“呼呼”地响着。天已经有点儿黑，火光的映照下，人们的脸红红的。风摇曳着火苗，人影忽长忽短地变化着。

负责放火的那个日本兵走上前来，问河野：“是把那个小孩家的房屋烧掉吗？”

河野摇了摇头：“不！只留一幢房子。”他一指坡娃，“只留下他们家的房子，其余的房子，”他一挥手，“统统地烧掉！”说完，他让翻译将他的这番话翻译给全体野狐峪的人。

翻译照此说了，说得十分清楚。

河野再一挥手，日本兵手举火把，跑向一幢幢的房子。

就在一幢房子马上要点着时，全村岁数最大的丁爷，将拐棍举到天空中，大喊了一声：“慢！”

河野似乎听懂了，向他的士兵们也大喊了一声：“慢！”

在“呼啦呼啦”的火声中，丁爷拄着拐杖，摇摇晃晃地走到坡娃面前：“娃！就算爷爷求你，求你们一家人了！把那匹马交给他们吧！……”说罢，竟要跪倒在坡娃面前。

坡娃大叫了一声“爷爷”，赶忙将丁爷扶住。

丁爷已是老泪纵横：“娃呀，爷爷难为你了，爷爷不是人……”

爸爸走上前来，把手放在坡娃的肩上：“娃，是雪儿命不好……”再也没有说什么。

坡娃没有哭，仰头看着天空：天空是一片黑，除了黑，就再也没有一星儿其他的颜色。他迈动脚步，往村外走去。

全村的人都看着他。

河野看了看野狐峪，轻轻叹息了一声，掉转马头，慢慢地跟在坡娃的身后，马蹄“嗒嗒”响着。

举着火把的日本兵，一个挨一个地跟在河野坐骑的后面。

瓜灯和草灵愣了一会儿，沿着火把照亮的路，追赶坡娃去了，一路上，把日本兵撞得东倒西歪……



第十三章 日子像浮云一样飘过

很快，冬季进入了尾声。山坡上的积雪开始变得疏松，露出了许多孔洞，早晨，脚一踩在上面，“咔嚓咔嚓”地响；而到了中午，再踩在上面时，就像踩在棉花上，不一会儿，一只一只脚印，就变成了一摊一摊水。屋檐口的冰凌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但这光芒正在不停地变短，因为冰凌正在不停地融化，水珠钻石一般闪亮，在地上滴出湿漉漉的一条线。家家屋顶开始变得潮湿，积雪一天薄似一天，中午时分，整个屋顶像在散发热气。村前的河流，中间的冰已经化成薄冰，断裂成无数碎片随风飘走了，只有靠岸的冰还围着水边的芦苇和杂草坚持着，但看样子也坚持不了多久了。

野狐峪在迎接春天的到来，所有的心都热切地希望春天能一夜之间就走遍草原。

坡娃的爸爸身体已明显好转，不用人扶，也不用拐棍，就可以自己下床行走了，虽然看上去依然还很虚弱，但脸色正一天一天地好起来。那么大一片地，在等着他去耕种呢！

自从再一次被迫将雪儿交给日本兵，坡娃心中的屈辱已到了极点，而到了极点之后，绷紧的心弦有点儿坚持不住了，反而松弛下来。这就像他爬上了山顶，再往前走，就是下坡了。雪儿依然时常在他面前显现：或一边摇尾一边吃草，或“嗒嗒嗒”地向他小跑过来，或风暴一般狂奔，或前蹄悬空，望着初升的太阳嘶鸣……但他有点儿无动于衷了。他不能再想它了，不能了。爸爸有话：“这日子总要一天一天地过下去。”春天马上就到了，坡娃一心想做一个轻松的娃、快乐的娃、无忧无虑的娃。他不想让雪儿的影子，再这么纠缠着他，让他心里难过，让他的心在思念中受尽折磨。他只不过是一个孩子。孩子的心头很嫩、很软，禁不住一座山的重压。孩子有孩子的办法——孩子天生就有办法忘记什么，掀掉什么。

他不想再看到与马厩相通的窗子。即使糊了很多层的纸，也无法阻止他想着窗子——它毕竟是扇窗子。他要把它堵死。他用铁桶搅拌了一桶烂泥，用砖头严严实实地把它堵上了。

堵上了窗子，又用砖头堵上了通往马厩的门。

妈妈看着，扭过头去哭，爸爸看着却笑，苦苦地笑。他是看着娃长大的，他懂娃。看着坡娃认认真真地堵窗堵门，他知道，娃要彻底忘记雪儿了。忘记了好，忘记了，对坡娃好，对雪儿也好。雪儿虽是畜生，但雪儿什么都懂。雪儿虽然远在他乡，在日本人手上，但雪儿能感觉到娃在忘记它。它也许会难过，但终究会过去的，它在那边也就死心塌地了。不就是一匹马嘛！马本就是让人骑的，谁骑不是骑呢？都盖了日本人的火印了。说是抢去的，说是盗去的，又有什么用？还争辩它干什么？反正它是盖了

日本人的火印，抹也抹不掉了。

爸爸已经见到了雪儿身上的那枚火印。刚一见到时，仿佛那火印烙在了他的心头，滋滋冒火，连血带肉地伤着了。但爸爸是大人，大人明智。爸爸知道，那火印已让雪儿变得不再是从前的雪儿了，不再是自家的雪儿了。那火印将随雪儿一直到死，到骨头化成灰融在土里。

爸爸用石灰和了一桶石灰水，将整个墙刷了两遍，那窗，那门，一点儿痕迹也没有了。看上去，就是一堵密不透风的墙。

那马厩却还在，空着，仿佛空在坡娃的心上。心空空的。

妈妈说：“空着也空着，不如把家中没用的东西放进去。”后院就杂七杂八地堆了很多没用的东西。坡娃说：“我来把这些东西搬进去！”没有用的砖头、木头等，都被坡娃统统塞进了马厩。他决心要把马厩塞得严严实实，不让它有一点儿空隙。所有没用的东西都塞进去了，但马厩仍然还有空。坡娃就把一堆干草塞进去，哪儿有空就往哪儿塞，转眼间，那么一大堆干草就都被他塞进了马厩。马厩终于再也没有一点儿空隙了，看上去，像是实心的。坡娃关上了那扇通向外面世界的门，并用一把锁将它锁住了。

春天到了。

只几天时间，鸟多了起来，各种各样的鸟，也不知道这之前它们都去了哪儿，说回来都回来了。太阳升起来时，它们好像要赞美太阳一般，在树上，在天空，在草地上鸣唱起来。雪化尽，露出的是潮湿的土壤，几阵风吹过，就开始泛绿，无数的嫩草芽，怯生生地长到还没有暖和的空气里，颤动着，好似打寒噤。成群成群的麻雀，飞到这儿，飞到那儿，“叽叽喳喳”，还不停地追打，

打成一团，从空中掉下后接着还打。乌鸦变得有点儿烦躁不安，“哇哇哇”地喊叫，更是打得黑羽纷纷落下。在地里耕地的人，跳起来向它们挥舞着手：“闹死了！闹死了！”

爸爸妈妈耕地、播种，坡娃去山坡上放羊。羊们终于吃到了鲜嫩的草，冬天的无精打采，随春风去了，一只只都变得欢腾起来，叫声不断。有时，坡娃会赶着羊群来到家中的地头。刚刚翻耕过的地，十分松软，黑油油的。两旁，是那些没有耕的地，不是黄色就是绿色，衬得刚刚翻出的土，显得特别的黑。爸爸会弯腰抓起一把土，对坡娃说：“这土，有油！”羊们就跑到耕过的地里，寻找着被翻起的植物的根茎或块茎。坡娃在想：它们一定是甜丝丝的。

融融的春光里，坡娃、瓜灯、草灵三个孩子都很快乐，仿佛春天一到，往日的不快乐、忧伤与愤恨，都像冰一样化成水流走了。不再提雪儿，不是有意不提，而仿佛他们不再记得雪儿了。他们现在看见的只是飞鸟，从林子里闪过的小鹿，一只在风中摇摆的鹰，向阳坡上的白色的、黄色的、蓝色的小花，树枝上一只一只的鸟窝；听见的只是鹿鸣，草丛中土拨鼠的“吱吱”声，黄牛的“哞哞”声，以及无数种鸣禽的吟唱。

脱去臃肿的棉袄棉裤，他们觉得身体变得无比的轻盈，仰望天空的云朵，从山顶往下俯冲时，觉得自己说不定会飞起来。

在两个男孩疯玩时，草灵常常会到一旁去采摘花朵，然后，在手中抓上一大把，用鼻子闻一闻。看着坡娃和瓜灯在另一处玩耍，她心里总是想不通：男孩真的很奇怪，这样玩着有什么意思呢？

两个男孩也不懂草灵，瓜灯已经两回将草灵的花一把夺过，然后朝天空猛一抛，只见满天空都是花。草灵一边在草丛里将那些花捡起来，一边哭：“我再也不跟你们玩了。”捡了花要离开，两个男孩却早摘了两把花递到她眼前，这才得以和解。

夏季来临时，枪炮声越来越频繁地响起来，并且越来越近，各种关于战争的传说，像乌鸦一般飞到野狐峪。

土豆已经开花，燕麦开始抽穗，玉米的叶子，剑一般在舞动，牛羊养得膘肥肉壮，葡萄藤爬满了架子，南瓜每天开花……看样子，今年必定有个好收成。但野狐峪的人却高兴不起来。

时不时地，就有一个大哥哥或一个年轻的叔叔突然消失了。从春天到现在，已有许多哥哥和年轻叔叔不见了踪影。

三个孩子坐在草坡上，坡娃说：“我知道他们去哪儿了。”

瓜灯说：“我也知道。”

草灵说：“他们去参加游击队了。”

两个男孩赶紧掉头，四下里看看。

“开始打鬼子了！”坡娃兴奋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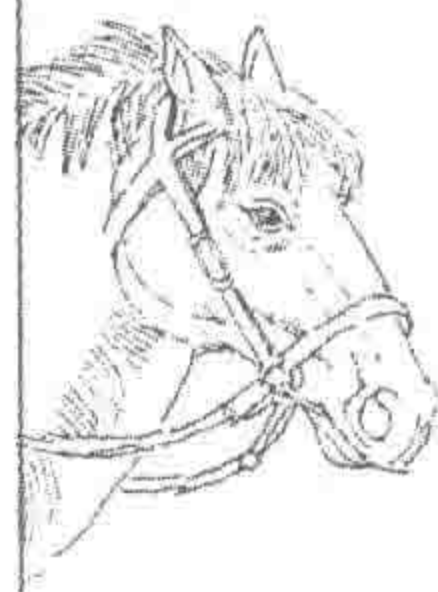
正说着，远处的深山里就响起枪声，并且响了好长一段时间。

在地里干活的人，都停下了手中的活儿，抬头向枪响的地方看着，都不说话。

日本军队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野狐峪人的视野里，好像在不停地调遣。

雨季即将来临，对于野狐峪人而言，日子就像天上的乌云一般，沉闷而迟缓地飘过……

第十四章 小马驹



这天，坡娃的爸爸和妈妈在玉米地里掰玉米，爸爸不知想到了什么，一根玉米掰了一半，却停住了手。妈妈看着爸爸：“你在想什么呢？”

爸爸说：“雪儿，它该下小马驹了。”他扳着手指头，算着日子。

妈妈说：“千万不要再在坡娃面前提起雪儿。好不容易，他才把它忘了。”

爸爸笑了笑，摇了摇头：“他能忘了吗？”

“反正，他不再提雪儿了。”

爸爸无心再掰玉米了：“也不知道那些日本鬼子会不会伺候雪儿。不会难产吧？小马驹生下来了没有？母子俩都平安吧？……”

爸爸推算的雪儿分娩的日子，大致上是准确的。从这天早上起，雪儿就已经开始产前的不安了。它吃几口草，就不吃了。可过一会儿，又吃几口。卧下来没一会儿，就又站起来，来来回回

地走动，走动了一阵又卧下来，不知道自己究竟怎么待着才好。

河野从雪儿肚子的大小，猜测雪儿分娩的日子也就在这几天。中午，他从军营来到马厩，察看了雪儿后对稻叶说：“它要生产了，从现在起，你一刻也不能离开它！”

下午，天开始下雨——雨季就此开始了。雨就这么一直下着，忽大忽小。雪儿越来越烦躁不安起来。稻叶想牵着它到外面溜达，但到门口一看，那雨一望无际，整个世界都像在烟里一般，只好放弃了这个念头。看着雪儿那副样子，他不知如何是好了，只是不住地用手安抚它，与它没完没了地说话：“你是要生小马驹了吗？是吗？那好呀！你要做妈妈了，做妈妈呀！你放心，我会一直守在这儿陪着你，我哪儿也不去！今晚，我就睡在这儿了。这儿有的是干草，我往地上铺一些，就是床。你要生时，就喊一声。当然，我是不会睡着的，我怎么会睡着呢？你不用害怕，我知道，生小孩是很疼痛的，我的妈妈说过，她生我时差一点儿疼痛得死过去。你不会死过去吧？噢，忘了，你只是一匹马，而不是人……”

雪儿好像听懂了一些似的，居然安静了许多。

在野狐峪，雨正在洗刷整个山川和草原。所有的鸟，都飞进了林子里，树叶虽然茂密，但，依然遮不住下个没完的雨，大大小小的鸟们都淋湿了，缩着脖子，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地站在枝头。野兔们在洞口向外张望，当看到有一只狐狸居然还在草地上穿行时，赶紧退回到洞的深处；雨是看不见了，只能听那雨声了。

坡娃已早早将羊群赶回圈里，此刻正朝外面看着：雨里，走着穿着蓑衣的爸爸妈妈。他们只想多掰回一些玉米，怕这雨一直下下去，玉米霉烂在地里。他们每人都背着一大筐玉米。

“娃他妈，我怎么觉得雪儿就是在今天要生小驹子了呢？”

“别想啦！”

“是啊，想它干什么呢？生就生吧。”可是，他还是担心地问坡娃的妈妈，“不会有什么事吧？”

“能有什么事？又不是人生孩子。”

“这可难说。母马生小马驹，生不出来死掉的，你也不是没有看见过。”

“不要说不吉利的话。”

“不想了，不想了……这雨不下到人心里长毛，怕是停不住了。”

雨也一样下在这座草原小城。街上没有行人，只偶尔有一辆日军的军车开过，车轮溅起路上的积水，像生了双翅膀。

雪儿已开始变得痛苦起来。它不住地走动，将稻叶为它铺的一地干草，几乎踩成了草屑。

稻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住地搓着手，完全像一个没主意的孩子。

四周没有其他声音，只有雨声。

天很快黑了，一黑就黑到底。稻叶向门外探了一下头，就见马场里还亮着一盏马灯，其余的都已被雨水浇熄了。看上去，那盏亮着的马灯四周好像飞着无数白色的虫子。所有的马匹仿佛都在听雨，没有任何动静。

稻叶忽然害怕起来。他一头冲进雨地里，想回到平房，回到他的同伴中间，但立即想到了还在痛苦中煎熬的雪儿，又赶紧掉头回到它的身边。就在外面待了这一小阵，他的衣服就已经湿透了。他坐在干草上，不住地哆嗦起来。

马灯吊在柱子上。

稻叶看到了雪儿的眼睛：眼珠向外鼓溜着，好像还蒙了一层泪幕。

雪儿越来越痛苦了，喉咙里不住地呻吟着，突然发出嘶鸣声。稻叶双手抱住了自己的脑袋。

但，不一会儿，雪儿渐渐安静下来，卧到了稻叶新铺的一层厚厚的干草上。

稻叶看着它，坐起来，从筐里抓了一把白天割来的青草，送到了雪儿的嘴边。雪儿用舌头将青草卷进了嘴里。稻叶还要给它青草，它却把脑袋转向一边，只是在嘴里反复咀嚼着刚才吃的那一把青草。

稻叶重又坐到干草上，靠着墙，用双手抱着膝盖。

远处，好像有枪声。近来，总是有枪声，稻叶已经习惯了。他没有太在意枪声。他现在的注意力只在雪儿以及即将出生的小马驹身上。见雪儿一副安静的样子，他开始想象着小马驹的样子，尽管它还没出生，但他就已经喜欢上它了。

不知什么时候，他睡着了。

雨没有大，也没小，就这么一个节奏地下着。

野狐峪，坡娃的爸爸睡不着，也不知是雨声烦人，还是盘旋在他心里的心思烦人，就是睡不着。远远地，他听到了村前那条河的流水声。四面八方的雨水，流到了这条河里，水流大了，速度加快了。偶尔，他听到了“隆隆”的水声，猜想，一定是河岸有大块的泥土禁不住水流的冲击，轰然倒进了河水中。

妈妈含含糊糊地说：“睡吧，都什么时候了。”

“雨声闹人。”

“那一块地的土豆，不会淹了吧。”

“在坡上，不会淹了的。”

坡娃不知做了什么噩梦，叫喊了一声。

妈妈说：“娃老做噩梦。”

爸爸在黑夜里长长地叹息了一声。

“你还在想雪儿？”妈妈彻底醒了，问爸爸。

“想了又有有什么用。”

“那就别想吧。”

“不想了，睡吧睡吧。”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对妈妈说：“我怎么觉得，雪儿就在今天夜里要生小驹子呢？”

“你又不是神仙！你怎知道今天它生小驹子？”

爸爸说：“是这雨下的，让人心里发愁。”

那时，稻叶正在梦中，梦见的不是马，而是他老家的海、渔港、捕鱼的船，在阳光下晒着的渔网、桅杆上的灯光、满眼飞翔着的海鸥、身材矮小的父亲和更加矮小的母亲……他的嘴角正流着口水，也流着笑容。

阵痛又开始了。雪儿站了起来，又开始走动。疼痛像一波一波的浪潮袭击着雪儿，它几乎变得有点儿狂躁，后蹄不住地蹬踏着地面。

飞扬起来的泥土落到了稻叶的脸上，他一惊，醒来了，揉了揉眼睛，眼前的情景吓得他立即蝙蝠般地贴在了墙上。

从雪儿的臀部露出了一颗湿漉漉的脑袋，这是小马驹的脑袋。

小马驹眯缝着眼睛，也许，此时此刻它什么也不见，但稻叶

却觉得它在看他，只是眼神有点儿陌生，有点儿懵懂。它一点儿力气也没有，只有依靠妈妈了。稻叶居然听到了一句话：“妈妈让我出来，我就出来。”

可是，妈妈没有让它十分利落地出来。不是妈妈不想，而是妈妈无能为力。

雪儿在剧烈的阵痛中，眼珠凸得让人感到害怕。它不住地转动身子，扭动着臀部，似乎要用力将它的小宝宝从它的身体里甩出来。这使稻叶感到极其紧张和担忧。他伸出双手，跟着雪儿的转动而转动，做出一副随时从空中接住小马驹的姿势。

雪儿又开始嘶鸣，声音特别强烈，身体的转动也更加迅速——不是一个方向，而是一会儿向右转动，一会儿向左转动。似乎又往外露出一点儿的小马驹，被甩过来甩过去，几次差一点儿甩在墙上。稻叶的心“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嘴里不住地说着：“不！不！不能这样！小心你的宝宝！小心你的宝宝！你这样会把它弄死的。知道你疼痛，知道！”稻叶要哭了，“别这样！别这样！求求你了别这样！……”

雪儿又卧在了地上，露出头的小马驹沾满了泥土和草屑。

稻叶十分担心雪儿会一不小心扭断了小马驹的脖子。他跪在地上，把手放在胸前：“马呀，马呀，你可千万不能伤着你的宝宝。你看不见吧，它是一个多么好看的宝宝呀，像你一样，像你一样呀……”

雨开始变大了，“哗啦哗啦”。这样下去，世界将会变成一片汪洋。

雪儿又站了起来——它在往起站时，因为气力不支，差一点

儿摔倒。

依然是来来回回地转动，露出越来越多的小马驹，不住地被甩动着。血水不住地往地上流淌，泥土浸了血水，又经马蹄子的践踏，变成了烂泥。马厩里，是浓烈的血腥味。

仿佛过了十年二十年，小马驹还是没有完全出来，在雪儿的身后甩动着。它看上去没有一点儿力量，身不由己地被甩动着。

稻叶满眼的惊恐，额头上是大颗大颗的冷汗。

雪儿终于停止了转动，站在那儿，长时间地保持一个姿势。

就在稻叶的神经几乎要崩溃时，随着一股浓稠的液体，小马驹从雪儿的体内完全地滑脱出来。稻叶冲上去接，但已经迟了：小马驹跌落在地上。它先是一动不动地躺着，仿佛累极了。过了一会儿，才在半透明的胎衣中动弹起来。

雪儿转过身来，低头看着地上的小马驹，眼睛里全是温柔。在它伸出舌头慢慢地舔破小马驹的胎衣时，稻叶冲进了大雨中，蹦跳着，大声喊叫：“生啦！小马驹出来啦！……”

声音近乎号叫。

平房的一扇窗子打开了：“叫什么！浑蛋！”

稻叶在大雨中继续狂呼：“生啦！小马驹生啦！……”后来，他双腿一软，顺势跪在了地上，脸仰向天空，大口大口地喝着雨水。

当他再回到马厩时，小马驹居然已经站了起来，正东倒西歪、跌跌撞撞地将身子贴向它的母亲……



第十五章 与马驹同眠

从这天开始，稻叶就再没有回那幢平房睡觉。他要日夜守着小马驹，不能让它有半点儿闪失，这既是河野的命令，也是他的心愿。他由衷地喜欢它，他想不出，这世界上还有比它更让人宠爱的动物了。瞧呀，四条长长的腿，一身白色的毛，比它母亲的毛色稍稍淡一些，但更亮、更光滑，也更纯洁。那么好看的身腰，也是四只黑色的蹄子，也许是因为初生下的马驹，那四只蹄子更加有光泽，嫩嫩的光泽。那稚拙、清纯，总带着淘气神情的眼睛，亮晶晶的，幽幽地发着光。当它钻到母亲的腹下，仰头吮吸乳头时，太像一个可爱的婴儿了。它“吧唧吧唧”地吮吸着，很满足、很用心，但到了快吃饱了的时候就不专心了，甚至叼着奶头玩耍，眨巴着眼睛看稻叶，每逢这时，稻叶都恨不能把它抱起来，举起来转圈儿。

小马驹也很喜欢稻叶，许多时候，它甚至宁愿离开妈妈而跟着稻叶。它紧紧地挨着稻叶，一旦见不到稻叶的人影，它就会寻

找，不住地叫唤。那时，雪儿就会走过来，用舌头舔它，仿佛在说：“宝宝，你叫什么嘛！妈妈不是在这儿嘛！”小马驹便不再叫唤了，紧紧地靠着雪儿。可隔不了多久，它还是觉得稻叶不在是件特别要紧的事情，就又离开妈妈去找稻叶，奶声奶气地叫唤着。只要听到叫唤声，稻叶就会立即跑回马厩：“我回来啦！我回来啦！”回来了，小马驹还是在叫，但已不是在叫唤，而是在诉说：“你去哪儿啦？你去哪儿啦？”一副委屈、可怜的样子。稻叶仿佛听懂了：“我不会走远的。我怎么会走远呢？”他不住地拍拍它的脸，或是摸一摸它的背，“我不会丢下你的，不会的。”他不停地爱抚，直到小马驹安静下来。

小马驹露头来到这个世界，看到的第一个人就是稻叶。

雨还在下，天仿佛漏洞百出，并且再也补不上了。人们几乎记不得已有多少天不见太阳了。到处是水洼，河流汹涌，大水泛滥，冲毁了许多路基和桥梁。山坡被冲出一道道的沟，原来是一整片绿色，现在却在绿色与绿色之间，出现一道一道的黑色。通常，在这种天气里，人人都会木呆呆地守在家中。虽说日子过得有点儿沉闷，但世界也会因此而少发生许多事情。今年的情况却很不一样，进入雨季以来，在这一大片广阔的土地上，似乎没有一刻是安宁的，到处在打仗，日夜都能在雨中听到枪炮声，有时还十分激烈。密集的枪声，如同密集的雨声一般，让人觉得子弹像夏天的蛾群在空中飞行。

稻叶有时会站在门口，神情悠远，不知在想些什么。

从小马驹出生的那一天，直到现在，河野的身影还没有出现过。稻叶知道，他现在的心思根本不可能在小马驹母子的身上，

而在越来越吃紧的战事上。他能感觉到情况的急剧变化，一是因为河野这么多天没有露面，二是因为马场里的马。那些战马，天天被牵出去征战，一匹匹都明显地瘦弱下来，并疲惫不堪。前天，那匹黑马被牵回马厩时，大腿一直在流血，血流进水洼，荡漾开来，整个水洼都红了。半夜里，听见它不住地嘶鸣，天亮时它已经死在了马厩里。昨天，那匹菊花灰和那匹芦花白就再也没有回到马厩。一匹匹受伤，一匹匹死亡，也有一匹匹新马被牵进马厩，它们或是从某个村庄掳来的，或是经海运来自日本本土。

看着马厩的情景，稻叶总是禁不住要回头看一眼雪儿和它的小马驹。还好，雪儿刚刚产下小马驹，是不会让它上前线去的，至于小马驹，更是平安无事。稻叶希望小马驹永远是一匹小马驹，年年，月月，长也长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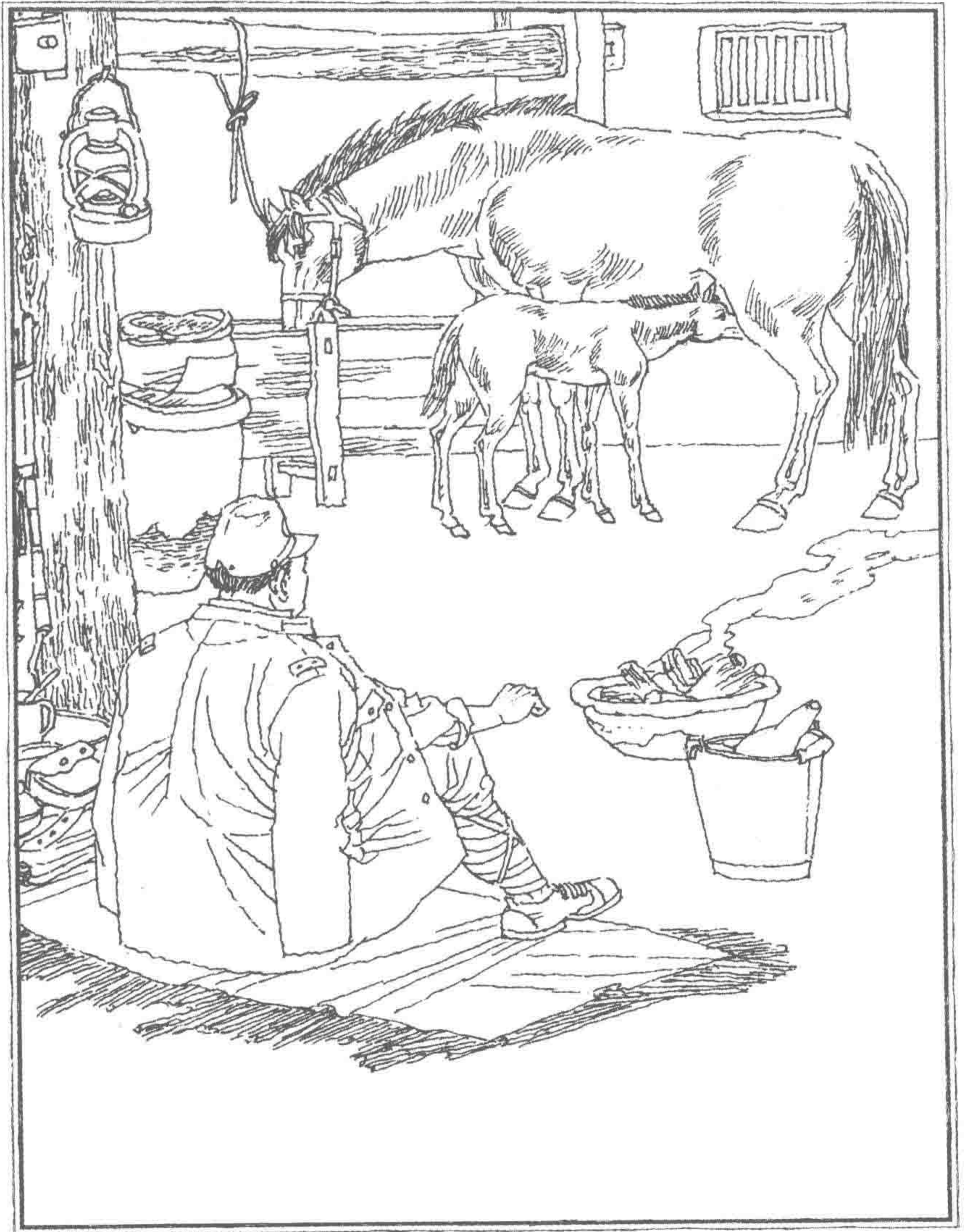
雪儿奶水充足，小马驹一天一个模样。它在马场里东跑西跑，有时竟像小疯子一般快速地奔跑，显然，它已开始不满足马场这么大一方天地了。它是马，马属于广漠的天空和无垠的大地。马厩对于小马驹来说，无异于牢笼。雪儿倒还安静，它产后身体还没完全恢复，身子有点儿懒。再说，它打小就是在那片天空下的大地上奔跑的，它已无数次地满足过了。小马驹并没有看到过那样的天空，那样的大地，但不愿在一个小小的地方待着，这是它的本性。

“你想出去？”稻叶问它。

它居然停止奔跑，抬头看着稻叶，眼睛里既有渴望，也有哀求。

“可外面还下着雨。”

小马驹做出要冲出马厩的样子，被稻叶拦住了。他怕它在他



一不留神时冲进雨地里，只好将马厩的门关上了。

小马驹在门口转来转去，并不时地用脑袋去撞击马厩的门。

稻叶找来一把大大的伞，对小马驹说：“我带你出去，可我们说好了，不准乱跑。你一旦着凉，就会生病的，就会死去，因为你只是一匹小马驹。”

小马驹好像听懂了稻叶的话，用脑袋碰了碰稻叶的身体。

马厩门打开，小马驹怯生生地走了出去。雨点落在它身上，它稍微惊了一下，但很快就不再在乎雨了。它还算听话，并没有一出马厩就兴奋得到处乱跑，而是随着稻叶，“嗒嗒嗒”地慢走，形似散步。

稻叶为它举着伞，虽不能完全遮挡住雨，但毕竟能给它遮挡大半个身体。他则将自己的身体完全暴露在雨中。

小马驹对任何一样东西都很感兴趣，看看这儿，看看那儿，闻闻这儿，嗅嗅那儿，它还很小，看上去很像一只玲珑轻盈的鹿。

那些看管马匹和站岗的日本兵，都在看着他和它在雨中散步的样子。

大门口，那个叫村田的大块头日本兵，穿着雨衣在站岗，见到稻叶和小马驹这样情意绵绵地走在雨地里，嘴一撇，骂了一句脏话，说：“看上去像一对情人。”

这个家伙早已看不过悠闲自得的稻叶了。风里，雨里，大雪飘飘，烈日当空，他都得笔直地立在大门口站岗，直得像一根木头，而稻叶却可以牵着马，自由出入，去草地，去河边，玩耍一般地轻松。而如今，又有了一匹小马驹陪着他。更让他恼火的是，河野连看都不看他一眼，而一见了稻叶却变得很温和，还不停地问

他话，不停地点头。不就是一个小养马的嘛！他甚至都没有和稻叶说过几句话，却在心里很不喜欢他。他身强力壮，眼珠子很大，像一头野牛，但心只有小拇指那么大，并且无缘无故地认为是稻叶让他感到很不痛快的。他站在雨地里，双脚踩在泥泞里，一直冷冷地看着稻叶和他的小马驹。

稻叶的衣服已经湿透，但他愿意继续陪小马驹散步。这是一件愉快的事情，甚至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他举着伞，不时地抹一把脸上的雨水，双脚“扑嗒扑嗒”地踩着地上的积水，不住地向小马驹说话：“它们都是马，你应该认识它们，因为你也是马呀！那是一排树，桦树，到了秋天，它们的叶子会变成金黄色的，而那时，它们的树干会变得更加的白，像刷了白漆一样白，十分的好看。看到枝头上那只鸟了吧？它叫乌鸦。这种鸟不稀奇，什么地方都有，我老家也有，屋顶上、田野上，到处都能看到它们。那是大草垛，它们来自草原。你很快就会见到草原的，草原很大，一眼望不到边，有草，有树，还有花，五颜六色的花，噢，你的妈妈就是从那儿来的……”他想起了那个男孩。他至今还不知道他的名字，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就像那个男孩永远也不会知道他的名字一样。雨幕里，那个男孩出现在了他的眼前。他眨了眨眼睛，那个男孩又消失了。他觉得那个男孩很有趣，尽管那天他骗了他、耍了他，偷走了雪儿。他记得他的眼睛，他的目光。那天，他举着火把，又看到了他的目光。想起这对目光，走在雨地里的稻叶，心里颤了一下，就像一片叶子在凉风里颤了一下。他还记得，那天，他举着火把默默地走在那个男孩的身后。他以为，那个男孩总会回头看一眼他的村子，可他却始终没有回头，身子

挺得直直地往前走着，另外两个孩子和他肩并肩，好像对后面那么多雪亮的刺刀一点儿也不在乎……

三天后，那个叫村田的家伙很粗鲁地将稻叶绑在了一根拴马的柱子上。

起因是小马驹用湿漉漉的舌头舔脏了他刚刚穿上的军服和一双洗得干干净净的手。小马驹是在稻叶去为雪儿取玉米时溜出去的。它对那两扇大门很好奇。那天，那两扇大门曾在它的眼前打开过，时间虽然非常短暂，但，它看到了一个广阔的世界。它摇着尾巴，朝大门走去。这天从早晨开始，天空破天荒地放晴了，下了数日的雨，暂时停住了。小马驹一路奔跑着过来了，四蹄虽小，依然激起一朵朵水花，今天刚刚穿了一套新军服的村田来不及躲闪，裤子上被溅了许多浑水，心里非常不快，朝小马驹吼叫道：“滚开！”

小马驹愣住了。

“让你滚开，你听到了吗？”

小马驹困惑地看了村田一会儿，不仅没有“滚开”，反而走上前去。自它出生以来，它还没有看到过如此高大强壮的人呢，它所见到的人，都比较矮小。它很好奇地绕着村田转了一圈，村田一有驱赶它的动作，它就往后退一下，但不一会儿，又朝他走去。

村田在站岗，他必须挺直身体，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那才是标准的姿势。

小马驹看到了一只中指笔直地压在笔直的裤缝上的手，那只手特别肥大。它情不自禁地伸出湿漉漉的舌头舔了舔那只手——假如，只是舔了村田的那只手，也许就不会发生下面的事情了，

小马驹舔完手，又舔了舔村田的上衣。心里一直拱火的村田，低头一看，只见那上衣已湿漉漉一片，还带着黏液，再也克制不住了，从肩上卸下枪，用枪托在小马驹的屁股上狠狠地击打了一下，小马驹一声哀鸣，撒腿跑了，一边跑，一边不住地哀鸣，还不停地扭过头去，企图看一看自己的屁股——那里，一定让它感到了钻心的疼痛。

稻叶回到马厩，发现小马驹不在后正向大门口找来。村田用枪托击打小马驹的那一幕，他看得清清楚楚。他立即向小马驹迎了过去。

小马驹见了稻叶，将身体贴着他，一个劲儿地抖索，喉咙里不住地呜咽，双眼泪汪汪的。

稻叶看了看它的屁股，发现皮被打破了，正在往外渗血，顿时心疼不已。他愤怒地向依然笔直地站着的村田瞪了一眼，先将小马驹领回马厩，安抚了它一阵之后，将马厩的门关牢，操起一块砖头，一步一步地向村田走过去……

天又开始下雨了，一下就很大。

村田赶紧转身进入岗亭穿上雨衣，刚走出岗亭，一块砖头飞了过来，他一躲闪，脸是没有被砸中，但肩胛被砸中了，他叫唤了一声，侧着身子，用手捂住剧烈疼痛的肩胛，一双眼睛死死地瞪着稻叶。不知是因为疼痛还是因为仇恨，他将牙齿咬得“咯咯”响。

稻叶没有掉头跑掉，而是双腿叉开，毫无畏惧地站在雨里。

村田猛扑过来，一拳打过去，稻叶向后踉跄了五六步，终于跌倒在水洼里，激起一大团浑水。紧接着，村田又扑到稻叶身

上，用山一般的身体用力压住稻叶，一手卡住稻叶的喉咙，一手指着稻叶：“看到你逍遥自在，老子就生气，就恼火！告诉你，小子，老子活得不痛快，一点儿都不痛快！看到你，我就更不痛快，早就想揍你一顿了！不就是让你养马嘛，还是一匹支那人的马！……”

“是马！”稻叶叫喊着。

“不就是一匹支那人的马生下的马崽子嘛！”

“是小马驹！”稻叶双手拍打着地上的积水，溅得村田浑身是水，连脸上都水淋淋的。

村田一把揪住稻叶的脖领，轻而易举地就把他揪到了一根柱子旁边，顺手捡起一根废弃了的缰绳，只几下，就把稻叶绑在了柱子上。他往后退了几步，仰头看了一眼天上的雨：“让这大雨淋死你！”转身，迈着日本军队特有的步伐，走向他的哨位。

河野穿着雨衣，骑马视察马场来了，见到稻叶被绑在柱子上，冷冷地问负责马场的军官：“怎么回事？”

军官如实报告。

“立即将他松开！”河野用马鞭指着稻叶，向军官吼叫。

稻叶被松开后，要冲向村田，被河野用马鞭抵住了胸膛：“你，带我看看那匹马驹！”

稻叶走向雪儿所在的马厩。

当河野踏进雪儿所在的马厩时，本来卧在地上的雪儿立即站立起来，颈上的鬃毛变得蓬松，并几乎竖立起来，眼中充满了警惕。

河野看了看雪儿，朝稻叶点了点头，意思是：它身体恢复得很好。接下来，他仔细地察看了那匹小马驹，一边看一边点头。

他也察看了小马驹屁股上的伤口。临出马厩时，他把手放在稻叶的肩上：“也许，这又是一匹好马！”然后拍了拍稻叶的肩。

稻叶双腿并拢，身子挺得笔直。

河野走出马厩，对军官说：“去，将他绑在那根柱子上！”他用马鞭指着站岗的村田。

军官犹疑着。

“去，将他绑在那根柱子上！”河野重复着。

“哈依！”军官立即带了两个士兵，将村田押到了柱子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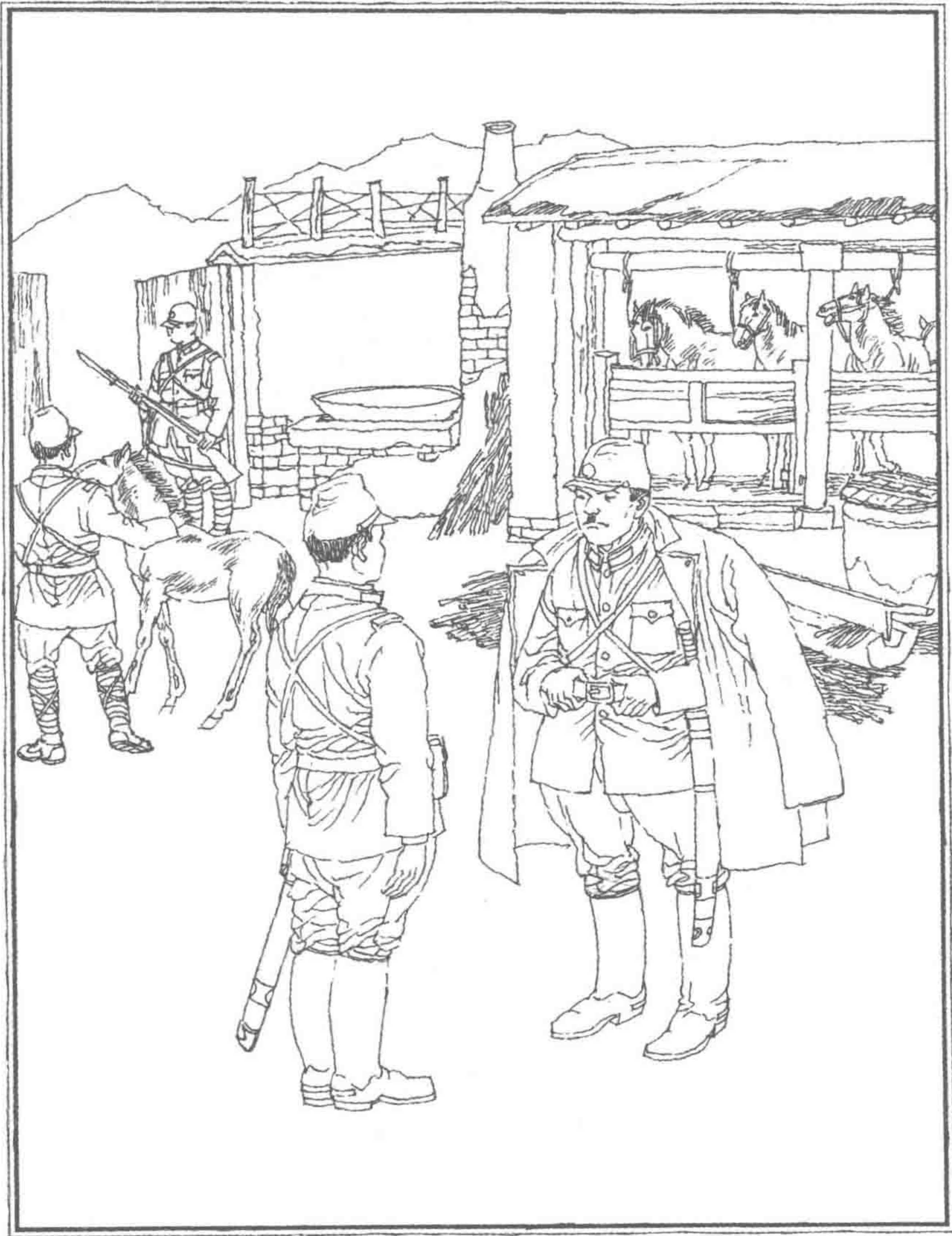
村田没有做任何反抗，任由两个士兵将他绑到刚才绑稻叶的那根柱子上。

河野走到村田面前，“叭叭”给了他两记响亮的耳光：“浑蛋！”随后，他朝在雨地里站着的全场士兵大声说，“谁也不得欺负那两匹马！”他用马鞭指着与平房连接的那个马厩。

这天晚上，稻叶一直在用嘴轻轻地吹小马驹的伤口。它好像很舒服，乖乖地由稻叶吹着。直到它卧在雪儿的身旁，稻叶才倒在干草上睡觉。

第二天醒来，他发现，不知是什么时候，小马驹已从雪儿那边走了过来，卧在了他的身旁。稻叶没有立即起来，也没有惊动小马驹，而是久久地和小马驹一起躺在干草上。

外面的雨还在下……



第十六章 马场的末日



河野再次出现在马场，已经是第二年的春天。

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视察这个马场了。也许是中国军队正从四面八方这座草原之城汇集的原因，也许是日军主动选择了弃城的战略，不久，他就将带着他的军队和马匹离开这里，去一个战略位置更重要的地方。撤，还是不撤，不是由他说了算的，那是整个日军战略中的一部分。

这个马场，自然也将不复存在。

他并不留恋这座城市，虽然它富足、美丽。驻扎这里的日子，他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那个中国的成语：四面楚歌。城虽然是他的，是皇军的，是大日本帝国的，但这座城仿佛有日夜跳动的心，这颗心却永远不是他的，不是皇军的，不是大日本帝国的。子弹、刺刀、炮火，只能让那些中国人一个一个地死去，但，却无法让那颗在黑暗中的心停止有力的跳动，哪怕只有一秒钟。以这座城为中心而向周围扩张日军的势力，这一计划其实已经破产

了。不光未能如愿，反而，周围数百公里的土地上，中国军队正在山谷里、密林里集结，神出鬼没的游击队，可能会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时候射出他们仇恨的子弹，让他防不胜防。从他踏上这片土地的那一天开始，天空、大地以及草木，就是陌生的，几年过去了，依然还是那么陌生，依然是一番永远也不能熟悉的样子。他入睡前的思念，他梦里的情景，他骑在马上指挥军队前进时的偶尔走神，想的都还是他的北海道，他的草原和马群。离开这座小城，离开吧。

中午，这里的阳光要比北海道的明亮、充足。他一踏进马场就闻到了马场特有的气味。如果说，他对这块土地上的所有一切都感到生疏与隔膜，却唯独对马厩的气味十分熟悉。那是他从小就闻惯了的的气味。打小，他就经常和父亲睡在马厩里，热烘烘的臊味里，他总能闻出各种青草的气味，他几乎可以清楚地说出每一种青草的名字。

他深深地呼吸了一口马场的气味，眯起了眼睛。

跟随他的士兵，都感到困惑。

他知道他们不能理解，他也没有嘲笑他们。

这是他一手创建的马场，一个颇具规模的马场。这里有两百多匹马。他的军队装备优良，但他深知，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地方，是坦克和军车不能到达的，而这些地方却又必须到达；人的脚步可以到达，但人的脚步太慢，往往错失良机。比起吉普车后面跟了一溜军车出现在某座城下或某个村落里，他觉得骑在马上，带领数十或上百名骑兵突然出现，更能使自己感到威风凛凛、痛快淋漓。他的部队并非纯粹的骑兵部队，但，他必须要让他的部队

具备骑兵部队的功能，尤其是在这茫茫草原上，马匹是必不可少的。他太清楚马的能力了，正是这些马，使他的部队在许多时候赢得先机，也正是这些马，使他的部队比其他部队的处境要好得多。

如果不是这些马，这座城大概早已失守了。它们的灵活，它们的来如影去如风，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他。它们是攻城略地的功臣，一匹匹都是。

它们不久将转移。这是军马的命运。

他想独自一人在他打造的马场走一走。他挥了挥手，让陪同他的那些军官和士兵都走开。他们向后退去，然后转身走到了一边。

他从这匹马走到那匹马，有时，伸出手去拍一拍它们的脑袋或臀部。

“你们将要离开这里了。”他想告诉那些马。

马，一匹匹，养得都还不错。日本军队虐马，臭名昭著。但他的军队是不虐马的，至少没有人敢在他面前虐马。一旦发现，严惩！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已经让他明白，马是世界最高级的也是最高贵的动物，虐马，是极其可恨也是极其可耻的。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很喜欢也很在意那个叫稻叶的年轻士兵。开始，他以为稻叶与马一定有着不一般的关系。后来，他从马场的军官那儿得知，稻叶小时候很少看到马，他是一个渔民的儿子。他爱的应当是船，是驾船到大海上去遨游。可他偏偏如此喜欢马，喜欢成那个模样。也许是因为马这种动物是可以让世界

上所有的人喜欢的。但不尽然，他不就无数次看到日本军队的马，一匹匹都皮包骨头，风都能轻易吹倒。还有别的解释吗？难道是因为他年轻——年轻得像一个孩子？

但，他现在感到有点儿遗憾，因为兵力匮乏，将有许多不上前线的士兵被调离他们原有的岗位，开赴前线。士兵在不停地死去，前线需要士兵。视察完马场，他将会交给负责马场的军官一份名单，一份马场人员编入战斗部队的名单。这份名单里就有稻叶。

河野不知不觉中走到了那个特殊的马厩前。他看到了稻叶——他好像在做一件什么事情，这使他感到新鲜与好奇。他没有惊动他，而是倚在一根木柱上，双腿交叉，津津有味地看着。那时的阳光照得人懒洋洋的……

从昨天开始，稻叶一直在观察一对喜鹊。他的老家也有喜鹊，但跟这儿的好像有点儿不一样，颜色、神态都有点儿不一样。它们在一棵大树上筑巢。公喜鹊在满世界寻找所需的“建筑材料”——一些适合筑巢的树枝。每找到一根树枝，它都要花很长时间，因为，地上的树枝都被那些孩子干干净净地捡回去当柴火了。公喜鹊只能飞到很远的地方去找，非常艰难，非常吃力。而树上，有的是枯枝，但喜鹊毫无办法。昨天下午，稻叶看到公喜鹊在树上用它的喙，使劲地去掐一根枯枝，但最终失败了，只好飞走。负责将树枝搭建成“房子”的母喜鹊，常常觉得无事可做，站在还远远没有搭建成的“房子”旁的树枝上叫着，仿佛对公喜鹊如此没有效率地寻找材料，有点儿不耐烦了。稻叶一直在留意着。中午，他忽然觉得他完全可以帮助那只公喜鹊。他爬到树上，



折下许多枯枝，然后用刀截成一根根短枝，丢在了喜鹊能看到的地方。粗细，长短，他都细心观察过，正是喜鹊所需要的。

河野恰巧看见了。

为了不让喜鹊生疑，稻叶并没有将这些树枝放在一起，而是东一根西一根，很随意地丢着。

公喜鹊偶然一歪脑袋，从枝头看到了地上的枯枝，疑惑了一阵，飞到地面，用喙、用爪子试了试，觉得合适后，衔起来飞往枝头……

河野很快看明白了，哈哈大笑起来，稻叶一惊，跳了起来，见是河野，丢下树枝，双腿并拢，笔直地站在那儿。

河野再一次察看了雪儿和小马驹。他在马厩里，停了格外长的时间。

离开时，河野对负责马场的军官说：“我不想让这匹母马与它的马驹过多地待在一起了。很快，它们就要分开，彻底分开。小马驹只会让它的母亲成为一匹软弱的马、一匹无用的马。这太可惜了，对不起上苍的这份造化。它们母子分开的日子，应当很快就到。还有……”他朝平房方向看去，见稻叶正带着小马驹出门，长叹了一口气，“就让他养那匹小马驹吧，直到那匹小马驹成为一匹骏马——即使成为骏马了，也不要将那小子派到前线去，永远不要！”

第十七章 野狐峪



日军未等中国军队攻城，就主动放弃，于一天深夜全部撤离，不剩一兵一卒。那天夜里，家家户户的窗口上几乎都有眼睛在黑暗中向街上张望。汽车轰鸣着，马不断地嘶鸣，一双双沉重的皮靴，整齐地踏着路面，“哐哐哐哐”地响着。没有一个人说话，只有喘气声，仿佛是一支哑巴军队。夜风中，旗帜在飘扬，衬得满城都是荒凉。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要去哪儿，也没有多少人因为他们的撤出而欣喜和兴奋。因为，在他们看来，日本人从来就是诡计多端。他们更相信日军撤军只是一个阴谋。他们不懂军事，读不懂日军的文章，但他们认定这是日军早策划好了的。他们并不希望日本军队前脚撤出，中国军队就后脚进来，他们担心中国军队会中了日本人的诡计。他们担忧地观望着。第二天，中国军队并未进城，第三天、第四天，依然未见他们进城。但，他们听到了消息：中国军队早与小城擦肩而过，不知去向。看见的人说：“队伍很长很长，几乎走了一夜。”

又过了几天，人们才听到一个可靠的消息：日本军队与中国军队，都去了野狐峪一带。

早在古代，野狐峪就是一个军事要塞。这里的人，至今还会在耕地或掘墓时，发现一把长剑或是一张残弓。后山至今还能看到一些堡垒的石基。但这里的老百姓很少有人能搞明白，各方军队为什么会经常在这里打仗。随时都能看见的白骨告诉他们，这里不知死过多少人。他们能想到的就是山脚下的那条路，谁把住了路，这个世界就是谁的，因为，只有这一条路可以通向远方，通往其他的城市和村庄。这莫非就是兵书上说的“咽喉要道”？还有，这里到处是山，地势险要，可攻可守。

坡娃、瓜灯和草灵总能听到大人们讲从前这一带打仗的故事。

坡娃放羊，在山脚下的一块平地上就捡到过一把剑，现在还挂在他家墙上。

野狐峪的人很快就发现了日本军队和中国军队的对峙，往西看，他们能清清楚楚地看到日本军队，往东看，他们则清清楚楚地看到中国军队。野狐峪的人观望东西两个方向，知道这里将会有一场恶战。而一旦交火，野狐峪就将成为厮杀的战场。于是，家家户户都惶惶不安，都在想着怎么躲避战火。几乎所有人家都挖了可以藏身的洞穴。一个大爷说，野狐峪的人，不分男女，都成了打洞的耗子。逃又逃不出去，不挖洞，等着挨枪子和炮弹吗？

两边的军队都在紧张地构筑工事，但野狐峪的老百姓感觉到的却是一份寂静。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却没有听到一声枪响。而且远处也没有枪声。以前，白天黑夜地，动不动就响起枪声，而现在，仿佛所有持枪的人都集中到野狐峪来了，要打枪，就在

野狐峪打吧。这样的寂静，让野狐峪的人感到时间被拉长了，度日如年。

草灵的父亲一直在耐心地观察着东西两个方向的动静，不住地将他的推测告知全村的人。这天早上，他告诉人们一个难以置信的消息：中国军队突然消失了。

人们不太相信，都站到高处往东看，真的看不到中国军队的影子了，就像一群鸟“呼啦”飞来又“呼啦”飞走一般。于是，人们开始猜测中国军队撤走的原因，看法逐渐统一：中国军队掂量来掂量去，觉得与日军力量相差过于悬殊，难以取胜，所以暂时撤走了。人们又猜测日军的去向：不久，他们也会撤走的——不撤走，待在那里干什么？

但，他们的猜测一直没有成为事实：日军没有撤，不仅没有撤，还接二连三地调集来新的部队。这是草灵的父亲从远远近近的山谷里升起的炊烟和传来的战马嘶鸣推测出来的。

对于日军为什么不撤，并且看上去还要在这里长期安营扎寨，草灵的父亲肯定地说：“我琢磨着，这阵势不是中国军队要阻止日本军队前进，而是日本军队要阻止中国军队前进。如果要让中国军队永远不能前进，他们就必须守在野狐峪一带。”

人们相信了草灵父亲的推测之后，心里像压了块沉重的石头，胸口发闷。

前些天，野狐峪的孩子们不敢出门，还经常藏在自家挖的洞里，知道这仗一时半会儿打不起来之后，就又在外面疯跑了。坡娃甚至敢赶着羊到近处的草坡上放羊。

这天黄昏时分，坡娃赶着羊往回走时，突然听到西面的山头

上传来一声马的嘶鸣，他立即愣在了那儿：这不是雪儿的声音吗？起初，他怀疑自己听错了，可当他赶着羊群继续往回走时，那马的嘶鸣声再度响起：分明就是雪儿的嘶鸣！他掉头往西边山峰看去，只见山头上立着一匹马，在夕阳的映照下，虽然只是一个倩影，但坡娃还是认出来了：雪儿！他差一点儿大喊一声“雪儿”，但最终只是在嘴中不住地喃喃自语：“雪儿，雪儿……”放羊的鞭子掉在了草丛里。他目不转睛地看着西峰上的那个剪影，羊们簇拥在他身边，也随着他的目光向西看去。

雪儿久久地立在那儿，就像矗立在山头的一尊雕塑。

不知过了多久，又出现了一匹小马驹，小家伙竟然与雪儿呈同一个姿势伫立在雪儿身旁。

“小马驹！雪儿真的生孩子了……”这是坡娃第一回见到它。虽然也只是一个影子，但这已足以让坡娃激动了。

他没有向雪儿和它的孩子跑去。他知道不能。这不光是因为那边的山谷里布满了日军，还因为，他已经不再想雪儿了——他已经知道他不能再想雪儿了。他能做的，就是让泪幕下的雪儿和它的孩子，变得朦朦胧胧，像春天草坡上的一场梦……

雪儿也许看到了坡娃，也许没有，但它一定看到了远处村庄的袅袅炊烟。那儿，曾经是它的家。如果一匹马也有记忆，那么，它就一定记得脚下的那座山头，它以前曾许多次到达过——坡娃带它到这里吃过草，鲜嫩的草，这片草原特有的草。它就一定记得，在前方不远的那片平地上，是坡娃和黑狗以死相拼，将它从众狼之口救了下来。对它而言，整片土地，都是它的恩人，是它日后愿意将尸骨埋葬在这里的地方……



坡娃以及爸爸妈妈一直认为，雪儿是听得懂人的话的，它也有它们马儿的语言，只不过人听不懂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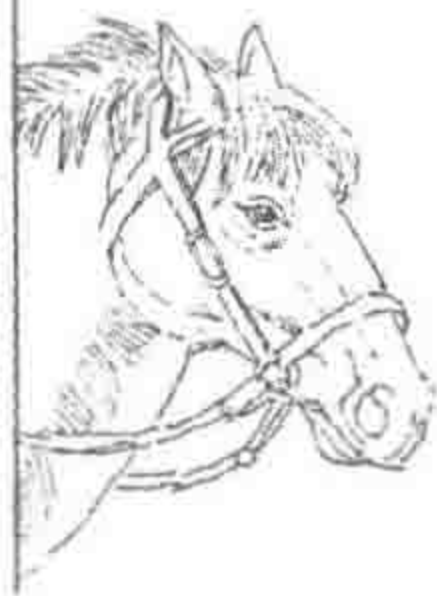
此时此刻，雪儿在心里说着话吗？在说什么？莫非是：爸爸、妈妈、哥哥，我就在离你们不远的地方，我看到了家。这是我的孩子，你们还没有见过它呢！它与我长得一模一样，你们见到，一定会像喜欢我一样喜欢它。它很听话，真的很听话。我知道，我再也不能回去了。再回去，他们这一回就一定会烧掉野狐峪的房子，他们甚至还会杀人，我看见过他们杀人，他们平时不笑，但杀人的时候却会哈哈大笑。爸爸、妈妈、哥哥，雪儿好想带着自己的孩子回家，好想，好想……

夕阳淡去，天色转灰，然后一切都渐渐淡去。

坡娃把见到雪儿的事告诉了瓜灯和草灵。

从此以后，每天黄昏，仿佛约好了似的，他们三个会坐在这边的山头上，面向西边的山头。他们一定会看到雪儿和小马驹的身影出现……

第十八章 分离



河野决定立即将雪儿母子分开。他需要更换他的坐骑，并且他现在恰巧有调教新坐骑的时间。他很清楚，在野狐峪一带将有一场恶战。他需要一匹更为出色的坐骑。一匹马，特别是一个指挥官身下的一匹马，几乎能够决定一场战役的胜负，至少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场战役的胜负。

他现有的坐骑依然让他心满意足。这匹来自北海道草原中心地带的青灰色的马，是他的骄傲，是他意志的体现与身体的延伸。但，它明显地老了。加上这几年在枪林弹雨中的竭力奔波与水土不服，它已显出容易倦怠的迹象。马的生命就那么长，充满活力的青春时代十分短暂，让它现在休息，似乎稍微早了一些，但也可以了。对一匹战马而言，是不能有一点儿勉强的。瞬间的犹疑迟钝，瞬间的软弱和意志的薄弱，都会酿成大祸。而一个指挥官的坐骑，则应做到毫无瑕疵。青灰马还能做到吗？这个疑问在见到雪儿之前就有了，而见到雪儿之后，一个念头瞬间就在他心中

产生了：我已到更换坐骑的时候了。

虽说现在更换坐骑有点儿仓促，但他对自己的驯马经验深信不疑。事情的成败不完全取决于时间的长短，像雪儿这样有灵性的马，完全配得上他一手地道的驯马经验。时间来来得及。当枪声、炮声响起时，他已经可以自由驾驭那匹雪白的中国马了。他有这个自信。还有，也许十分关键的是，它是一匹中国马。这里的水，这里的草，这里的气候，自然只有产自中国本土的马最能适应。他想起青灰马刚来中国时的情景——那个情景让他想起来就感到非常尴尬：青灰马在他检阅士兵时，竟然稀屎不断地从股间汨汨而出，脏了它的后腿，还脏了一地的青草。

这匹中国马，产后经稻叶这小子的精心照料，已完全恢复健康。

仗一时半会打不起来，这个空隙仿佛是专门留给他驯马的。他几乎要把这个空隙看成是天意了。

主动撤出小城时，他以为中国军队会毫无犹疑地进驻小城。他做出如此判断的依据是：这些年来，中国军队只能在荒野中集结、活动，风餐露宿、饥寒交迫（他曾无数次地惊讶于这些中国人的坚强耐力），在这一大片版图上，几乎所有城市，无论大小，都已控制在日军手中，城市对于中国军队而言，是无比珍贵，也是无比向往的，更何况像那样一座美丽的草原之城呢？然而，中国军队背着干馍、土豆绕城而行，让他与其他日军部队合围这座小城，从而将这支中国军队歼灭于其中的“鸟笼计划”彻底破灭了。他知道，那支中国军队的目标，是向前，向前，去这片版图的纵深地带，他们有重要的战略考虑。但，大日本帝国以及它举

世无双的军队，是不可能允许中国军队实现它的计划的。装备精良、作风严厉、视死如归的日本军队，从日本出发的那一天，就没有想到过再回去，既然双足已经踏上了这块土地，那么这块土地就已经属于大日本帝国了。

他接到大本营的命令是：守住野狐峪，绝不让中国军队再前进一寸。

也许是中国军队估量了一下自己的力量，不战而退了。这不禁让他感到有点儿失望。以他的脾气，他会率领他的部队去追击中国军队，但他的意愿却被日军大本营坚决否定了。他的任务就是不惜一切地守着野狐峪。

“既然如此，我就很好地利用这一段悠闲的时光吧。”

他要亲自去牵雪儿。路上，他想到了稻叶：这小子会怎么看待这件事呢？

他见到了稻叶，说：“它们可以分开了——今天就是它们分开的日子。”

“不！”稻叶伸开双臂，站在河野面前，“它们还没有到分开的日子。”

“听着！我要立即将它训练成为我的坐骑！”河野将马鞭按在稻叶的肩上。

稻叶指着那匹青灰马：“你有坐骑。”

“它老了。我需要一匹年轻的坐骑。”

“它还在做妈妈！”

“你想让它一辈子做妈妈吗？”

“如果可以的话。”

“这样的马，是没有理由永远做妈妈的，你小子懂吗？把它交给我吧！”

“不！”稻叶很固执地站在河野的面前，身子挺得笔直。

河野将鞭子从稻叶的肩上放下，改为指着稻叶的脑门：“它们没完没了地缠绵，是会葬送这匹马的，你懂吗？它需要激烈奔跑，需要在暴雨中奔跑，需要在狂风中奔跑，需要在枪林弹雨中奔跑。它像一把刀一样，需要磨砺！它留给我训练的时间并不多。必须尽快分开它们，越快越好。如果一匹战马在战场上思念它的马驹，那将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它要忘记它的马驹！还有，对马驹来说，这也是一件必须做的事情——如果你希望这马驹将来成为一匹骏马的话！”他笑了起来，“你小子，还记得你是什么时候断奶的吗？”他好像忽然悟出一个什么道理似的，将马鞭竖在天空，绕着稻叶转了半圈，“你小子之所以这样，就是断奶太迟的缘故吧？”

在一旁的军官和士兵都笑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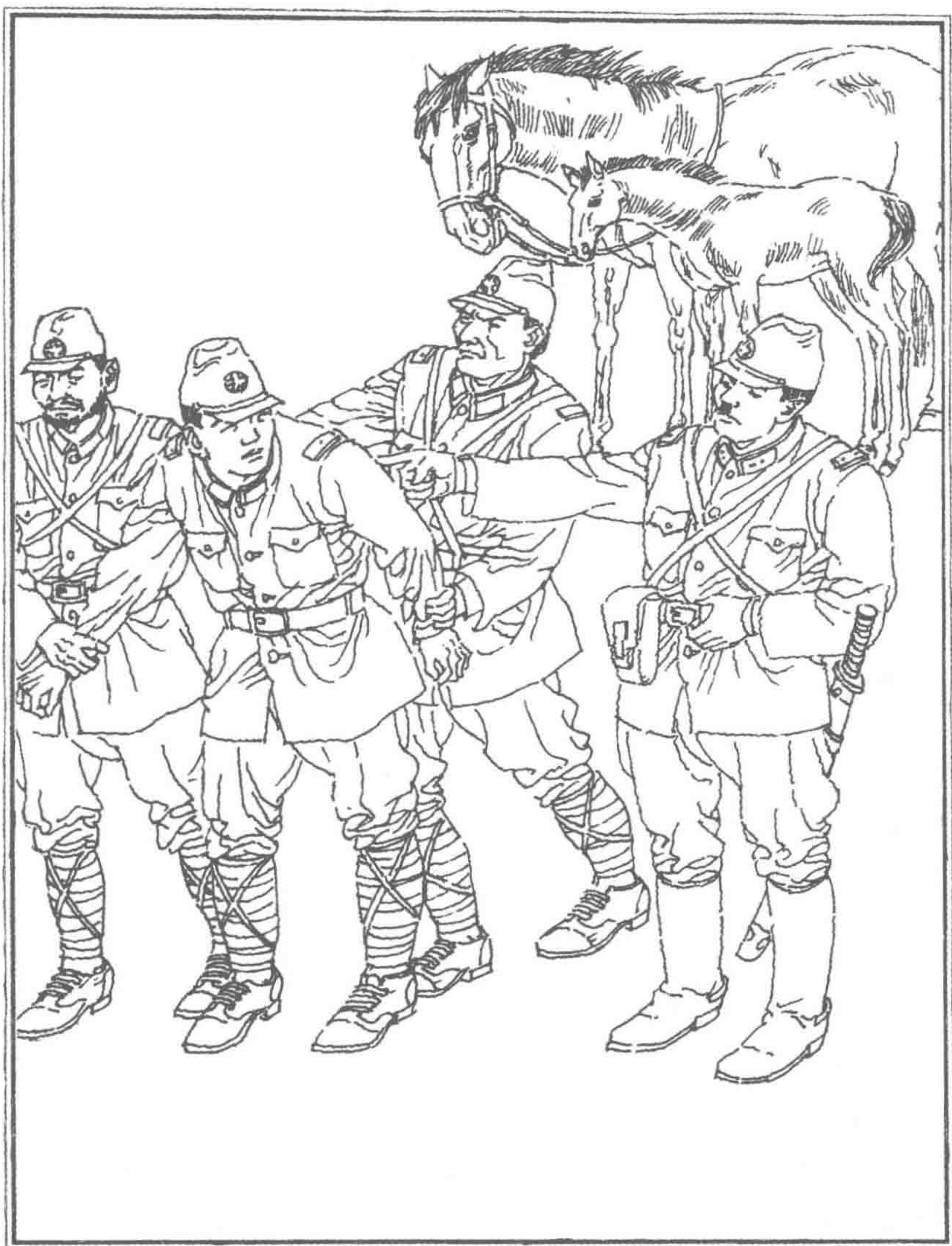
稻叶一言不发，依然笔直地站着。

僵持了一阵，河野见稻叶依然十分固执地守护着雪儿母子俩，真的愤怒了，对那几个军官和士兵说：“让这小子走开！”

几个士兵一拥而上，揪住了稻叶，将他推离了雪儿母子。

稻叶没有竭力反抗，只是大声地叫着：“不！不！不！……”

河野看也没有看稻叶，以十分熟练的动作，迅捷地抓住了雪儿的缰绳。像第一回抓住它的缰绳一样，他抓缰绳的手，一直挨到雪儿的嘴边，然后，死死地将身子贴住雪儿，使它既无法暴跳，也无法用后蹄踢人。



雪儿立即意识到了，这是母子分别的时刻。它嘶鸣着，竭力将眼睛转向它的马驹。也许，这是它最后一次看它可爱的孩子了。

小马驹被另外两个士兵拦到了一边，它一个劲儿地冲撞着，想要跑到它母亲身边。它居然撞倒了一个士兵，但随即又有另外两个士兵拦住了它。它叫着，随着母亲的远去，叫声越来越凄厉。

“不！不！不！”稻叶高声叫着。

雪儿开始了激烈的挣扎，无奈它碰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强大、最有手段、最心狠的驯马人。

雪儿、小马驹、稻叶，让十多个士兵都感到有点儿招架不住。场面十分混乱。

雪儿与小马驹的嘶鸣，随着它们距离的拉大，越来越凄厉，也越来越让稻叶受不了，他“扑通”跪在地上，脑袋使劲往泥土里钻着。

河野使出全身解数控制着雪儿——他深知，他与雪儿的第一回合极其重要，绝不可以认输。强烈的征服它、制服它的欲望，使他不顾一切——哪怕因为缰绳的吃紧而使雪儿的嘴唇撕裂也在所不惜。

小马驹突然跳起，突出重围，撒腿向雪儿跑来，又有两个士兵，斜刺里冲了出来，将它拦截住，并用力将它撂倒，像杀猪一样，用膝盖将它抵住，死死压在地上。

小马驹的嘶鸣变成了呜咽。

河野牢牢地控制着雪儿，扭头冲着稻叶大声说：“你小子，给我听着！看好你的小马驹，绝不可以让它见到它的妈妈！一旦我看到它出现在它妈妈身边，我就一枪打死它！然后，我再一枪

打死你，因为是你让这个世界上损失了一匹独一无二的马驹！”

坡娃、瓜灯、草灵再也见不到雪儿母子俩了。

他们坐在山头上，眺望西面的山头，但西面的山头是空的，只有夕阳和霞光。

他们一直等到天空中布满星星……



第十九章 伏击

见不到妈妈，小马驹不吃不喝，整天哀鸣着。稻叶怕它去找妈妈，只好将它关在马厩里。它就在马厩里不住地走动，要挣扎着出去。稻叶哄它：“妈妈有事出门去了，会回来的。再说你也长大了，不能总待在妈妈身边。你是一匹马呀！马应该想着的是草原，是奔跑，不应该总想着妈妈，更不应该只想着喝奶。你多大了呀？还要叼妈妈的奶头！你应当害臊才是。别再这样了，你这样，让我难受，你知道吗？我难受！你可不能去找妈妈呀！妈妈要上战场了，妈妈将是一匹战马，一匹无比英勇的战马！你将来也是。你不可以去找妈妈，你只要出现在妈妈身边，就会有枪口对准你的脑袋！河野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现在，是我管着你，我要对你负责！……”

然而，小马驹完全不理睬他，依然不屈不挠地闹腾着要去找妈妈。

稻叶坚决不答应。他必须狠下心来。

小马驹闹腾得越来越厉害，居然不住地撞击马厩的门，似乎要自杀一般。它的头已经撞破了，鲜血慢慢渗出来。

稻叶心疼不已，同时极其愤怒，他站在一块空地上，疯狂地骂着，也不知在骂谁。骂着骂着，泪水汪满眼眶，世界变得一片混沌。

小马驹根本不肯放弃它的冲撞。

稻叶无奈，只好用皮带做了一个皮套，套在小马驹的脖子上，再在皮套上拴了一根结结实实的绳子，然后打开马厩的门：“好吧，我带你去找你妈妈。”

稻叶知道此时此刻雪儿在哪儿。他当然不能往雪儿所在的方向走。他带着小马驹走了一个相反的方向。小马驹倒也不乱跑，任由稻叶领着。稻叶一路走，一路与它说话：“咱们去找妈妈了，咱们去找妈妈了，妈妈在哪儿呢？”遇到一个士兵，他便问：“喂，知道它的妈妈在哪儿吗？”那个士兵说：“不知道。”稻叶接着说：“这人不知道。没关系，总会有人知道的。你妈妈也真是，怎么可以丢下你就走了呢，都不说一声。”顺手，他从地上揪了一把青草，放到了小马驹的嘴边。

小马驹居然吃了两口青草。

走过一匹母马来，小马驹立即跑过去，稻叶跟着，差点儿摔倒。小马驹紧紧地贴着那匹母马，并钻到它的肚皮底下去叼奶头。母马躲开了。

小马驹还要去叼母马的奶头，母马转动着身子躲闪它，并鸣叫起来，不一会儿，一头黑色的小马驹跑来了。

小马驹终于明白，这匹母马不是它的妈妈，它很失望地叫了

几声，跟着稻叶继续找下去。

就在这虚假的寻找中，小马驹渐渐平定下来了。

雪儿离开小马驹的头几天，不吃不喝，情绪极其烦躁。河野让士兵们为它准备了一间十分舒服的马厩。它的情形几乎与小马驹一模一样，不住地走动，撞击马厩的门，只是它的力量更大，差一点儿就将门撞开了。

河野火了，说：“现在看来，将它与它的马驹分开，是完全正确的决定。这匹母马，太像一匹母马了。从此，不能再让它有小马驹！”他命令士兵，“不得怜悯它。半点儿怜悯都不给！它必须成为马，成为战马，成为得心应手的坐骑！”他抬头看了看天，“我绝不辜负天意！”

晚上，小马驹格外地思念它的妈妈，但与白天不一样，它不再像一头困兽那样没完没了地走动，更不会去撞击马厩的门，而是一动不动地伏在地上，泪汪汪地不肯入睡。

稻叶像往日一样，与它在马厩中同眠。他心疼地抱住它的脑袋，像哄一个婴儿入睡一般，轻轻地拍打着它，唱着他们老家母亲哄婴儿入睡时的摇篮曲。那歌让人想到夜晚，想到悠远，想到安静的梦。

情况一天一天地好起来。小马驹开始吃喝了，有时甚至还会撒欢。

稻叶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他对小马驹说：“你长大了。我稻叶一定要好好待你，让你长成一匹骏马，像你妈妈一样的骏马，比你妈妈还要出色的骏马！……”

这一天，不知怎么回事，套在马驹脖子上的皮套断裂了，稻

叶当时正在打扫马厩，没有注意到，而马厩的门又正好开着，小马驹便跑了出去。等稻叶发现它不见了再追出门时，它已不知跑到哪儿去了。稻叶惊慌失措地一边乱找，一边呼唤着小马驹，但根本就听不到它的回应。

“一旦我看到它出现在它妈妈身边，我就一枪打死它！”

河野的话在稻叶耳边响起，他出了一身冷汗，发疯似的向雪儿所在的马厩跑去。翻过两座山，他远远地看到了雪儿的马厩。他在往下俯冲时，跌倒了，然后直滚了下去，一直滚到马厩边，身上好几处被石块擦伤，面颊上流出血来。

雪儿身旁并没有小马驹。

稻叶身子一软，瘫坐在地上。

雪儿走过来，嗅了嗅他，仿佛在问：“孩子呢？它还好吧？”

稻叶拍了拍它的脸，立即站起身来，向山上跑去。跑了几步，他转身向雪儿大声喊着：“小马驹不知跑哪儿去了，我要去找它，有空再来看你！”

稻叶到处寻找小马驹，但就是不见它的踪影。几个小时过去之后，有一个被问到的士兵用手指了指东边说：“我倒是看到了一匹小马驹，白色的，往那边跑了，但不知道是不是你要找的那匹小马驹。”

稻叶说：“它的四只蹄子是黑色的。”

那士兵回忆了一下，说：“好像是黑色的。”

稻叶往东看了看，有点儿犹疑了。因为，那是中国军队所在的方向，尽管他们已经撤离了。但也只是犹疑了一小会儿，他就向那个士兵指的方向跑去了……

时间大约在下午四点钟。

那时，坡娃正在后山放羊。四周一片安静。近来，这一片地方总是显得特别安静。安静得有时会让坡娃突然感到紧张。爸爸曾几次对他说：“就别去放羊了。”他回答爸爸：“羊要吃草呀！”爸爸曾考虑将这群羊卖掉，可又卖不出好价钱，那点儿钱，都对不起坡娃的那番辛劳。爸爸也只能在坡娃去放羊时叮嘱他：“不要走远，更不要向西走，要当心。”

阳光正照着那片湖泊。

湖泊中间有一棵树。树早死了，没有一片叶子，只是黑色的树枝，上面却落了七八只白色的鸟。那些鸟一团一团，白雪似的立在枝头休息，不动，也不鸣叫。倒映在水里，又是一棵黑色的树，上面落了七八只白色的鸟。

坡娃半躺在湖边的草地上，身子倚着一棵树。他从地上捡起一块小石头，想朝那棵黑树砸去，但没有砸，只是想象着受惊的鸟扑棱棱地飞离枝头的样子。

羊们或近或远地吃草。见有羊跑远了，他就会发出呵斥声。羊懂他的话，就掉头往回走。那些鸟也一定听到了坡娃的呵斥声，但依然一动不动地立在枝头上，像凝固在那里似的。它们让坡娃疑惑：难道它们永远也不飞走了吗？

正这么想着呢，那些鸟忽地都飞了起来。并没有响动呀！它们先是在水面上飞着，像是还要落在那棵黑树上。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越飞越高，越飞越远，然后落了下来，但是落在了山那边，看不到了。“那边也有树。”坡娃这么想着时，偶一转头，他立即呆住了：

不远处的林子里，站着一匹小马驹！

它好像迷路了，在那儿回忆着来路，确定着方向似的。但显然想不起来了，样子有点儿慌张。

那些鸟，大概是看到了它才飞走的。

在寂寞的后山看到一匹小马驹，坡娃很兴奋。野狐峪早已经没有马了。草原上的村落没有马，这简直是笑话，但就是没有马，马都被日本人抢去了。他们连老马、疲马、残马都要。自然，坡娃已很久没有看到马驹了。而从前，他会在村巷里或山坡上随时看到人家的小马驹。小马驹跟随母马出来，自己在一旁淘气地玩耍，见母马走远连忙撒腿去追的情景，总是让坡娃着迷。

坡娃怕小马驹受到惊吓后马上跑掉，就匍匐在地上，向小马驹轻轻地爬过去。

羊们停止了吃草，奇怪地看着它们的主人：他这是在干什么呢？

小马驹似乎看到了坡娃，但它没有逃走，而是站在那里看着他爬行。

已经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小马驹了，坡娃慢慢坐了起来。他朝小马驹看去时，就像跌进梦境里一般：这不是小时候的雪儿吗？跟雪儿就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一般。他就坐在那儿看着小马驹，小马驹也看着他，但它有点儿不安，四只蹄子不住地倒腾着。

坡娃想召唤它，但不知怎么召唤。最终，他“雪儿”“雪儿”地叫了两声，但小马驹显然不明白坡娃的意思。

“那是你妈妈的名字，你不知道吗？”

坡娃认定，它就是雪儿的孩子。

“你妈妈是被他们抢去的——抢去时，已经有你了。”

不知是因为旷野让小马驹胆怯了，还是因为它认错人了，它居然朝坡娃走了过来。但很快又站住了，并往回跑去。也没有跑太远，只跑了十几步，就又站住了，掉头看着坡娃。

坡娃拔了一把嫩草，弯着身体，一点一点地朝小马驹走去。

小马驹的神态开始变得紧张，眼睛里满是狐疑：你又不是我的主人，我不吃你的草。

它的主人是稻叶。它只记得稻叶。它只吃稻叶给它拔的草。

坡娃慢慢地靠近小马驹。

小马驹越发地紧张不安。当离他还有十几步远时，它竟掉过头去，撒腿就跑，一转眼就消失在了林子里。

坡娃没有去追赶，心里满是失落。

他以为小马驹还会出现，但太阳都偏西了，它也没有出现。

林子里似乎有了响动。

坡娃闪到一棵树的背后，朝响动之处看去。他看到的不是小马驹，而是两个背着枪的人。他们一身猎户的打扮，但背着的并不是猎枪。坡娃认识猎枪。野狐峪许多人家有猎枪，草灵的父亲就有一杆。草灵的父亲还教他打过猎枪呢。

那两个人似乎早发现了坡娃。他们朝坡娃温和地笑笑，但没有说话，从湖边走过，往东面的一座山去了。

坡娃一直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

羊们快吃饱了，可以赶着它们回家了。一路上，草很稀疏，但总能吃上几口，等走到家，它们一只一只都能吃得饱饱的了。时间还早，慢慢地往回走吧。他挥了挥鞭子，对羊们说了一声：“我

们回家啦！”

一路走，一路想着那匹偶然相遇的小马驹。

“它就是雪儿的孩子！”

一只羊离队向东走去了。

“回来！”坡娃呵斥道。

羊赶紧往回走。

但坡娃的目光却还在向东看着：那两个背着枪的人，正顺着东边的山坡往上爬着。

接下来，他不时地向东看一眼。有时，能看到他们的身影，有时看不到。坡娃知道，他们是游击队的人。

他们比坡娃先登上了山头。他们在山头上站了一会儿，向西眺望着——只眺望了一会儿，像看到有炮弹飞来似的，立即趴在了地上。

坡娃继续赶着羊，往山上走，翻过这座山，下了坡，再走一段路，就到家了。他不能在这里停留得太久，因为西边有日本军队。他挥着鞭子：“我们回家啦！回家啦！吃饱了，就别再吃啦！明天再来吃吧，有的是草！……”他的眼睛并没有看他的羊，而是一直看着东边的山头。

即将落山的太阳反而很亮。

坡娃看到，那两个人埋伏在了草丛里，并在放置他们的枪。他们一动不动地伏在那里，枪口慢慢地探出草丛，好像在瞄准什么。阳光下，枪管闪着微微发蓝的光芒。

坡娃走在前头，羊群跟在后面。渐渐地，他爬上了山坡，目光可以越过山顶看到远处了。这一看，他双腿不禁哆嗦起来：远

远地，有一个鬼子！他赶快蹲下身子。羊们还要继续往山顶上走，他轻声呵斥了一声，阻止了它们的前进。

坡娃的心跳得十分厉害，他背靠着山，躺了下去。等稍微平静下来，他才翻过身子，慢慢地向上爬去。他将脸藏在杂草丛里，向前看去。那个鬼子的面容竟是那么熟悉。他很快想起来了：就是那个伺候雪儿的小鬼子——小小鬼子！

他跑到这里来干什么呢？

坡娃马上联想到了小马驹：他是在找小马驹吗？

稻叶环顾四周，神情始终犹疑不定。他轻声呼唤着小马驹，并没有毫不犹豫地往前走。有一段时间，他就站在那儿，东看看西看看，一副警惕的样子。可是，他又是那么急切地想找到他的小马驹，双腿还是不由自主地向前迈动着。一边走，一边说话，说的是日本话，坡娃能听见，但一句也听不懂。

坡娃忽然想到了东边山头草丛中的枪口，连忙歪过脑袋去看。夕阳下已没有闪闪发光的枪口，但坡娃认定，那枪口就在那片茂密的草丛里，再后面，便是那两个人的眼睛。他觉得他的心在“嘣嘣”地撞击地面。他不知道自己是希望那个小小鬼子继续往前走，还是希望他立即停住脚步，转身回去。他只能将脸埋在草丛里看着。

稻叶还在往前走——这样既离坡娃越来越近，也离枪口越来越近。

今天的太阳似乎落下去得很慢，坡娃觉得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它却还挂在西边的天空。

草原像镀了金子，微微发红的金子。树的影子很长、很大，

像黑云一般落在地上，斑斑驳驳。

稻叶站住了，并显出要往回走的样子。

他再度环顾四周之后，转过身去，急匆匆地向西边山下走去。

坡娃露出了脑袋，可就在他露出脑袋的那一刻，稻叶又改变了主意，一个急转身，往上面跑来。那时，他的目光是向上的，坡娃已来不及将脑袋埋入草丛中了。

稻叶一脸的惊愕，但他只是后退了几步，就又站住了，仰着面孔看着坡娃。

夕阳下，这种沉默的对望，持续了很久。

太阳即将碰到西面的山峰，各种各样的鸟飞过阳光时，都变成了黑色的影子。

稻叶现在只想着他的小马驹。他朝山顶上走来，并大声地问：“喂，你看到一匹小马驹了吗？”

坡娃听不懂他的话，但他立即猜出了这句话的意思。他摇了摇头。

稻叶往上走的速度越来越快。显然，他想越过这座山，去远处找他的小马驹。越走越快，越走越快……

不知为什么，坡娃突然站了起来。

枪声却在这时响了。

稻叶像被什么力量在他的胸膛上猛然击打了一下，差点儿仰面倒下。但他还是摇摇晃晃地站住了。他的脸扭曲着看着坡娃，仿佛还在问坡娃：“你看到一匹小马驹了吗？”

枪声又响了。

稻叶倒在地上。

坡娃直愣愣地站在山顶上。

晚风从北方吹来，掠过湖泊、森林，直吹到坡娃的身上。他站在晚风中，身体一直不住地摇晃。

羊们，如白云一般簇拥在他的身旁。

公鸡在打鸣，预示着夜晚的来临。

山那边，并未见到日军的动静。他们对这两声枪响，根本无法做出判断。

那天的黄昏，寂静装满了山谷。

坡娃冲向后山，跑到那间小木屋，卷起一张草席，抱着它，又“呼哧呼哧”地跑回来。他战战兢兢地来到小小鬼子的身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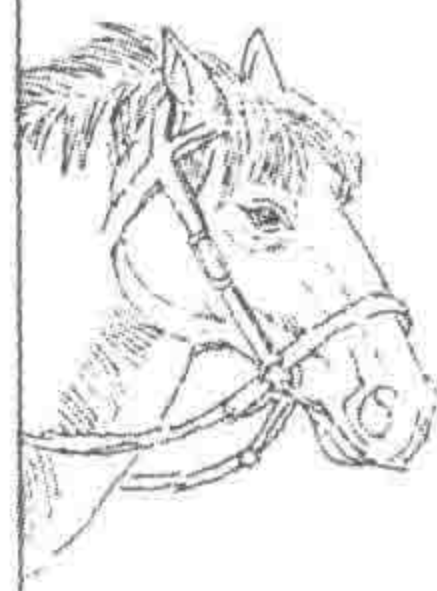
稻叶四周的草叶上，血还在慢慢地滴着，而他则像睡着了一般。

坡娃将草席盖在他身上。

羊们在叫，因为它们早该回家了。

坡娃带着羊群，走的是另一条回家的路。那时，月亮像冰凉的水，泻得整个草原都是……

第二十章 深山



小马驹终于回到了来路上。

月光下，它不再奔跑，也不再寻找妈妈的念头。或许是饿了，没有力气了，它慢慢地行走着。它的影子，像它一样好看。有时，它会把影子当成另一匹小马驹，停在那里看它。它抬头，影子也抬头；它低头，影子也低头；它走，影子也走。

到处是山，近处的山不高，远处的山高。远远近近的山峰，峰连着峰，像是一匹匹巨大的骆驼行进在苍茫的夜空下。

小马驹仿佛忘记了悲伤，不时地停下来，看着它以前不曾看过的夜景。它也不知道害怕，傻呆呆地走在月光下。忽然想起妈妈时，它就会停住脚步四下张望。一块凸起的石头，看上去并不像马，但它还是跑过去了，并绕着那块石头转了两圈。

不知走了多久，它在风中闻到了一股气味，便站住了，但随即循着那股气味向前奔跑着：那是他主人的气味。

它很快就跑到了稻叶的身边。主人这是干什么呢？它看不到

主人，绕着他转了几圈之后，它用嘴巴掀掉了坡娃盖在他身上的草席。稻叶的脸露了出来，月光下，显得更是苍白。它没有见过主人这样毫无血色的脸。它低头看着，并用鼻子嗅着。稻叶闭着的眼睛就是不睁开。起初，它以为他睡着了——他怎么睡在这儿呢？它站在稻叶身边，等他醒来。见到主人了，小马驹完全忘记了它是出来找妈妈的，仿佛它是出来找主人的。妈妈，主人，主人，妈妈，在小马驹的心目中，几乎同样重要。

天气越来越凉。

当小马驹几次用嘴巴去碰稻叶，甚至用嘴巴去推揉稻叶，依然不见他醒来时，小马驹终于意识到，它的主人死了。它一下子伤心惊慌起来，随即，一声连一声地嘶鸣起来。

嘶鸣声在夜空下响着，传得很远很远，仿佛能传到天涯海角。

这是一匹小马驹悲哀的嘶鸣。这嘶鸣让空气颤抖起来，让薄薄的夜雾颤抖起来，让听到的人心里颤抖起来。

坡娃听见了，对爸爸说：“是它叫的。”

“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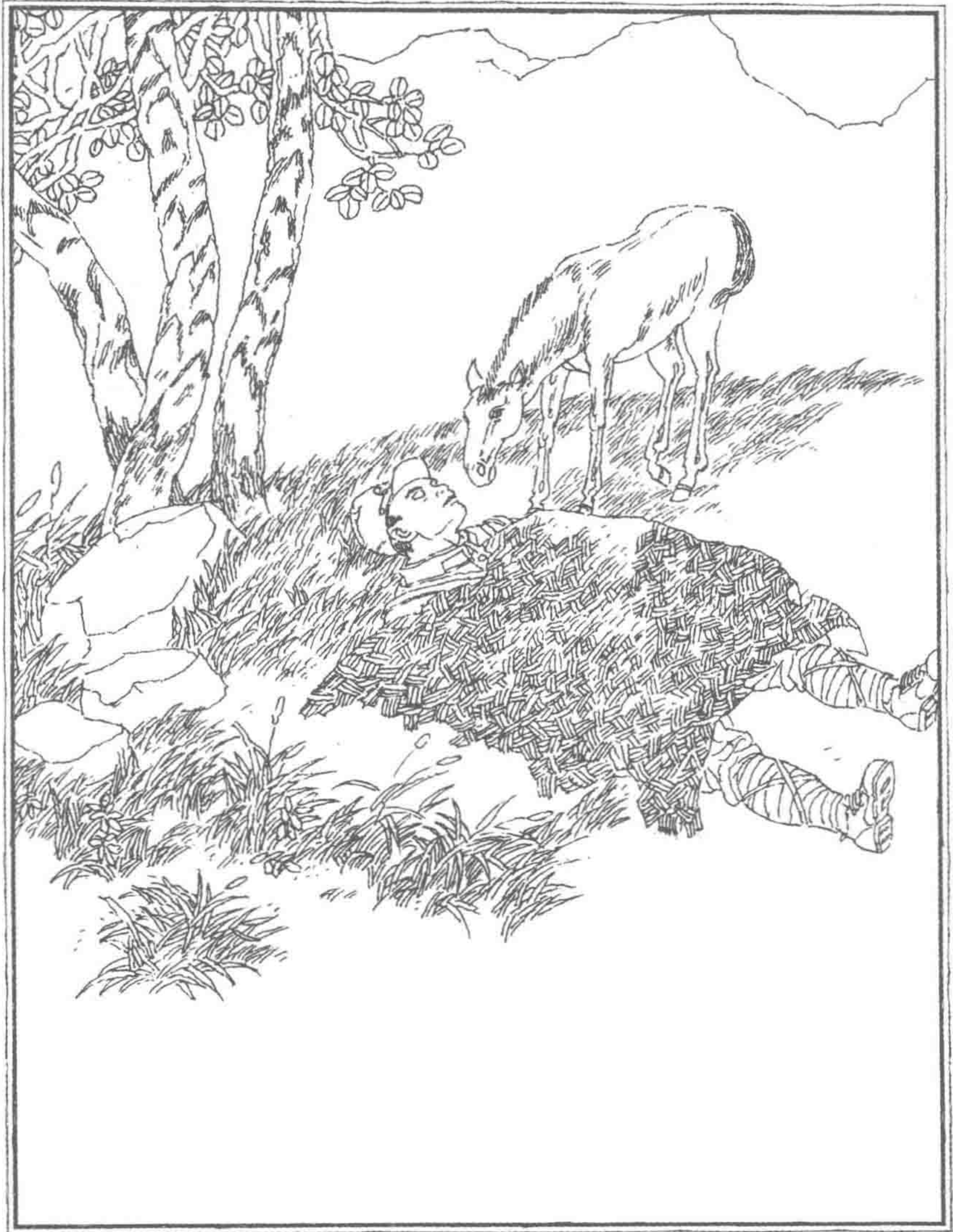
“小马驹。”

“谁？”

“雪儿的孩子，白天，我见过它，跟雪儿长得一模一样。”

全家人本都躺下睡觉了，现在都从黑暗中坐了起来，侧耳听着。

坡娃开始穿衣服，被爸爸坚决制止了：“那边，是日本鬼子。不知有多少枪对着这边呢。再说，它也不认你，一见了你就会跑掉的。”



小马驹站在稻叶身边，它的嘶鸣是冲着月亮的。那天的月亮，在它的叫声中变得苍白起来，与它主人的脸色一样苍白。

稻叶躺着。如果人有灵魂，那么，他飘逸的灵魂，这会儿去了哪儿？是寻他的小马驹去了，还是丢下一切，飘向天空，往他的家乡——那个海边的小渔村飘去了？

小马驹嘶鸣了一夜，拂晓时分，嘶鸣声才停止。

终于，河野那里知道了嘶鸣一夜的是小马驹。天一亮，在无数枪支的掩护下，十几个日本兵以迅捷的速度向小马驹包围了过来。

小马驹转动着身子，看着那些日本兵。它没有立即离开稻叶——它的主人，一直坚持到那些日本兵马上就要抓到它时，才最后看了一眼稻叶，转身向山头跑去。等日本兵追上山头时，它已经消失在后山的那片林子里。

日本兵没敢继续深入，往前跑了几步，然端着枪往后退着，赶快撤了回去。

他们带回了稻叶的尸体。

绝望至极的小马驹，从此消失了。过了一些日子，一个传说在野狐峪蔓延开来：小马驹一直逃进了北面的深山，许多人常在深夜听到它的嘶鸣。

坡娃相信这个传说。他自己甚至也在一天深夜，隐隐约约地听到了它的嘶鸣。他问爸爸：“你听见了吗？”

爸爸听了半天：“哪里有声音？”

他问妈妈：“你听见了吗？”

妈妈听了半天：“睡吧，胡说呢！”

“反正我听见了。”

第二天，他问瓜灯：“昨天夜里，你听见小马驹叫了吗？”

瓜灯说没有。

他又问草灵，草灵也说没有。

坡娃对瓜灯和草灵说：“哪一天，我不见了，你们就告诉我爸爸妈妈，说我找小马驹去了。”

“这是雪儿的孩子，而且我还见过它。”坡娃天天对自己说。

妈妈叹息道：“刚刚把雪儿忘了，又惦记着这匹小马驹了。”

爸爸说：“怎见得他已经忘了雪儿？娃心重，由他去吧。”

坡娃悄悄准备了干粮，还在腰里插了一把刀，一天上午，他只把羊群赶出村子，就又让它们掉头回去。他知道，羊们是会自己走回去的。

他翻过一道道的山梁，往人们所说的深山走去。他好像知道那些深山在哪儿似的，一路往前走，没有丝毫的怀疑。他甚至觉得，他是踩着小马驹的脚印往前走的，每走一步，就离它近了一步。那个日本兵死了，他不能不管这匹小马驹。他要管它——它是雪儿的孩子，可怜的孩子。想着它，他就会心酸，会难过，眼睛就会朦胧。

如果他没有看错的话，它应当是一匹小公马，是个男孩。男孩脾气倔，性子大。他要把它带回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就罢了，可他已经知道了，知道了一切。关键是，他已看到了它。

他来到了深山。

这天正午，他登上其中一座山头时，往四周看去，云雾中都是山。现在，他在的这片林子，是一片老林，一片不知边际在何

处的老林。他吃了点儿干粮，然后在林子里呼唤着，深情地，哀切地，还带了些许哀求地呼唤。他希望它出来，站在他面前。厚厚的落叶，踩上去很有弹性，远远近近，都有鸟叫。有些鸟叫，他听到过，有些鸟叫，他长这么大也没有听到过。不叫还好，一叫，反而衬得林子大，林子深，林子寂寞。林子里有蘑菇，空地上开着五颜六色的花，花都很小。松脂味、腐叶味以及花香和小动物们的气味混合在一起，形成了森林特有的气味，他闻到了，但不在意。他在意的是小马驹何时出现在他眼前，然后，他要对它说：“回家吧，跟我回家，那是你妈妈的家，我爸爸就是你的外公，我妈妈就是你的外婆。你是他们的外孙，当然了，我就是你的舅舅。”他想，如果他见到了它后，真的这样说，会让自己发笑的。可他心里就是这么称呼它的。

“出来吧，出来吧，我都看见你了。”他说。

一闪，两只小鹿跳跃着过去了。

他不停地在林子里走。天黑了，他睡到了一个树洞里，不久就睡着了……

他听到了马蹄声，并很快听到了嘶鸣声。

他立即醒来了。林子深处，只有夜鸟在哀怨地唱着。他分不清是真实还是梦境了。真实也罢，梦境也罢，习习凉风，已使他无法入睡。天气很好，森林上空，一轮明月，月华从枝叶间泻下，像喷着粉末的瀑布，只是瀑布有声，月光无声。

他呼唤着，月光下的呼唤比起白天的呼唤显得更加纯真和悠远。

他多么希望月光下，林子里，站着那匹小马驹。



累了，他就地倒在枯叶上；醒了，就啃着干粮继续呼唤继续寻找。渐渐地，他显得有点儿失魂落魄了，脚步变慢了，注意力也有点儿不能集中了。还在往前走，但来这儿的目的不再那么清晰，他麻木地走着，麻木地呼唤着，仿佛呼唤并非出自他的内心，而是不由自主。

他就这样在森林里转悠着，像一个游魂。

那天下午，下起雨来。明明是在下雨，而且下得很大，但林子里却只有“滴滴答答”的雨珠。走了一会儿，当树枝、树叶吸足了雨水而不能再吸时，雨珠便全部从树叶上滑落下来，外面的雨多大，林子里的雨就多大。

坡娃无处藏身，只能任由雨水泼浇。那雨只是从树叶上一滑而过，却已带着树叶的清香落了下来。这雨水，让人的头脑变得冷静、清凉。外面的雨都停了半天了，林子里却还在下雨。

吃完干粮的坡娃，向着林子深处说：“我知道你就在林子里。你都看到我了，可你就是不肯出来。跟我回家吧，你还小呢！你妈妈要是知道你自个儿跑到这里，会多伤心、多难过！你就不怕被狼吃掉吗？当年，你妈妈就差点儿被狼吃掉，是我救下了它，还有黑狗。黑狗死了，是被鬼子打死的。它要是还活着该多好！它能闻到你的气味，把我带你面前……”

阳光洒进森林时，坡娃终于告别了深山。

他已彻底明白：它的主人，是那个小小鬼子！

他回头冲着林子深处，大声喊道：“我知道你就在那儿！他死了，那个小小鬼子死了！就是因为他死了，你才跑到这儿来的是吗？……小心狼！小心陷阱！小心马蜂！知道野狐峪吗？那是

你妈妈生活的地方！我有两个好朋友，一个叫瓜灯，一个叫草灵，也都是你妈妈的好朋友，他们会像我一样待你好的，你这个小畜生！……”

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使他一头撞到了大树上，停留在树叶上的雨珠纷纷落下……



第二十一章

“嘶鸣！嘶鸣！嘶鸣！……”

都过去好几天了，雪儿依然心神不宁。它不知道自己的舌头该舔些什么。那舌头本是用来舔小马驹的。长长的、柔软的、温热的、湿润的舌头，联结着它和它的孩子。从小马驹生下的那一刻开始，它的舌头就总是在舔它，先是舔净它的胎衣，后是舔净它身上的血水，都舔得干干净净的了，还在舔。舔小马驹，是它每天要做的事情，舔它的脸、鼻子、眼睛、耳朵、尾巴、四条长腿，又将全身的鬃毛舔遍，舔着舔着，小马驹的皮毛被梳理了，有了迷人的光泽。小马驹有时站在那儿，由它舔去，一副满足的样子。有时小马驹贪玩，一边吮吸它的奶头，一边蹦蹦跳跳，它就不失时机地伸出长舌舔它一下。有时，它还会追着它舔它几下。它不知道自己的鼻子该嗅些什么。那鼻子本是不住地嗅它的马驹，浑身上下地嗅。它喜欢嗅它的小马驹，是为了更深切地记认它的孩子吗？还是小马驹身上的气息让它陶醉？小马驹粪便、尿液，它也要嗅，痴痴地嗅。它不知道它的眼睛该看些什么？那些日子，

它的眼中什么也没有，只有它的小马驹。百看不厌，它愿意一辈子看它。这世界上，居然有这么俊的一匹小马驹，哪儿哪儿都让它喜欢。眼睛、鼻子、嘴巴，两只竖着的长长的、迎风而长的耳朵……即使它睡着了，小马驹也还在它眼里。它不知道它的耳朵该听些什么？风吗？雨吗？日本军营的号声吗？有些它已经听过了，有些它不喜欢听。现在它只想听小马驹发出的声音：鼻息声、吃奶声，四只马蹄发出的“嗒嗒”声，走远了见不着它时发出的让它怜爱的呼唤声……夜深人静，它总能听到小马驹的鼾声，那鼾声其实十分细微，但它却听得真真切切……

它和它的小马驹，就这样活生生地被分开了。它还不知道它的小马驹已经跑进深山，在远离它的地方，幽灵一般地游荡。

因为没有小马驹的吮吸，它的奶水在白白地流了几天之后，已经收回去了。它觉得自己的身体变得空空荡荡的。

河野完全不顾及这一切，很快便开始了训练。他制定了一整套训练方案。这方案清晰明了，又极其严密。这是他的家族世代与马相处积累而成的驯马经验。他对这些经验深信不疑，并能娴熟地运用。他一定要将这匹百年不遇的名贵之马，训练成无可匹敌的战马。他希望骑在这匹马上的他，赢得更多的羡慕、尊重和尊严。他希望这匹马给他带来辉煌和荣誉。他坚信这匹有着四只黑色蹄子的马，可以让他做到这一切。

他并没有一开始就训练雪儿去完成那些必须要学会的动作，只是牵扯着在草地上走着。他虽然没有驱赶他的卫兵，但只让他们远远地跟着。他要对它说话，推心置腹地说。语言，浸入心肺的语言，才是首先的课程。他相信这样的动物，是完全能够听得

懂人类的语言的。对于雪儿而言，首先要懂得许多做马、做战马的道理。奔跑、旋转、跳跃、潜伏，这一切固然重要，但一匹无知的马，就像一个鲁莽的武夫一样，根本不值得敬重。

他对它说：“今天对你而言，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因为你即将告别普通的马的生涯而成为一匹战马。战马，是马之王者。它们是为战争而准备的，自然也就是为厮杀、流血而准备的，它们不能有丝毫的畏惧。战马驰骋沙场，唯一要做的，就是一往无前、奋勇杀敌！永远记住，你与你背上的这个人的关系，你是他的坐骑，是他的奴仆，更是他的一部分，你们是一个人、一匹马，人非人，马非马，人是马，马是人。这个抓着缰绳的人的荣誉，是由你的英勇、果敢、坚强、智慧、忍辱负重、肝脑涂地决定的！你要效忠你的主人，这是一匹战马的基本操守和品格，哪怕你的主人是一个强盗、恶棍。记住，对于战马而言，只有胜利和失败之分，而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一匹战马，必须要遵守一匹战马的本分。那就是听从、顺从、用生命保卫你的主人！记住，战刀所指的方向，就是你四蹄奋进的方向，唯一的方向。问你疆土有多大？记住，铁蹄无疆！疆土在你主人心中，他的心有多大，疆土就有多大。你的眼前，只有那道地平线，你的一生，就是奔向那道地平线——那里便是你生命的界限！……”

说话间，河野已牵着雪儿，登临一座较高的山峰。

山风嗖嗖，河野看到山川壮丽，心中热血沸腾：“我有我的家乡。北海道！无边无际的大草原，草浪滚滚，直至大海。一年四季，雨量充沛，夏日的草原更是青草繁茂。冬日最是好看，大雪飞舞，雪深丈余，大地一派银装素裹。但作为大日本帝国的军人，

则没有什么家乡可言，所到之处，便是家乡。你，也许是我昔日家乡的马！我心原之上的马！这片土地，我早已来过，现在不过是故地重游。我感谢上天，让我与你在那个村落相遇。知道那天我看见你时的心情吗？不是有我的士兵在旁，不是有那群支那人在旁，我便要跪下感谢上苍赐我河野良驹！……”

雪儿一直在思念它的马驹。

“没有被训练的马，只是一匹马而已。凡战马，都必须经过训练。凡出色的战马，必出自一流的驯马师。我家世代养马、驯马，你们，无论何种品种、血统，无论何种颜色，其性情、脚力我都能一眼看出。调教一匹好马，尤其是一匹纵横沙场的战马，既有技法，更有大法。其大法是关乎马的品格、精神和意志的，是关于一匹马对这个世界的欲望和看法的。我也有一套家传的技法，这些技法，将使一匹马的技能骤然增多，做出一般的马做不出的动作。而这些动作，非同小可，让你能在战场上奔跑自如，可以使你自己更可以使你的主人免于灾难和困境，而制服敌人于刀下。从今天开始，你将学习所有这一切。……”

雪儿一直在思念它的马驹。

河野突然翻身上马。

雪儿没有反抗，甚至没有惊讶。它四蹄稳稳地立在地上。

河野感受着他的臀部与马背接触时的感觉：我终于找到了我心中的坐骑。他用结实的双腿紧紧夹住它的腹部，望着东方：“我知道你还在思念你的马驹。为了立即剪断你这份思念，我现在告诉你一个悲伤的消息！那个叫稻叶的小子，被中国的游击队打死了，而你的小马驹则跑进了深山，虽是这一代老百姓的传说，但

我相信。它将在荒野上成为一匹野马，要不，就成为群狼口中之食。别再思念了，它一去，便不能再回来——如果它是一匹真正的马的话。对你而言，思念已变得毫无意义。不如就此打住，奋发做一匹建功立业的战马，让鲜血激发你的斗志，穿梭于刀光剑影之中，变成一匹毫无儿女情长的冷血战马。我将帮你完成重塑，相信我！……”

这一回，雪儿也许听到了；这一回，雪儿也许听懂了。

雪儿战栗起来，仿佛刚从冰窟窿里挣扎出来一般。它极度悲伤，眼前的山川风物，都变得模糊一片。它想嘶鸣，但却嘶鸣不出来。它似乎失声了，只剩下心还在哀鸣。

河野的实质性训练从此时才真正开始。他忽然猛收缰绳，身体后倾，雪儿不由自主地将前蹄高高悬空，整个身子几乎直立起来。按理说，此时的马一定会“咳咳咳”嘶鸣，然而，雪儿却是默然无声。

河野坚持着，想听到雪儿的嘶鸣，但终于没有能够听到。他不得不暂且松开缰绳，让雪儿悬空的前蹄落在地上。而他的第一课就是训练马的嘶鸣。

“你为什么不嘶鸣？一匹普通的马的嘶鸣，只是让人知道它是能够发声的，不是哑巴而已，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意义。而一匹战马的嘶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威风凛凛，意味着先声夺人！一声嘶鸣，便让对方一阵胆寒，也给自己增添三分勇气。出色的战马，只一声嘶鸣，就已经昭告天下，它是一匹威震天下的战马。你的杀敌，其实是从声音开始的。你必须嘶鸣！我现在教你，你的嘶鸣应当高亢，并要朝向天空，让天空能成为你的回响。你的

嘶鸣，声音要尽量拖得长一些，再长一些。不是一声，而是三声，一声比一声粗犷、洪大，一声高过一声。余音中，让人觉得天空有碎片纷纷坠落……”

说话间，河野再度猛然收紧缰绳。

雪儿再度双蹄悬空，身体几近直立，但依然没有嘶鸣。

河野恼怒地叫道：“嘶鸣！嘶鸣！嘶鸣！……”

雪儿都无声地低着头，显出一副再不会嘶鸣的样子……



第二十二章 悬崖勒马

河野用尽一切办法，也未能使雪儿嘶鸣。它像一座黑色的山沉默着。这种沉默让河野心中大为不快，又对这种沉默感到畏惧。他在心中怒骂自己：“这成何体统！你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又是养马世家的后代，怎么可以畏惧一匹马呢！”

在雪儿面前，河野永远身着板板正正的军装，脚蹬皮靴，腰挎军刀，一副无比威严的样子。

这天，他在再度试图让雪儿嘶鸣的训练失败之后，只好作罢。他亲自将雪儿牵回马厩。他没有在雪儿面前显示出恼怒，更没做出任何粗鲁的动作，甚至什么都没说，相反很冷静、很有气度，甚至表现得温文尔雅。离开马厩时，他还用手在它的身上抚摸了一下。雪儿则像一匹石马一般站立在那儿，纹丝不动。

离开马厩后，河野走出去七八步远时，忽然觉得背后有一双眼睛在看他，那目光使他的后背感到寒冷。他连忙转身向昏暗的马厩看去，是雪儿正在看他。那对琥珀色的眼睛，像是含了人的

神情，虽然没有锐利的光芒，却像月光下的冰碴，让他的眼睛想要躲闪。他冷冷地注视着它。

它也注视着他。它的目光始终没有变化，仿佛，为了这一时刻的注视，它已准备了上百年——上百年的怨恨都凝聚在这一时刻的注视中。

河野的心忍不住战栗了一下。他竟然朝雪儿笑了笑，还朝它挥了挥手，以最严格的日本军人的走姿，离开了马厩。一路上，那双眼睛就一直在他面前闪烁。他见过成百上千的马，领略过成百上千对马的目光，还从未见过这样的马的目光。那目光让他感到发虚，感到灰心丧气。“这畜生在跟我较劲！这是一头什么样的畜生呀！不过是一匹母马罢了！”那一刻，他几乎都要放弃它了。但从见到它的那一刻起，它的形象就已经深深地刻在了他的心里。以他家族的秉性，越是这样难以对付、难以驾驭的马，就越会激发他与它周旋、较量的斗志。

他大踏步地向前走着，以坚实有力的脚步声向雪儿传递着一句话：“让你与我相遇，乃是天意。我不能违逆天意，你只能成为我身下的坐骑，除非死！”

他没有再坚持让雪儿完成嘶鸣的功课。他以嘲笑的口吻对它说：“你总有一天会嘶鸣的，除非你不是一匹马！”

“嘶鸣”一课，就这样轻轻地翻过去了。

接下来的训练是：疾驰中的突然停止。

他依然坚持语言在先行动在后的驯马原则。在他看来，一匹无法理解人类语言的马，是没有灵性的马，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加以训练，让它们去做苦力就是了。

他牵着雪儿出了马厩。

雪儿依然没做任何反抗，看上去甚至还很温顺。

他告诉雪儿：“作为一匹战马，风驰电掣的前进速度固然重要，但在我看来，戛然而止的停止更为重要。战马与一匹普通的马的区别正在这里。要论奔驰的速度，这草原上的马，一定有速度惊人的。但它们跑得再快，也只是一匹普通的马而已。何为战马？战马是：奔跑，奔跑，‘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你从一旁看，根本看不清四条腿究竟是哪条腿先迈出去的，疾风暴雨一般。就在这样的奔跑中，能突然地停住，四蹄高悬，落下时，不会因为强大的惯性而多跨出去半步。我知道你们中国有句成语，叫‘悬崖勒马’，我非常喜欢这个成语。至于说这个成语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毫不关心，我喜欢的是它标记的那一时刻的形象。每当我在战场上，让我的坐骑完成这一动作时，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这四个字：悬——崖——勒——马。知道这一动作有多么重要吗？生死攸关。比如，你在追击你的敌人或是你的敌人在追击你时，双方谁也没有发现前面是一道悬崖，你在离悬崖一步之遥时才发现了它，你立即猛收缰绳——良马都不用主人猛收缰绳，是它自己一下子停住了——离悬崖边也许只有几寸远。而你敌人的坐骑，却因为只是一匹普通的马，无法在一刹那间控制自己，带着他的主人，一同坠入深渊。我已无数次见过这样的情景。这情景倒也好看、迷人，但一瞬间，连人带马便是粉身碎骨……”

这回，雪儿好像在听。

在接下来的训练中，雪儿依然顺从，仍然没有嘶鸣。

傍晚时，河野将雪儿牵到一处悬崖边。因为已没有阳光，站在悬崖边往下一看，就会头晕目眩。风在山崖下吹动时形成旋涡，一只寻找栖息之地的鹰在旋涡里飞翔。也许那旋涡让它感到痛快，它竟长时间地随那旋涡翩翩起舞。眼见天色转暗，它才奋然扇动翅膀，飞出了风的旋涡，往山脚下的树林飞去了。

“看到了吗？深渊！能感觉到从渊底升起的寒气吗？我看你有点儿颤抖了。让你看一看这情景，你便体会到‘悬崖勒马’这四个字的含义。记住，你已经踏上了战马的征程。虽然，对于你而言，一门一门的功课才刚刚开始，训练与没有训练实无不同，但毕竟已经开始你的战马生涯了。……”

河野牵着雪儿走向马厩。

晚风从东面吹来，带来隐隐约约的歌声。

雪儿将本来低垂着的脑袋抬了起来，迎接晚风中的歌声。

那歌声在它听来如此熟悉、如此亲切。雪儿记得，这是坡娃即将赶着羊群回家时的歌声。那时，坡娃骑在它的背上，看着羊群肥嘟嘟地在霞光里移动，想到一天的放牧即将结束，即将暂别这片草地，就会高兴地唱起来。声音震动着他的身体，又把这种震动传至它的身体，痒痒的，让它感到惬意。它竖起双耳，微微转动，企图转向坡娃，以便能清晰地听见主人的歌唱。好在坡娃会越唱声音越大，它能听得清清楚楚。唱着唱着，他会停下来喝一声：“走啦！我们回家啦！”羊群掉转方向，走上了回家的路，他又接着唱。每一次唱的，都不一样。像野狐峪的其他孩子一样，坡娃会唱很多很多歌。这些歌，有一些是草原上唱了一年又一年的老歌，是从爷爷奶奶那里学来的，有一些是他们即兴编的

歌。野狐峪的孩子几乎个个会编歌，见什么唱什么，唱了也就忘了。他们唱时，并不在乎腔调，只是觉得痛快就行。那些歌是新的，常又是重复的，总会出现天空、草原、河流、湖泊、大雁、羊群、树林与各种各样的鸟，也会唱到高粱、玉米、燕麦、南瓜和土豆。雪儿听着，以不紧不慢的速度，驮着它的小主人走向野狐峪，那时的野狐峪，已升起炊烟。炊烟在峡谷里飘散，与霞光融为一体，一家家的牛群、羊群，在络绎不绝地走回村里……

歌声就在山那边。

坡娃在唱歌，面向西边的群山。只是他不在马背上，而是在山头上。他已很多天见不到雪儿的影子了。每天，他都会久久地眺望西峰。如果雪儿出现，他想以最大的声音向它喊叫：“小马驹还活着！活着！活着！……”可是，它仿佛消失了一般，连一声嘶鸣都听不到。

日军的军营散布在很大一片区域里。指挥部在偏西一侧，现在雪儿的马厩已经西移，离野狐峪很远，除非让雪儿到东边吃草，才能离野狐峪近些。今天，河野选择的训练场地正是在偏东的地方，加之东风，雪儿才听到了坡娃的歌声。但，也就只能听到歌声了，它再也没有机会登上那座坡娃能远远看见的山峰了。

瓜灯和草灵赶着各自的羊群，到这里汇合了。

不一会儿，雪儿听到了他们三个人的歌声。三个人一忽儿一起唱，一忽儿轮着唱，分分合合，高高低低，此起彼伏，就像这忽大忽小的晚风。

歌声渐渐远去——河野正牵着雪儿一路向西。

这个夜晚，又成为雪儿的一个不眠之夜。

马厩里，它一夜都思念小马驹，思念野狐峪。野狐峪村民们的面孔，不时地闪过，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小马驹的面孔，不时地穿插其中。一匹马的记忆里，有这么多可爱的面孔，作为一匹马，应该知足了。

天马上就要亮了，它才微微闭上眼睛。

战役未打响之前，几乎是田园式的悠闲。河野有的是时间。他决定要把这些时间尽量都用在雪儿身上。第二天一早，他就来到马厩，牵了雪儿，回到昨天那块场地，继续昨天的训练。他觉得“悬崖勒马”这一动作，雪儿还要做到更好一些。要做到时间在那一瞬仿佛突然被利刀切断了一般。

依然是流水一般的语言：“现在看上去，这里一切都非常安静。听到了吗？我的士兵甚至坐在树下拨弄三弦琴、哼唱和歌。中午的阳光下，居然有那么多士兵躺在山坡上晒太阳，看上去像在睡觉，一派祥和景象。但用不了多久，或者是在一个早晨，或者是在一个晚上，一个深夜，这一切就会打破。我知道，中国军队正在远处集结，他们必须积蓄足够强大的力量，才会与我们拼杀。他们企图攻克野狐峪，将它控制在他们手里，以便让中国军队、物资从这里源源不断地通过，开赴与我军作战的广大战场。他们必须明白，与之作战的是日本军队，我们每一个士兵——不是中国人所说的‘以一当十’，而是，‘以一当百’，乃至更多。这已成为铁的事实。中国人用了数百年数千年，为我们日本军队准备了一系列成语：‘所向披靡’‘势如破竹’‘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当然，我们也用了四百多年的时间——我们的祖先丰臣秀吉当年就想吞并所谓的大明帝国——才终于踏上这块土地。若

千天之后，在这里进行的一场战役，必定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战役。作为一名日本军人、一名日军指挥官，我无比珍视这次机会，为天皇而战，为大日本帝国而战，赢得我一生中最高的荣誉。我需要得到你的帮助，我希望你与我一道建立丰功伟绩。我答应你，战争结束之后，我一路陪同你回到我的故乡北海道，让我故乡的草原，让我家族的马群认识你这匹骁勇无比的战马，我还会雇用专门的马夫，让你在那里安度你的晚年……”

河野说得非常动情，甚至热泪盈眶。

训练开始后不久，雪儿就不断地加速，向前冲去。奔跑的节奏，正是河野所说的节奏，到了最后便是一长串“嗒嗒”之声。但方向却让它背上的河野很快生疑：你怎么向悬崖方向跑去？他开始扯动右侧的缰绳，让雪儿改变方向，但雪儿宁愿侧过自己的头，却坚决不侧过身子，依然奔跑在一条直线上，而那直线的尽头便是那道凉风嗖嗖的悬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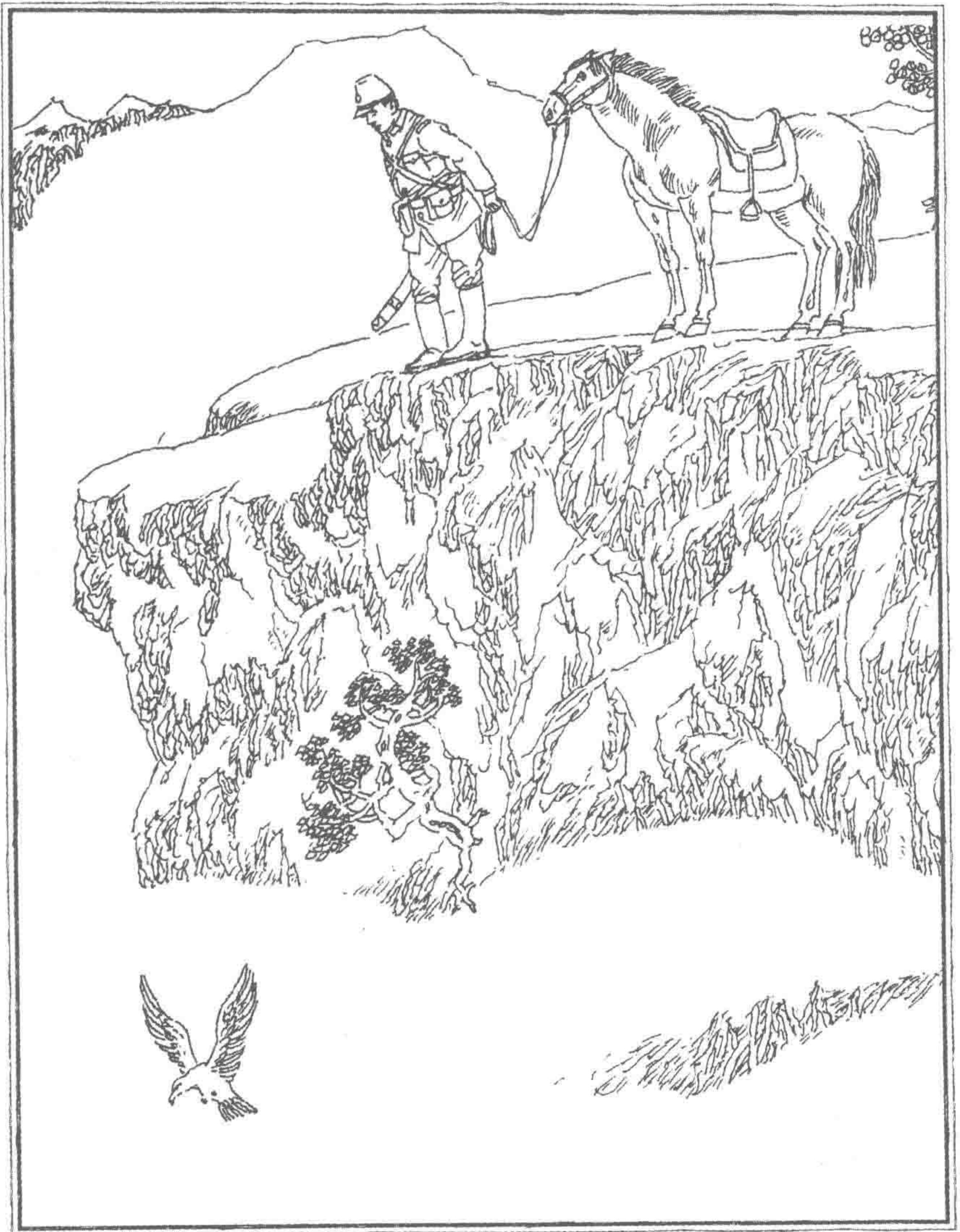
河野猛收缰绳，仍然没有能够阻止雪儿疯狂的奔跑。

眼看无法改变雪儿奔跑的方向，河野只得扼制它的前进，想一下刹住它的脚步，完成一个“悬崖勒马”的动作，但只见雪儿直起脖子，昂着头，还在往悬崖奔跑……

它的两侧嘴角都已经被河野勒出了鲜血，血珠在风中飘忽，犹如血雨。

河野的眼珠暴凸，惊恐地望着前方的悬崖。

然而，就在他以为他将与雪儿一起葬身渊底时，雪儿却在悬崖边上完成了一个他所见过的最精彩的悬崖勒马的动作。只见雪儿忽地刹住自己，前蹄高高悬空，身体几乎直立到让河野从它背



上滑落在地。那前蹄在空中停了很久，才终于落下。河野低头一看，两只前蹄就落在悬崖边上。他一身冷汗。

谁也说不清楚，是雪儿在最后一刹那放弃了与河野同归于尽的念头，还是河野依靠娴熟而强劲的驾驭能力，最终制止了雪儿的狂奔。

雪儿的嘴角一直在流血。

太阳照过来，将河野的影子投照在地上：他发软的身体蜷曲着。

他没有慌忙下马，而是重新挺直身子，双手握紧缰绳。刚才一幕，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最终定格在“悬崖勒马”那一瞬。但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他都不能下马。他要牢牢地坐在马背上，向雪儿传递他坚不可摧的意志。他双腿紧紧夹住雪儿的腹部，只将缰绳稍微松了松，以便能让雪儿将头低下来。

雪儿没有走动。它低着头，默默地望着草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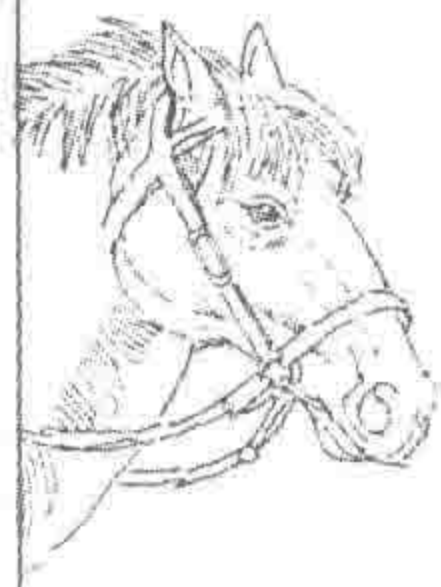
一阵风吹来，把它嘴角的血水又吹得纷纷而下。

后来，河野任由雪儿走向任何地方——雪儿选择了回到马厩。

两天后，雪儿到底还是以出其不意的身体扭曲和激烈颠簸，终于将河野颠离它的背。被高高抛起的河野，身体在空中翻转了几下，重重地跌落在一块凸起的岩石上。

雪儿没有逃跑，而是在离河野不远的地方，开始吃草……

第二十三章 枪口



两天后，河野出现在雪儿的面前。绷带吊着他摔断的左臂。他的面颊上也有伤痕。他的身后，站了很多士兵。

他站在雪儿面前时，雪儿半眯着眼睛，像是在休息。

河野长时间地打量着雪儿：还是当初看到的那匹马，生了小马驹之后，更显得成熟美丽了，仿佛那个小东西让它焕发了青春。河野在心里这么一比较，觉得初次见面时的雪儿略显单薄了一些。

他遗憾地摇了摇头，然后仰望天空，长叹一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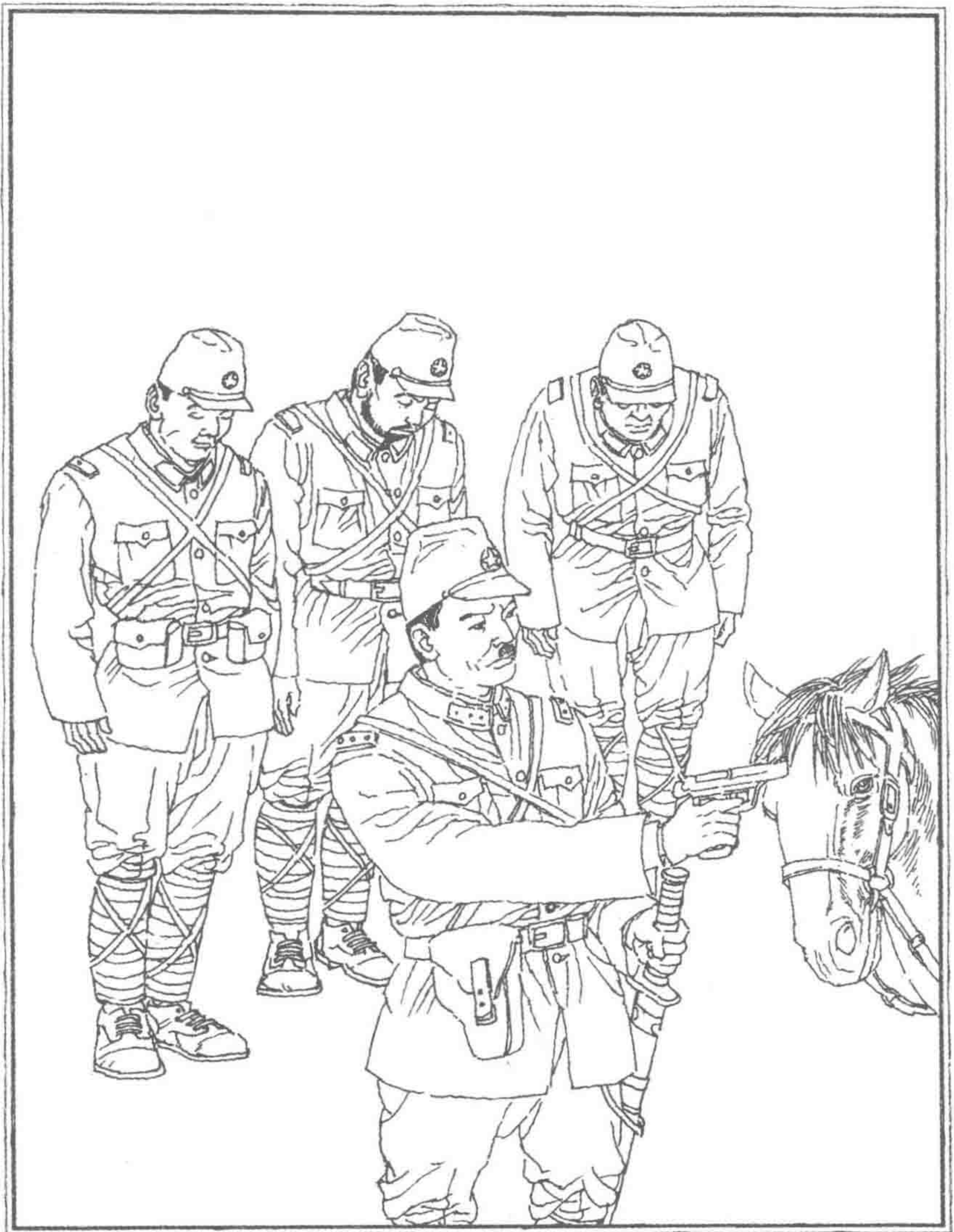
跟来的士兵以为他要对雪儿采取一些行动，但他什么也没有做，便转身走了。就在士兵们满脸疑惑时，他却又返回到雪儿的面前。

雪儿依然半眯着眼睛。

河野突然拔出手枪，直抵雪儿的脑门。

士兵们下意识地后退了几步，一个个挺直了身子。

河野用手枪死死抵着雪儿的脑门：“你他妈的，到底是一个



人还是一匹马?! 你就是一匹马! 一头畜生! 你何以这样? 我看你八成是人投胎转世, 而这个人从前一定是个浑蛋! 你那颗心, 到底是人的心还是畜生的心? 你还没有忘记你那个中国小兔崽子是吗? 快啦, 用不了太久的时间, 我们的大炮就会将成百上千颗炮弹倾泻到那个村庄, 那个村庄转眼间就会在这个地球上不复存在! 你是一匹马, 而且还是一匹日本战马, 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因为, 在你的身上烙有我大日本帝国皇军的火印! 这一无法抹去的火印, 将一直陪伴你进入泥土! 你的愚蠢、你的顽劣, 毁掉了你一番美好前程! ……”他暴怒了, “我现在就想一枪杀了你! ……”他将枪管在雪儿的脑门上狠狠地拧了两下, 仿佛要将枪管插进雪儿的脑袋似的。

雪儿依然不动, 依然微闭双眼。

“我的家族世代代养马、驯马, 我本以为, 我能够将你变成我的坐骑, 你践踏了我的一片诚意! ……”强烈的挫败感袭上心头, 河野几乎就要将一串子弹打进雪儿的脑袋。但咆哮一阵之后, 他还是慢慢地将枪从雪儿的脑袋上挪开, 重新放回枪套里。

一个士兵递给他一根长长的马鞭。

他将鞭子在手裡捋了几下, 在空中猛抽了一下, 扔在了地上: “日军虐马的坏名声, 到我这里洗刷了。”他对他的部下说, “带它走吧。让它去前线拉那些沉重的大炮吧。不要虐待它……”

说完, 河野转身, 永远地离开了雪儿……



第二十四章 虐马

雪儿与其他十几匹马，被押上一辆卡车，开往前线。因为车斗狭小，十几匹马紧紧地挤在一起，卡车一路颠簸，马与马互相摩擦，等运到目的地时，好几匹马的皮已经磨破，渗出血来。它们被赶进一个露天马场。

当天正巧赶上了一场暴风雨。

先是风从北方吼叫着横扫过来，把草原上的草与泥土都刮了起来，飞得满天都是。马们能做的就是将屁股对着风刮来的方向，将头尽量低着。所有的马都闭着眼睛。一些大树被连根拔起，本来歇在枝头的鸟，仓皇飞到天空，不一会儿就被风吹跑，或被打落在地上。有的企图再飞上天空，但最终又被打落在地，有些索性钻到草丛中，还有一些，当场就已经死亡，风将它们吹得满地滚动。一些小动物竟然跑到日军的军营中躲避大风。风先将山谷、草原与平川搅得一片狼藉，紧接着雨又来了——不是由小到大，而是一开始就倾盆泻下来。

雪儿从未在露天马场待过。大风本已呛得它呼吸困难，大雨再一来，呼吸变得更加艰难。雨水泼浇它的脑袋，“哗啦啦”地流向鼻孔与嘴巴，一呼吸，就将雨水吸进肺腔，呛得它嘴巴大张，而这时，雨水又从嘴里流到胃里，不一会儿，肚子就被雨水撑得鼓溜溜的。它想跑开，但四周都被带刺的铁丝网围着。

这些天，雪儿本就备受折磨，加上一路没有吃一点儿草料，身体已经很差，现在又暴露在狂风暴雨之中，它觉得自己快倒下了。它竭力坚持着，但没有坚持多会儿，便“扑通”倒在地上。它挣扎着站起来，但没过一会儿，又“扑通”倒在了地上，而这一回，怎么也没能再挣扎起来。

雪儿的周围，也有其他的马先后轰然倒下了。

雪儿感觉到雨水来不及流走，正迅速地形成水洼，而它正躺在水洼之中。它的脑袋歪倒在地上，渐渐涨高的水，快到它嘴边了。雨水很凉，它使雪儿的体温在渐渐地下降。它浑身哆嗦，身体四周的水也在哆嗦，形成一道道波纹。它半眯着眼睛，看到天空一片昏暗，雨水密集得连雨丝都看不到。整个草原、山谷和平川，此时都在风雨中。有一匹马开始嘶鸣，并在马场狂奔。它似乎有点儿发疯了，四蹄踩踏水洼发出的声音，“噼噼啪啪”响在风雨声中。它路过雪儿时，将泥水溅了雪儿一脸。雪儿赶紧将眼睛闭上了。水已经流到它的嘴里。它张着嘴，流就流吧。如果水还继续涨下去，就会涨到它的鼻孔。它的呼吸已经变得十分困难。它需要大量的空气，但它却不能使劲呼吸，因为那样会把雨水带进肺腔。它只能轻轻地呼吸着，让雨水停留在鼻孔里。

风总算渐渐减弱，雨猛烈地下了一阵之后，也渐渐地变成了

小雨，然后再变成蒙蒙细雨。

雪儿太累了，身体和心都累到了极点。它还是不能站立起来。它不再挣扎了，就这样卧在水洼里。它的脑子还算清醒，它觉得自己好像不行了，如果还不能站立起来，它也许会死掉。为此，它没有太多的哀伤。细雨中，它只剩下了思念，思念它的宝宝，宝宝现在在哪儿呢？思念野狐峪，思念坡娃以及爸爸妈妈，思念瓜灯、草灵和野狐峪所有的孩子——他们几乎每一个人都给它喂过青草，一村庄的好人。它想念他们，想念那些与他们朝夕相处的日子。它甚至要感谢那些狼，是它们，让它成了坡娃家的一员。宝宝也没有什么可担忧的，它已长大了，还有，它相信，坡娃一定会去寻找它的。也许，现在它最大的遗憾是，如果它死了，不能葬身在野狐峪了，不知那些日本人会把它扔到什么地方……

它还想起了稻叶。它心里立即被一股歉意包围着：相处那么多日子，我一次都没有用舌头舔一下那孩子。不知为什么，它总把他看成是一个孩子。

风完全停了，只有细雨。细雨落下时很轻，像轻纱一般。

雪儿能够呼吸了，但依然没有力气站立起来。它索性放弃了站立的念头，死心塌地地躺在水洼里。好在水洼里的水正在被大地慢慢地吸收。

远处的林子里，那种雨后啼叫的鸟在叫，声音十分悲切。这种鸟的声音真是十分神奇，即使你心情明朗得像有一轮太阳照在心头，只要一听到这种鸟的啼叫，就会不由自主地伤心难过，郁郁寡欢起来。

好在，雪儿的悲伤已经过去了。它实在太累了，它想好好睡

一会儿。想着，它就睡着了。醒来时，它看到了一牙月亮，只是快要落下去了。草原亮了起来。它甚至能影影绰绰地看到远处的山峰。

它知道，它不会死了。

它不知道，未来的日子是怎样的。它不去想了，随它去吧，它终究是一匹马。

第二天，它得到了一些草料，少量的。

送草料的是一个老兵，满下巴都是硬刺一般的胡楂，像秋天刚收割完的燕麦地里的麦茬。两只眼睛下面垂着两只大大的却很干瘪的眼袋。他有两条短短的罗圈腿，很粗。他毫无表情地从一只大筐里掏出一些散发着霉味的干草，扔在了雪儿的嘴边，并看了一眼这匹新来的陌生的马。目光移开了，但很快又回来了。他看到了雪儿身上的火印。他低头仔细看了一阵。

不远处，一匹个头高大的公马很快吃完了自己刚刚分得的草料，正看着旁边一匹小母马嘴边还没有吃完的草料。公马好像有点儿害怕那个老兵，一会儿看看母马嘴边的草料，一会儿看看老兵。但最终还是克制不住地走了过去，抢吃了一口母马的草料，老兵正好回过头看到了。

分得的那点儿草料，根本无法填饱公马的肚子。它低着头，大口大口地吃着那匹小母马的草料。小母马只好退后两步，两眼盯着自己的草料，无可奈何。它转动着身体，四蹄不住地移动着，可就是不敢上前撵走那匹公马。最后，它只好“啾啾啾”地叫了起来。

老兵将手中的草料随意地抛撒在一匹黑马嘴边后，走向那匹

公马，一边走，一边解系在腰上的那条又宽又厚的皮带。

公马感觉到老兵正在向它走来，但它仍然舍不得那些草料，只是将身体转动了一下，嘴巴却没有离开。

老兵绕到公马的身后，突然挥起皮带，猛地抽打下去。

公马一声哀鸣，蹦跳到空中，还未等落下，老兵又用皮带狠狠地抽打了它一下。它叫唤着，仓皇逃开了。

老兵站在那儿，看着胡乱奔跑的公马，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将外衣脱了，扔在草筐里，只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他卷了卷袖子，抓起皮带向公马走去。

公马跑跑停停，不时地回头张望。

老兵没有跑动着去追赶公马，只是抓着皮带，不紧不慢地走着。

公马被逼到了一个角落上。

老兵与它的距离越来越短了。

马们，有草料的在吃草料，吃完草料的，都紧张地向那个角落看着。

雪儿的草料虽然不多，但还没有吃完。它慢慢地咀嚼着，一直看着眼前的情景。它为那匹公马担忧着。

老兵一步一步地逼过去，皮带在空中不停地甩动，像一条粗大的蛇在旋转，在空气中发出“呼呼”的声音。

公马在角落里来回跑动着。

老兵像拼刺刀一般，一会儿跳着向前，一会儿又跳着向后，但离公马越来越近。

眼见着皮带就要够着公马了，公马忽地开始突围，可就在从

老兵身边窜过时，皮带猛地抽打在它的屁股上。它又是一跳，嘶鸣声响满了早晨湿漉漉的草原。

老兵没有放过公马。他的斗志仿佛才刚刚被激发出来。他摇动着皮带，哼唱着颤颤抖抖的日本小调，继续去围堵公马。还有许多马没有分到草料，他忘记了，仿佛今天早上，他要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收拾那匹公马。他的那双细眯的眼睛开始睁大，两只眼袋像进了气一般鼓溜起来，像趴了两只小蛤蟆。他不慌不忙地向公马走过去，有时，他会抽空看一下其他的马或是远处的山峰。

公马又再度被逼到一个角落上。

老兵突然冲上去，还没等公马反应过来，没头没脑地连抽了它两皮带。

公马疯了一般，在马场里横冲直撞。它不时地冲入马群，老兵则在后面紧紧地追赶。其他的马见他手里拿了皮带，以为是来抽它们的，一惊，也和公马一样跑了起来。不一会儿，有十几匹马在跑，马场乱成一团。昨天夜里下了雨，地还是松软的，不一会儿，就被马蹄踩踏成一片翻起的烂泥，马蹄踏过，到处飞着泥花。那老兵的白衬衫，不一会儿，已被溅了无数的泥点，看上去，特别像马场上那匹黑白斑点的小公马。

不远处，一些日本兵正兴致勃勃地看着今日马场的晨景。

老兵偶尔也会用皮鞭抽一下干扰了他的其他的马，但目光始终在那匹公马身上。

有时，公马明明并无危险，但还是在不停地跑。也许，那时它停下来，显出低头温顺的样子，老兵兴许就熄火了。但它就是不停地跑，疯了一般。

老兵也疯了，他因皮带够不着公马而恼怒。他气哼哼的，像一头红眼公牛。这头“公牛”非常顽固，不达目的绝不会罢休。公马的疯狂奔跑，使“公牛”的心火熊熊地燃烧起来。“公牛”因跑得太快滑倒了。烂泥里像拌了油，很滑，他竟然滑出去一丈多远，再爬起来时，已成泥牛。他号叫着，摇动着沾了烂泥的皮带，旋风般冲向公马。

雪儿担心自己被乱跑乱撞的马踩到，挣扎了一下，居然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看着现场的一片混乱，它知道，它来到了一个极其糟糕的地方。当老兵的目光一直在追随公马时，雪儿的目光，却一直追随着这个看上去已丧心病狂的老兵。

雨后天晴，今天上午的太阳，仿佛是一轮刚刚诞生的新太阳。它照着草原、山谷和平川。温暖的大地，冒着淡淡的热气。马场周围的树林里，鸟儿们飞来飞去，已忘记昨天夜里狂风暴雨带给它们的惊吓。有几只站在枝头上的鸟，歪着脑袋，观望着沸腾的马场。

雪儿的眼前，不时地有一匹马跑过。

老兵终于再一次将公马逼到了角落上。

公马一定是看到了老兵已经发红的眼睛，那么高大健壮的一匹公马，竟然颤抖起来。

老兵趁机冲上去，抡起皮带，对公马一阵暴抽。

接下来，这样的情景反复出现：公马奔跑，老兵追赶；公马被逼到角落上，老兵挥起皮带一顿猛抽……

公马已经伤痕累累，身上到处在流血。

老兵也累了，将皮带重又束到腰上。

这便是雪儿来到这里的第一个夜晚和第一个早晨。

雪儿觉得自己生病了，浑身无力。但它只得到一天的喘息时间，便被老兵牵走拉石头去了。

这里可能要打仗，日军正在紧张地修筑工事。不知从何处抢来的几十辆大车，正日夜不停地将十几里外的山上的石头拉到这里。拉大车的，不都是马，还有驴和骡子。所有的马、驴和骡子，看上去都瘦骨伶仃。它们在拉那些沉重的大车时，都显得十分吃力，眼珠子向外暴凸，仿佛随时会爆炸。那些日本兵不停地吆喝着，驱使它们加快脚步。它们随时都可能遭到枪托的击打，或是鞭子、皮带的抽打。

雪儿看到，它们身上都有伤痕。

有一匹老马，正拉着一车石头上坡，乏力不支，前腿一软，跪在了地上，沉重的大车失去牵引力之后，不住地向后倒退。后面跟了另一辆车，拉车的骡子见前面的大车不住地向它滑过来，赶紧躲闪，最终与车一起翻倒，沿着山坡，滚到了深深的谷底。

老兵跑过来，连忙用一块石头垫在后轮下，制止了大车的下滑。然后，他从腰里解下皮带，向老马狠狠抽了一皮带。老马想挣扎着站起来，但没有成功。老兵骂骂咧咧，继续用皮带不住地抽打老马，直至它从地上挣扎起来，勉强地将大车向前拉去。

第二天一早，雪儿看到，那匹老马死了。看上去，只剩一袭骨架。

雪儿拉着大车，步履艰难。不像是拉一辆大车，更像是拉一座山。每一步都是挣扎，每一步都度日如年。

老兵几次从它身边走过，虽说没有向它抡皮带，但那对细眼

里闪烁的是明显的不快。

一些日本兵从它身边经过时，看到了它身上的火印，总会仔细地看一看，然后再仔细地看看它，叽里哇啦地不知说些什么。也许是嘲笑吧？也许是幸灾乐祸吧？

累了一整天，回到马场时，雪儿连草料都不想吃。它只想合上眼睛睡一会儿，但却睡不着。已进入秋季，草原上的夜风已经很凉，它免不了有点儿哆哆嗦嗦。如果前后左右都有马，多多少少能互相取一点儿暖，但四周空荡荡的。

薄薄的月亮，从东山那边升上来，在云彩里飘动着。最后的雁群在连夜赶路，那么长的一行，在不紧不忙地飞往温暖的南方。偶尔，头雁叫上一声，四下里更是一片荒寂和冷静。

雪儿望着雁群远去，想起从前在野狐峪生病的那些日子——不知吃了什么，也许是涉水着凉了，它一连几天都在腹泻，身体变得有点儿虚弱，而那时正是春季耕地播种的日子。当它走向那张犁时，却被坡娃的爸爸拦住了：“丫头，你生病了，歇着吧。”他把它牵到田野旁的草地上，“就在这里待着，耕完地播完种我们就回家。”

田地里，爸爸和坡娃拉着犁，妈妈扶着犁。犁慢慢地前行，犁铧将土翻起，像盛开的花，又黑又油的花，不断地盛开。几只乌鸦飞过来，在翻起的泥土上，蹦跳着寻找吃的。它们与泥土一样黑，乍一看都难以发现它们。

坡娃和爸爸的身体大幅度地向前倾斜着。春光融融，他们心情很好，爸爸打着号子，坡娃呼应着。

杜大伯往他家的地里走，路过这儿，停住了脚步，看看一边

闲着的雪儿，再看看用犁耕地坡娃一家人，摇了摇头：“你们也太宠着那匹马了。”

妈妈说：“它生病了。”

杜大伯说：“你们把它当你们的孩子看呀？”

妈妈说：“谁说不是呢！我们家闺女！”

杜大伯笑了，走了。走几步，又笑了。

妈妈平时就是这么和雪儿说话的：“闺女回来啦？”“闺女去草地呀？”

雪儿的眼前，总浮现着这个情景：天空下，坡娃和爸爸弯腰拉着犁，妈妈扶着犁。

想想现在，雪儿心里很伤感。它久久地望着那薄片一般的月亮……

几天后，它遭到一顿毒打。原因是，它拒绝拉一门大炮。那门大炮像一只巨大的怪兽停在那里。现在，雪儿要把它拉到几十里地外的另一处前线去。那边已经打仗了，那边的日军需要大炮的支援。

雪儿说什么都不迈动脚步。

老兵已经有点儿不耐烦了，发出了威胁。

雪儿还是站着不动。

老兵开始解束在腰间的那根皮带。雪儿看到他在解皮带了，但它没有逃走。“你不就只知道用皮带抽打我们吗？好吧，抽打吧！我不怕！”雪儿向前看去，见一只金黄色的狐狸正穿过路面，从路左边的草地，蹿入路右边的草地。

皮带落下了，下手非常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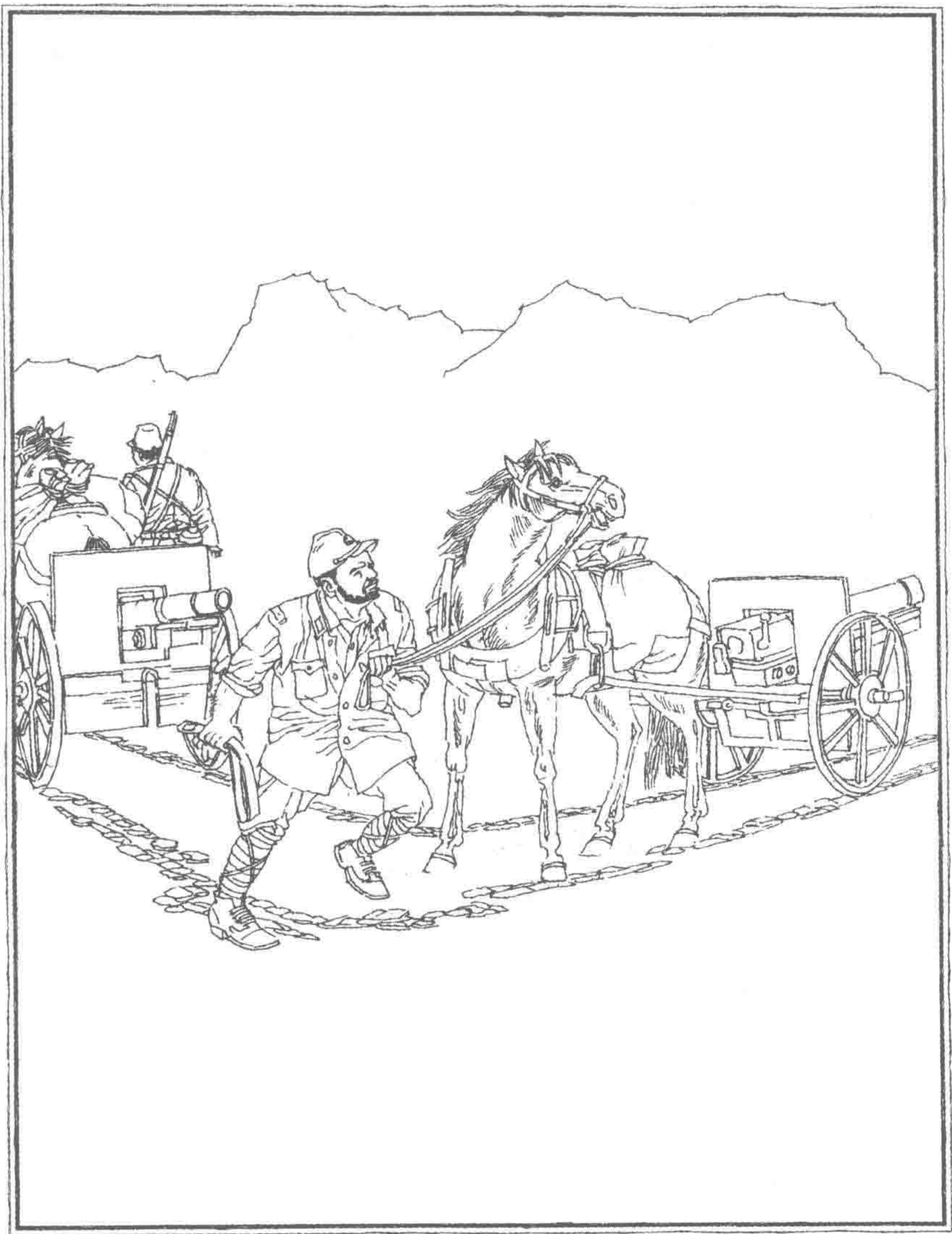
雪儿肩胛上的皮顿时开裂，流出血来。它昂着头，眺望着前方，远远地有一行白鹭在飞翔，姿态是那么的优美。

皮带又落下了，又落下了，又落下了……

你以为你抽打的是石头吗？那是皮肉！是一匹马？是一头畜生？不错，马确实是畜生，可畜生的皮肉也是皮肉！就算是石头，你就一定可以用你散发着汗臭的皮带抽打我吗？

雪儿已闻到了血腥味，它知道这是从自己身上流出的血。在野狐峪，甚至没有人用手指弹过它，它也没有流过一滴血。可是现在，它常常流血，连心都在流血。若是被坡娃看到了，他一定会大声地哭起来。老兵在抽打它，它却在想念他的主人。这样想着，疼痛好像减轻了许多。

雪儿的坚贞不屈激怒了老兵。抽到后来，他竟闭起了双眼。他一边抽，一边说：“老子就想抽打你们！老子心里憋屈着，很不痛快。老子没有办法，只有用皮带抽打你们，每抽打一下，我心里就舒坦一下，痛快一下！……”不知道为什么，他“呜呜呜”地哭了起来，泪水在那张扭曲的老脸上纵横乱流，“我儿子死了，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他死的时候，刚满十八岁。我没有能够见到他，我只见到他们从他头上剪下的一绺头发！尸体都不知道被埋在了哪儿！……我要打死你这头畜生！我看到了你身上的火印！你是一匹日本马吗？你是一匹支那马吗？我看，你是一匹支那马！你来到我的手下，你就不再是战马，你就是一匹马，就是皇军的哑巴苦力！你怎么不嘶鸣？！怎么不嘶鸣？！怎么不嘶鸣？！你敢蔑视我！你竟敢蔑视我！……”他忽然觉得手中的皮带变轻了，睁眼一看，皮带已被抽断，手中还剩下一截。他往雪



儿脸上吐了一口唾沫，“你到底是一匹什么样的马？我还没有见过这样一匹奇怪的马呢！”他用手上剩下的那一截皮带，继续抽打着。

一个军官跑了过来，向他大声呵斥着，老兵这才住手。他的双臂仿佛断了一般垂挂在身体的两侧，摇晃了一会儿，瘫坐在地上，弯着腰喘息着，满眼泪水。

这时，雪儿向前走了两步，突然用左后蹄向后猛踢了一下，将那老兵踢翻了。他抱着胸口在地上滚动，不住呻吟着。连忙过来两个日本兵，将他架走了。

那个军官走到雪儿的面前，用枪口抵在它的脑门上。这是雪儿再一次面对枪口，有所不同的是，上一次是一支短枪的枪口，而这一次是一支长枪的枪口。

那个军官说：“我不管你以前曾经是一匹什么样的马，但到了这里，所有的马都是苦力。我不是河野，我会杀了你，真的会杀了你。昨天，我刚刚杀死一匹马，因为它要逃跑。”他歪了一下头，看了看周围的士兵，“他们可以做证，我的枪法百发百中。如果你真的不想活了，我可以成全你！如果，你还想活的话，就老老实实地将这门大炮拉走！”

雪儿将头低下了。它用它疲弱的身躯、到处流血的身躯，拉着那门沉重的大炮向前走去……

第二十五章 炮击



从此以后，雪儿一直在拉大炮。

这些大炮今天拉到这里，明天拉到那里，好像日军离不开这些大炮，没有这些大炮他们就无法打仗似的。拉到一处之后，那些炮兵们迅速将它们安置在最合适的位置上，细心地反复校正，将弹膛擦得干干净净，炮弹也被擦得干干净净，一颗颗都好像是他们的心肝宝贝似的——这宝贝一飞出去，就再也回不来了，似乎有点儿舍不得的样子。可是，一旦开炮，他们就毫不犹豫地将这些炮弹一颗一颗地塞进弹膛，每打出去一颗，都会引来一阵莫名的兴奋。

炮声很响，惊天动地。

雪儿看到过，一匹枣红马受惊了，脱缰奔跑，十分疯狂。它完全被吓坏了，竟然往炮弹落下去的地方跑去。日本兵大声呼唤它回来，但炮声此起彼伏，它根本听不见，只顾一个劲儿地向前奔突。雪儿看到，远远地，一颗炮弹在它身边爆炸了，激起几丈

高的浪花，它倒没有伤着，但蒙掉了，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它的头顶，它的身旁，一颗颗炮弹呼啸着飞过。它就在那儿站着。炮击终于结束时，它却倒下了。雪儿看得很清楚，它倒下时，像一堵泥墙。

雪儿第一次听到炮声也很害怕。它以为天会塌下来。当然，天并没有塌下来，只是天空中硝烟弥漫。浓烈的弹药味四处飘散，这使闻惯了草香花香的雪儿很不习惯，不由自主地喷着响鼻，仿佛有无数有毒的小虫钻进了它的鼻腔。它在震颤的大地上，一直惶惶不安。但经过几次炮击之后，它慢慢地习惯了，只是远远地站着，冷冷地看着：

那些日本炮兵，机械而熟练地做着一连串相同的动作，他们的脸被从弹膛里冒出的烟熏得黑乎乎的，一场炮击结束后，只见一双双眼睛在眨巴；每发射一颗炮弹，大炮都会颤抖一下，几乎要从地上跳起来；炮弹并不是笔直地划过天空的，而是由低到高，在天空画了一道很大的弧，再落下去的，落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要过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听到爆炸声；通常看不到它落地后爆炸的样子，只是偶尔看到过一回，那情景实在太可怕了！

雪儿只是一匹马。它无法想象，那成百上千的炮弹，是如何摧毁城市和村庄的，是如何炸死成百上千的生命的，是如何将大地炸出无数的深坑的。

炮击过后，总是密集的枪声与呐喊声：在远远的地方，敌对双方的军队，开始面对面地厮杀了。这些嘈杂的带着血腥味的声音，虽然是从远方传来的，远不及大炮的轰鸣声那么巨大，但在雪儿听来，更是心惊肉跳。它看到，许多鸟从那边的天空惊慌地

飞了过来，许多小动物从那边跑了过来。那边，好像到了世界的末日。

等一切平静下来，这些大炮就会撤出阵地。这之后，也许会有几天的休息。那些天，这些钢铁巨兽就一动不动地停在那里，仿佛累极之后的安眠。但许多时候是大炮刚刚撤离这里的阵地，就要马不停蹄地将它们拉到另外的阵地。

雪儿默默地拉着这些大炮，默默地看着，尽它一个马的心智，默默地想着。

有时，炮击会在夜里进行。只见天空划过一道道蓝色的火线，仿佛在反复切割天空。炮弹落下去的地方，火光冲天，天好像被烧着了，令人担心天空会融化掉，一片一片、一滴一滴地落在地上。

又是一次撤离，并且马上开赴新的阵地。

雪儿拉着大炮，耳边不停地响着呵斥。他们要求所有拉炮的马，走得再快一些。

雪儿肩上的毛，已经被挽索磨掉，皮也已经磨破，挽索已被血湿透。一种不知名的鸟，羽毛黑亮黑亮的，落在雪儿的背上，一跳一跳地接近它的伤口，然后看了看正在慢慢渗出的血，可能因为渴了，原本想喝几口的，但最终怕是被血腥味呛着了，还是飞走了。

雪儿已经不知道自己累还是不累了，它已变得十分麻木。有时，它会忘记自己在拉着大炮，以为自己只是在赶路。踩着前面马的蹄印，只管往前走就是了。前面的马停，它就停；前面的马走，它就走。它什么也不想，甚至不再去想它的孩子，去想坡娃，去想野狐峪。它不再随便发脾气，不再固执，不再任性地顶撞那

些蛮横无理的日本兵。

那个看管马匹的老兵时常出现在它的眼前。他永远敞着外衣，露出里面永远洁白的衬衫。他没有再找碴为难它，也许他害怕了。那一回，他的肋骨差一点儿被它踢断，至今还在隐隐作痛。但对它，他永远是那张板结的面孔。也许，他在内心希望雪儿做出一些不顺从的动作，好有一个抽打它的理由。他已换了一条更加结实的新皮带。雪儿忘记了那根皮带，但雪儿记住了那支枪，那支对准它脑门的长枪。它知道那长枪的厉害，它曾亲眼看见，它让黑狗倒在了血泊里。它从野狐峪村民们的脸上看见，他们也很害怕这些长枪。

它的眼前，每天、每时每刻，都有日本兵背着这些长枪。他们从肩上取下长枪的速度极快，只一瞬间，就可将枪端在手中。

挽索深陷在它的皮肉里。这没有什么好说的，因为它是一匹马，是一头畜生。

走了两天，这天下午，疲倦不堪的雪儿不知不觉地兴奋起来，身上渐渐有了力量：它越来越清晰地闻到一种气味，这气味，只有野狐峪才有，是那一带的草原、湖泊、树木以及羊群的气味混合在一起的气味。它用鼻子不住地嗅着、确认着：正是呢！

微风吹来，气味越来越浓。

雪儿再往路两边看，正是野狐峪一带晚秋景色。

风大些时，落叶纷纷，飞满彩蝶一般。云雀在往云层上面钻去，声音越来越悠远。冬季实际上是从山头往山下开始的，先一步枯黄了的是山头，现在枯黄正从山头往半山坡、往山脚下蔓延。雪儿想起了春天：春天是从山脚下开始的，淡淡的草绿，一路不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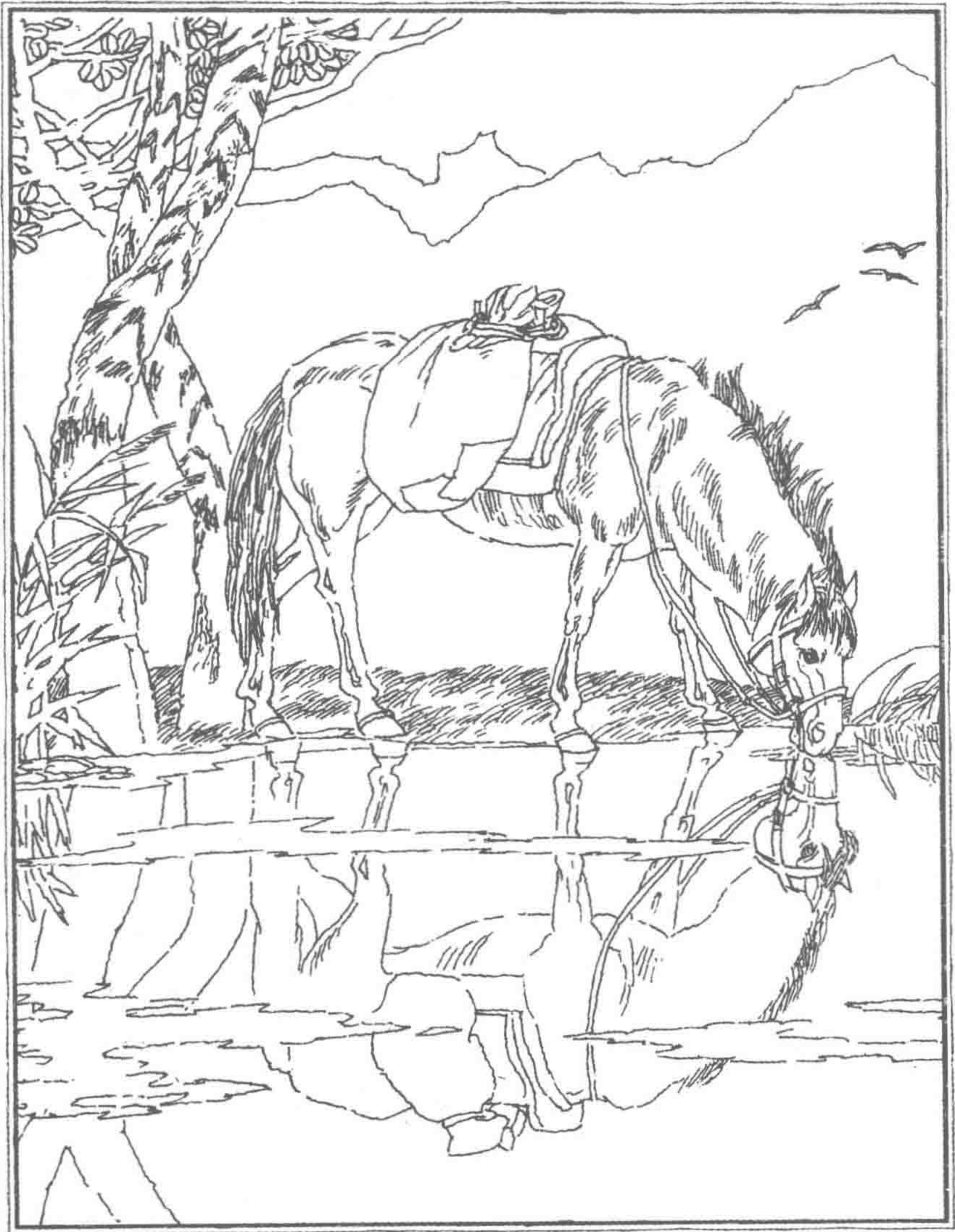
昼夜地向半山坡、向山顶爬去，冬季则一寸一寸地往后退缩，忽地，一夜之间，春天就布满了草原和山谷。

雪儿在野狐峪的四季里走着，嘶鸣着，它的毛色似乎也随着这里的季节发生着变化。春天是春天的雪儿，夏天是夏天的雪儿，秋天是秋天的雪儿，冬天是冬天的雪儿。雪儿似乎知道自己一年四季的风姿，跟着主人走在村巷里时，脚步就会放慢，让人们看着，就像看一个刚打扮了自己的小姑娘。坡娃懂它，也放慢脚步牵引着它，有时还会停在那里，因为，有好多目光投了过来，他不能辜负了人家的目光。

雪儿想到了自己现在的样子，越是走近野狐峪，心里越是胆怯和不安。瞧瞧！自己都成了什么模样！自从离开野狐峪，除了让雨冲洗过几回，就没有洗过一回澡。而在野狐峪时，坡娃家的人，会经常把它牵到村前的河边给它洗澡，一边洗，一边用刷子刷，处处刷到，处处刷上好几遍，让它感到满身满心地舒坦。坡娃的妈妈最细心，一洗就是半天，直到浇在身上的清水流下来还是一模一样的清水。坡娃最喜欢在他放羊回家之前，带它到后山那片湖泊去洗澡，那里的水清澈见底，椭圆形的水面，酷似一面明亮的镜子。雪儿现在都能闻到自己一身的臭味，这臭味让那个日本老兵每次走过它身旁时，不是用手遮住鼻子，就是不住地用手在鼻子底下扇着。身上到处是伤痕，瘦成了一副骨架。那天，雪儿路过池塘边，看着水里的自己，心里难过至极。

越是胆怯和不安，离野狐峪却越近了。

傍晚，总算停止了前进，而且，好像不再前进了，这里就是这一次运送的终点。



这里，不久将会打一场仗，一场大仗。

中国军队聚集了十倍的力量，又回来了。

野狐峪的人完全忽略了两军对峙可能给他们带来的危险和灾难，奔走相告：“我们的军队回来了！”孩子们根本不去想战斗可能随时打响，在村巷里到处乱跑，又喊又叫，又唱又跳，像过年似的兴奋。甚至连牛羊与鸡鸭都感到欢欣鼓舞，牛羊和鸡鸭们的鸣叫声此起彼伏。鸟们一会儿向西飞，一会儿向东飞，仿佛在观察两边的军队，估量着双方的力量。

中国军队的上一次出现和撤出，绝非随意。他们意在告诉日军，他们很快就会回来，他们必将控制野狐峪一带，这使得大量日军被牵制在了这里。而这里远离城市和日军的后方，给养等诸多方面，都很不方便。这些日子，日军固然落得一个清闲，但各种军需物资被大量消耗，而且士兵们被美丽的草原景色搞得意志松弛。河野早意识到了这一点，只希望这一场非打不可的战役早一天打响。可是中国军队却好像忘记了他们的战略意图，迟迟不肯出现。最近这些日子，在无边的寂静与无聊之中，河野有种煎熬的感觉。

现在，中国军队终于回来了。河野知道中国军队要在冬季到来之前结束这场战役。但他没有立即主动发起进攻。他估想到了，这一回的中国军队是抱了必胜的信心的，是一定积聚了强大的力量的。早在五天前，他就请求往野狐峪增派其他日军部队，并调派更多的大炮。在他看来，在这场战役中，日军的优势也就是他们拥有的数百门大炮，只有借助于这些大炮，他们才能够阻止中国军队，并将他们消灭在野狐峪大大小小的群山间、深深浅浅的

山谷里。他知道，这里，满山遍野都可以挖出昔日战争留下的尸骨。而现在，这片土地又将接纳更多的尸骨。野狐峪命中注定，就是一座很大的坟墓。但这绝不是留给这世界上最精良、最训练有素的军队——大日本帝国的皇军的坟墓。

数百门大炮被很快运到了早先确定下的最有利的地形。

空气骤然紧张起来。但战斗还是迟迟未能打响。

雪儿看着森林般密集的炮管，除了担忧，还是担忧。

这天傍晚，孩子们正在村巷里玩耍。他们将这次玩耍看成是战斗打响之前的最后一次玩耍，接下来，他们都不能再外出了，他们必须躲到各家挖的地道、防空洞里，或其他的掩体里。

黄毛突然慌慌张张地从村外跑到了村巷里。孩子们都有半年时间没有看到他了。他之前随父亲到张家口那边做买卖去了。前些日子，父子俩不知怎么想起来要回野狐峪，却不知道日军驻扎在他们回家的必经之路，被日军抓了起来，押着修筑工事去了。黄毛还是个孩子，日军看得不紧，他趁机藏到草丛中，到了天黑，爬了几座山逃回到村里。

他哭着告诉人们：“我爸还在他们手里呢！”很伤心。

人们安慰了他半天，他才不哭了。他看到了坡娃，抹掉了眼泪说：“我看到你们家雪儿了！”

坡娃和孩子们立即围了过来。

“你在哪儿看到它了？”坡娃急切地问。

黄毛向西一指：“那边。”随即说道，“它在给日本鬼子拉大炮！”

坡娃立即推了黄毛一把：“你胡说！”

“就是在给日本鬼子拉大炮！我和我爸都看到了，看得清清楚楚。它的身上还有一个火印。我爸说，那是日本军营的火印。它现在是一匹日本马了……”

所有的孩子都将脸转过来，看着坡娃。

“你再胡说，我就撕烂你的嘴！”坡娃向黄毛挥了挥拳头。

“我没有胡说！我没有胡说！你家雪儿就是在那边给日本鬼子拉大炮！昨天，我还看见了。它拉着一门大炮往高处去，坡很陡，它是这样拉的……”说着，黄毛夸张地弯下腰，双腿做出蹬踏地面的样子，鼓着腮帮子，“呼哧呼哧”地喘气。

孩子们都看着他，仿佛看见了雪儿正拉着大炮爬坡的样子。

黄毛回头说道：“它就这么拉着大炮，可卖力了！”

坡娃忽地冲上去，一下将黄毛撞翻在地，紧接着骑到黄毛的背上，挥起双拳，劈头盖脸地揍了黄毛一顿，然后丢下黄毛和孩子们，扭头往家走。

孩子们看着他远去的背影，一言不发。

黄毛爬起来，往空中跳了几跳：“我看见了，你家雪儿就是在给日本鬼子拉大炮！”

坡娃没有回过来头揍黄毛。他加快步伐往家走，一进门，就“哇哇”大哭起来。

爸爸问他：“你怎么了？”

他不说。

妈妈问他：“你怎么了？”

他不说。

他就是“哇哇”地哭……

拂晓前，战斗终于打响了。中国军队主动发起进攻。在日军升起的照明弹的亮光下，只见满山遍野的都是中国军队。他们像潮水，像翻滚不息的云海，向日军所在的方向涌动过去。

炮击立即开始了。黎明前的黑暗，被炮火一扫而光，整个天空都闪闪发亮。一朵朵巨大的泥花，腾空而起，但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中国军队前进的脚步。中国军队昂扬的军号声一直响彻草原，在山谷里不断回响。

中国军队很快推进到野狐峪村一带。但他们宁愿暴露在日军的炮火下，也没有利用野狐峪村作为掩体。照明弹、望远镜，将这一情景明白无误地告诉了日军。前线指挥官问河野：“我们是否放弃对那个村庄的炮击？”

河野不加思索：“不！用大炮立即摧毁那个村庄！责任，将由中国军队承担！”

仅仅几分钟之后，日本军队对野狐峪村的炮击便开始了。

野狐峪的村民们虽然早有准备，但当炮弹真的落下来时，还是感到非常突然，一片惊慌。他们纷纷躲到了地道、防空洞里，但有不少人还没有来得及躲藏，炮弹就已经在他们身边爆炸，或被坍塌的房屋掩埋，或当场受伤和死亡。到处是哭喊声、呼救声。牛栏和羊圈被炸开，牛和羊逃了出来，在炮火中四处乱窜。也有牲口吓呆了，在炮火中站着发愣。

一座座房屋在倒塌，在燃烧。

正在睡梦中的坡娃，忽地从床上被震到空中，然后重重地摔落下来。一股锐利的疼痛，使他号叫起来：“爸！妈！……”然而，竟没有他们的回应。他在倾塌的房子里爬着。他觉得自己的



左腿似乎折了，不再属于他了。“爸！妈！……”怎么喊，都没有回应。疼痛使他几次晕了过去。一醒来，他便又继续爬着，“爸！妈！……”

墙坍塌了，早晨的阳光照进来。他终于看到了爸爸妈妈。妈妈似乎沉沉地睡去了，爸爸将手捂在胸口，手指间，血流汨汨。坡娃叫着：“爸！妈！……”妈妈毫无反应，爸爸则勉强将脸转过来，朝他痛苦地微笑着。

“爸！”

爸爸用十分虚弱的声音说：“娃！别难过，别难过！娃别难过呀！你妈妈，她已经走了，走了。我……我过一会儿，也要走的。你……你那条腿……怎么啦？怎么啦？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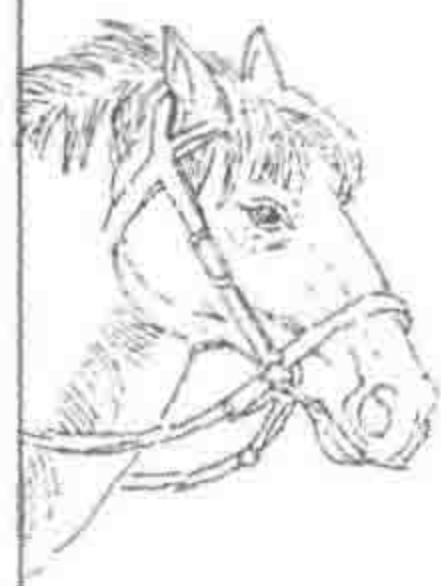
坡娃疼得又要晕过去了。但他还是咬着牙，半眯着眼睛，一直爬到爸爸和妈妈中间。

爸爸一只手捂着胸口，伸出另一只手，抚摸坡娃的头发：“娃呀！过一会儿，爸爸就要走了，你就在爸爸妈妈中间躺着吧……”

爸爸的声音越来越小。

坡娃的眼睛渐渐闭上了。爸爸的话时断时续，东一句西一句，好像还说到了雪儿。爸爸说，也不知雪儿在什么地方……不一会儿，坡娃什么也听不到了，连炮声都听不到了……

第二十六章 野战医院



坡娃的眼睛渐渐睁开了一些，他觉得眼前是一片朦朦胧胧的墨绿色，既不是蓝色的天空，也不是自家的房顶。他很想搞明白自己现在在哪儿，可是眼睛又合上了。隐隐约约地，他觉得有人来到了他身边，好像还不是一个人。他们在说话，说了什么，他听不清楚。好像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他快要醒来了。” 又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他会很难过的，好好安慰他。”

坡娃又沉到一片迷迷糊糊之中。在这片迷迷糊糊中，他一忽儿听到了炮声，一忽儿看到了房屋的倒塌，一忽儿闪过爸爸妈妈的面孔，一忽儿看见了雪儿，还有它的孩子，那匹和雪儿长得一模一样的小马驹……

四周好像很安静。

他想清醒过来，好好看看四周，但迷迷糊糊的，就像在梦中一样。他不想做那个梦了，可是由不着他，他还要继续做那个梦。他没有力气了，就这样昏昏沉沉地将梦做下去吧。这样也好。一

一切都又淡去，淡去，什么也没有了……

他再次醒来，已是这天的黄昏。这一回，他是真醒来了。他发现自己躺在一顶绿色的帐篷里。他侧脸看了看两旁，看到还有好几张床，那上面躺着的人，都是一张张陌生的面孔。他们见他醒来了，都朝他微笑着。

一位穿白大褂的大姐姐，笑眯眯地走了过来，用一块纱布擦了擦他额头上的虚汗：“你终于醒来了。”

坡娃眨巴着眼睛，试图在回忆什么。

大姐姐笑着说：“你是想知道你现在在哪儿，对吗？”

坡娃看着她的眼睛，想点点头，但他无法点头，只是点了点下巴。

“你现在在我们的野战医院，我是这里的护士。”

坡娃用眼睛向她：“我怎么会在这儿？我是在什么时候来到这儿的？”他很用力地去回忆，却怎么也没能回忆起来。仿佛有一段记忆中断了。

护士姐姐说：“先别急着想这些。对于你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是养伤。”她想告诉他哪里受了伤了，但她没有说，只是微笑着，很温和、很体贴。

护士姐姐转身向帐篷外面走去时，他很想坐起身来问她：“我想现在就知道我怎么会在这儿？我是什么时候来到这儿的？”但他毫无力气，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他将眼睛又闭上了，再度沉入到一片迷糊之中。

深夜，他彻底醒来了。他是在疼痛中醒来的。当他的手伸向疼痛的地方时，他几乎要惊叫起来：他的左腿没了！黑暗中，他

惊恐地睁大了眼睛，终于，他大声哭喊起来。护士姐姐提着一盏灯，连忙跑进帐篷。

他不说话，只是大声地哭。

护士姐姐知道他为什么哭，但她只是紧紧地握着他冰凉的手，什么话也没说。

躺在其他病床上的伤员，能下床的，都艰难地走了过来。他们不知道该对他说些什么安慰的话，要么拍拍他的头，要么用手抚摸几下他被泪水打湿的脸蛋。

所有在场的人，要么眼睛发红，要么眼中汪满泪水。

很久很久，坡娃才渐渐平静下来。

伤员们各自回到自己的床上，护士姐姐也离开了这顶帐篷。

夜风中，帐篷像船帆一样鼓动着。

坡娃躺在黑暗里，就像一条小船停在没有一丝风的水面上。他的眼泪始终不断地从眼角滚落到枕头上，枕头已经一片潮湿。

几天后，当坡娃提出要回野狐峪时，护士姐姐明确地告诉他，他还要在野战医院待上很长一段日子，直到伤口愈合才能离开。坡娃哭闹起来，说他要见爸爸妈妈，护士姐姐只好如实告诉他，他的爸爸妈妈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护士的话，只是让坡娃神情发愣，并没有引起他放声大哭。他躺在病床上，隐隐约约地想起房屋倒塌时的情景，隐隐约约地看到了爸爸妈妈：妈妈像睡着了一样躺在地上，爸爸的手捂着流血的胸口。爸爸断断续续的话，也再度在他耳边响起。他在帐篷里醒来时，还以为这是一场梦呢！现在，他才知道，爸爸妈妈真的离开他了，他已成为一个没有爸爸妈妈的孩子了。他好像没有特别难过，只是显得有点儿木呆呆

的，像一根木头一样躺在被子里。

这天上午，是他第一次走出帐篷，来到阳光下。

是护士姐姐扶着他走出帐篷的。

阳光明亮得让坡娃一时不能适应，他将手遮在眼睛上好一会儿才放下。

不知是谁家的一群鸽子在天上飞翔，留下一串鸽哨声，在天空下回响。

护士姐姐告诉他，野战医院在一个镇子上，这个镇子叫梨树门，离野狐峪有八十多里地。梨树门的周围，到处都是中国军队，野战医院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可是，坡娃还是很想回野狐峪。

护士姐姐如实地告诉他：野狐峪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在日军的炮击下，已经夷为平地……

“那瓜灯还好吗？草灵还好吗？……”

“你是说你的朋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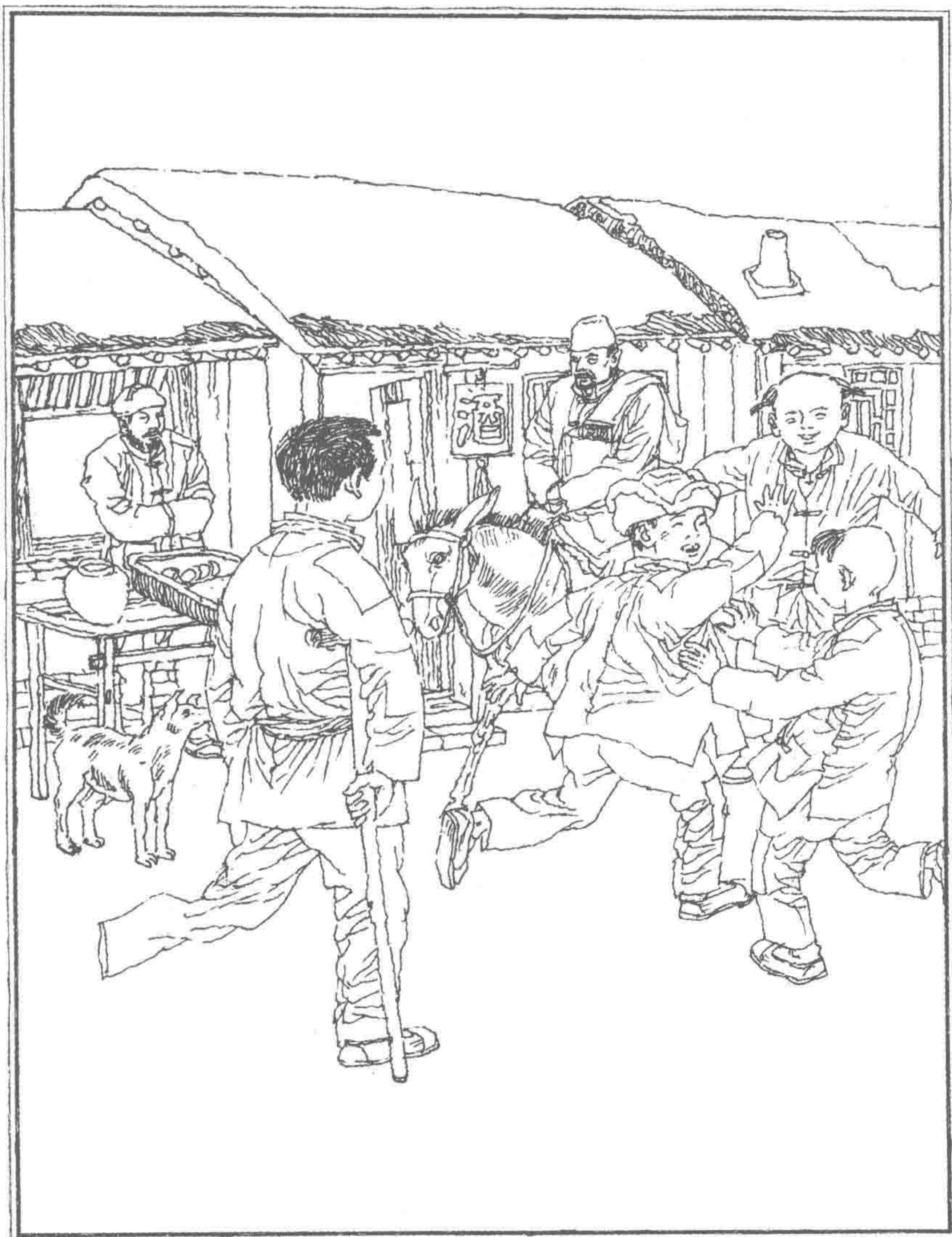
坡娃点点头。

“这我就不清楚了。”护士姐姐说。

接下来一整天，坡娃就在心里惦记着瓜灯、草灵，还有其他野狐峪的人，心里总在问：“他们现在在哪儿呢？他们没有事吧？”

伤口愈合得很快，整个身体也恢复得很快，坡娃可以下床，以单腿跳跃着前行了。前行过程中，他想到了青蛙。

一位叫老吴的伤兵，与坡娃的爸爸年龄相仿，曾经做过木匠，现在伤快养好了。在即将离开野战医院时，他找来工具，用黑胡桃木为坡娃精心制作了一支拐杖。他把它送给坡娃，对他说：“孩



子，听伯伯的话，好好地活下去。仗很快会打完的。你大概也听说了，我兄弟五人，只剩我一个，其他四位兄弟都已阵亡了。明天，我就要回前线去了。相信伯伯说的，仗很快就会打完的。你要好好活下去，好好活下去！……”

坡娃连连点头，泪珠大滴大滴地落在冬天干燥的土地上。

老吴离开时，坡娃拄着拐杖，与其他能走动的伤员一起，一直将他送到野战医院的门口。

看着老吴远去的背影，坡娃觉得他的身体很瘦削，但他的脚步却很坚定……

虽然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但护士姐姐已经允许他四处走动。他拄着拐杖，不仅在野战医院里到处走到处看，还走出野战医院，走到镇子上去。那天，他看到有一群孩子风一般在街上奔跑打闹，心情忽地变得十分忧伤。他架着拐杖，在街边站了很久很久。风有点儿大，吹着左边那条空荡荡的裤管，发出单调的声响。有一阵，他想瘫坐在地上。他的身体依然非常瘦弱，衣服被风吹起，更显瘦弱。他在风中摇晃着，像一棵落尽叶子的桦树，独自长在山坡上。后来，他花了很大的力气，才走回到野战医院。

护士姐姐见他一脸沮丧，忙问：“你怎么啦？”

他摇摇头，苦涩地笑笑。

再过几天，他就可以离开野战医院回野狐峪了，他的心情又好了起来，整天架着拐杖，到处乱走。小镇上的人，几乎都认识了这个独腿男孩。

这天下午五点多钟，他正在街上走，一个战士骑着一匹马由东向西过来了。他左手抓着身下那匹马的缰绳，右手则抓了一大

把缰绳，在他骑的的后面又跟了六七匹马。这条街是用青石板铺成的，那些马半跑着前进，“嗒嗒嗒”的马蹄声响了满满一街。

坡娃已很久没有看到马了，又见这么多的马从街上经过，觉得很新奇，连忙闪到街边，架着拐杖往东看着。转眼间，马群就跑了过来，从他眼前一一向西跑去。看着看着，他的心骤然收紧，嘴里小声地说着：“雪儿，雪儿……”忽然大声地叫了起来“雪——儿——！”

马群“嗒嗒嗒”地往前跑着。

坡娃立即向西跑去——他忘了自己现在只有一条腿了，拐杖从腋下飞出去，身体一下子失去平衡，蹦跳了两下，重重地扑倒在地。他抬起头来时，满嘴是血……



第二十七章

俘虏

有人赶紧过来，将坡娃从地上拉起来。又有人从地上捡起拐杖，重新放到了他的腋下。他的嘴角还在流血，他也顾不上擦一擦，就架着拐杖向西追去。所有的人都看着他：他不是行走，而是在跳动，很快地跳动。

西沉的太阳，正悬在街的西面，迎面照着坡娃，看上去，他是一个怪模怪样的黑影。

那群马已跑得无影无踪。

坡娃一时心里变得很空，不住地叫着：“雪儿！雪儿！……”

应该有雪儿的嘶鸣声，但是没有。

坡娃停在街上，喘着气向西张望，一直望向街的尽头，什么也没有。他只好跳到街边问人家：“见到一群马从这儿经过吗？”人家说见过，并给他指了指方向：“从那边拐弯，向北去了。”他来到一条南北巷的巷口，还是未见到马群，估计已经走远了。他稍稍犹豫了一下，进了巷子。

巷子里没有人，只有坡娃跳动的声音，听上去十分空洞。

他的腋下被拐杖磨得火辣辣地疼，抓握拐杖的手，也已生疼。但他没有停止前行。他的脸上尽是汗水，流到嘴角，将刚刚干了的血迹又溶化开了，仿佛嘴角又在流着淡淡的血。

坡娃来到了巷口，看到一片荒野，再往前，就是一座矮山，还是不见马群的影子。坡娃猜测，大概那个骑马的士兵已将那些马带到山那边去了。坡娃顿觉无望，瘫坐在了巷口。巷口的风很大，“呜呜”地往巷子里吹，一身热汗不一会儿就退去，衣服上就像裹了一层薄薄的冰。他嘴里还在不住地说着：“雪儿！雪儿！……”他想找个人问问马群的去向，但一个人也没有。

天不一会儿就黑了，他从地上挣扎起来，架着拐杖，一步一步地往回走。等他走出巷口，护士姐姐正一路找过来，见了坡娃问：“你去哪儿了？”

坡娃没有告诉她，他看到了他的马，他的雪儿了。

这一夜，坡娃睡睡，醒醒，醒醒，睡睡，很不踏实，整个人好像漂在水面上。那就是雪儿，没错。它怎么到了这儿呢？怎么又落在那个士兵的手里了呢？黄毛不是说，它在给日本鬼子拉大炮吗？……

第二天早上，他对护士姐姐说他到镇上玩会儿，走出了野战医院。然后，他沿着昨天的路，一直走过去。走走，跳跳，跳跳，走走，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见到雪儿。现在，他只有雪儿了。见了雪儿，他要告诉它，爸爸妈妈，都已不在了，是鬼子的炮弹炸死的。他要跟雪儿说话，也想听到雪儿对他说些什么——它会用眼睛说，他能懂，一句一句地都能懂。他想对着雪儿哭一场，

好好地哭一场，把眼泪滴在它的鬃毛里。他希望雪儿伸出长长的、柔软而温暖的舌头，舔舔他的手，舔舔他的脸。他要对雪儿说，自己一直想它，不管人家怎么说，他都想它。

走出那条巷子之后，他停下吸了吸气，走上那片荒野。他会不时地抬起头来，看一看眼前那座矮山。放在从前，这样高的山，他一口气就能爬上山头。可是现在的坡娃已经不是从前的坡娃了——现在的坡娃只有一条腿。坡娃知道，他要翻过那座矮山会非常困难，但他不在乎。坡娃只想见到雪儿，他还从未像现在这样迫切地想见到雪儿。

他想到了自己的腿：雪儿见到他这副模样，不会害怕吧？

他低头看了看那条空空荡荡的裤管。护士姐姐曾将这条空裤管往上折起，然后用一根带子束上，但他把这根带子弄丢了。丢了就丢了吧，这样，或许更好看些。

空空的裤管在风里飘荡着。

他开始上山了，每向上一步都很艰难。到了半山坡，他累得倒下了，要不是用手死死抓住草根，差点儿滚落到山脚。拐杖向下滚动了几下，总算停在了那儿，但他已无法用手够着。他尝试着，将右腿慢慢地伸向拐杖，但还差一尺多远，即使伸直了腿，并将脚绷紧，也还是够不着。他必须够到拐杖。他只好松掉草根，让身体向下出溜。但那一段的坡有点儿陡，身体一旦下滑，就难以停住，后来，竟然滚动起来。滚动到拐杖旁时，他一下抓住了它，然后将它抱在怀里，与它一起，控制不住地滚到了山脚下。

坡娃躺在草坡下的枯草丛里，看着天空中自由自在的轻柔的云朵，“呜呜”地哭起来。是因为失去一条腿哭的，但哭着哭着，

变成了哭爸爸，哭妈妈，哭雪儿哭小马驹，哭野狐峪，各种悲伤，像无数条河汇聚在一起，在心头流过。

总算哭够了，他把拐杖藏在山脚下的草丛里，然后，索性趴下身体，向山顶爬去。抓住草根往上爬，抓住凸起的石头往上爬，硬是把手指插进土里往上爬……终于爬到山顶时，膝盖磨破了，手指磨破了。当他以一条腿的姿势，在山风中立在山头时，山那边驻扎着的中国军队的士兵看到了他，久久地看着他。

坡娃看到了一群马，一匹匹都拴在木桩上。

他看不清楚它们的面孔，但他相信，那里面，一定有他的雪儿。

“雪儿——！”

他叫了一声，伸开双臂，然后向前一扑，随即像一条虫子一样蜷起身体，“骨碌骨碌”滚了下去。

当他坐起来时，已经有两个士兵站在了他面前。

“你是谁？”高个子的士兵问。

“我叫坡娃，我是野狐峪的。”

“你来干什么？”矮个子的士兵问。

“我来找我家的马。”

“这里哪里有你家的马？”两个士兵很疑惑。

坡娃往马群那边一指：“那儿！就有一匹马是我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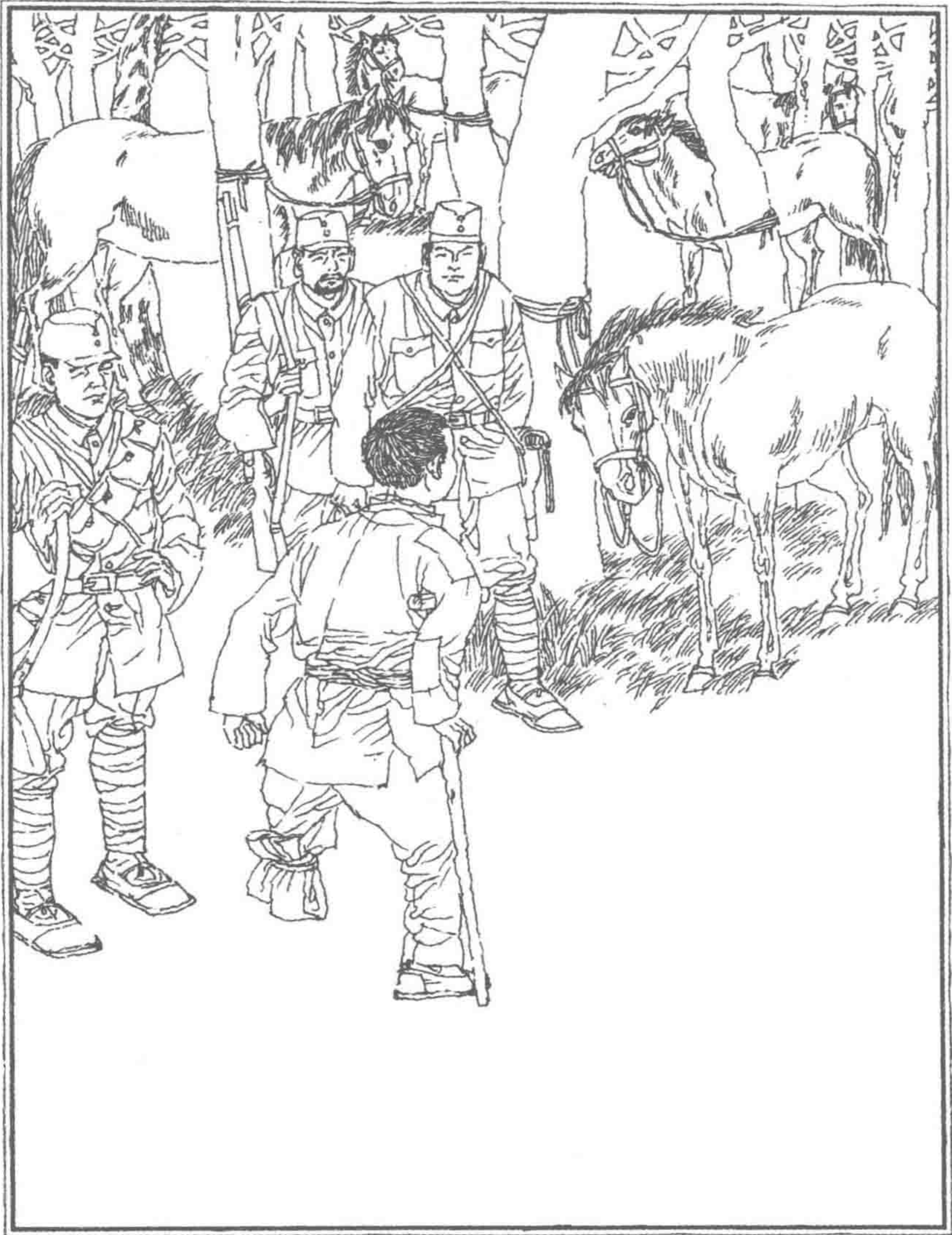
“不可能！”高个子士兵说。

“一定有一匹马是我家的。”

“这根本不可能！”矮个士兵说。

坡娃站立起来，但差点儿又跌倒，两个士兵连忙扶住了他。

坡娃向马群蹦跳过去。



两个士兵只好跟上去，一边一个地扶着他，不住地说：“小兄弟，这里不可能有你家的马的，我们也根本没有看到有什么马从这里经过。”

坡娃只顾一个劲儿地向前跳跃着。

两个士兵无可奈何，只好由着他。

随着越来越接近马群，坡娃的心跳得越来越猛烈。他不时地用手拍打着胸口，眼睛越瞪越大。他已远远地看到了雪儿。他觉得他的腿——不，他的全身发软，有点儿支持不住了，突然站住了。

“瞧清楚了，有你们家马吗？”高个子士兵问。

坡娃没有回答，那片没有血色的嘴唇一直在颤抖。那条空裤管一直在打战，也不知是因为风刮的，还是因为他的身子在颤动。

“有吗？有你家的马吗？”矮个子士兵指了指那些马。

坡娃点了点头：“有，有我家的马！”他用手指着。

“小兄弟，你没看错吧？”高个子士兵歪头看着坡娃的眼睛。

坡娃正目不转睛地看着一匹马。

“可要仔细看！看清楚了，那边到底有没有你家的马？”矮个子士兵说。

“有。”坡娃。

两个士兵互相看了一眼，笑了起来。

“哪儿？哪儿？哪一匹是你家的马？”高个子士兵问他。

“那一匹！”坡娃用手一指。

“那一匹？”矮个子士兵嘴角挂着笑。

坡娃点点头：“那一匹！”说完，跳跃着往前奔突。

两个士兵立即跑到他前面，张开双臂拦住了他。

也不知哪来的那么大的力气，他双手一推，居然推开了两个士兵，继续向前跳跃着。

两个士兵再次展开双臂拦住他。

“我要牵我家的马回家！”坡娃高声叫着。

“胡说！这里哪有你家什么马！”高个子士兵说。

坡娃指着雪儿：“那儿！那儿！那就是我家的马！”

这时，来了一个军官，问：“这是怎么回事？”

两个士兵报告了情况。

军官说：“那就让他走近一些看嘛，看看到底哪一匹马是他家的。”

两个士兵让开了。

坡娃跳跃着又行进了一段路，在距离雪儿七八步远的地方停住了。他看着雪儿，看着，就那么看着：雪儿呀，你是怎么啦？你怎么这么脏，这么瘦呀？瞧你，满身的伤痕，他们怎么这么狠心呀？我是坡娃呀！我是坡娃！你怎么不看我呀？看我呀！也不叫一声！以前，你一见了我，不都是老远就叫的吗？今天怎么不叫了呢？来吧，来吧，今天，我要带你回家！回野狐峪！爸爸死了，妈妈也死了，可坡娃还活着！你看看坡娃呀！看看！你害怕了吗？我还有一条腿呢！你不是有四条腿吗？五条腿，我们够用啦！……

他一边说，一边往前走，泪水注满了双眼，雪儿变得庞大起来。

三个人听得稀里糊涂，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一起看着这奇怪的、冒冒失失的独腿少年。

雪儿的头一直低着，偶尔看一眼坡娃，目光里尽是生疏和

茫然。

眼见着，坡娃就要去解雪儿的缰绳，军官一摆手，两个士兵连忙上去，站在了坡娃的面前。

坡娃喊叫着：“走开！走开！我要牵我家的马！”

军官走上前来：“小兄弟，你可看清楚了！这里根本没有你们家的马！你说这马是你家的？”

“我家的！”

军官笑了：“这是我们在野狐峪战场上，从日本人手里缴获的战利品，是我们的俘虏！”

坡娃说：“它是一匹马，不是俘虏！”

军官说：“对于我们来说，它就是我们的俘虏！”他看了看雪儿身上的那枚火印，“这马是日本人的，是一匹日本马。”

“不！”坡娃说，“是他们抢走的！它是我们家的马！”

军官紧了紧腰里的皮带：“你说是他们抢走的？确定是你家的马？”

“是！”

“那这样好吗？小兄弟，你说它是你家的马，你就站在这儿不动，呼唤它，看它是否向你走去。如果它听你的，你就将它牵回去。怎样？”

高个子士兵说：“马是永远也不会忘记他的主人的。”

坡娃点了点头，然后呼唤着：“雪儿！雪儿！……”

坡娃一声一声地呼唤着，声声情深，声声意长，可是雪儿依然站在那儿，只偶尔抬起眼皮看他一眼，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

“我是坡娃！我是坡娃！你连坡娃都不认识了吗？你是被鬼

子欺负傻了吧？你是被炮弹吓坏了吗？睁大眼睛看看我！看看我！我天天都在想念你，天天！你就不想念我吗？雪儿！……”坡娃一副哭腔。

雪儿眼里似乎起了一层泪幕，但它依然低着头动也不动。

军官说：“小兄弟，该走了吧？这不是你的马。”

“是我的马，我家的马，它叫雪儿！雪儿，你怎么不吭声呢？你怎么不理我呢？”

高个子士兵说：“小兄弟，你一定是认错了，这世界上，长得一样的马太多了。”

“我没有认错，没有！”坡娃突然连跳几步，一把抓起了雪儿的缰绳。

高个子士兵和矮个子士兵同时上来，一个抱住坡娃，一个从他手中夺下了缰绳。

军官生气了：“不可以这样！你既然无法证明这匹马是你的，我们怎么可能让你牵走它呢？”

坡娃向雪儿大声说：“你就答应一声吧！是不是我少了一条腿，你就不认识我了？那条腿是日本人的大炮炸掉的。你看看我的脸吧！这不是坡娃吗？这难道不是坡娃吗？”

雪儿却将脸扭了过去。

“走吧走吧！”军官很不耐烦了，朝两个士兵做了一个“将这个孩子弄走”的动作。

两个士兵扶着坡娃，一边劝说着，一边将他从马的身边拉走。

坡娃没有挣扎，只是一边流泪一边问：“雪儿，这是为什么呀？这是为什么呀？”

后来，军官让高个子士兵将坡娃背过了山。路上，高个子士兵对他说：“你也不想想，我们怎么可能让你随便就牵走一匹马呢？那是我们在战场上从日军手上缴获来的，就像缴获一门大炮一样。你能说，那门大炮是我的、是我家的，你就可以拉家去吗？再说，那马身上明明白白地烙有日本军营的火印。我们在登记时，就是这样写的：缴获日本军马一匹，白色……”

坡娃一声不吭，搂着高个子士兵的脖子，软绵绵地伏在他宽厚的背上……



第二十八章 废墟

野狐峪一仗，中国军队伤亡十分惨重，但最终胜利了。坡娃回到野狐峪之后，断断续续地听到了野狐峪的村民对当时情景的若干描绘：到了最后，还活着的野狐峪村民，暂且丢下伤亡的亲人，却拿着猎枪、铲马粪的铁铲、菜刀、斧头、打狗的棍子，满山遍野地追打那些落在撤退队伍后面的鬼子；中国军队很快派出一支队伍来到野狐峪抢救老百姓和财产并救助受伤的老百姓，坡娃是两个士兵从倒塌的房子下救出来的；一直燃烧的大火，花了很长时间才扑灭……

坡娃是在这天的黄昏时分，被野战医院的人送回野狐峪的。

第一个见到他的人是草灵的父亲。当坡娃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向他走过来时，他疑惑了很久，等确定是坡娃后，他大步跑上前去：“娃！——”他紧紧把坡娃搂在怀里：“娃呀！娃呀！我娃回来了！……”他又退后几步，似乎很疑惑，“你是娃吗？”

坡娃笑着：“叔，我是娃——坡娃！我回来了，回来了……”

草灵爸爸再次把坡娃搂在怀里。

坡娃的下巴勾在草灵爸爸的肩上，眼泪成串成串地落在他的后背上。

“草灵呢？”

草灵的爸爸不住地用手拍着坡娃的脊背。

“草灵在家吧？”

草灵的爸爸什么话也没说，扶着坡娃向村里走去。

坡娃的眼前，只是一片废墟。房屋几乎全都倒塌了，人们还在清理，暂时只能在一些临时搭建的房子里住着，那些房子很小、很矮。狗们、猫们，好像非常喜欢这片废墟似的，在上面跳跃着、追逐着，在一个又一个的孔隙里躲藏玩耍着。那些小小孩，也都在废墟上兴致勃勃地嬉耍着，哭闹着，欢叫着。

见到坡娃的大人们都走过来抱一抱他。

坡娃没有再掉眼泪，每看到一个人，都向他笑着，叫一声爷爷，奶奶，大伯，婶子，叔叔，大哥，大姐……

他们的目光都没有在他那空空的裤管上停留太久，只是一瞥，余下的时间，就都看坡娃的脸，仿佛在坡娃身上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坡娃还是从前那个善跑爱跳的坡娃。只有那些小小孩，总是用好奇的目光看着那条空裤管；还有两个小男孩，在坡娃停下来与人说话时，蹲下来，企图掀起空裤管往里看，被一个大人一脚踢开了。

每走过一处，草灵的爸爸都会指着一堆废墟说：“这是吴大爷家，还记得吗？”坡娃点点头。“这是黄毛家，还记得吗？他的爷爷、奶奶都被炮弹炸死了。”坡娃点点头。许多人死了，许

多人受伤了，每走过一座曾经的房屋，坡娃几乎都能听到伤亡的消息。

他们来到了自家的房屋旁。

它像折断了的纸糊的玩具一样，坍塌在地上。与后面的马厩相连的墙，高低不齐地倒了，那扇与马厩相通的门，本是用砖头堵上的，现在砖头都倒了，那扇门又露了出来，而且还立着——房屋全都倒了，只有这扇门奇怪地立着。

坡娃累了。

草灵的父亲顺手从废墟里拔出一张小小的凳子，扶着坡娃，让他坐了下来。

望着废墟，坡娃似乎没有太多的悲伤。悲伤已在野战医院的日日夜夜里，反反复复地浸染过他的心、他的魂了。他只是看着，让往事像一片一片的风筝从他的脑海里忽慢忽快地飘过。那些往事，都与这座房子有关。他一出生，就在这座房子里，他在这座房子里长到了十六岁。一家三口，不，十二岁那年已是一家四口了——他们家有了雪儿，过着草原人家最自足、最快乐的日子。这屋里总有说笑声。

草灵的父亲蹲在坡娃的身旁：“你爸你妈的墓，在后面向阳的山坡上。前后左右，还有不少墓，他们也不至于太冷清。更何况……”

不知为什么，草灵的父亲将一句已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坡娃疑惑地看着草灵的父亲。

草灵的父亲将话题转开了：“春天快要来了。娃，你看那边，花都开了。”

坡娃顺着草灵爸爸指的方向看过去，只见碎砖缝里开着一丛花，一丛淡蓝色的花，花朵很小，只有纽扣那么大。有风，但被横七竖八的木头和砖头挡去许多，坡娃身上的衣服在飘动，小花们却只是微微有点儿颤抖。

看样子，春天真的已悄悄地来了。

天快黑了。

直到现在，坡娃还没有见到草灵——瓜灯已经见到了。

“往我家去吧。”草灵的爸爸扶起了坡娃。

草灵家的房子同样不在了，就在那房子的原址上，搭建了临时的房屋。

离那房子还有好几十步呢，草灵的爸爸就喊了起来：“她娘，坡娃回来啦！”

草灵的妈妈弯着腰，从矮小的门里走了出来。

“婶……”

草灵的妈妈赶紧跑上前去，一把抱住坡娃，不住地说着：“娃娃呀，娃娃呀，娃回来了……”

“草灵呢？”

都到草灵家了，还是没有见到草灵。

草灵从来是把坡娃当哥看的，坡娃从来是把草灵当妹看的。

“我妹呢？”

草灵的妈妈用手捂住了嘴巴，把哭声闷在嗓子里。但到底还是哭出了声。

坡娃望着草灵的爸爸：我婶为什么哭呀？

草灵的爸爸用手抹了一把左眼的泪，又抹了一把右眼的泪：

“娃呀，你见不到草灵了……”

坡娃的拐杖摇晃起来，草灵的爸爸连忙用手扶住他。

草灵的妈妈一直在啜泣。

草灵的爸爸说：“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躲在屋后的洞子里，就听见这边‘轰隆’一声，那边‘轰隆’一声地响。草灵怕得很，一直钻在她妈妈怀里。大概是羊圈被炮弹炸开了，羊都跑了出去，火光里，都能看到它们在跑，没头苍蝇似的，东一只西一只的。一只小羊看不到羊群了，就站在那儿，不住地叫……”他指了指前面的空地，“草灵就看着那只小羊，看着就看着呗，哪知道她担心起它来了。炮弹不住地从那边打过来，震得泥土‘哗啦哗啦’往下掉。该死的小羊，你就赶紧跑吧，跑哪儿都行呀，可它不跑，就在那儿‘咩咩’地叫，不住地叫，就听见‘轰隆’一声，那么一大团泥花就飞起来，落了小羊一身。它还站在那儿不跑，叫得人心里发毛，叫得人心里颤颤的。草灵对她妈妈说，妈，你听见小羊在叫吗？她妈妈说，听见了，这小畜生，吓傻了吗？倒是快跑呀！快跑呀！草灵说她要去把小羊抓回来，这里还可以待一只小羊。她妈妈说，你胡说呢，看不见炮弹正飞过来呀？草灵不吭声，一直向外看……我们一没留神，她就跑出去了。我和她妈妈就大声喊，回来！回来！她哪里听呀，只顾往那小羊身边跑……”

草灵的爸爸哽咽了。

拐杖从坡娃的腋下倒了下去。他用双手紧紧抱住脑袋。

“刚……刚抱起小羊……一颗炮弹飞了过来……我们跑过去时，她还抱着那只小羊……”草灵的爸爸说，“这丫头，死心眼！……”

草灵的妈妈说：“打小时候起，就死心眼！……”

坡娃终于大哭起来，这是他回到野狐峪之后第一次哭。爸爸妈妈，他早为他们哭过了。他没有想到，他还要为很多人哭。草灵的死，让他感到极度的悲伤。倒是草灵的爸爸妈妈不住地劝慰他，“娃呀娃呀”地叫着，才好不容易让他平静下来。

草灵的爸爸妈妈收留了坡娃。

坡娃没有拒绝。

草灵的爸爸说：“现在可以让你知道了，草灵的墓就在你爸爸妈妈墓的前面。不用难过，她有你爸爸妈妈陪着呢。”

回到野狐峪的第一个夜晚，注定了是一个无眠的夜晚。从前，一个白天下来，到了晚上，他往往脚还没洗、衣服还没脱，就爬上床睡觉了，常常是在睡梦中，妈妈将他的双脚拉到床边给他洗净。然后，妈妈像滚动一段粗壮的木头般将他来回滚动，很费力地给他脱去衣服。现在的坡娃居然知道了失眠。他已经有好几次失眠了。

躺在低矮的小屋里，坡娃的脑子里杂七杂八地闪动着各种各样的情景，都是过去的情景。他想让自己早点儿睡着，可脑子不听他的。最后，他只有屈服，由脑子想去。

草灵的爸爸也没有睡着，并且知道坡娃也没有睡着。夜深了，他对坡娃说：“早点儿睡吧，什么也不要想了。明天，还要去山上看你爸爸妈妈和草灵呢。”

坡娃说：“叔，明天你不用陪我去，我和瓜灯已经说好了，由他陪我去。”

“也好。”草灵的爸爸说，“全野狐峪，就是你们三个娃最要好。

我相信人家说的，前世，你们一定是一家人。”他看了一眼草灵的妈妈，“你们就自己去吧，我俩就不陪你们了。你婶见不得那墓，每回见了就伤心，趴在草灵墓上哭，死活不肯回来。”

第二天，坡娃早早起了床，早早吃了饭，没过一会儿，瓜灯就来了。

一大早，草灵的妈妈就为坡娃准备了一大捆烧纸和一盒火柴：“多烧点儿钱给你爸爸妈妈吧。我们替你烧过两三回了，怕是没用，都说儿子烧，才能收到。”

坡娃说：“我知道。我烧给他们三个人。”

草灵的妈妈又哭又笑：“你爸爸妈妈有钱，她还愁没钱吗？烧给你爸爸妈妈的钱，等于就是她的。”

坡娃也笑了，心里却很难受。

在瓜灯的搀扶下，坡娃用了两三个小时，才爬到那座小山坡。这是草灵的爸爸精心选择的山坡。站在山坡上往前看，是起伏不平的草原，直到草原尽头才又有山。这里视野很开阔，如果有太阳，这里就一整天被阳光照着。山坡上东一棵西一棵地长着枫树，能够想象，到了秋天，它们的叶子将会红得多么迷人。

瓜灯指着一棵枫树下面一前一后两个土堆说：“后面那个大的，是你爸爸妈妈的坟。前面那个小一点儿的，就是草灵的坟。”

一前一后、一大一小两座坟挨着，看上去好像是一个孩子的后面跟着大人——大人在守护着这个孩子。

坟上居然已经长出了嫩嫩的草芽。

瓜灯叫着：“伯伯！伯母！草灵！坡娃回来啦！站在你们面前呢！”

坡娃放下拐杖，然后单腿跪在爸爸妈妈的坟前，把头埋在头年的枯草丛里，很久很久都没有抬起来。

瓜灯捅了捅他：“该烧纸了。”

坡娃这才将头抬起来。他的脸上，泪水粘起了好几片草叶。

瓜灯蹲下，替他把草叶一片一片地取下丢在草丛里，然后指了指一块已经烧焦了的土说：“烧纸吧。”

瓜灯帮坡娃划着火柴，点燃了第一张纸。

坡娃跪在那里，把纸一张一张地抛到火苗上。

瓜灯坐在那儿陪着坡娃，有时也抓过几张纸来，轻轻丢在火上，那时，火就会腾起老高，热浪滚烫地扑打到他们脸上。

还剩下不少纸，坡娃说：“这些烧给草灵吧。”

瓜灯说：“她才不要钱呢，她要花！不记得啦？她活着的时候，最喜欢什么？”

“花。”

“我们俩也不知给她采过多少花。”

“不管走到哪儿，只要看到花，就一定会采上一些带给她。”坡娃说，“这会儿天还没暖和，到哪里去找花？”

瓜灯用手指了一块向阳的、避风的地方：“那边，已经有花开了。”一边说，一边将剩下的纸全都抛到火里，“反正你爸爸妈妈有钱了，草灵也就有钱了。”

两人都笑了起来。

瓜灯跑过去，把刚刚开放的十几朵白色的小花采了来，给了坡娃大半，自己留下了几朵：“等春天真的到了，这山坡会开满花，那些花就全是她的了。”

他们把花放在了草灵的坟头上，然后，一个坐在她坟的左边，一个坐在她坟的右边，就像从前三个一排坐在山坡上那样——草灵永远是坐在他们中间的。

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天气虽然还没有明显转暖，但太阳已经有点儿像春天的太阳了。比冬天的太阳大，比冬天的太阳离得近，也比冬天的太阳亮。

他们知道，也许一夜之间，草原就绿起来。天空的鸟已经多起来了，从这山飞到那山，又往更远的山飞去，最后不知飞到哪座山上去了。

坡娃和瓜灯都没有太多的悲哀。瓜灯扭头看着草灵的坟：“你真傻！”

坡娃甚至微笑着：“太傻了！谁叫你去抱那只小羊羔的呢？……”但话还没说完，眼泪就流出来了。

瓜灯把脸扭到一边，仰起头，几乎是以叫喊的声音念道：

出了城门往正东，
一园青菜成了精。
绿头萝卜坐大殿，
红头萝卜掌正官。
江南反了白莲藕，
一封战表打进京。
豆芽菜跪下奏一本，
胡萝卜挂帅去出征。
白菜打着黄罗伞，

芥菜前面做先锋。
小葱使的银杆枪，
韭菜使的两刃锋。
牛腿葫芦放大炮，
绿豆角子点火绳。
轰隆隆大炮三声响……

瓜灯看似笑着喊叫的，但泪珠到底沉重，还是滚落了下来，声音也早已是一副哭腔，没有喊叫完，就停住了。

两个人直到中午才回家。

回家的路上，不知为什么，瓜灯不住地用手捂着耳朵。捂一阵，将手拿开，但没过一会儿，又用手捂住了耳朵，脸上的表情总是很痛苦。

坡娃问：“瓜灯，你怎么了？”

瓜灯告诉他：“我的耳朵成天‘嗡嗡’响。”

“怎么回事？”

瓜灯说：“是日本鬼子的大炮震的。那天，一颗炮弹落在我家门前的菜园里，炸了一个很大的坑。头几天，耳朵什么也听不见。等听见了，就‘嗡嗡’的响。夜里特别响，响得人睡不着觉……”

“不是说耳朵响，往耳朵眼里插根葱管就会好些吗？”

“插过，没用。”

坡娃为瓜灯难过起来。

“没事的。”瓜灯安慰坡娃。

快到村子时，坡娃说：“我见到雪儿了。”

瓜灯有点儿不相信：“你见到雪儿了？它不是在日本鬼子那儿拉大炮吗？”

坡娃把知道的一切告诉了瓜灯。

“雪儿也太可怜了。”瓜灯说。

“太可怜了！浑身的伤痕，瘦得……”坡娃说，“用不了多久，它就会死掉的。”

“再跟他们说说，让他们答应你把雪儿牵回来呢？”

坡娃摇摇头：“不会答应的。他们说雪儿是身上有火印，是他们在战场上从鬼子那里缴获来的，不是谁想领走就能领走的。”

瓜灯想了想说：“那就偷！”

“会被发现的。”

“他们也会像日本鬼子那样朝你开枪吗？”

坡娃摇了摇头：“不会的。”

“那就偷！”

坡娃不吭声。回到草灵家后，他就一直想那个字：偷！

但他只是想着，不停地想着，却没有任何举动。他又能有什么举动？他也就只能想想而已，只能远远地想着雪儿煎熬。

这天，他在门口看一对喜鹊在一棵大树上做窝。那大树被炮弹劈去了一半，本来上面是有一个喜鹊窝的，但那窝正巧就在被劈掉的那一半上。两个喜鹊认定了这棵树，还要在上面做窝。他正有趣地看着它们在春光里忙忙碌碌，黄毛来了，说：“刚才，我看到瓜灯往那边山上跑去了，他一路叫唤，一路用双手抱着头，疯了一样……”

坡娃一听，架起拐杖就蹦跳着往那边山上走，草灵的爸爸走

过来问：“你要去哪儿？”坡娃说：“瓜灯往那边山上跑去了，我知道为什么。”

草灵的父亲就一路护送着坡娃。

那时，瓜灯正用脑袋一个劲儿地撞着山顶上的一棵树。他已经一连三天三夜没有睡觉了。那“嗡嗡”声，有时大到连雷声都听不见。整夜，他都在床上翻来覆去，完全无法入睡。他索性下床，跑到外面去。那时，他父亲就会一路跟着他。他就在村巷里走，在村前的麦场上走，在河边走，甚至跳到河里去。

最后一段山路，是草灵的父亲将坡娃背上去的。

瓜灯已经累了，他跪在地上，将脑袋死死地抵着树，双手紧紧地攥着拳头。

地上，落了许多那树上刚刚长出不久的叶子。

坡娃在瓜灯身边坐下，对草灵的父亲说：“叔，你回吧，让我和瓜灯两个人在这儿待一会儿。”

草灵的父亲走后不久，瓜灯再一次发作，用脑袋“砰砰”地撞击着树干，坡娃一把抱住了他：“瓜灯！瓜灯！瓜灯！……”他死死抱着瓜灯，不让他的脑袋再撞到树上。

瓜灯“呜呜”地哭起来。

坡娃说：“那边，草灵在看着你呢！看你这样，她会难过的……”

瓜灯由他紧紧地抱着。

树上飞来了两只鸟，一雄一雌，雄鸟很快鸣唱起来，雌鸟则在雄鸟的鸣唱声中，先是抖了抖身子，让羽毛蓬松开来，像一只毛茸茸的球，然后，就开始一根一根地很仔细地梳理着羽毛。雄

鸟唱了很久，疲乏至极的瓜灯竟然趴在坡娃的膝盖上睡着了。坡娃觉得瓜灯很沉，但他用手支撑着地面，一直坚持着。

两只鸟终于飞走了。

坡娃哼唱起来。坡娃哼唱了一支又一支歌。

瓜灯醒来时，说：“我好像听见你在唱歌。你唱歌时，我耳朵里的嗡嗡声，好像轻多了。”

坡娃笑了起来。

下山前，瓜灯说：“我们再一起去找一回雪儿吧！”

坡娃犹豫着。

“早点儿去吧。万一部队转移了，你就很难再找到雪儿了。”瓜灯说，“我想离开野狐峪几天，特别想！那天夜里，要不是爸爸跟着我，我就跑掉了。我想做件事。”

“偷马？”

瓜灯说：“偷雪儿的时候，我肯定不会再想到耳朵‘嗡嗡’地响。”

“偷？”

“偷！”瓜灯一下子兴奋起来，仿佛耳朵真的不再“嗡嗡”响了……

第二十九章 跪乞



他们又踏上了偷马之路。不同的是，上一回是要从日本人那里偷马，而这一回是要从中国军队这里偷马。更不同的是，上一回，他们是三个人，而这一回，少了草灵。一路上，两人总是回想起那一回偷马的事儿，但说得最多的是草灵——说着说着就说到了草灵这儿。

瓜灯说：“那一回偷马，她就知道哭，真气死人！硬说你被日本鬼子抓了，回不来了！我说，你能回来的，她偏说回不来了！然后就哭、哭、哭，哭得你心烦得不得了，我跑出了小草棚，她号起来了，号得人心慌，我只好又回去哄她……”

坡娃就笑。

再后来两人就是沉默——沉默着，一步一步地往梨树门方向走。

还是瓜灯先打破了沉默，他问坡娃：“你说，雪儿的那匹小马驹还在吗？”

“在。”

“在深山里？”

“在深山里。我去过那里，我觉得它看到了我，可是就是不肯走出来。”

“有人说，半夜里总听到它在嘶鸣，你信吗？”

“我信。”

“怕是已成了野马了。”瓜灯问坡娃，“谁还能把它唤回来呢？”

坡娃说：“只有雪儿能唤回它。”

坡娃向瓜灯详细描绘了他所见到的小马驹，说上几句，就会重复一句话：“跟它妈妈长得一模一样！”

走到中午，他们遇到了一辆往梨树门方向去的牛车。赶牛车的大爷见坡娃是个独腿孩子，又听说是被日本人的炮弹炸掉的，揉了揉发酸的鼻子，连忙说：“上来上来，我捎上你们两个！”

当天傍晚，他们就到达了梨树门。

坡娃觉得小镇有点儿异样：比起前些日子所看到的情景，这会儿显得冷清多了。街上很少有行人走过，还有，一个军人都看不到。坡娃那时只要走到街上，总会碰上一些军人，他们或是骑马走过，或是从一辆军车上跳下，然后列队，以整齐的步伐走向他们的营地……

坡娃到了这儿，倒不急着马上去干他们要干的事，而是先带瓜灯去看野战医院。到了那儿一看，那野战医院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一大片空地。坡娃像在梦里一般，仔细回忆着，是这儿吗？他认出了那些树：就是这儿！可那野战医院怎么说没有就没有了呢？

“肯定是这儿吗？”瓜灯问。

“肯定是这儿。”

坡娃觉得，这里一定要发生什么大事，或者是已经发生过了。他不禁有点儿恐慌，和瓜灯又重新回到街上。许多人家都关着门，门上挂了锁。偶然走过一个人，神情非常慌张，并疑惑不解地看坡娃和瓜灯一眼：这两个孩子，是从哪里来的，怎么还在街上闲逛？这时，急匆匆过来一辆马车，车上坐了七八个人，有老有小，一看就知道是一家子，车上还有箱子、包袱之类的东西。车上的那些人都转过脸来看着坡娃和瓜灯。看着马车远去，坡娃和瓜灯在街边站住了，不知该往哪儿走了。也赶紧离开这儿吗？可是，走了这么远的路，就是为了到这儿来走一走、站一站吗？他们是来偷马的。

马呢？马还在那儿吗？

他们还不知道，不久后，将会有大规模的日本军队开拔到这里，老百姓已纷纷逃难，而中国军队也都全军撤退了——撤退到了很远的地方。

他们想问人，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但却不见一个人，偶尔见到一个，也行色匆匆，根本不愿停下来回答他们。

“还去偷马吗？”瓜灯抬头看看正在昏暗下来的天色问。

“都来了。”坡娃说。他心里怎么也放不下雪儿。

“那我们现在就去吧。”瓜灯说。

坡娃向西看了看，走在了头里。

瓜灯赶紧跟了上去。

那时候的街上已空无一人，只有一两条狗一路走，一路东嗅

西嗅地找吃的。满满一街的寂静，让人心里发毛、发虚。

两个人紧紧地挨在一起走着。瓜灯不时地回头张望一下，仿佛后面会跟上来一个毛毛茸茸的怪兽似的。

“你肯定到过这儿吗？”瓜灯憋不住心中的疑问。

“到过，我怎么会没到过呢？我在野战医院里住了那么多天呢！”

“可这儿没有野战医院呀。”

“谁知道它去了哪儿了呢！”

“你再仔细看看这条街。是这条街吗？”

“是呀，就是这条街。街两边全是一家一家的铺子。”

“可是没有什么铺子呀！”

“不是锁着门嘛！”

在瓜灯看来，这个地方本就没有人，是一个早被人遗弃了的地方。

可在坡娃的记忆中，这里总是人来人往，到处是吆喝声，一片热闹的样子。但瓜灯的疑惑，多多少少地动摇了他，他居然也在心里问自己：我真的来过这儿吗？他甚至停下来，张望了一阵，直到他看到了许多他当时看到过的景物，才又坚定地说：“就是这个地方，梨树门镇，没错，你看那边的幌子，是一家小酒店。再走一小会儿，你会看到一户人家，那人家有两扇大红门，门口蹲着两只石狮子……”

走过去，眼前的情景，一一验证了坡娃的话。

“怎么忽地一个人影也没有了呢？”瓜灯又开始疑惑。

“我也在纳闷呢。”坡娃企图找到一个答案，但所有猜测好像

都有点儿牵强，难以站住脚。

瓜灯忽然说：“这里有过瘟疫！”

坡娃说：“就胡说！有瘟疫，只会死人，也不会死帐篷呀，野战医院的那一顶顶帐篷呢？还有，这些人家也不会人死了之后再吧门锁上吧。再说，也没有看见一具尸体呀。”

正说着，前面走过来一个庞然大物，脚步声“哐哐哐”地响。

两人一惊，赶紧靠墙站住。

一头牛慢慢地走了过来。

两人见了，哈哈大笑，这一笑，反倒不害怕了。也不再去看瞎猜测，只顾冲着他们的目标去了。

坡娃很快找到了那条通往镇外荒野的巷子。

黑洞洞的巷子，一眼都看不透。

两个人像是两只要进新鸡笼的鸡，朝黑暗深处探头探脑地张望了一阵。坡娃先迈出一步，走进了深深的巷子。

走了一阵，坡娃问瓜灯：“你耳朵响吗？”

“响。这里面怎么这么静呀？”瓜灯用手捂了捂耳朵。

坡娃突然地喊唱起来，吓了瓜灯一跳：

月亮走，俺也走，
俺给月亮背挎篓。
挎篓里头一篓油，
姐妹三个赌梳头。
大姐梳个龙盘髻，
二姐梳个桂花楼。

三姐不会梳，
梳了个燕子窝。
燕子飞来下个蛋，
拿给奶奶看一看。
烧也烧不熟，
煮也煮不烂……

坡娃问：“好些了吗？”

瓜灯说：“好多了。”

黑暗里，两个人都笑。

眼见着就要走出巷子，两人又把偷马的方案仔细演习了一遍。这是一套很精细很复杂的方案，是今天一路上两人共同商量的结果。有分工，有配合，他们觉得已经做到了万无一失。

“人都走得干干净净了，马还能在吗？”瓜灯忽然有了一个巨大的疑问。

坡娃一怔。

“他们会把马留下吗？”

“兴许他们没有走呢？那天，我站在山头上往下面一看，满山遍野，都是军营。总不会都走了吧？”

“他们不走，镇上的人怎么会走呢？”瓜灯说。

其实，坡娃早想到了这一点，只是不想说出来罢了。现在，瓜灯说出来了，坡娃忽然觉得浑身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坡娃一走出巷口，抬头看看远处那座隐隐约约的山，坐在了地上。瓜灯也很快坐下。黑暗里，两人嚼着带来的干粮，心里想，偷马的计

划还没有实施，就基本泡汤了。坐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之中，两个人满脸的沮丧，只是互相看不见罢了。

天上居然没有一颗星星。

远处的山，还有山那边的山谷，好像死掉了一般，没有一点儿声响——哪怕有一两声夜鸟的啼叫呢！

想着也许永远也不能再与雪儿相遇，坡娃的心就像这夜风一样冰凉冰凉的。

两人决定，不再去那片荒野，不再去爬那座山了。好好的一个聪明人，做傻瓜干什么呀？两人挪到一处避风的地方，紧紧地挨在一起，说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说着说着睡着了。

坡娃醒来时，天晴了，居然满天星星。他用手去碰碰瓜灯，发觉瓜灯不在他身边，连忙惊叫起来：“瓜灯——！”

远远地传来瓜灯的声音：“我在这儿呢！”

“你往那儿去干什么？”

“来都来了，我过去看一看！”

“那我也去吧！”

瓜灯就在前面等他。

原来说好了，要匍匐着慢慢地爬上山去的——担心山头上有士兵站岗，现在不用了，瓜灯扶着坡娃，就这么往上走，甚至还把动静搞得很大。只是快到山头的时候，才一下子安静下来：万一，军队还在，马群还在呢？他们的心里，依然还抱着一份侥幸。最后一段路，他们还是按预定的方案进行了：匍匐前进。

瓜灯先爬上了山头。他在草丛中回头看了看坡娃，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胸脯，意思是说：我先爬过去看一看。

坡娃点了点头。

那时，天已亮了，薄雾轻柔无声地飘动着。

瓜灯一点儿一点儿地往山头上爬去。过了一会儿，他不爬了：他已看到了一切。他忽然从草丛中一跃而起，大声喊叫起来：“啊！——”

坡娃说：“你声音小一点儿！”

“一个人也没有！”瓜灯用手指着山那边，对坡娃大声地说。

“那马呢？有马吗？”

“有！有马！”

坡娃又惊又喜。

“有马！有马！”瓜灯跳了几下，跑过来，一把拉住坡娃的手，使劲将他向山头拽去，“真有马，不少马呢！”

坡娃终于登上山头，往下一看，情况果真如瓜灯所说：空无一人，但，有马。但坡娃很快又担忧起来：他原来看到的是一大群马，而现在只是一小群马。那里面有雪儿吗？站在山头上，他看不清楚。他抱着拐杖，向山下滚去。

随后，瓜灯学着坡娃的样子，放倒自己，也“骨碌骨碌”地滚了下去。

他们站起来时，坡娃几乎有点儿站不住了：雪儿还在！他不放心，又仔细地看了看：没错，就是雪儿。

瓜灯指着雪儿，只知道说一个字：“在！在！在！……”

他们往四下里又看了看，只是一片寂静。

他们大概永远也无法知道这些马为什么还留在这儿了——

中国军队在撤退时，负责马匹的队伍接到了上级命令：因部

队要快速撤离，只需带走那些身强力壮的马，那些被日军虐待得奄奄一息的马匹则全都留下，以免造成行军的累赘；当地的老百姓会很快发现它们的，他们应该会善待这些马，那就是他们的事了。就这样，雪儿与其他十几匹马，留在了这里。士兵们离开它们时，把它们的缰绳解开了，又在它们面前各堆了一堆草料。

坡娃和瓜灯很快来到了雪儿的面前。

“雪儿！雪儿！……”瓜灯叫了好几声，也不见雪儿有反应，掉头对坡娃说：“它不搭理我，它为什么不搭理我呀？”

坡娃架着拐杖，站在雪儿的面前，一声不吭。

那匹马既没有向前走一步，也没有向后走一步，只是低着头，站在那儿。

“怎么瘦成这样子？”瓜灯心疼不已，走上前要去抚摸它，直到这时，那匹马才躲闪着往后退了几步。

“是雪儿吗？”瓜灯望着坡娃。

坡娃不说话，只是点点头。

瓜灯对那匹马说：“雪儿，我是瓜灯！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瓜灯！我和坡娃来这儿，是带你回家的，回野狐峪！……”

“雪儿……”坡娃轻声呼喊。

雪儿依然低着头，仿佛头上压了一块千斤重的石头，永远也抬不起来了。

“他是坡娃呀！坡娃你都不认识吗？是他把你从狼的口中救下的，你忘了吗？坡娃是两条腿，这个人少了一条腿是吗？少一条腿也是坡娃！那一条腿是日本鬼子的大炮把炮弹打到他家门口，炸掉的。他就是坡娃。你走后，他日日夜夜、日日夜夜都在

想念你！你怎么就不认识他了呢？……”

坡娃低着头，泪珠一滴一滴地落在被马蹄踩出的尘埃里。

“你问草灵怎么没有来是吗？她死啦，被炮弹炸死的！……”
瓜灯哭了起来。

坡娃走过来，从拴马桩上解开了雪儿的缰绳：“雪儿，我们回家了，我们回家了……”

雪儿竟然像一座山，根本拉不动。

“回家吧，回家吧，跟我回家吧！野狐峪的草原，现在到处是青草，都是你喜欢吃的青草……”

雪儿依然是一座移动不了的山。

坡娃面对着始终不肯抬头、不肯跟他走的雪儿，轻轻抬起胳膊，让拐杖倒了下去，随即，他单腿跪在雪儿的面前：“我知道你为什么不肯跟我回去！我知道！又不是你自己要去给他们拉大炮的，你干吗呀？你干吗呀？！求求你啦！坡娃求求你，回家吧，回家吧！……”说着，他双手抱住马头，失声痛哭。

瓜灯则用头抵住马的身体，啜泣着，肩头一耸一耸的。

过了一会儿，瓜灯过来，将坡娃从地上拉起来，将拐杖放到他腋下。瓜灯将雪儿的缰绳捡起来，重新放到坡娃手上，回头对马说：“雪儿，我们回家了，我们回家了……坡娃，你倒是牵着雪儿走呀！……”

坡娃抓着缰绳，往前移动着。

雪儿终于开始迈动脚步，但头还是一直低着。

雪儿再也没有反抗，一步一步地跟在坡娃的后面。

瓜灯一会儿走在雪儿的前面，一会儿又走在雪儿的后面。



走了一段路，坡娃把缰绳交给了瓜灯，对雪儿说：“雪儿，你和瓜灯等我一会儿。”说完，向那几匹马走去。

“你要去干什么？”瓜灯问。

坡娃没有回答，架着拐杖，走到了那些马中间，使劲哄赶它们：你们快走吧，会有好心人收留你们的！

第三十章 围攻



在日军到达梨树门的前一刻，坡娃和瓜灯带着雪儿，从一条从未走过的野道走了两天，回到了野狐峪。

消息很快在野狐峪传开了：坡娃家的马——雪儿，回来了。

进村时，雪儿一直低着头。人们用各种目光看着它。但无论是哪一种目光，有一点却是一致的：他们都想看看雪儿身上的火印。小孩子看不见，就踮起脚尖看，还是看不见，就爬到断墙或干脆爬到树上去看。“看见了！看见了！”无数的手指点着，有大人的手，有小孩的手，长的、短的、厚的、薄的，对着雪儿指指点点。

坡娃后悔自己忽略了这一点，他应当在雪儿走进野狐峪时，装着走路走热了，脱下衣服来搭在雪儿的身上，遮住那枚火印。

看了火印，人们就开始七嘴八舌地议论，不时地听到从人群里发出的叹息声。

一棵大树被那天的炮弹炸断了，只留下两三尺高的树墩。黄

毛从雪儿走进野狐峪的那一刻起，就站在树墩上，把双臂交叉在胸前，默默地看着。雪儿走过时，有人一时看不到雪儿身上的火印，黄毛就用手一指雪儿的肩部：“那儿不是吗！”

坡娃、瓜灯都已很累了，因此，走得非常缓慢。尤其是坡娃，右脚板上已有好几个血泡，双腋下磨出来的血，已湿透了衣服。他每走一步，都显得很困难。

雪儿跟在坡娃后面，自然也就走得很慢。

人们夹道站着，像是欢迎，又好像不是。但一个个都显得很有兴趣，仿佛觉得这样一匹如此经历的马，总得看一看才行。都说日本人的战马和驮运物资或拖拉大炮的马身上会有火印，但野狐峪的老老少少，大概除了黄毛以外，都没有见过。他们还知道，这些火印会因为那些马的用途和所在部队的不同而有差异。雪儿身上的那枚火印，是一枚什么样子的火印呢？一个个都想知道。

看到了，就分析，就研究那火印上的图案、数字究竟代表了什么，究竟是什么意思。雪儿进入野狐峪的这个上午，是野狐峪的村民们兴致勃勃、议论得最热烈的一个上午。

黄毛一直站在树墩上，雪儿都已走出去很远了，他还站在树墩上，仿佛是从树墩上长出来似的。

很多人已认不出雪儿。等终于认出它来，会说：“怎么瘦成这样呀？”“日本鬼子作孽呀，把马折磨成这样子。”

雪儿只是低着头，跟着坡娃。它不明白，坡娃为什么不骑在它背上？它虽然瘦，虽然瘦弱不堪，但毕竟是一匹马呀！一路上，他就没有骑它，哪怕只是一会儿呢？它看着他用一条腿跳着、走着，心里很难过。

它的目光向两边看着。别说它不想抬头，就是愿意抬起头来看，也会觉得没有必要，因为，两边的房子都倒了，没有什么需要抬起头才能看清的，没有什么可看的。低着头，就什么都看见了，残垣断壁而已。

自从踏进野狐峪，它看到的、听到的，差不多都与大炮有关。

一个叫灰豆的男孩拔了一把草，要给雪儿吃，被他爸爸抓住了他的胳膊。然后爸爸从他手中拿过了草，轻轻地丢在了地上。

坡娃偶然一转头，看到了。坡娃知道，灰豆的妈妈，在那一次炮击中被炸死了。

终于走到了新家——草灵家。人群也渐渐散去了。瓜灯对雪儿说了声“再见”，回家了。现在，就剩下了草灵的爸爸妈妈和坡娃，新的一家人。草灵的爸爸妈妈取代了坡娃的爸爸妈妈，他们对雪儿的回家，感到非常高兴。

第二天，草灵的爸爸从坡娃家倒塌的房子里，翻找出一些有用的材料，用了一整天的工夫，搭了一个有顶子的马厩。晚上，坡娃将雪儿牵进马厩，可是第二天，他却看到雪儿并没有待在马厩里，而是走出马厩站在了露天里。

草灵的妈妈在草里撒了一些黄豆，雪儿把草吃了，却把黄豆剩下了。

“你怎么不吃黄豆呢？瞧你瘦成这样子！还不吃些黄豆！”草灵的妈妈心疼地对它说。

然而，当草灵的妈妈再一次在草里撒上黄豆时，它还是只将草吃完而把黄豆都剩下了。

草灵的妈妈脱下鞋子，在它的屁股上轻轻地打了两下：“小

“鬼子折磨你还不够呀？你还自己折磨自己！你要找死呀！”

坡娃只好牵着它去草坡上吃草。有鲜嫩的草吃，不吃黄豆就不吃黄豆吧。每天一早，坡娃吃了早饭，就牵着雪儿去草坡了。接下来的一整天，他都会陪着它待在草坡上。它好像更喜欢待在这里，和坡娃待在这里。它好像不想看到那一片废墟，不想看到那些伤残的人，不想听到人们总是在说大炮。

野狐峪的草长而且嫩，嫩而且多汁，有一些草还带着芳香。春天里，这里除了五颜六色的花，就只剩下一种颜色：绿。那绿，水一般漫上山，漫向一切可以漫去的地方。草的清香味弥漫在空气里，经过一夜露水的浸润，早晨的空气更是清香，使劲吸上几口，一天都觉得脑子清爽，眼睛明亮，鼻孔、嘴唇都湿润润的。

雪儿大口大口地吃着这些很久以来都不曾吃过的青草，嘴角上，绿色的汁水流淌着，它不时伸出长舌，将绿汁卷进嘴里。

“不着急，慢慢吃，没有谁和你抢，漫山遍野都是草。”

坡娃架着拐杖跟着它。他总是没完没了地与它说话，仿佛要把这么多日子里攒着的话全都说给它：“要是爸爸妈妈还活着，见到你，不知道会有多高兴呢！他们总是念叨你，刮风了，他们就会说：这会儿，雪儿在哪儿呢？下雨了，他们就会说：这会儿，雪儿在哪儿呢？下雪了，他们就会说：也不知道雪儿在哪儿呢？他们常常为你半夜醒来，一天天地担心着。说是不想你了，可心里还在想。他们走了。那儿，那儿，看见了吗，那儿有个土堆，就是爸爸妈妈的坟，过一会儿，我就带你去，他们坟上都已经长满青草了。是瓜灯的爸爸妈妈和草灵的爸爸妈妈把他们埋在那儿的。是一个好地方。再往东去，那儿，那儿，一个土堆，就是草

灵的坟。你知道，她就是一个傻丫头！为一只小羊羔，她跑了出去，跑进了炮火里……你说她有多傻！过一会儿，我带你去看看她。要是她还活着，看见这漫山遍野的花……你也知道她喜欢花是吗？你从不吃一朵花……”他放下拐杖，单腿跪在地上，在草丛里采那些鲜艳的花，“过一会儿，我们就过去，把这些花放在她坟上。瓜灯也会给她采花的。瓜灯的耳朵也不知道怎么样了，总‘嗡嗡’地响，让他没法睡觉。他昨天告诉我，等过些日子，凑足了钱，他爸爸要带他出门求医去，也许要离开很多天呢！……”

雪儿会不时地停止吃草，好像在专心地听坡娃的话。

他们整天待在草地上，从这座山到那座山。雪儿很愿意到处走。这一大片地方，它哪儿都去过，哪里有平地，哪里有小丘，哪里有悬崖，它都一一地记得。一切都没有变，野狐峪的草原，还是从前那个草原，只是今年的草分外的绿。今年一开春，雨水很充沛。

如今，坡娃架着拐杖走路、爬山，也比从前熟练多了。他架着拐杖爬山的时候，村里会有很多人站在村头看着。那条空裤管已经被草灵的妈妈折上去缝上了。草灵的妈妈说，这样利落，省得飘来飘去的。因此，从远处看去，清清楚楚地就是一条腿。

这天中午，趁阳光暖和，坡娃把雪儿带到后山那片湖泊。他要给雪儿好好洗洗身子。“水有点儿凉，洗完了，我们就晒太阳。”他让雪儿走进湖里，然后将拐杖放在岸边，一只手扶住一棵树，另一只手挽起裤管。他一时忘记了自己现在只有一条腿，还像从前一样往水里走，结果身子一摇晃，整个人栽到水里。他抱住雪儿的腿慢慢站起来，抹了一把脸上的水，对雪儿说：“这样也

好，我也洗个澡。”他脱下衣服，撩起清水，细心地给雪儿搓洗着。开始时，撩上去的是清水，从身上流下来的是浑水，发黄的浑水。“脏死了！”坡娃一边给雪儿搓洗一边说，“从今以后，我得常常为你洗澡，你得依着我。我知道，你其实是一匹爱干净的马。知道爸爸妈妈是怎么说你的吗？他们说，你前世准是一个小姑娘，嘻嘻！小姑娘！你身子在抖，水凉是吗？这就好了，这就好了……”坡娃不住地往雪儿身上撩水，终于，从它身上淌下的都成了清水。他让雪儿先上了岸，自己也洗了洗身子，这才哆哆嗦嗦地爬上岸。

一匹干干净净的马，一个干干净净的独腿男孩，慢慢地走上山头，哆哆嗦嗦地接受春天阳光的沐浴。他（它）们的身上，冒着淡淡的热气。

远处的山林里，有鹿在鸣叫；草丛中，百灵一边蹦跳一边歌唱；东边的山坡上，野鸡的叫声响彻山谷。坡娃晾在小树上的衣服，在风里飘动，不远处一棵大树上，两只大鸟歪头看着……

黄昏，坡娃才和雪儿往村里走。马走在前面，他走在后面。

一条小路上，他看到了黄毛。

黄毛本来走得很快，但见雪儿和坡娃过来了，就放慢了脚步，像虫子爬行一样慢。

坡娃和雪儿只好放慢脚步。

黄毛什么事也没有，就这么慢慢地走，既不是看风景，也不是要从路边拔点儿青草回家给羊吃。他明明知道坡娃和雪儿要走路，可就那么旁若无人地磨蹭着，仿佛那路是他家的，他想怎么走就怎么走。

“你能不能走快一点儿？”坡娃不耐烦了。

“我就是这么慢，你管不着。”

“那你就让路。”

“让路！”他转过身来，面对着坡娃与雪儿。他看了看雪儿：“让我给它让路？凭什么让我给它让路？”他眼睛半闭着，小声地说，“一匹日本鬼子的马！”

坡娃还是听见了：“你胡说，这是我家的马！”

“它已经不是你家的马！”黄毛踮起脚尖，用手指着那枚火印，“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日本鬼子的火印！”

“那又怎么啦？”

“盖了他们的火印就是他们的马，日本鬼子的马！”

坡娃不想与黄毛争执，大声说：“走开！”

黄毛转过身去，依然慢慢地走着，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似的说着：“给他们拉大炮，我看见啦！看见啦！……”他把雪儿拉着大炮爬坡的样子，又更加夸张地做了一遍。

这是一条十分狭窄的小路，马在前面挡着，坡娃就过不去，他只好跳到路边的沟里，向黄毛走去。

黄毛见坡娃愤怒地向他走来，没有跑开，俯视着坡娃：“你以为我怕你吗？一条腿的蚂蚱！”

坡娃在沟里站定，突然举起拐杖向黄毛打去。

黄毛赶紧躲闪，但拐杖还是打在了他胳膊上。他“哎哟”叫唤了一声，顺手抓住了拐杖，并使劲用拐杖推坡娃，想把坡娃推倒在沟里。坡娃奋力坚持着，并想把黄毛顺势拽到沟里。

两个人就这样一上一下地僵持在黄昏时分的田野上。

赶着羊群回家的瓜灯看到了，跑了过来。他一看就知道两人为什么事打起来了，他走上前去，一把揪住黄毛头上稀稀拉拉、软沓沓的黄毛，紧接着一拳将黄毛打倒在小路另一侧的沟里。他将坡娃拉到路上，将雪儿的缰绳从地上捡起来交到坡娃手上：“别跟这种人废话！他是猪脑子！”

当坡娃牵着雪儿沿着小路往前走时，听见了后面黄毛的哭声：“我爷爷奶奶都被炮弹炸死了！”他一口咬定，“就是它拉的大炮发的炮弹炸死的！”接着听到了他更大的哭声，“我爸爸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呢，都不知道是死了还是活着！它倒回来了……”

天，正黑下来。

此后，黄毛在村子里不住地散播对雪儿的仇恨。他死死地盯上了雪儿。他主要是对村里孩子说，那些比他小的孩子，更是他散播的对象。有时，他也对大人说。他像一只传播病菌的老鼠到处乱窜，不断地重复着那几句话：“那匹马是日本鬼子的马！”“那匹马身上有日本鬼子的火印，懂吗？盖了火印，就算是日本鬼子的马了，想变也变不了。”“它帮日本鬼子把大炮拉到了西边山头上，大炮就把炮弹打到了野狐峪。炮弹轰地爆炸了，野狐峪死了那么多人！”对那些家中死了人的小孩，黄毛更加热衷于对他们播下仇恨。

黄毛走在村巷里，头上的黄毛像秋后的细草在飘动。

雪儿再走过村巷，就会有一双双孩子的眼睛在看它。那一双双眼睛都瞪得很大。

坡娃感觉到了这些眼睛，就牵着雪儿走僻静的路。

这天早晨，坡娃牵着雪儿往草坡走，走到村前的麦场时，听

一个孩子说，今天下午，瓜灯就要跟着他爸爸离开野狐峪，去远方求医了。他把雪儿拴在一棵树上，对它说：“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我去看一下瓜灯。今天不去看他，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看到他了。”

瓜灯已瘦得像只猴，眼窝深深的，两只眼睛铃铛那么大。没完没了的耳鸣折磨着他，都让他快发疯了。眼见着他一天一天地睡不着觉，头痛起来要往地里钻，爸爸妈妈商量后，把一切值钱的东西都变卖了，换成了钱，上路求医去。来自方方面面的消息说，还真有治耳鸣的高人，也不知是真是假——不管是真是假，待在家里也没法证明，得去找人家试试。爸爸对妈妈说：“你心里好有一个准备，我和娃这一去，快则个把月回来，慢了，就说不好了，三两个月、半年不回，怕也有可能。娃这耳鸣，非得治好。不治好，他这一辈子不得安生，我们也不得安生。”

坡娃来到瓜灯家时，瓜灯的妈妈正在为即将上路的父子俩收拾行李。

见了瓜灯，坡娃抓住他的手说：“你家的羊，我代你放。”就不知道再说些什么了。

两人一时无语，只是互相紧紧地抓着手，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傻傻地笑。

瓜灯的妈妈看了他们两个一眼，长长地叹了口气。

瓜灯问坡娃：“雪儿呢？”

“拴在村前麦场上的树上。”

“你以后不要把它独自扔在那儿。快去吧，我很快会回来的。”

坡娃点点头，慢慢松开了瓜灯的手，后退了两步，转身往麦

场走去。走了几步，回过头来，对瓜灯说：“你家的羊，我代你放！”

麦场上，聚集了几十个大大小小的孩子。他们都是黄毛召集来的。他们把雪儿包围在中间，每人手上不是抓着砖头，就是抓着石块或者棍棒。包围圈正在不断地缩小。

雪儿已显得有点儿不安，它想跑开，可是缰绳拴在树上。它转动着身子，寻找着坡娃，可却不见坡娃的影子。

黄毛手里抓的是一块砖头，他高高地举着，看着雪儿说：“你就是一匹日本鬼子的马！”话刚说完，身子向前一扑，将砖头砸到了雪儿身上。

立即，雪儿的背上，就流出血来。

“砸呀！你们怎么不砸呢？”黄毛冲着那些孩子喊道。

只见砖头、石块等乱七八糟的东西，纷纷砸向了雪儿。

雪儿低着头，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任由这些孩子们用砖头、石块攻击它。

又是一轮攻击之后，坡娃赶到了。他急速地跳跃着，一直冲到了雪儿的身边，他张开双臂，大声向那些孩子叫喊着：“滚！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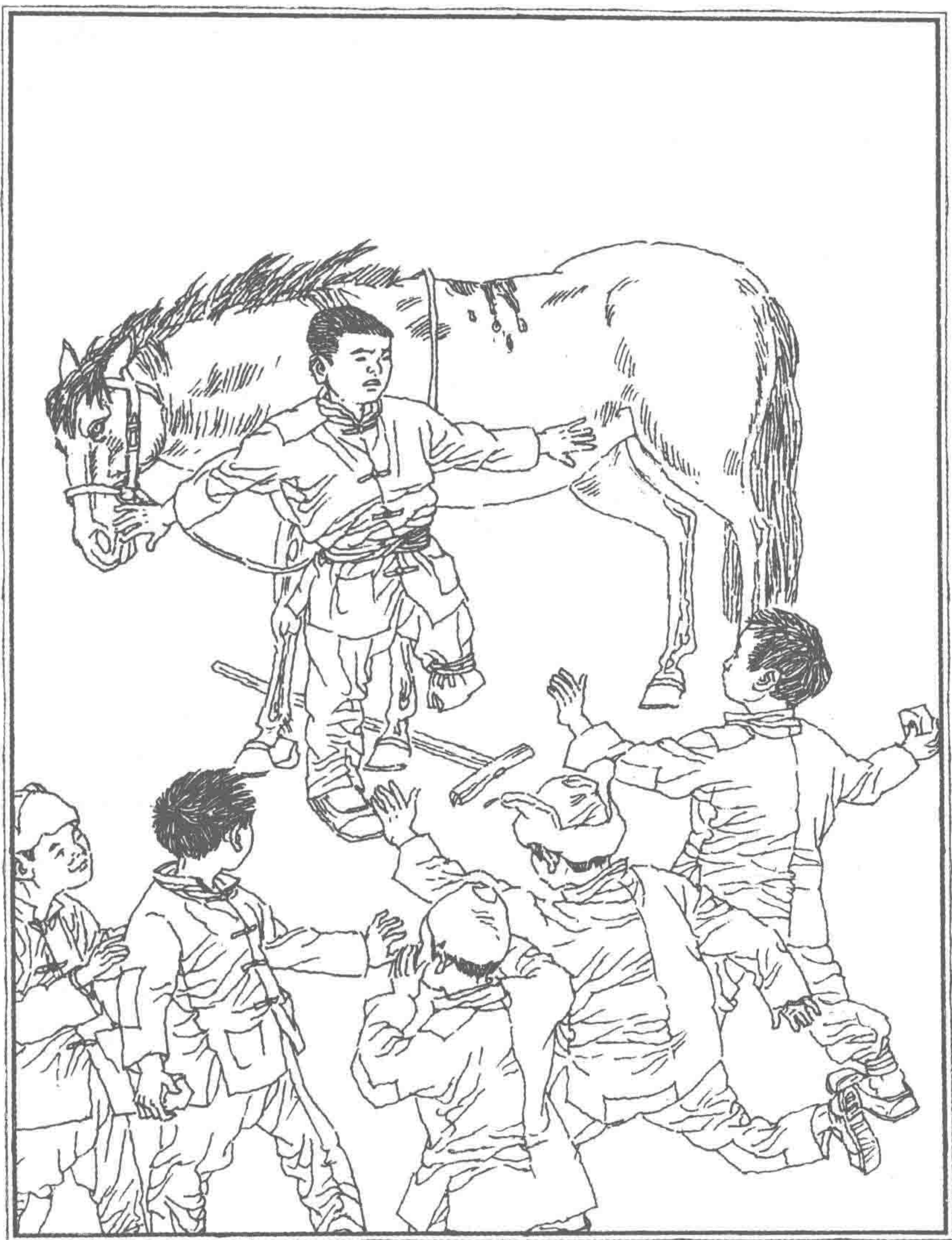
没有一个听他的，一个个手中依然抓着砖头、石块。

马的那一侧身体，依然受到了攻击。

当坡娃转到马的那一侧时，这一侧又受到了攻击。坡娃现在只盯着一个人：黄毛！

黄毛不仅头发是黄的，脸和眼珠子也是黄的。他像是野狐峪草原上的一个黄色的小兽。

坡娃突然扑向黄毛，黄毛向后退时跌倒了，坡娃扔掉拐杖，



扑到他身上。孩子们一时忘记了雪儿，转而来看坡娃和黄毛的扭打了：两人紧紧地抓住对方，在满是尘埃的麦场上不住地滚动着。

一个三四岁的男孩指了指坡娃，好奇地说：“嘻嘻！他一条腿。”

旁边站着的大人，踢了这孩子一脚。

坡娃像甲鱼一样一口咬住了黄毛的肩，死活不肯松口，哪怕黄毛几乎要把他的耳朵撕下来也不松口。

来了很多大人。草灵的爸爸妈妈、瓜灯的爸爸妈妈都来了。

瓜灯是抢在这些大人前面飞跑过来的。

黄毛在凄厉地叫唤着。他的妈妈，那个同样一头黄毛的女人扑了过来，使劲撕扯着坡娃，企图将他的儿子从坡娃的口中解救出来。

瓜灯跑过来，推开了黄毛的妈妈：“坡娃！坡娃！……”

坡娃闭着双眼，依然不肯松口，最后是草灵的爸爸过来，劝说了好一阵，坡娃才松开口了。被放开后的黄毛要踢坡娃，被草灵的爸爸一把揪住扔到了他妈妈面前。黄毛的妈妈看到黄毛的肩上血呼啦的一片，指着雪儿和坡娃哭着叫骂着：“那马身上盖着日本鬼子的火印，没有错吧？！盖了日本鬼子的火印就是日本鬼子的，没有错吧？！它给日本鬼子拉大炮，没有错吧？！大炮架在那边山上往村里发炮弹没有错吧？！总有炮弹是从它拉来的大炮里发出来的，没有错吧？！……”

“蠢女人，住嘴吧！”草灵的爸爸大声说。他转身过来，见被瓜灯拉起来的坡娃右边的面颊上尽是血，又看了看他右边的耳朵，发现已被撕开一道口子。他把坡娃拉到怀里，看了看那些还

抓着砖头、石块的孩子，转而望着那么多围观的大人厉声地说：“这些孩子还小，他们不懂事，他们能抓屎吃呢！不要和他们一般见识！可是你们……”他指着那些大人，“还有一些大人也跟着耷拉着个脸，你们也吃屎吗？”他指了指雪儿的肩部，“是，没错，它肩上是有火印，日本鬼子的火印，那是它愿意烙上去的吗？是他们把它绑了起来，硬是这么烙上的！是，它是给日本鬼子拉过大炮，还把大炮拉到那边山上对准野狐峪，可那是它愿意的吗？再说了，没有它，这大炮难道就不会架在那边山上吗？都这么大岁数的人了，不是我说你们，长的是个什么脑子？黄毛是猪脑子，难道你们一个个也是猪脑子吗？”他放开坡娃，走到雪儿身边，然后对人们说，“你们一个个都长眼睛了没有？看看，看看这畜生都被他们虐待成什么样子了！这些天，膘还养回来一些。它回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你们不是也都看到了吗？骨瘦如柴！看看它这一身的伤！……”他看到了雪儿身上的鲜血，难过极了，“旧伤还没有完全好呢！又被这些小兔崽子砸出这么多新伤。这年头是怎么啦？这些娃吃了什么药，心怎么变得这么狠呀！……”

满满一麦场的人，谁也不说话，连树上的鸟也安静地站在枝头，一声也不鸣叫。

雪儿始终低着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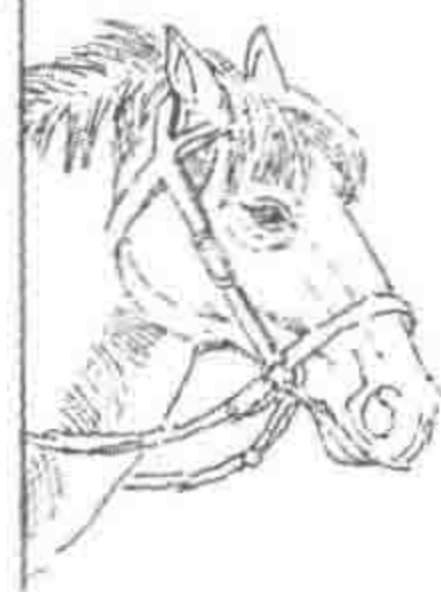
草灵的爸爸望着雪儿说：“你怎么就是不抬头呀？你就是一个畜生，你要把自己当畜生看！哪儿不是吃草？哪儿不是卖苦力？你就是一匹马，你一定要把自己当畜生看！你若是把自己当畜生看了，你也就不会总低着头了！……”

草灵的爸爸话还没有说完，就蹲在地上，双手抱住自己的头，

用力地压住喉咙里的哭声。

孩子们的手慢慢松开了，那些砖头、石块，一块一块地落在了地上……

第三十一章 重回后山



每天傍晚，当坡娃牵着雪儿回村子时，坡娃能明显地感觉到雪儿不太愿意。那个它曾经喜欢的山村，好像不存在了，或者说，它不再属于以前的那个山村了。只要是在草坡上，或在草原的任何一个地方，雪儿虽然也低着头，但坡娃能从它的眼睛里看出，它喜欢待在这些地方，待在这些没有人的地方。它只要有坡娃，就足够了。

坡娃觉察出了它的孤独，那孤独是深重的。一匹马的孤独，是一望无际的。有时，坡娃甚至觉得，饱经沧桑的雪儿，也有独自出走的念头。想到这一点，坡娃心里十分不安，也就越发跟紧了雪儿。

他和它形影不离。

其实，坡娃的心境与雪儿的心境几乎是一样的，这个村子，让坡娃觉得非常陌生。每天，他很早就带着雪儿离开村子。最近一连几天，村里的人都还没有醒来时，他就带着雪儿出发了。“嗒、

嗒、嗒”的马蹄声穿过村巷，听上去很有点儿凄清。中午，他吃的是带来的干粮。傍晚，常常是天快黑了，草原上空都已有星星闪烁了才回村子——走进村子时，村里已亮起许多昏黄的灯光。

草灵的爸爸妈妈对他的关怀可谓无微不至，在那低矮的小屋里，坡娃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温暖，可坡娃还是觉得孤独。爸爸妈妈不在了，草灵不在了，整个野狐峪似乎都不在了，还有许多他说不清的东西，也都不在了。倒也不是悲伤，但长大了的心，却总觉得空荡荡的，就像是冬天的黄色草原。

瓜灯若在，还好些，可现在瓜灯也离开了野狐峪。

那天，他和雪儿来到了后山，又看到了那座藏在林子里的小木屋。他把雪儿拴在树上，自己则走进了小木屋。他居然一点儿也不害怕，他用手拂去草席上的落叶与尘土，躺了下来。他躺了很久。躺在那儿，听屋外树叶在风中发出的“沙沙”声、湖里水鸟的叫声，看日光从窗外走过，他的心仿佛找到了一个安放之处。这里的安静，让他满心喜欢。

他心里也有了一个决定，可是，他将这个决定按捺在心中三天也没说出来，因为，他怕草灵的爸爸和妈妈伤心、难过。他们对他实在是太好了。但到了第四天的晚上，他还是说了：“叔，婶，我想和你们商量一件事……”

草灵的爸爸妈妈见坡娃是那样一副大人的神情，有点儿愣住了。

坡娃说：“我想带着雪儿，到后山那座小木屋里住——也许只是住几天。”

草灵的爸爸妈妈果真愣住了。

坡娃连忙说：“如果你们不赞成，我就不去了。”

草灵的爸爸妈妈很久没有说话，但没过一会儿，草灵的妈妈哭了。

坡娃连忙说：“婶，你别哭呀，你们对我很好，我只是想带着雪儿到小木屋里住些日子，那我不去住了，不去了……”

草灵的爸爸用拳头抵了抵坡娃的胸脯：“叔懂。你想去那儿住些日子，就去住吧。叔在你这么大的时候，也一个人在外面住过好些日子。只不过，你身体不太方便……”

“我没事的。”

“若是害怕了，就赶紧骑着雪儿回来。”草灵的爸爸说，“吃的、用的，到时候，我和你婶就给你送过去。你大了，这么去经历经历也好。”

坡娃说：“雪儿好像也很喜欢待在那儿。”

草灵的爸爸说：“这畜生，心里苦。”

第二天，坡娃和雪儿就住到了后山。

草灵的爸爸妈妈在后山小木屋里收拾、张罗了一整天，直到他们认为坡娃和雪儿可以在这里舒舒服服地住下了，才三步一回头地离去。

这个夜晚，对于坡娃而言，也许，他会一生记得。

按照坡娃的计划，草灵的爸爸挨着小木屋盖了一个简单的却可以遮风避雨的马厩。小木屋与马厩只一墙之隔，但有一扇窗子相通。时光似乎倒转了，坡娃和雪儿又回到了从前的日子：他躺在床上，可以从窗口看到雪儿的脸，而雪儿可以看到他；他和它可以对望、说话。

四周，是野外照例会有的各种声音，风吹过树林的声音、夜鸟鸣唱时的声音、猫头鹰的翅膀划过空气发出的声音、鱼从湖里跃起又跌落在水中的声音，远处野兽发出的声音……

坡娃惊讶自己独自一人睡在这后山，居然没有一丝恐惧！

也许，那是因为他有雪儿相伴。

也许，他真的长大了。

一个人的长大，也许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标志：他能独自一人睡在荒野里。

躺在黑暗中，他的鼻腔里满是森林草地被露水浸润后的气味，这气味使他一时无法入睡——他也不想马上入睡。借着月光，他看着雪儿，他觉得，雪儿也很喜欢这样的夜晚。

“你如果喜欢，我们就住在这里了，住一辈子都行。”

不一会儿他就睡着了，第二天早晨，他是被林子里的鸟叫醒的。这些鸟站在不同的树上，站在树的不同位置上，早在天还未亮时，就先后开始鸣唱。那最先唱的，就仿佛是一支大合唱的引子。

坡娃舒服地躺在那里，只管听着，并不想立即起床。

这样过了三个夜晚，坡娃深夜偶然醒来时，借着月光发现窗后不见雪儿的脸了。他一惊，从铺上爬起来，推开门，跑进马厩里一看，雪儿不在了。他连忙呼唤：“雪儿！雪儿……”

就听见一片“沙沙”“嗒嗒”声，雪儿踩着枯叶，从林子深处跑了回来。

“你去哪儿了？你如果再独自跑出去，那么从明天开始，我就会把缰绳拴在我的铺上！”

雪儿乖乖地回到了马厩。

坡娃重又躺下后，就一直猜想：它到底去哪儿了？

第二天，他并没有拴缰绳。

深夜，他感觉到雪儿又走出了马厩。他没有喝住它，而是在等它跑出去很远一段路后，才走出小木屋，然后借着月光，顺着地上的马蹄印，一路跟了过去。

他终于看到了雪儿：它一动不动地站在山头，头冲远方苍茫的群山，好像在眺望，又好像在聆听。

那里，曾是他去过的地方，是传说中半夜有马儿嘶鸣的地方。

坡娃从雪儿双耳的剪影得出一个结论：雪儿在聆听深山。

难道它听到了马儿的嘶鸣？

他屏住呼吸，将一侧耳朵迎向深山，但除了夜风掠过枝头的声音，他什么也没有听见……

坡娃并不担心雪儿离去。如果哪一天，它真的离去了，他也不会太难过。他希望那个在这一带流传的传说是真的。他会时不时地在深夜聆听远处的深山，但从未听到过一次马儿的嘶鸣。可是，他在心里又相信那匹小马驹还在这个世界上，在那片深山里。那回在深山里寻找，虽然没有发现一丝小马驹的踪迹，但他却在心里认定，这小家伙就在某个地方，并且正在向他张望。只是他深知，自己没有办法唤回它罢了。

他明知雪儿几乎每天深夜都会从马厩出去，去那个可以眺望深山的地方，但他就当不知道，始终没有拴住雪儿的缰绳。他希望这并不是雪儿的夜游，而是它真的听到了来自深山的嘶鸣，也许，只有一个母亲，才能听到它孩子的声音。

夏天大概过了一半的光景，坡娃向草灵的爸爸提出：“叔，

我想放羊，顺便把瓜灯家的那群羊也带上。他们家的羊，整天关着，只吃些干草，已瘦得不成样子了。”

“你是说，让它们也住到后山去？”

坡娃说：“是。”

“你冷清了吧？”

坡娃说“是”，但又说：“也不全是。我想做点儿事，雪儿也应该做点儿事。我俩放这么多羊，行。”

草灵的爸爸去和瓜灯的妈妈商量，瓜灯的妈妈连连点头同意：“捎上我们家的羊吧，娃会当着还跟瓜灯一起放羊呢。”

草灵的爸爸说：“让他一个人待在后山总有点儿不放心，也不知道他要待到什么时候。”

瓜灯的妈妈安慰草灵的爸爸：“由娃去吧，说不定哪一天，娃一个人在外面住够了，就回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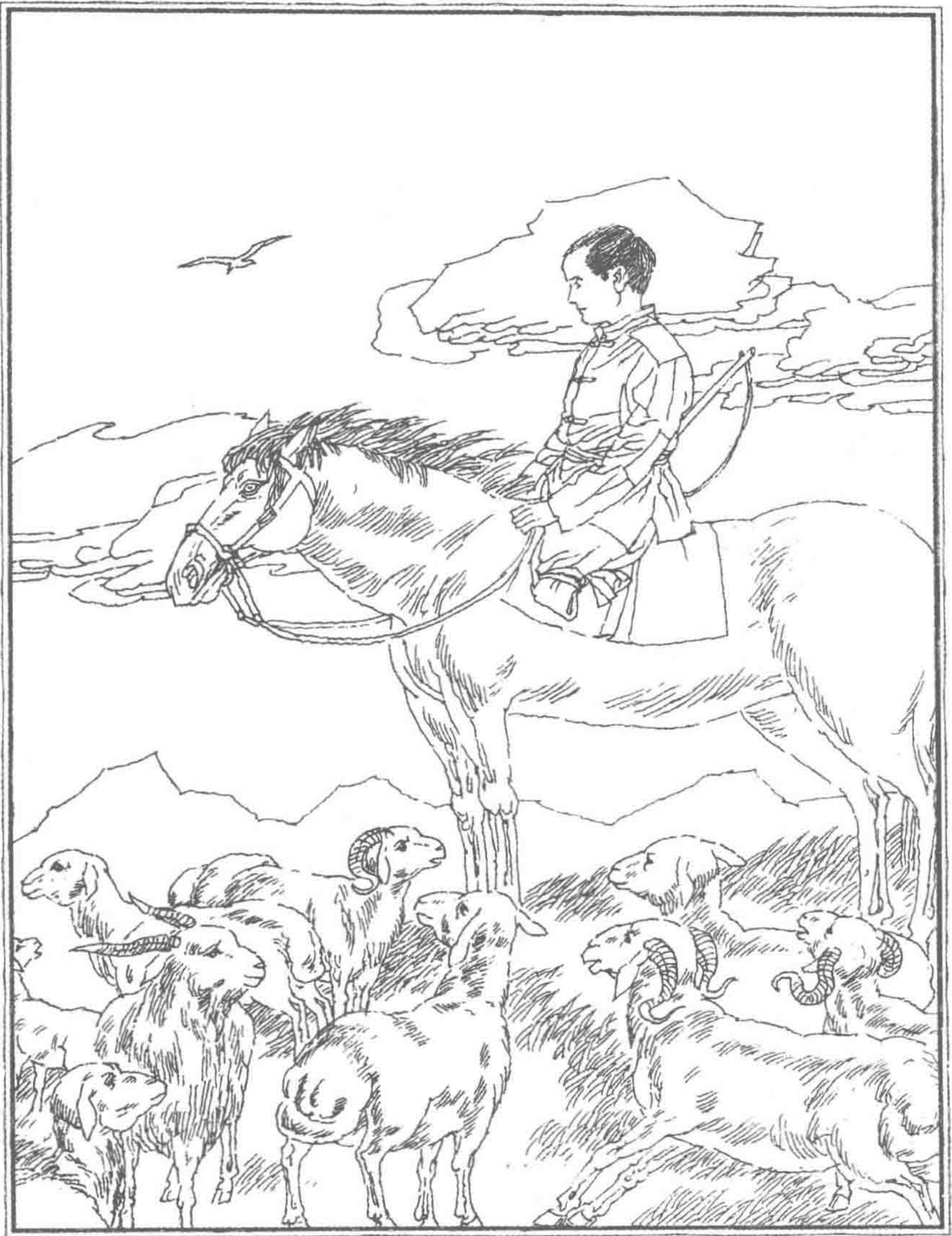
草灵的爸爸说：“有这么多羊在他身边，不至于太冷清了。也省得羊们跑来跑去。但最多只让他住到秋末，冬天到来之前，拉也得把他拉回来。”

瓜灯的妈妈说：“到那时，瓜灯也许就回来了。”

于是，草灵的爸爸又用了两天的时间，在小木屋的旁边，盖了一个漂漂亮亮的羊圈。临回村里时，草灵的爸爸拍了拍坡娃的肩：“你小子，就在这里好好过日子吧。”

坡娃笑笑。

接下来的日子里，草灵的爸爸妈妈、瓜灯的妈妈以及全村许多人，都会不时地站到村头，去眺望后山。他们或是看到坡娃坐在那里，雪儿正低头吃草，羊们散布在草坡上；或是看到坡娃骑



在马上，正将羊群慢慢赶到另一座草山。他（它）们成了野狐峪的一道风景。

总有人猜测坡娃为什么愿意待在后山放羊：

“回这村里干什么？看了还不是伤心。看不见，也就不想了。”

“那娃，自从少了一只腿，整个人都变了。他喜欢一个人在一旁待着。”

“是为那匹马——那马不愿意回村里。”

“那马，也不是从前那马了。看它的眼神，眼神都不是从前的眼神。”

“都怪这个世道。”

免不了一片叹息声。

坡娃倒觉得，他带着雪儿，带着这一群羊，住在后山挺好的，他总是不断地把羊们带到青草长得最好的地方，只几天，羊看上去就肥壮了一些。隔几天，他就把它们赶到湖边的浅水处，给它们一一洗澡。野狐峪的村民们看到坡上的羊群，总以为，那是白色的云朵。有时，羊群里会有一两只捣蛋鬼，离开羊群乱跑，那时，不用坡娃说，雪儿就会撒开四蹄，兜一个圈儿赶到那些羊的前头，将它们重又赶回羊群。

高兴了，快乐了，兴奋了，得意了，坡娃就会坐在山头上或者骑在雪儿的背上唱歌。他正在变嗓子，那歌本是弯弯曲曲、悠悠荡荡的，却被他唱直了，唱来唱去，听上去，就是一句。管它呢，草爱听就是了，树爱听就是了，鸟也爱听，草丛里的野兔也爱听，雪儿也爱听，羊们也爱听，自己也爱听就是了。

唱得身子抖抖的，唱得心里颤颤的。

夏天的草原，那个绿呀，绿得都有点儿发黑了。早晨，到处是花。太阳上来时，花蔫了，但到了傍晚，风从北面吹来，空气里有了湿气，一些花又开了，开在黑夜里，一直开到天亮，开给月亮和星星看。

雪儿全身各处的伤口都在愈合，并被正在新长出来的银色鬃毛覆盖。它一天比一天健康强壮，虽然它仍低着头，并且永不嘶鸣。但坡娃看在眼里，已经很高兴很高兴了。

坡娃经常会用一块布去擦雪儿的四蹄，直擦得一尘不染。雪儿在草丛中走着时，就像有四团黑玉在草丛中闪烁着迷人的光泽。

坡娃也长胖了一点儿，那张有时苍白有时发灰的脸，或许是因为风吹日晒，或许是因为血液畅了，也渐渐变得红润。断腿处的伤口，也已经完全恢复，甚至不再隐痛，仿佛他生下来时就只有一条腿。当架着拐杖，单腿独立在“呼呼”的山风里时，他觉得自己很坚强、很英雄。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草原在不知不觉之中，一天一天地变着颜色。去年黄色的草原，不久，又将变成黄色。黄色之前是红色、金红色、火红色、金黄色，还有紫色、橙色等颜色。鸟们早些日子已经开始掉毛，准备长出一身跨越冬季的新装。狐狸穿过草丛时，从它身上掉落的毛，沾在了草叶上。

这天夜里，坡娃被凉丝丝的夜气冻醒了。

这天夜里的月亮很皎洁，像是从湖泊里升起来一般。

坡娃侧过身去看窗子，没有看到雪儿，知道它又“夜游”去了。他已经很多日子不再跟踪它了，要不今天夜里再去看看？月色又是这样的好。他穿衣下床，走出小木屋。当他路过羊圈时，不禁

大吃一惊：羊圈空空如也，一只羊也没有！

他站在那里，用目光四处寻找，也没有见到羊的踪影。他记得昨天晚上，是关好了圈门的。有狼来了吗？可是一点儿动静也没有呀，再仔细看羊圈，也没有一丝狼来过的痕迹。它们去哪儿了？

他沿着那条他已十分熟悉的林间小路，往前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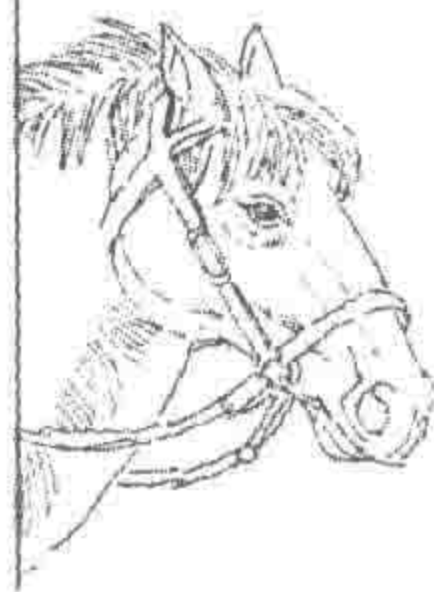
月亮大大的，满天星星，天蓝蓝的，亮如白昼。

山顶上，雪儿立在那儿，面朝西北方向，那些羊则簇拥在它的四周，也一只只面朝西北方向。看上去，万物都是静止的。

面对秋天深夜里这一充满神秘感的场面，坡娃站在一棵大树下，满眼迷惑。

起风了，有落叶飘下，无论原本是什么颜色，月光下，一片都是黑色的，它们落了坡娃一头一身……

第三十二章 复仇（一）



坡娃把羊群领回村里，草灵家的羊，进了草灵家的羊圈，瓜灯家的羊，进了瓜灯家的羊圈。

他对草灵的爸爸说：“我要骑着雪儿出去几天。”

“去哪儿？这兵荒马乱的……”

坡娃没有说去哪儿，只是说：“没事的，我过几天就回来。回来后，我就和雪儿搬回家来住。”

草灵的爸爸知道，即使再追问，坡娃也不会说的；又知道，一旦坡娃打定了主意，是很难让他回头的，便只好让草灵的妈妈给他准备了一些干粮和路上要用的东西，打了一个可以背在身上的包袱。离开时，草灵的爸爸妈妈反复叮嘱他路上小心，早点儿回来。

望着坡娃远去的背影，草灵的爸爸说：“八成，他是带着雪儿去找那匹马驹了。”

草灵的妈妈说：“这孩子，尽胡思乱想。那小马驹怎么能找到？”

还在不在这世界上都说不好。”

草灵爸爸说：“总有人说，能在深夜里听到深山里有马儿叫。”

“你能相信吗？要是它跑到了深山里，也早让狼吃掉了。”

“难说。反正，这娃也上路了，那小马驹活着才好。”

说一阵，无非又是一阵叹息。

坡娃骑着雪儿，很快消失在了山那边。

他没有规定雪儿的方向，缰绳始终松弛着，任由它自己走去。然而，雪儿所走的方向，正是他心中所想的方向。

他（它）们是早晨出发的，到了下午三四点钟的光景，他（它）们距离野狐峪已有一百多里地了。一路上，雪儿有走有跑，有时还会停下来吃点儿草，样子看上去并不着急。坡娃也不着急，一路看着风景，一处是一处的风景，处处都不一样，从早上出发到现在，就一直走在风景里。山好看，平原好看，峡谷好看，山脚下的小溪好看。有座山，满山都是桦树，远远地看，把山染成了金灿灿的。一山是一山的风景，随着天空云彩的飘散聚合，随着太阳的移动，一时是一时的风景。

坡娃似乎忘了自己要去做什么，雪儿好像也忘了。广漠的天空下，连绵起伏的草原上，好像就只有他和它。

坡娃心情很好，就唱歌，一路地唱。

又往前走了一阵，翻过一座小山之后，坡娃犹疑着不走了：西边，好像有炮声。

他骑着雪儿，又往前走了一阵，炮声越来越响了。

他（它）们要去的深山，还有一段路呢，就在大炮响起的地方。

但坡娃骑着马，还是翻过了一道山梁。那时，太阳离西边的山头更近了。

大炮还在响，而且是在许多地方响，还隐隐约约地听到了枪声，很密集的枪声。

坡娃骑着马，迟迟疑疑地往山下走，准备翻过下一道山梁。走到半山坡时，发现前前后后有好几个炮弹炸出的弹坑，弹坑周围燃烧的干草已经熄灭，但还冒着烟。就在他考虑今天是否还继续向前时，他看到了一匹马，一匹倒在地上一动不动的马。他愣了半天，紧了紧缰绳，让雪儿向那匹马走过去……

他很快又看到了一个中国士兵。他倒在马的身旁好像睡着了，听到了动静，他立即翻身半跪在地上，向坡娃举起了枪。见坡娃是个孩子，又是一条独腿，背着包袱像是一个赶路的人，他不好意思地笑笑，把枪插回枪套里。

这是一匹花斑马，它的身子底下全是血，把身下的泥土都沤烂了。

那是一个年轻的士兵，长着一张英俊的脸。他的腿好像受伤了。他试图站起来，但显然十分困难，便又坐在了草地上。

“小兄弟，你往哪儿走？”年轻的士兵问道。

坡娃用手向西北方向一指：“去那儿！”

“那边是深山。”

“就去那儿。”

“那儿可不能去。”

“为什么？”

“那边在打仗，那一带到处都在打仗。这是我们的大会战。”

年轻士兵对坡娃说，“小兄弟，你赶快往回走吧，这几天，你都不要往那个方向去。”

“你怎么了？”坡娃从马上滑落到地上，架着拐杖走到年轻士兵的跟前。

“今天早上，我们三百多骑骑兵突袭前方的日本军营，就在这儿，一发炮弹打了过来，把我的马炸死了。”他心疼地拍了拍那匹马的背。

“那你呢？你没事吧？”

“我想，没有什么大事，可能腿受伤了。”他想抬起那条受伤的腿，但一阵疼痛使他放弃了，“太可惜了，不然，我一定已经杀死许多日本鬼子了！”他一脸的遗憾，“真倒霉！”

“那你怎么办？”坡娃问。

“没有关系的。等战友们收拾完那边的日本鬼子，肯定会回来带我走的，我在这里先待着，也挺好。小兄弟，听我的话，往回走吧。”

坡娃犹豫了一阵，骑上马背，慢慢地、犹豫不决地往回走着。走了一段路，回头一看，只见那个年轻的士兵在向他挥手。

坡娃骑着马走上山头，打算下山时，身后传来年轻士兵的喊声：“小兄弟！”

坡娃连忙掉转马头。

那年轻的士兵居然站了起来：“小兄弟！”

坡娃连忙一抖缰绳，让雪儿驮着他，又跑向了那个年轻的士兵。

“小兄弟，”年轻的战士看着坡娃，“能……能借用一下你的

马吗？”他指了指雪儿。

坡娃摇了摇头：“它不行了。”

“它老了吗？”

“不是老了。它受伤了，生病了，还没有完全养好。还有……”

坡娃想起雪儿昔日威风凛凛的样子，惋惜地说，“它已经不能嘶鸣了，还有，它的头已经抬不起来了……”

那个年轻的士兵大惑不解，起初，他以为这只是这个孩子不肯借马的托词，但再一看，那马确实一直低着头。他无法弄懂，它为什么就这么低着头。

“我愿意把它借给你，可它对你来说，有用吗？”坡娃说。

正说着，雪儿却把它的头慢慢地抬了起来。

“雪儿！”骑在雪儿背上的坡娃看见马头在他眼前渐渐抬起时，一下子滚落到地上，然后爬起来，紧紧搂住它的脖子，“你抬起头来了，你抬起头来了，你终于抬起头来了！……”他看了一眼那个年轻士兵，然后望着它的眼睛，“你愿意吗？愿意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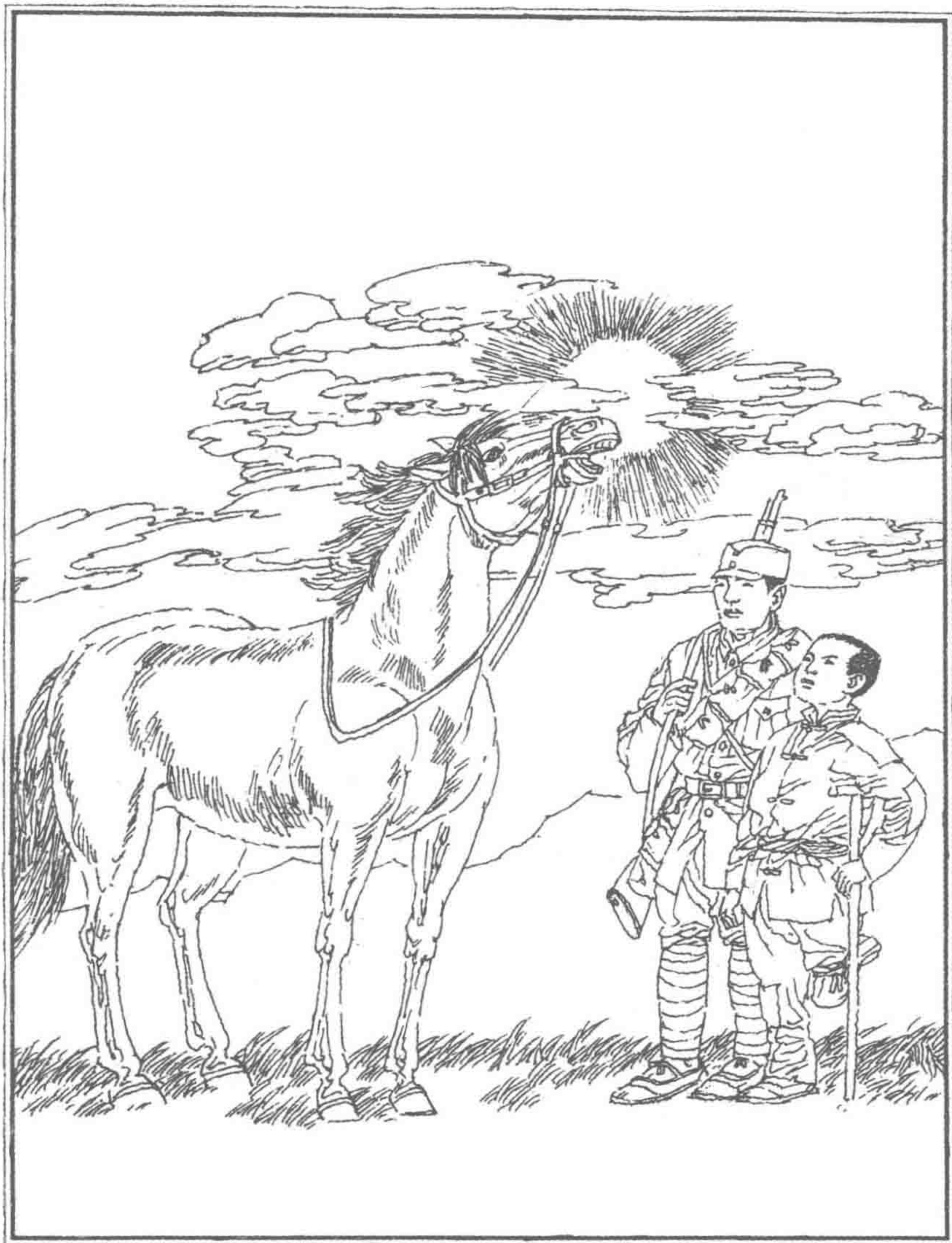
这时，坡娃听到雪儿的喉咙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滚动着，很像是一块石头。

雪儿的头越抬越高，昂首挺胸的一刹那，像一朵硕大的花，十分饱满地开放在天空下。

它看着天空，看着太阳，就在坡娃还在一片困惑中时，它张开嘴巴，随即“啾啾”地嘶鸣，那声音让坡娃和那个年轻士兵觉得天空中的云彩都颤抖了几下。

坡娃瞪大眼睛，张大嘴巴，傻掉了一样。

那个年轻士兵，却因为雪儿的嘶鸣，浑身顿时注满了力量，



身体挺拔地站在那儿。

坡娃觉得，他长这么大，还从未见过如此英俊的男子。他走过去，把缰绳交到年轻士兵手中。

年轻的士兵问了坡娃年龄，又问：“你家住哪里？”

“野狐峪。”

“野狐峪呀！那一仗，我参加啦！你们村子被日本鬼子炸平了！”他紧握缰绳，“小兄弟，如果它能活着……”他指了一下雪儿，“我也还活着，这一仗一打完，我一定去野狐峪，亲手把它交还给你！”

坡娃点点头。

年轻士兵打算上马时，看到了雪儿身上那枚火印。他回过头来，看着坡娃，手中的缰绳差一点儿落在地上。

坡娃告诉了他一切。

“明白了！”他用手反复抚摸着雪儿颈上的鬃毛，在坡娃还没有反应过来时，他以极其熟练的动作，“嗖”地一下，就带着他受伤的腿骑到了雪儿的背上。他晃动了几下身体，将自己的身体调整到最舒适的位置之后，用手拍了拍雪儿的脑袋，“伙计，洗刷你耻辱的一天终于到了！”他弯下腰来，对坡娃说，“你也不能再往西走了，绝对不能！那边到处都在打仗，打大仗！回家去，回野狐峪！日军就是再反扑过来，也绝不可能再打到野狐峪了！从此，野狐峪再也看不到日本鬼子了！你慢慢地往东走，别回头！”他看了一眼坡娃的腿，“对不住呀，小兄弟！”泪水顿时涌出。

“我能走！”

“野狐峪见！”年轻士兵猛一收缰绳，雪儿又是一声嘶鸣，然后扭头向西北方向冲去。跑出去很远，年轻士兵掉转马头，向坡娃大声地说：“我要告诉你，这匹马，是一匹好马，一匹绝对的好马！……”

看着年轻士兵和雪儿远去的背影，坡娃在心中给了他一个称呼：小哥。

小哥骑着雪儿，一路向西。他要尽快赶上自己的队伍。傍晚，当他骑着雪儿翻过一座山头时，他听到了远方的厮杀声。他让雪儿喘息了一会儿，拍了拍它的脖子：“伙计，马上轮到你了。”话刚说完，雪儿就往山下冲去，紧接着又爬上了一座山头。小哥看到，山下有一大片开阔的平地，正被血红的夕阳照耀着，在那里，中国军队正在与日军激烈交战。他终于看到了战场，一个宏大的战场。他立即感觉到自己的血液沸腾了，在血管里奔流。他看到雪儿的双耳竖得更直，颈上长长鬃毛像刺猬一般张开。还未等他给它示意，它就向刀光剑影、枪林弹雨的战场猛地冲去。他只觉得风在他耳边“呼呼”作响。

厮杀显然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他们突袭的本来是日军的步兵，但此时，这块宽阔的平地上，却满眼都是日军的骑兵，显然，他们是从另外的地方赶来这里增援步兵并阻止中国军队向西挺进的。天空下，不时响起战马的“啾啾”声，分不清是中国军队的战马在嘶鸣还是日本军队的战马在嘶鸣，场面看上去极其混乱。不时有人中弹或者被战刀刺穿，从马上滚落下来，也不时有战马中弹或者被战刀砍死砍伤而“咕咚”倒在地上。一些失去坐骑的士兵在马与马之间奔跑，但随时可能被赶来的骑兵射杀或刺死。

有枪声，也有战刀与战刀相击发出的“叮叮咣咣”的金属声。厮杀声、吼叫声、呻吟声，在群山之间的这块开阔平地上响成一片。

一个日本骑兵从马上滚落下来时，脚未能从脚蹬中脱开，那马显然受惊了，拖着他在战场上一路狂奔。

雪儿闪电一般冲入战场，小哥的身体一会儿侧向左边，一会儿侧向右边，一手抓握缰绳，一手拿着枪，将子弹一颗一颗地打出去。他看到，一个一个的日本骑兵从马上栽倒在地上，而他却因雪儿极快的奔跑速度，屡屡躲过了日本骑兵的暗算，向他射来的子弹，总是打偏；而那些挥着战刀向他扑来的日本骑兵，总是将战刀劈在空气里，甚至因为用力过猛而身体失控，跌落下来。他偶然一瞥，从一个扑空的日本骑兵眼中看到了无尽的困惑。

小哥无比自如地驾驭着雪儿，在战场上纵横驰骋。有一阵，他竟忘记了他是在和他的战友们一起与敌人厮杀，而一心一意地在雪儿的背上感受着风驰电掣般的快意。他甚至还在将一个日本骑兵从马上射杀下来之后，勒马停住笑了笑，还抽空看了一眼西边那轮马上就要落下去的太阳——那太阳特别特别的大。

“复仇！伙计！复仇！”小哥不住地向雪儿说着，与敌人厮杀让他感到了莫大的快意，“你究竟是一匹什么马呀？我还从未骑过像你这样一匹马呢！”当他与他的战友擦肩而过时，他似乎有些骄傲地给了战友一个眼神：瞧瞧我身下的这匹马！多快！

躲闪、避让、冲刺、奔突、停顿、回旋、穿行、跳跃、立起……力量、速度、英勇和智慧，都汇聚在这一人一马身上了。

雪儿的嘴边都是白沫。小哥觉得它浑身是汗，仿佛是刚从雨地里奔跑出来。该让它歇一会儿了。他拿枪的手也已经酸痛甚至

发软，臀部火辣辣地痛。他一扯缰绳，让雪儿暂时偏离了战场。但没过一会儿，雪儿的四蹄便“笃笃笃”地乱踏，显出急着要重新回到厮杀中的样子。“别急呀！看样子，这一仗一时半会儿完不了呢！”但雪儿执意要重新投入战场，小哥拗不过它，双腿用力一夹它的肚子，又冲了进去，一路上缰绳噼啪作响。

原本稠密的马匹，正渐渐变得稀疏起来。

随着太阳一点一点地渗入土中，雪儿却越来越兴奋。在人疲马乏的情况下，它却还在一个劲儿地奔跑。为了要躲避挥来的战刀，或者要突然靠近敌人，它的身体是斜侧着的，斜侧得非常厉害，也非常好看。它让小哥想到了一块薄薄的冰，在清水中急速地滑行。

有时，它甚至不顾一切地用身体去冲撞一匹日本骑兵的马。

小哥知道，他身下的这匹马，心里充满了仇恨，并且这份仇恨已压抑了许久。现在，他非常喜欢它的这份仇恨。仇恨让这匹马的血性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了。他想，等一切结束后，他把它交还给那个独腿男孩时，他一定要用很长的时间，向他详细地描述这匹马的骁勇，告诉他，你的马终于复仇了。从此，它将会安静地走完它的余生。

太阳终于沉没。

转眼间，厮杀结束了。双方都已开始撤退，刚才还杀声震天的战场，这会儿一下安静下来。偶尔，会在黑暗里响起伤兵伤马的呻吟声。风很大，呻吟声听上去很悲凉。

小哥骑着雪儿，随着队伍，向东缓缓而去……

第三十三章 复仇（二）



一连七八天，这里都无战事。但总能听到远处的草原和山谷传来隆隆的炮声。战役似乎是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展开的。

小哥的部队后撤到一个镇上。这个小镇的背后，是广阔的草原，万一有什么紧急情况发生，转移或前进都十分容易。战士们知道，他们可能要在这里休整一些时候，一个个都养精蓄锐。小哥对雪儿说：“这些天，你要吃饱喝足，好好养养精神，千万不可焦躁。根据我的经验，这样的休整之后，必定是一场大仗。”他牵着雪儿，去草地上，让它吃草，其实已早无绿草可吃了，它只能吃些枯草。看着焦干的枯草，小哥想不出能有什么办法让雪儿吃得好一些。可雪儿却津津有味地咀嚼着那些枯草。

这种时刻，它必须填饱肚子。它仿佛比小哥更清楚不久后将会发生什么。它没有焦躁不安，仿佛一切都已结束了，它只是一匹平平常常的马。

这天，小哥在小镇东面，居然发现一小片未收获的玉米地。

玉米地的主人也许因躲避战事匆匆离开了这里。小哥看见了，把那些还待在秸秆上的玉米一根一根地掰了下来，然后搓下玉米粒，把它们装进一条由裤子扎成的口袋里。还剩下一些，他把身上大大小小的所有的口袋都用上了。他把那只装满玉米的裤子口袋搭在肩上，先将身上口袋里的玉米一把一把地掏出来喂给雪儿。他对雪儿说：“你有力气，我才有力气。对于一个骑兵而言，一切都要看他身下的那匹马。”他不一会儿就掏一把玉米放到雪儿的嘴里，雪儿不断地咀嚼着。

中国军队又从其他的地方调来上百名骑兵，一时间，镇里镇外到处是战马。

不久，又有成千上万的中国步兵，从南北两侧来到这一片区域，一时间看上去，漫山遍野都是中国军队。

这天黄昏，小哥看到，东边的山上，中国炮兵部队升起了上百门火炮的炮管。霞光里，这长长的、粗粗的炮管，是黑色的，仿佛用浓墨在天幕上刷了一道一道的黑漆。

雪儿不再咀嚼小哥不时送到嘴边的玉米，而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向东眺望着。

小哥发现它的脑袋始终冲着东面的山头，说：“那是大炮，我们的大炮。”

雪儿就这么默默地向东边看着，仿佛大炮让它想起了什么。

天晚了，月亮升上来了，炮管好像变长了。

雪儿几乎一夜都在向东看着。

半夜里，小哥走出帐篷到外面解小便，遇到了另一个正在解小便的战友。战友说：“你的那匹马，好像一直在朝东边看。看

什么呢？是看那些大炮吗？”

小哥说：“不会吧！野狐峪在东边，也许它想那个独腿男孩了，想家了。”

第二天拂晓，这些大炮同时轰鸣，让人感到地动山摇。

随即，二百多名中国骑兵跳上马背，向西边的日军阵地突袭而去。

日军的大炮也随之开火。这些战马，载着他们的主人，在一朵又一朵盛开的泥花中奋勇前进。马蹄声如同夏天的骤雨般密集，汇聚在一起，“嘚嘚”声变成了滚动的“隆隆”声，如夏日的雷鸣。

天色还有点儿模糊。小哥看了看两侧，马背如同急游于大海中的大鱼的鱼脊，随着海浪的涌动而起伏。他的身子向前倾伏，眼睛看到的是雪儿的脑袋。风在耳边响着，他不管雪儿是否能够听到，不住地大声说着：“打了今天这一仗，也许这场战役就结束了。你听这炮声！我甚至觉得，这场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我把心里话告诉你，我今天想立功，立大功。可是，光我光想没有用，这得靠你！”他伏下身子，把嘴巴贴在雪儿的耳朵上说，“我想着你额头上戴一朵大红花的样子！而且，我们俩必须活下来，特别是你！我答应过那个独腿男孩，要把你交还给他！我得说话算数！……”

跑在最前面的马，背上的骑兵高高地举着中国军队的旗帜。那旗帜已被风撕破了，像鱼的尾巴。马在一匹一匹地倒下去，骑兵在一个一个地从马背上栽倒在地，队伍却越来越快地向前奔突。

天已经亮了，小哥从枪套中掏出了枪，身体开始慢慢地侧向一边。

冲在最前面旗手在马背上一震，突然栽倒在地。

中国的队伍依然洪流一般向前。

“加速！伙计，加速！”小哥抖动着缰绳。缰绳发出的“啪啪”的声音，犹如炸响的爆竹。

雪儿“啾啾”地嘶鸣，随即，小哥听到无数的战马都在嘶鸣。之前几天之所以没有动静，是因为双方都在调集力量。当中国的援军纷纷赶到时，日军的援军却被另一支中国军队堵在了一条狭长的山谷里。守在这里的日军还在苦苦等待时，中国军队的进攻已经开始了。守在这里的日军别无选择，只有死拼。

转眼间，厮杀便开始了。

雪儿更加勇猛，当小哥用子弹将日军的骑兵一一射落下来或是用战刀将他们一一砍下马时，很奇怪地，他想到了乡下老父亲用锋利的镰刀收割庄稼的情景。“将肮脏的脚踏到别人的土地上的，便是强盗。对于强盗而言，无非两个选择，一是滚回老家去，一是葬身于此地。他们选择了后者。那么，伙计，我们还有什么好客气呢？……”他一直在与雪儿说话，仿佛十分寂寞，一定要与一个人聊天。而他现在没有办法与人聊天，只能与马聊。他喜欢跟它聊天，在炮火中聊，在枪林弹雨中聊。

小哥的样子很有趣，他的脖子上竟然挂着那只装着玉米的裤子口袋。

一个日本骑兵手中的枪本已瞄准了小哥，却在看到他脖子上的奇怪的口袋而感到困惑的一刹那，已被小哥一枪打落马下。

日军被迫不住地后撤，中国军队则骑兵与步兵轮番上阵，一步一步地紧逼。一有喘息的机会，小哥就连忙从口袋里掏出一把

玉米送进雪儿的嘴里。

最后一次攻击是在傍晚，中国骑兵与步兵风卷残云一般杀向已经穷途末路的日军，而正因为是最后的厮杀，也就格外激烈与残酷。雪儿已几处受伤了，小哥的那条伤腿又挨了一颗子弹，一直在流血。有一颗子弹飞来，击穿了他脖子上的口袋，金黄的玉米纷纷滚落在地上。

月亮升上来时，战斗结束了。厮杀声瞬间停止了，战场一片清冷。

小哥觉得浑身发冷，想骑着雪儿去一个避风的地方，却不知为什么，雪儿一个劲儿地向西北方向快速跑去。

“伙计，一切都已结束了！”小哥说，“你这是要去哪儿？”他想阻止雪儿，但没有成功。

这时，他看到有一匹马正向西北方向奔跑，它的背上显然是一个日本军人。他拔出已经放回枪套的枪，瞄准了那个人，但子弹射偏了。他又一次瞄准，但当他扣动扳机后，发现子弹已经打光了。

雪儿却依然不管不顾地在追赶那匹马。

那马上的人，忽然转过身打了一枪，小哥听见了子弹飞过来的声音，头一偏，子弹从他耳边飞了过去。子弹穿过空气飞远了，发出尖锐的哨声。他伏下身子，等待着那个人的又一次射击，但没有等到。

雪儿的速度猛地加快了。让小哥无法理解的是，它并没有去追赶那匹马，而是兜了一个圈子，跑到了那匹马的左侧，然后才向它冲过去。

那匹马被迫扭头向东逃去。

接下来的时间里，雪儿并没有立即追赶上去，而是执着地做着一件事：绝不让那匹马改变向东的方向——一旦改变，它就马上冲过去拦截在它的前面。

小哥推测，那马上的日本兵，也已打光了子弹。

今天晚上的月亮出奇的亮，此时人若站在树下，能看到枝头的鸟；若站在山顶上，能看到山脚下的小溪像一条银蛇般游动。在一次最近距离的追击中，小哥清楚地看到，骑在上面的那个日本兵，身着一套笔挺的军服，腰间挎着指挥刀。他心中抑制不住地一阵激动：他现在追击的，竟是一个日本军官，而且是一个级别很高的军官。他甚至怀疑，他便是这支被中国军队打败了的日本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小哥觉得自己真是太幸运了，而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是他身下的马给他带来的。它是一匹神驹吗？自从他跨上这匹马，便时刻沉浸在一种幸运的神秘感中。

雪儿逼得那个日本军官只能骑着他的马一路东逃。他几次试图改变方向，均以失败而告终。那个中国军人驾驭的马，以它的神速和古怪的意志，使他不得不一直将他的马头朝着东方。在这危急时刻，甩开后面的中国骑兵，才是最重要的。他索性放弃了改变方向的意图，赶着他的坐骑，一路东逃。

雪儿始终不想加快步伐靠近那匹马。

小哥觉得这是一个十分奇特的夜晚，便由着雪儿。

月光下，一匹马追着另一匹马，一个骑兵追着另一个骑兵。

有时，马和马之间会落下很长距离——只能影影绰绰地看到对方的距离。这一段距离让小哥非常担忧。但雪儿总在他担忧得

快要抖动缰绳时，就会一溜烟追赶上去，又使前面的马和那个日本军官清晰地呈现在月光下，呈现在他的视野里。这样的情况出现几次之后，疲乏至极的小哥居然趴在马背上半睡半醒地眯盹了一会儿。

那个日本军官曾几次停顿下来。那样子仿佛在说：我们决战吧！

小哥下意识地用手握住了战刀的柄。

雪儿却总是在这一时刻，突然加速向前跑去。这一毅然决然的态度，仿佛使那个日本军官感到气虚，赶紧催促他的坐骑继续向前猛跑。他对后面的这匹马和这个中国骑兵心里感到有些恐惧。这马是多么古怪，又是多么顽固！他深知，这种马往往是很难对付的。他的经验在反复告诫他这一点。还有那个中国骑兵。他似乎看到了他脸上的神情：渴望厮杀、坚毅而充满信心。具有这种神情的士兵，同样也是令人畏惧的。

因此，他决定在没有获得必胜的把握之前，还是先走。尽管，他不喜欢“败走”这个词，但中国人说得有道理，“大丈夫能屈能伸”。

一轮明月，照着冬季单调至极的草原。

他们翻过了一道又一道山梁，过小山，过大山，走峡谷，走洼地，走土坡，走平地，忽高忽低，忽上忽下。时间长了，双方好像在做一场月下游戏一般，都不见紧张，更不见恐惧，倒像是一对结伴而行的旅人，只是之间有段距离罢了。

到了后半夜，沉重的困倦不住地向小哥袭来，他几次控制不住地打盹儿，差一点儿从马上栽下来。当他以顽强的意志终于使

自己振作起来后，他决定立即结束这场游戏了，但当他抽出战刀，催赶雪儿向前面那个军官发动袭击时，一向与他配合默契的雪儿，却明确地表示不从，无论他怎么说，怎么用双腿夹紧它的肚皮，怎么用缰绳鞭打它，都不能使它屈从。

小哥抓了一把玉米——不是放到雪儿的嘴里，而是放到了自己的嘴里，然后用劲咀嚼起来。

这时，倒是雪儿感到困乏了，脚步越跑越慢，跑着跑着，突然停了下来。

小哥紧张起来，但前面的那匹马，或是马上那个日本军官，听到后面的马蹄声停止了，不但没有趁机逃走，反而也随之停下了。也不知道是那马累了，还是桌上的那个军官累了，想休息了。

两匹马，一前一后地停在了山坡上。那马上的人，本是上身直立着的，但过了不一会儿，都趴了下去。

月光空空地照着。

他（它）们几乎是同时醒来的，“游戏”又开始了。

月亮已明显西斜。

日本军官在盼望黎明前的那一段黑暗：那是他唯一逃跑的机会了。他基本上放弃了厮杀的念头。

夜风很冷。

马与人，都在风中索索发抖。马和马都在摇晃，马上的人也都在摇晃。

月亮终于像断了线的风筝，飘落到大地上不见了，天渐渐黑暗下来。

日本军官又稍微等了等，见世界已完全笼罩在了伸手不见五

指的黑暗里，这才精神抖擞地赶着他的坐骑，往黑暗里猛跑去。还是继续往东跑，但跑出去一阵之后，突然改变方向朝西南方向跑去。后面的马蹄声好像渐渐远了。他心里禁不住一阵欣喜，然而，很快，在他的前方，响起了马蹄声，并且声音越来越大。他只好又掉转马头向东跑去。

小哥始终抓着战刀，并举在空中，准备随时在黑暗中劈杀下去。

好几次，两个人突然控制不住地相遇了，两把战刀都挥动着，有时是互相劈空了，有时竟互相劈着了，不是劈到了人，也不是劈到了马，而是战刀劈到了战刀，火星四溅。拼杀一阵，又渐渐走远。

就这么着，一会儿走近，一会儿走远，一会儿相遇，一会儿分开，两柄战刀相击，迸发出蓝色的火星。

后来，也许双方都不辨方向了，不知是向西还是向东，向南还是向北了。

天渐渐亮了，他们看到了天边的红霞，这时，才知道了方向。

日本军官不再策马逃跑，他决心结束这一切。但他没有立即动手。他停下来，让他的马啃一些干草。它必须要吃一点儿东西。

小哥一笑，从脖子上取下那只奇特的口袋，将已所剩不多的玉米全都倒在了地上，他要让雪儿享用一次丰盛的早餐。

雪儿将地上的玉米吃得一颗不剩。

此时，太阳已经升起，草原开始了新的一天。

小哥环顾四周，心里猛然一惊：这不是野狐峪吗？

那个日本军官环顾四周后，心生疑惑：这是哪里？再仔细

一看，心里也猛然一惊：这不是那个叫野狐峪的地方吗？他想起了那个村庄，想起了那匹马，想起西面那些山头，想起了那些大炮……

坡娃赶着草灵家的羊和瓜灯家的羊上山来了，一大群羊。他架着拐杖跳动着，羊们像翻动的浪花一样簇拥着他。他先看到了那个日本军官，顿时愣住了。他用力架着拐杖，努力保持着身体的平衡。他至今也不知道再度出现在他眼前的这个日本军官叫河野。

河野也很快看到了坡娃，他朝坡娃疲惫地笑了一下，看上去竟显得十分软弱和温和。

有马蹄声传来。

雪儿没有靠近河野的马，但在调整合适的位置。

“雪儿！”坡娃先是小声地呢喃，随即大叫了一声。

小哥看到坡娃时，以为是在梦里，使劲眨巴着眼睛：那个独腿男孩确实实站在山上。他举着战刀，在空中向坡娃摆着手。

“小哥！”坡娃使劲向小哥挥着手。

河野一脸疑惑：他们认识？

坡娃和小哥没有立即向对方走去，因为中间隔着河野。

雪儿似乎忘了河野，一直看着坡娃。

直到此时，河野才忽地认出了雪儿：原来是它！他有一种不祥之感，但同时心情变得有点儿轻松起来：原来是你！早知道……哼！他掩饰不住地在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人、马、羊，一时间都凝然不动，甚至连空气都好像凝固了。天空有一只鹰，忽然展开双翅，却不见它向前，也不见它向后。

云朵也一朵朵地停在那儿，像一堆堆被冻住的雪，等风来吹化似的。

河野看到了那个他所熟悉的村庄，他担心那里的人知道了这里的情况，会过来包围他，便只想早点儿了结，早点儿离开。他举着战刀，朝小哥大声地说：“那只是一匹没有经过训练的马！我训练过它，但却因为它的顽劣、愚蠢而半途而废了！真是可惜呀！当初，它若顺从了我，今天，它一定会是一匹了不起的战马了！”他叹息了一声，“我也不至于落到这步田地！也许……”他看了看天空，“也许就可能是另一番情景了！一匹战马——特别是一个指挥官的战马，因为它，而改变了战局，难道有可能吗？完全有可能的！也许是天意吧，我和它……”他用战刀指着雪儿，“终究没有能够合为一体。遗憾！遗憾啊！可是，你……”他依然用战刀指着雪儿，“也该走到你生命的尽头了。昨天夜里，我没有认出是你，若是认出，我不可能让你站在这里！你什么也没有！你就只有速度！可是，你知道吗？一匹战马仅仅有速度是不够的。它需要的是一整套，只有一匹战马才会的技巧。那些技巧要经过极其严格的训练，才可以一丝不苟地学会。必须一丝不苟，你，只是一匹马，一匹帮着……”他回头看了一眼坡娃，“那个孩子，哦，他的腿怎么了？还有一条腿呢？去了哪儿？一匹帮着那个独腿男孩放羊的马！”他把战刀慢慢抬了起来，直指小哥，“我承认，我的部队几乎全军覆没了，我们输了。但此时此刻，你我的胜负却难说！知道为什么吗？那是因为我们身下的马，是两匹不可相提并论的马！”他低头看了看他的坐骑，带了一些伤感，“是的，它老了。但这是一匹日本马，一匹来自北海道大草

原的马，一匹血统纯正的马，最关键的是，它是一匹经过多年调教、久经沙场的战马！它只是速度稍微慢了一些。你……”他又再度用指挥刀指着雪儿，“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只是一个哑巴，你连嘶鸣的能力都丧失了！一匹不会嘶鸣的马，是不可以称为战马的，你只不过是战场上的一个废物而已！……”他身下的坐骑，四蹄不住地躁踏着，很烦躁的样子。

雪儿的头抬了起来，并且越抬越高。

小哥一句也没有听懂河野说了些什么。他已经很不耐烦了，恰在这时，雪儿几乎直立了起来，“咳咳”嘶鸣。

河野一震，差点儿从马上滚落下来。

小哥双腿夹紧雪儿，雪儿便向河野猛扑过去。

河野立即镇定下来，挥刀迎战。一瞬间，雪儿就已经逼近河野的坐骑，两把战刀空中相遇，“咣”的一声之后，两把战刀似乎牢牢粘在了一起，很长时间在空中互相死死咬着。随着两匹战马身体的转动，他们以及他们手中的战刀，也随之转动。

坡娃看得目瞪口呆。

羊们也一只只看得目瞪口呆。

先是河野出其不意地将战刀抽回，并迅捷地向小哥刺去，小哥不免惊慌了一下，但就在河野的战刀快要刺到他时，雪儿忽地闪开了。

坡娃吓出了一身冷汗。

分开片刻，双方又都主动地向对方冲去。一时间两把战刀在空中翻腾闪挪，打得“叮咣”乱响。河野仗着他的坐骑能够对他的心思心领神会，风一般地躲开了。而当小哥掉转马头向他追击

时，他佯装招架不住的样子，向前逃窜。小哥收紧缰绳，在后面紧紧追赶。眼见着就要追上时，河野一扯缰绳，让自己的坐骑闪在了一边，而当雪儿载着小哥，从他的身边闪过时，他一侧身子，将战刀刺向小哥，小哥向外侧躲避时，河野的战刀刺空，却伤着了雪儿，只见一缕鲜血，从雪儿的肚子上流了下来。河野又趁势追赶过去，企图从雪儿的身后袭击雪儿。他的策略是：先伤雪儿，然后结果那个支那骑兵，并且他很有把握。“这只不过是一匹没有经过训练的马而已。”他在心中一直这么说着。他看到雪儿在奔跑时，流出的血被风吹起，鲜红的血珠在空气里飘洒着，更加坚定了这一看法。

眼见着河野的战刀马上就要刺到雪儿的后腿了，坡娃不禁大叫：“雪儿！快跑！”

雪儿并未快跑，却像刚才河野的坐骑一样，突然闪到一边，使河野的战刀扑空了，同时给了小哥一个侧身刺向河野的机会。可惜，小哥的反应稍微慢了一点儿，让河野逃脱了。河野虽然逃过一劫，但雪儿的这一机敏动作，让他感到惊愕。他先催自己的坐骑走开，好让自己定定神，再好好面对这匹马和这个年轻的中国士兵。他从身后的马蹄声听出，他已与他（它）们拉开了足够的距离，马上掉转了马头，面对着那个年轻的中国士兵和他的马。

阳光灿烂，空气一尘不染，完全透明。

河野再次审视着雪儿：没错，就是那匹愚蠢而顽劣的马！

雪儿也在看着他——

一张永远冰冷的脸。抵在它脑门上的枪口。马驹的哀鸣。骨肉分离。流淌在尘土里的乳汁。皮鞭。饥饿。流血，不住地流血。

辱骂。沉重的大炮。一片废墟的野狐峪。埋在半山坡的爸爸妈妈。坡娃的腿。草灵。瓜灯。那枚烙在身上、烙在心上的火印……

一切历历在目。

昨天在战场上落下的几道伤口，还在隐隐作痛；现在又有了新的伤口，寒风吹着新的伤口，让它疼痛难忍。它的身体一直在微微颤抖，薄薄的一层水汽蒙在一双发红的眼睛里，它不时地咧嘴，露出微微发黄的牙齿。

有人出来放羊，看到了山坡上的情景，立即丢下羊群，返回村里，告诉人们他所看到的一切。不一会儿，人们拿着各式各样的家伙，向这边跑来。跑步声汇合在一起，隆隆作响。

河野举起战刀，快速奔向雪儿。

雪儿没有躲闪，以更快的速度迎向河野。

又是一番难解难分的纠缠，河野用他细微的动作，把他的心思传递给他的坐骑，故意给了小哥可以刺向他的假相，但就在小哥倾斜着身子，猛地一刺时，他的坐骑又像一张纸“嗖”地飘离而去。而小哥却因为用力过猛，顿时失去了平衡，跌落在地上。

河野立刻掉转马头，举起战刀，向坠落在地的小哥刺过来。

出乎河野的意料，雪儿却猛地冲向河野的坐骑，差一点儿将它撞翻，河野顿时失去了重心，也跌落在地上。

小哥已挣扎着起来了，但他的伤腿使他根本无法行走，甚至连站立都十分困难。

河野站起身来，以日本军人特有的持刀姿势，双手抓握刀柄，将战刀高高地斜举在眼前，上身直立，下身微微下蹲，一步一步走向小哥。

雪儿立即向河野冲去。

河野闻声，急速转过身，向雪儿举起了战刀。

雪儿只好停住了。

小哥想要冲上来与雪儿一起对付河野，无奈伤腿疼痛难忍，他只能缓缓移动。

战刀在雪儿的眼前不住地晃动着，雪儿或缓缓后退，或转动着身体与河野周旋。

河野一边紧盯雪儿，想寻找机会一刀劈杀过去，一边轻声呼唤他的坐骑。

河野的坐骑听到呼唤，缓缓靠向他的主人。

河野改为一手持刀，另一只手摸索着去抓握坐骑的缰绳……他的身体已慢慢挨到他的坐骑，他将左脚伸进脚蹬，一边用眼睛紧盯雪儿，一边调整身体……

野狐峪的人，“呼啦啦”都向这边跑过来了。他们手中有铁锹、锄头、扁担、棍子、斧头、杀猪刀……他们身后，是干燥的草原扬起的黄色尘埃。黄毛、麻鸭这些孩子，或抓着砖头，或抓着石块，“呼哧呼哧”地奔跑在迷蒙的尘埃里。

河野用力一蹬脚蹬，握着缰绳的手紧抓马鞍，一跃，又重新坐到他的坐骑上。

雪儿也跑向了小哥。可小哥试了几次，也未能坐回雪儿背上，河野冷笑了一声，骑着马，慢慢地走向雪儿和小哥。在他看来，当一个骑兵与他的坐骑分开时，无论是骑兵还是马，都已变得毫无力量。

不知是在什么时候，坡娃带着他的羊群冲下山来。

河野看着坡娃一下一下地蹦跳着，觉得这个样子颇为滑稽，不禁笑了一下。但他很快发现，他的猎物——那匹马和那个年轻的中国骑兵，被一群傻乎乎的羊包围了起来，那个独腿男孩居然已经从地上捡起了那匹马的缰绳，而那个年轻的中国骑兵，正将一只手搭在独腿男孩的肩上准备上马。直到这时，他仍然觉得自己胜券在握。但当他要猛地冲过去，娴熟地挥刀结束这一切时，他的坐骑却被那涌动的羊群吓到了，身子立起，“哐哐”嘶鸣，怎么也不肯前行。

坡娃不禁朝河野讥讽地笑了笑，眼睛里透出的是无边的仇恨。他稳稳地架着拐杖，身子挺得直直的、硬硬的，小哥借着他的力量，咬着牙终于回到了雪儿的背上，转眼间，又成了真正的骑兵。

野孤峪的人像野兽一般号叫着，狂风似的奔跑着，离这儿越来越近。

河野并没有趁羊群包围着雪儿而赶紧逃跑，他留下了。那些手持棍棒和杀猪刀的村民，对于他——一个骑在马上日本骑兵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他可以轻而易举地突破他们的包围，轻而易举地甩开他们。他反倒有了一个让他心里感到热烘烘的想法：我要让你们这些粗鄙不堪的村民瞧瞧，一个大日本帝国的军人，是如何收拾掉一个支那士兵和一匹支那马的！

他看了看脚下的草原，看了看正蜂拥而来的村民，转眼间，他于心中将那草原变成了舞台，把那些村民当成了他的观众。

当他摆出最完美的姿态，做出最精准的动作向雪儿冲杀过来时，出人意料的是，雪儿选择的却是逃跑，而且逃跑的速度非常之迅捷，这不免让他有点儿扫兴，当然也让他倍感兴奋。他将身

子大幅度向前倾斜着，在雪儿的后面紧紧追赶。他从山上追到山下，又从山下追到山上；从这座山追到那座山，又从那座山追到这座山。这一追逐情景有时会在野狐峪人眼前消失，但片刻之后就又会再次呈现在他们眼前。

见到这番情形，野狐峪的村民们禁不住发出叹息。

可就在他们打算一拥而上、不惜一切地去结果河野时，雪儿却不再跑来跑去了。它朝野狐峪的人们嘶鸣了几声，仿佛在告诉狐峪野的父老乡亲，它刚才那番上上下下、来来回回的奔跑，只是在拖延时间，以等他们赶到这里。莫非它也要将这里当成自己的舞台？一台大戏，必须要等观众们到齐了才能正式开演。那番奔跑，莫非就是开幕前敲响的一阵锣鼓？

大幕终于拉开。上演的虽然还是“逃跑”，但这一回不再是兜圈子了，雪儿只朝一个方向跑：东南方向。看那样子，它要沿着这个方向一直跑到天边似的。

人们的脚步一时停住了。他们先是慢慢地转动着目光，看着这一场简单的、几乎没有任何变化的追逐，但很快就莫名地兴奋、激动起来，并在心里担忧着。他们再次迈动双腿，以最快的速度朝雪儿奔跑的方向跑去，并且都在大声叫喊：“雪儿！雪儿！……”不知道是在为它呐喊还是在呼唤它回来。

雪儿越跑越快。

河野觉得那马的末日快到了，于是不惜用锋利的刀尖在他的坐骑身上轻划了一道。只听那坐骑一声哀鸣，闪电一般向雪儿冲去，转眼间就追上了雪儿。

雪儿稍稍偏了一下身体，但并未改变方向，还是一直向前奔

跑，速度极快。

河野的坐骑很快跑到了雪儿的一侧。

人们看到的是两匹马并驾齐驱。

坡娃一直在静静地看着，双手握成拳头，一直在胸前颤抖。

不知为什么，追击中的河野突然觉得周遭的情景有点儿诡异，心头闪过一丝犹疑，几乎想放弃追杀而赶紧逃离这危险之地了，但回头一瞥，见漫山遍野的村民已经像密匝匝的渔网一样，向他一个劲儿地收拢过来，已难以回头，只能继续追赶雪儿了。“你们在逼我是吗？那好吧！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他横下一条心，要当着他们的面，完成完美的一刺，要么是刺中那个骑兵，要么是刺中那匹马，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只要其中有一个被刺中，一切也就结束了，然后，他不必与那些村民纠缠，沿着现在的方向迅速离开就是了——那个方向虽然与他要去的方向正好相反，但这无所谓，等尘埃落定，他先甩开他们，再折返向西北方向就行了。那是日军大本营所在的方向，他一定要回到那儿。

两匹马之间还有一段距离。河野调整缰绳，逐渐向雪儿靠近，并逐步将身体向雪儿一侧倾斜，几乎横在了马背上。

雪儿在不住地加速、加速……

坡娃好像早就将什么都看明白了，右腿在不住地发抖，腋下的拐杖在不住地摇晃，口中一直呼唤着：“雪儿！雪儿！……”

人们好似突然听到了统一命令，都停住了，瞪大了眼睛，一齐看向雪儿——

一刹那，一切都结束了：当河野的战刀猛地刺向雪儿时，雪儿的身体忽地一偏，陡然刹住，身子几乎直立起来，前蹄高高地



悬在半空，在它的“啾啾”嘶鸣声中，只见河野的坐骑带着河野飞一般冲了出去，但很快坠落了。

那里，是雪儿熟悉的、也是全体野狐峪人熟悉的一处高高的悬崖。

不免遗憾的是，此番坠落的情景，只有小哥一人看到了：初时，河野还在马上，但很快战刀脱手飞落；紧接着，河野与他的坐骑分开了；战刀、坐骑和河野却又同时坠落到谷底……

因为悬崖太深了，小哥根本没有听到他（它）们坠落在谷底的声音。

雪儿长时间地立在那儿，等人们纷纷赶来时，它的前蹄缓缓落下，向后慢慢地退了几步之后，轰然倒在了地上：刚才，河野的战刀，已经刺进了它后腿的肌肉，那白色的毛，早已被鲜血染成红色……

第三十四章 雪



人们找来了三块高大厚实的门板，横放在三根长长的木头上，再用绳子绑定，为雪儿做了一个特别的担架。十几个强壮的汉子，小心翼翼地将雪儿抬到担架上放好，然后一起用力，将它抬了起来。

又有四个汉子，用一块门板抬起了小哥，紧随其后。小哥本来是躺着的，但不一会儿就挣扎着坐了起来，激动地向周围的人讲述雪儿这些天在战场上的英勇。那情景，一幕比一幕精彩，一幕比一幕惊心动魄，一幕比一幕痛快淋漓，一幕比一幕催人泪下。

小哥回想着他与雪儿人马不分、宛如一体的感觉，他对野狐峪的村民们说：“我的后半生，一定会到处说你们野狐峪的这匹马，走到哪儿说到哪儿，直说到我不能再说为止。我和这马，好像合用的是一颗心。作为一个骑兵，一辈子不用多，就这么几天，骑在这样一匹马上，就是死了，也没有有什么好抱怨的了。”他对野狐峪人说，“它是一匹天生的良驹！”

抬着雪儿的汉子们打着号子，迈着统一的步伐，向村里走着。那号子本来是欢乐的，但喊着、唱着，慢慢变成了悲壮的腔调。

后面跟着的，几乎是全村的男女老少。村头，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人与伤残的人，都在村里面或站或坐，看着队伍走回来。

“这马一直在抖呀。”一个汉子说着，脱下身上的棉袄，盖在了雪儿的身上。

随即，十几件棉袄，一件一件地盖到了雪儿的身上。

雪儿没有挣扎，没有嘶鸣，只是静静地卧在担架上。血已漫过包裹在它腿上的白布，渗过门板的缝隙往下滴着。它感到浑身发冷，并且极度困倦，闭上双眼，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进村之前，小哥请求野孤峪的人找来一块红布和一把剪子。小哥坐在担架上，做了一朵大红花。他对野孤峪的人说：“我向它说过，我送你回野孤峪时，要在你额头上佩戴一朵大红花。我说，你戴着大红花，我牵着你回家，回到野孤峪，我要让野孤峪的乡亲们看见……只可惜，它不能走了……”

人们抬着小哥来到雪儿身边。他把那朵大红花戴到了雪儿的额头上。

雪儿微微睁开眼睛，看了一眼小哥。

冬季将尽，春天已走在来野狐峪草原的路上。

雪儿吃着源源不断从各家各户送来的玉米、黄豆、燕麦与鸡蛋等，在昼夜不灭的火盆旁，一天一天地康复着。它已经能站立起来了，更让坡娃激动的是，它居然走起路来一如往常，不见一丝跛脚的痕迹。

坡娃知道雪儿能够站立起来并走路不跛，还是瓜灯告诉他的。

瓜灯是在雪儿被抬回草灵家马厩的第三天回到野狐峪的。用尽了所有的钱治病，瓜灯的耳鸣好了许多。因为雪儿一直在颤抖，草灵的父亲便在马厩里生了一个火盆。瓜灯说，他要和坡娃轮流守着这一火盆，让它永远烧着。雪儿站起来时，是瓜灯在守火盆。瓜灯本来是坐在干草上的，见雪儿站了起来，他也站了起来。他叫了一声“坡娃”，但坡娃睡得正香，没有听见。雪儿站了一会儿，试着开始走动。开始时，好像有一点儿跛，但走了一会儿，虽然很慢，却不跛了。瓜灯急忙跑到坡娃的床前，将他摇醒：“它……它站起来了……”坡娃懵懵懂懂地问：“谁？谁站起来了？”“雪儿！”坡娃立即坐起来。“它还能走。”“还能走？”“还一点儿不跛。”坡娃衣服都没有穿，就跑进了马厩……

当坡娃牵着雪儿走进村巷、走向草坡时，大人们都出来观望，孩子们则前呼后拥地跟着。

草原开始泛绿，倒挂在屋檐上的冰凌到了中午，开始“滴滴答答”地往下滴水，仅仅两天，就融化掉了，只在地上留下湿漉漉的一片。明明已经看到了春天的脚步，这天夜里却下起雪来。那是一个安静的夜晚，野狐峪的男女老少都在熟睡之中，没有人发现下雪了。整整一个冬季，就没有下过一场雪，而这天夜里，那一场一场早该下的雪，终于合在一起，在冬季即将走完它的最后一段路程时，漫天飞舞地从野狐峪的天空飘落下来。

火盆头两天已经熄灭了，瓜灯也已回到家中去住，野狐峪没有一个守夜的人。

不知是谁第一个醒来的，发现下雪了，就先告诉家人，这一家人就都起来看，看了就去告诉别人家。很快，野狐峪家家户户

都知道下雪了。

草灵的父亲叫醒了坡娃：“娃呀，快起来看，下雪了，大雪！”

坡娃听说下雪了，赶紧起来看，那时，大雪已经将整个草原覆盖了，眼前所见，只有一片茫茫的白色。而雪还在下，满天空飘动着绒绒的、轻轻的雪花。坡娃禁不住伸手去接，也就在这时，他忽然想起了雪儿，连忙架着拐杖去了马厩。一看，愣住了：马厩空空荡荡，雪儿不见了！

他大叫起来：“叔！”

草灵的父亲闻声赶过来：“娃，怎么啦？”

“雪儿不见了！”

草灵的父亲一头冲进马厩，又迅速冲了出来，四下张望。

坡娃指了指雪地上的马蹄印。

本是很深很深的马蹄印，现在已被雪填上了大半，但依然十分清晰：雪儿走了，往远方走了。

坡娃沿着马蹄印走去。

“你去哪儿？”草灵的父亲说，“你去追它吗？别傻了，一看这蹄印就知道它已经走了好久了，你到哪里去找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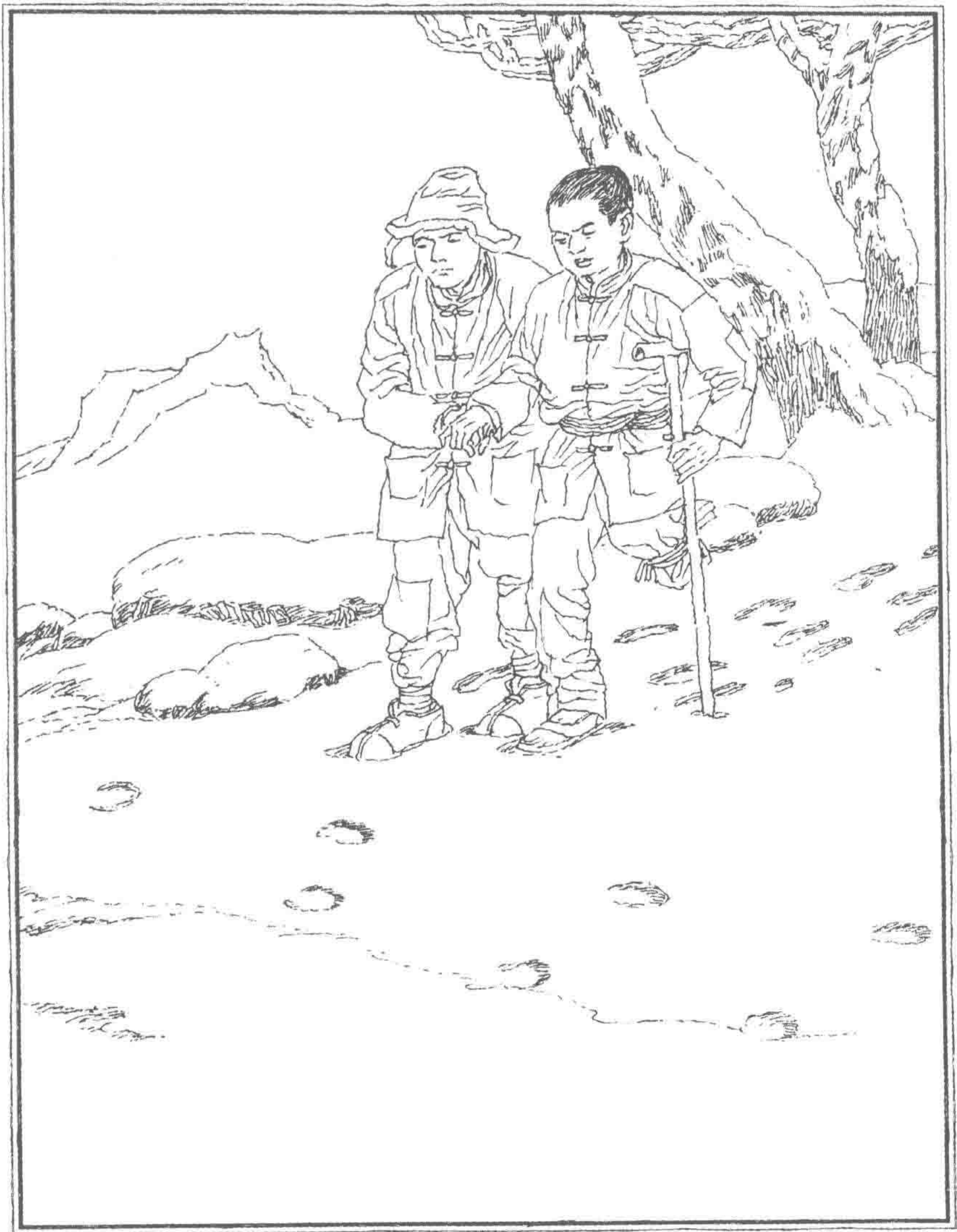
坡娃依旧走着。他的身后，一行脚印，一行拐杖留下的圆圆的洞。

“我去借匹马。”草灵的父亲说。

坡娃回头说：“谁家也没有马。”

“我去那边村里借借看，兴许还有人家有马。你千万不要走远。”草灵的父亲说完，离开了。

坡娃不住地走着，等沿着马蹄印走到山顶时，已浑身大汗。



雪落在他脸上，很快化掉，与汗水融在一起，不住地往他嘴角和脖子里流。

他没有再往前走，而是站在山顶上，向前看着。

村里很多人站在雪地里，朝山顶看：坡娃单腿立在那儿，拄着拐杖，一动不动，像被冻住了。

雪一直在无声地飘落着。

瓜灯赶到山顶时，坡娃已落了一身的雪。

瓜灯回头指了指马蹄印。

坡娃说：“我看到了，它先去了爸爸妈妈的坟和草灵的坟，又从那儿往深山走了。”他回头看看，刚才还很清晰的马蹄印，现在已经有点儿模糊了。倒是爸爸妈妈的坟、草灵的坟虽与白茫茫的大地一般颜色，但那土堆似乎长高了很多，十分突出。

“你要去追它吗？”瓜灯问。

坡娃摇了摇头：“你看它的蹄印，一只与另一只离那么远，离开坟地后，它一定是跑着向前走的。这会儿，早跑远了。叔去借马了。”

“借来马，你去追吗？”

“借不到马的。”

“假如借得到呢？”

坡娃叹了一口气：“走就走吧，也不跟我说一声。我和你一起走呀……”说着说着“呜呜呜”地哭起来。

瓜灯也开始抹眼泪。

“我不想去找它了。”坡娃说，“由它去吧。”

瓜灯说：“兴许有一天，你一打开门，哇！门口站着两匹马，

一模一样的两匹马！”他这么想着，眼里闪着光芒。

坡娃笑了。

西边，极远极远的地方，隐隐约约地，好像是炮声。那炮声远得像是在梦里。

两个孩子，没有太把炮声放在心上。过了一会儿，也不再把雪儿放在心上。他们在清冷舒适的空气里，只想好好看一看这洁白的雪。

一片废墟的村庄、远处山坡上一个一个巨大的炮弹坑……满目疮痍的大地，此时，已被大雪厚厚地覆盖。

这一年，坡娃十七岁……

二〇一五年二月一日至二〇一五年三月三日

写于北京大学蓝旗营住宅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日至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改于橡树湾学府家园



曹文轩
儿童文学艺术中心
Cao Wenxuan Literature & Art Center

更 美 的 童 年

从写作的那一天开始，总希望自己的文字能长久流传。这也许是一番痴心，但几十年过去了，这一番痴心非但没有淡去，反而变得更为固执。这也许是人性的——追求“不朽”，是无法消解的人性。只不过，每个人所追求的“不朽”内容不一样罢了。我追求的只是文字的“不朽”。心里明明知道，这天下万物，就没有什么可以不朽、可以与天地共存的，但还是痴心不改。这也许是我的悲剧。

——曹文轩

- 组稿策划：张昀韬
- 责任编辑：张昀韬
王 苗
董 蕾
- 内文插画：于绍文
- 封面设计：李 钊
- 内文设计：罗曦婷
- 书名题字：苏月田
- 肖像摄影：王 悦

上架建议：儿童文学

ISBN 978-7-5016-0966-6



9 787501 609666 >

定价：25.00元